秀水縣

姚昌州判 劉岳州判 范瓊縣丞 陸俊監事 王組縣丞 楊倫典史

王潞縣丞 陸英典史 孟謙典史 陳廸典史 張淞吏目 張春吏目

施德典史 沈璧典史 施澤經歷 錢庶州判 高繼科典史 胡從

禮縣丞 姚彩主簿 周承源主簿 徐之行州同 鍾思孝典史 王

欽典史 馮應第經歷 鍾一陽經歷 王學儒典史 沈文炳縣丞

范之才經歷 蔣之成典史 張秉之知事 呂炤經歷 夏獻臣

典史 徐來廷典史 鍾大才典史 房亮州判 張騰典史 沈思聰

主簿 吳英吏目 徐之行州同

嘉善縣

周餘提舉 李敏縣丞 高原縣丞 萬夔州判 夏彥理知事 夏時

都司斷事 趙倫主簿 朱稷州判 徐言提舉 王縉主簿 李晟縣丞 李

讓縣丞 紀宗主簿 吳完縣丞 王暹縣丞 張元州同 宋昂工正 錢

繼經歷 徐肅州同 王綱主簿 錢岑府知事 陳山都司斷事 戚隆

衛經歷 馬斌衛經歷 陳坤衛知事 顧備審理正 戴明典史 沈

瑠縣丞 於僎衛知事 戚韺主簿 呂鰲典史 曹嶠知事 孫轂主簿

呂濂典史 孫恩經歷 胡宗仁縣丞 顧賓典史 郁鉞典史 余士

衛知事 夏尚志典史 李兆禎縣丞 李永年主簿 許宗訓典史

倪可傳經歷　孫志閔主簿　姚禹臣典史　路曉典史　沈大本衛經歷　浦懋才衛經歷　倪効良典史　韓道亨典史　許繼周典史

海鹽縣

葉春警敏有才識洪武中起邑掾永樂初禮部尚書李至剛論薦授主客主事累官福建布政司參政宣德中朝廷以浙西蘇松諸路夕賦吏奸豪為民害者勅大理卿胡槩及春巡視蓋簡命也尋擢刑部右侍郎　張振知府　全宗員外　陸斌鹽運司知事　張天與都司斷事　陸子名府經歷　張禮縣丞　陸亮主簿　蕭斌主簿　唐誠縣丞　王綱典史　李朴主簿　朱瑊縣丞　周密典史　陸璘典史

袁鑑典史　顧昂典史　鍾海縣丞　趙原縣丞　馮璿州同　趙麟主簿　蔣誠主簿　張理縣丞　沈亨吏目　吳瓛衛知事　吳濡典史　曹敬典史　沈雲典史　張俸典史　張鐔吏目　張曇吏目　曹綺知事　俞滂縣丞　凌曙吏目　張奉先縣丞　鍾應亨典史　俞臬經歷　王家賢經歷　謝子貞縣丞

平湖縣

馬文典史　鍾煉衛經歷　俞金州同　胡桂典史　潘惠縣丞　屠珉典史　陸萬同縣丞　全天德典史　陸用賓典史　陳時隆典史

崇德縣

桐鄉縣

朱逢吉 洪武初應求賢詔為中書掾當軸有貪橫者衆附之逢吉獨不屈及敗無所污聲譽大起嘗陳用賢五事授寧津知縣有異政陞湖廣僉事坐事謫屯関中教授起陝西僉事進大理寺丞同脩國史尋命視蘇湖水利及巡北京屯田所謀皆軍國大計及卒囊無遺錢

何瑄 主事 范思敬 推官 朱昇 縣丞 陳慶 經歷 朱孟剛 主簿 沈義 州同 唐賢 主簿 費軒 典史 鍾溟 典史 周昌 主簿 俞鳳華 典史 沈熊 主簿 方玘 典史 顧源 典史 陸楠 照磨 徐方 光祿監事 吳長齡 照磨 呂希謙 主簿 朱佩 吏目 馬柱 經歷 徐琊 吏目 費文鷺 吏目 宋懋 吏目 葉敷英 縣丞 張邦治 州判 張縉 主簿 姚良輔 經歷 呂珊 縣丞

武舉

宋

陳舜舉 隆興 焦煥炎 紹熙 殿帥虎臣子

陳慶 州同 沈本立 典史 蔣瑞 典史 張僩 典史 陳軏 主簿 沈沂 典史 錢玭 典史 時瑤 典史 陳巽 衛經歷 錢守之 州同 徐倫 主簿 沈繼科 縣丞 沈尚質 主簿 羅綺 典史 沈侃 縣丞 朱銘 經歷 倪有倫 典史 徐孝 典史 陸鰲 經歷 朱洪 典史

明

正德 陶炳 海寧衛左所正千戶 賀岭 案子 王勳 海寧衛指揮使 沈昇 辛巳進士

以上進士

嘉靖 陶堂 炳之子千戶應襲中壬午乙酉戊子甲午 商霖 指揮僉事中乙酉 姚定遠 中乙酉 劉湘 指揮使中戊子 陸炳 壬辰武進士 王國賢 勳之子襲指揮使中甲午辛酉 王應麟 指揮同知中甲午癸卯丙午 嚴守中 辨元乙未進士 王應奎 應麟弟中丁酉 方泰 指揮同知中丁酉 馬呈圖 指揮僉事中丁酉 劉汗 湘弟中丁酉 崔致遠 指揮僉事中癸卯 陶思保 堂之弟中癸卯 王國治 國賢弟中丙午壬子乙卯 劉洞 汗弟中己酉 童尚斌 指揮僉事中己酉壬子乙卯科丙辰進士 祖述 中己酉 李元律 指揮使中壬子解元 王一初 國賢子指揮應襲中壬子乙卯戊午 申大鄉 百戶應襲中乙卯 嚴守敬 守中弟中辛酉 楊學詩 威子中甲子 劉名相 副千戶中甲子 王應奎 應麟弟中甲子 隆慶 王思春 應麟子中丁卯庚午 仇千城 俊卿子中丁卯 楊學詩 中丁卯 嚴守敬 中庚午 劉名相 中庚午 萬曆 楊學詩 中癸卯 崔成俊 致遠子指揮僉事中癸酉 周文叙 良籍中甲午

嘉興府志第十八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鈳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府學生員朱廷策校正
沈麟禎

鄉賢

嘉興縣

唐

陸贄字敬輿居郡城甜泒巷吏部郎中灞之孫溧

陽尉侃之子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縣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德宗奇其才嘗以輦行呼而不名從狩奉天小心精潔益見親倚恒居中裁可否時號內相帝偶與相失夜召不得詔得贊者賞千金及来謁太子以下皆賀時機務填委書詔日數百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贊沛然有餘皆周盡事情人人可曉常勸帝痛自咎悔以謝天下詔下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泣思奮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天下望以為相權幸沮之又言事無諱忤帝意為中書舍人又之除權知兵部侍郎仍為學士竇參譖阻之罷學士參黜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諫諍愈切或規其大過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恤其他帝滋不悅以諫用裴延齡罷為太子賓客延齡日譖之帝欲殺贊賴陽城等論辯貶忠州別駕杜門絕方書人罕見其面順帝立召還詔未至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奏疏數百篇讒陳時弊皆本仁義其後蘇軾上贊奏議劉子翬其有王佐才

至謂賢于子房賈誼而德宗以猜忌刻薄始親終疎不能行其所學乃放逐以死古今痛之墓在忠州屏風山玉虛觀南有宣公奏議行世

陸扆字祥文宣公族孫光啓二年舉進士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扆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詞臣皆以為不及昭宗甚寵異之常侍金鑾作賦帝嘆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能作內廷文書今得卿斯文不墜矣遷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階光禄大夫嘉興縣男尋貶陝州刺史久之授工部尚

書從帝自華州還封吳郡開國公

徐岱字處仁淹貫經史大曆中劉晏表為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賢之表所居為復禮鄉貞元初為太子諸王侍讀留給事中館修撰性篤慎不談人短宗族孤孺皆為婚嫁卒贈禮部尚書

殷堯藩秀州人元和九年進士從李翺長沙幕府後為長樂令有治績擢侍御史官江南甚著風采有詩集一卷

丘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官至太守右庶

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祿之半初還鄉縣令謁之為候門鑿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治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

宋

陳舜俞字令舉強記博學從胡安定瑗遊舉進士嘉祐間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召試館職不就會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直道自信無所回撓在貶所日與太博劉凝之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因名其所居曰白牛鎮清風里及卒蘇文忠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將以身任天下事而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所著有都官集廬山記行于世葬烏程縣之蘇灣

聞人宏字君度朝散大夫安遠之子挺特不群弱冠遊太學有名第進士授通州司法陳瓘貶台州宏碩從遊乞改天台兵曹人高其誼後知宣城有善政卒判常州所著文集及中興要覽周官通解

經史旁闡藏于家葵今嘉善遷南區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居秀州孝宗親擢涇進士第一歷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還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時權奸用事十年不調開禧初召官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韓侂胄論罷右相陳自彊拜參知政事侂胄伏誅又慮史彌遠欲去之彌遠乃諷御史劾罷涇知揚州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文節侂胄嘗指朱熹僞學胄誅請召朱熹還朝而熹已卒涇乃取諸經四書傳註刊布之所著文章奏議五十卷曰後樂集

李會伯字長孺本懷州人寓居嘉興第進士官轍遍宇內有雅量儒而知兵所至得將士心仕至親文殿學士贈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有可齋類稿行于世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建炎間寓嘉興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歷正言時樞密張說以扳援戚屬擢用氣勢顯赫希呂以身任慈與侍御史李鄴交章

劾之出知廬州安集流散兵民賴之累官吏部尚書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百廢具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嘗切論近習用事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極言之居官廉潔歸老至無屋廬上聞之賜錢造第以疾卒于家

婁機字彥發第進士孝宗朝歷州縣有聲皇太子就學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手書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以獻擢監察御史時蘇師旦怙勢蒙蔽言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謂恢復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柰何侂胄不悅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機往宣德意安人情則可欲開邊莫敢從也御史鄧友龍附侂胄議遂劾去機侂胄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累進參知政事機慎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才不市私恩方當時艱機多彌縫裨贊之功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卒所著有帝王總要班馬字類廣干祿字書漢隸字源尤深於書學片紙尺牘人皆藏之墓在

縣南五里

沈炎字若晦第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炎居言路嘗按罷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

焦炳炎字濟甫宣州人寓居嘉興舉進士第三人理宗朝為諫官論奏累數百上時宰主括田議遠近騷動炳炎痛疏其害面奏復累千言上為動容然未有寢命炳炎論愈力時宰諭人曰渠非攻田事實攻我也尋除太常少卿疏辭去國累除淮東漕北漕悉不就改吉安府不得已就職以右文殿修撰致仕弟煥炎字晦用亦舉進士登對論奏切中時弊有兄之風生平英邁慷慨儁邊多顯效仕至鎮江守

元

姜復昌任崑山州判官時津助法行與省官覈產程役審諦平寬免單窶州人愛戴之秩滿將行復昌闔民欲致餞抵夜潛出州境

皇明

鮑恂字仲孚本崇德人後徙嘉興西溪父德歸安丞恂三領元江浙省鄉試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為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及恂董明經老儒達于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京師恂年八十餘詮長年七十餘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一日上召恂等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恂等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頗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歸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平生所學于鄉里亦有光榮恂等復固辭翼日放歸恂受易臨川吳澄得其旨著易傳大義及西溪漫稿行世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葵千金鄉

陳俊民有才行洪武中求才徵至京授山東布政司理問以能名永樂初擢刑部員外郎歷陞貴州參政終右布政撫綏夷民邊鄙賴之

王貞字貞德洪武中鄉舉授合水知縣治有效調莊平莊當衝要疲于供應貞省節百倍坐註誤左遷召拜監察御史

金綱元舉鄉試洪武中歷蘇州守百姓苦官民田則不齊里胥為奸綱上疏請減重額得罪賜死子潁伯從武林俞縈芝遊遂於經學工書為人清介雅餙學者宗之孫公綬新樂知縣

閻真字養正永樂初舉進士知景陵縣廉介有為孜孜惠愛百姓為立生祠

尤璦字堯卿永樂初徵授睢陽丞攝縣事鍠移傍邑傍邑移文曰願如法撲捕毋縱入境璦反牘曰鍠輔非家畜敝邑豈能縱之苟有德政召和弭災鍠將遠去璦苟不德鍠亦復至敢讓鄰耶傍邑媿服

沈淳字惟厚天資純朴不妄言笑為弟子時有確行妖淫不能亂舉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卒年八十七張寧稱淳孝恭和厚踐履篤實不下古人所著有拙庵集祀鄉賢

姚綬字公綬少攻古文辭天順中第進士為監察御史巡鹽兩淮鉤剔積弊淮饑畫策賑濟流民賴以全活璽書褒奬終出知永寧以母老辭歸作滄

江紅月舟遊泛甚適書畫妙絶一時詩文暢逸所
著有大易天人合旨及雜集若干卷行世
姜諒字用貞天順甲申登進士擢行人司副九載
秩滿遷南京刑部郎中讞鞫明恕擢知漳州府歲
歉盜起乃裒廩賑之招撫賊黨撓其渠魁民賴不
擾又築堤捍潮濬塘置倉以備旱溢禁佛齋作義
塚立鄉約為親老遂乞終養漳民相與建生祠
包鼎字汝調成化戊戌與弟鼐並舉進士鼎授兵
部主事歷陞郎中乞改南部出知池州府為政務
大體不事煩苛號為清簡郡中大治性恬退有泉
石之好年未至遽乞休弗問家人生產足不入公
庭鼎孫鄂孝俱為御史鄂忤權璫謫戍風裁凜凜
卒贈光禄寺卿汴南北部郎中僉楚臬蜀藩均
賦戢亂俱有茂績汴子檡芳先汴釋褐授禮部主
事隨晉督學號稱得人及歸捐田贍族艱於昏葬
者悉賙之優游林下三十餘年
梅江宣城梅聖俞之後從宋南渡居嘉興江年十
四補郡庠成化己丑進士始授廬江令興利剔蠹

政聲籍甚士民尸祝之擢南道御史時儲位未定言者難之江首疏力請上嘉納賜織金彩服已奉命清戎兩廣寬恤部伍招撫流移遷四川僉事決疑獄數十事蜀人以梅鏡稱之

戴經字孟常御史祐之子成化丙午舉于鄉歷延平九江二郡司理居官執法甘澹泊歷任六載獨處官署未嘗以家累自隨陞泰安知州致仕家居杜門著書有潯陽餘稿雙湖集行世秀邑前未有志志自經始其弟綸癸丑進士

包節字元達鼎之孫以父志贊華亭楊氏遂居焉少而頴慧五歲喪父哀籲如成人嚴事母楊氏勵志績學與弟孝相繼成進士筮仕東昌司理多所平反名拜御史按閩滇皆以直著繼按湖廣時巨璫廖斌以鎮守威毒三楚節廉其不法事抗疏劾之忤旨遠徼幾斃杖下謫戍莊浪戎服從行間不敢以逐臣自貴其所居頹垣敗屋不蔽風雨處之裕如戍十二年聞母訃窮晝夜號慟又五年弟孝卒哭益悲曰誰代我奉蒸嘗者竟以是得疾卒

隆慶改元追贈光祿少卿節為人剛介天植居臺中却巨貲賄人服其廉絕同年私語人服其貞所叙甘肅志具列以羌制羌之策人服其識乃直言獲罪卒其卒也又在萬里之外朝野痛之弟孝三歲失怙與兄節同受母訓登進士授中書舍人尋補南道御史督關巡視釐弊剔奸貪墨吏一時望風解印綬去先後論分宜相及典試之不法者直聲動中外後以兄成即日乞歸養冀寬母憂且慰兄望雲之思迄今並祀鄉賢不媿稱名云

屠應竣字文升康僖公季子竣方舞勺康僖與論說史傳語半令懸斷成敗若素習者長而貫綜百家聲籍甚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明年成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會時宰嘿諸翰林不附己出為部寺而竣得刑部主事戊子典江西鄉試程義冠絕一時調禮部尋改翰林修撰遷侍讀進諭德竣為文善比事屬辭陳誼類情從橫子史經傳而宗本子長詩法汎瀾百家意有獨詣即明公大家無不傾下之後移疾歸未幾卒所著有蘭暉堂集

錢同文字大行嘉靖癸丑進士為人弱不勝衣然矯矯獨立勵志聖賢之學弱冠舉于鄉時已聘窶人女有議易婚者同文拒之宰祁門三年氷蘗自持省供億行愛利執法嚴明人無敢干以私守萊州亦如之後移疾歸簞瓢屢空雖室人交謫宴如也天不假年且卒無嗣惜哉今祠鄉賢

沈鏊字大新嘉靖乙未進士初授興化府推官廉平不苛攝蒲田邑篆海堤決時為田患令堅築石堤絕風濤之險民用大穰已陞南虞部榷稅蕪湖令商自籍其稅而上計時即以其籍徃不更他籍胥吏不能為奸後知延平省里甲節廚傳清筦庫刑清訟簡民甚便之已陞江西按察副使備兵饒州計擒劇盜數十人以脾病卒于官

賈名儒嘉靖丙戌進士官比部抗節持法有考功吏受賕事逮名儒訊即重比考功郎啣之出守姚安再補汝寧會世廟躬謁顯陵道南陽一時署篆吏重歛民貲佐供應名儒為榜示還給汝民咸舉手頌德年甫踰强遂乞休優游林壑者四十年人

以清介稱

鄒國儒字醇甫嘉靖乙丑進士為人愿恪有隱德折節下人不談人短亦不作脂韋態以故功名不甚赫奕自家食時傳教邑弟子嶽嶽莊臨其上廩學宮幾二十餘年與試督學弟子多窺左足先售然相見不敢不避席家居儉素殆恂恂篤行君子也今議祀鄉賢

嚴從簡字仲可嘉靖己未進士初游郡庠每試輒優督學孔文谷有瑚璉明堂之稱既登第初仕行人有事樂安王府以金幣餽悉却不受上勅以素有風力轉工科給事中管盔甲廠稍覈嚴密奄豎以是啣之令人密割牙牌疏請另置時代藩與縣官告訐奉旨勘伸朝廷法後發其失牙牌事謫補楊州同知時瓜鎮民間失盜因江陵峻法即解綬歸今士民思之立碑頌德為人坦率淳粹渾厚真誠生平嗜書不釋卷郡守王公請修郡志業已就藁未及梓行有殊域周咨錄二十卷行世然素不事家產歿之後僅以清白貽子孫今議祀鄉賢

陸相儒字大行嘉靖己未進士性孝友粹白冲和士林魚讓德初任工部董大工多勞勤繼知延平府首行條編為八閩倡閩人大稱便永戴之又翔義倉行鄉約興學右文郡大治擢貴州憲副土酋拒命數載時議撫議勦無定畫相儒獨許其自新卒歸順比憂去服闋後補閩中會島夷入犯晝夜焦勞遺材官逆于海斬獲有功未及聞以疾卒于官士民莫不流涕福延兩郡俱祀名宦今議祀鄉賢

沈伯龍字雲卿登嘉靖乙丑進士初仕為內江令有惠政時直指貪悍數伺其隙而不得及內召將行直指威氣而前盡發行囊止俸金三十餘兩直指赧顏退邑父老爭扶輿而出號泣不絕抵京補[redacted]科給事中忤新鄭出守川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險以抗伯龍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政在今日諸君更何待耶于是諸將皆奮無不以一當百又躬自督陣親冒矢石捷聞天子賜金帛陞俸一級隨蕃猓作叛督撫以兵五萬專屬之龍

乃謂解甲未久不堪復戰遂呼猓衆諭以國威猓聞諭歡呼動地縛三渠魁以獻後修獻陵閹宦意在乾沒龍覈實其數所省十之八雖賈怨弗恤也江陵父卒諸司往吊龍獨不往竟以裁革歸僅數月復起江西隨轉山東廉訪使以積勞委頓遂拂衣歸志行粹白里中稱爲長者

秀水縣

皇明

呂原字逢原父嗣芳永樂甲午舉鄉薦授山西萬泉縣教諭有馴行兄本隨父任官籍中山西庚子鄉試以乙榜授景州訓導嗣芳致政隨長子之任父子相繼卒于官原勉力扶柩僑塟景州至墓號慟聞者皆爲酸鼻已而奉母太宜人南歸時尚童稚家益貧原質性渾厚偉姿容未冠著呂子攷郡守黃懋閱秀水學博文奇之詢知爲原所撰嘆曰此千里駒也尚淹槽櫪耶急召見試以文大加賞異復憐其藍縷與之新衣謝不受適搆學宮有羨材與之又謝不受太守益大奇之是時太守得自

補學諸生戀即遣原入學正統六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隨掌文官誥勅八年預修五倫書景泰初充經筵講官歷春坊中允侍講學士四年預修歷代君鑒錄主順天鄉試六年預修寰宇通志明年擢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主考會試程刻冠絶當代會徐有貞李賢為石亨所譖下獄尋調外任乃命原與修撰岳正俱入內閣參預機務時石亨吉祥等恃寵驕橫岳正因天變

極言亨罪狀當去有貞當國上怒調正外任復召還李賢而原與賢及學士彭時同在內閣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濟以持重所裨益弘多二年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官尋以母憂去道景州啓櫬歸合葬哀毀踰節抵家未及旬而卒時年四十五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遣官諭祭營葬原內行淳備事母最孝撫育兄子皆底成立為人內端外和不立崖岸平居無疾言遽色文章豐贍詩賦和平其教人諄懇從學者甚衆所著有介庵集

廖道南曰余觀揚文懿誄及劉文安輓詞嘆逢原之學所從來者遠乃程篁墩謂其居官二十年家無長貲為學務實踐不事多言盖皆實録云子憲太常卿自有傳

俞山字積之永樂癸卯領鄉薦歷郕府伴讀擢鴻臚少卿吏部左侍郎山佐銓衡薦擢不求人知有請謁輙正色拒之臺諫以言事取疾權幸曲為調護景泰初議迎復同列或有難者山奮曰鑾輿復然後人心悅而天下安況天倫所係至重極力爭之朝廷知山清慎賞賚有加作歲寒圖題詩賜之以寓褒美有以易儲請者山密諫不聽退而憂曰禍機自此始矣乃引疾求歸進太子少傅囊橐蕭然家居日用至假貸以給為文據經史詩歌清麗典則善大篆工墨梅而常晦其迹所著有梅莊集子誥歷工科給事中終建康知府

呂憲字秉之文懿公原之子以父廕先任中書舍人成化辛卯請應順天鄉試時有劾之者上曰朕念儒臣子有志科目特允所請後不為例是年鄉

試發魁遷禮部主客司郎中當時琉球乞歲入貢而西番僧乞由漳州海道歸國憲皆不許省有司經費以萬計遷通政復轉太常卿集累朝故事為條例上本寺利便十二事俱見施行憲丰儀蘊藉廉而不矯宅心淳厚喜讀書更留心國事為詩文至老不倦有九栢集若干卷子言字伯時脩正雅馴不事表暴以憲廕通判太平府遷應天府判江右阻饑民流南畿承檄賑視授鬻施糜不憚勞勩凡活数萬人死者為坎瘞之亦以萬計所至未嘗以家自隨服用纖悉不取于官終左軍都督府經歷孫科字繼元嘉靖丁酉領鄉薦程與穆癸丑科同榜進士

金禮字敬之由進士任刑部主事至雲南參議歷官廉介征苦竹箐冒瘴癘深入病拘攣告歸家居儉約不事矜飾郡守楊公繼宗雅重之每造其廬咨政事竟日乃罷而禮未嘗輕為請謁其高標清節鄉人至今能道之

陸遠字德毅成化乙未進士知海州清修鯁介聽

斷明允一日行部有旋風三匝馬首遠疑有冤令吏卒邏察之有一人死樹下折搶尺許貫其喉乃土人房勒殺買牛商移尸于此密禽之一訊而服又過大伊鎮有小犢鳴號于前使人隨犢所之盜牛者方殺犢毋捕之於是訟清盜息州稱神明擢廣東按察僉事兄廣撫州知府

施德字克明成化辛卯中鄉試為人剛明仁恕居鄉時即以鋤強扶弱為已任弘治中為濮州守興學勸課洗冤滯賑貧乏士民愛利之豪右懾服不敢肆已陞岳州府同知廿六惠政一如治濮時抱疾歸居家杜門掃軌寓情詩酒以天年終

朱綬字文佩成化丁未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侍岐王講讀弘治庚戌王出就府邸奉宣專擅輔導臣僚為虛位綬據例抗疏　孝廟俞允須行諸藩自是政務悉隸輔臣永遵舊典越遷楚藩左相丁內艱服闋改相晉藩時王年耄世子世孫俱薨有欲竊柄者幽王魯孫于別宮潛奏權國上下疑莫能決綬密疏有王魯孫在乃得封丁外艱歸楚王

以綬奏請於朝復起相馬正德壬申乞歸先後凡
國二十餘年為人方正不阿著有四書輔註易經
精蘊等篇

張徽字德卿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初授大理評事
時有妻搤夫吭垂絶者憤妾救自盡坐妾死徽曰
妾欲救夫非欲殺妻也又一少年亂鄰婦以毋切
責故絶不與通婦恚恨死少年抵罪徽曰致死不
以姦法安得死竟兩釋之時大理鄭卿深器重焉
會議大禮忤旨廷杖尋復其官進寺副奉命慮囚
雲貴釋殊死以下百三十人語在審錄奏中進寺
正擢守南雄如墾荒田籍流民開商市清軍也多
著惠政獨以執古不能浮沉取容有遠當路罷免
時論共惜之歸田十七年杜門不出日以詩書自
娛鄉評靡不推重

諸侃字拱伯正德丁丑進士初令黃梅善撫字摧
抑豪強後起復補大名令治亦如之陞刑部主事
已陞福建僉事也政修舉歷貴州參議副使卻安
宣尉之賄持法懸平吏民尸祝之未幾移疾歸角

巾里第飲人以和至有非理相干則覥然拒絕取予嚴于一介歷官二十五年囊寀蕭然其子夏甘貧樂道嫺詩文孫鎡為博士有清白家風

吳方幼隨父昭之任江行墮水昭計無所出委之數矣方乃抱後船舵而啼亟援之追問前舟乃所墮兒也迨長入黌序貧甚後充鄉貢以子鵬貴贈吏部尚書鵬第嘉靖癸未進士初任工部主事以僉事督學三省皆稱得人奉命往賑徐淮全活數十萬尋以兵部左侍郎督理漕河平大盜師尚詔甚為有功及晉冢宰家人輩席寵恣橫獨伯子繼斤斤自好躭志墳典以父廕授都督府經歷出守尋甸府中途乞病歸著有文蔚編四卷

范瑨舉弘治庚戌進士授德平知縣潔己愛人以治行最內召離任僅餘俸二金尋以病卒歷官十五年不克窀穸關中彭公分巡嘉湖憐其貧特為治兆域要郡邑大夫送葬舟車塞塗人以為廉吏之報其弟璋從子誥俱領鄉薦璋孫言曾孫應賓又從孫之箴皆舉進士

陶儼字時莊先世有隱德徙兄煦照熙皆登制舉儼益自奮勵舉正德甲戌進士令陽信遭流賊焚劫士女化離儼盡心撫緝請于上官得以羨金蠲逋負民賴全活後歷江陰南樂所至有聲擢南京雲南道御史監試應天清戎江右風裁凜然後守太平歷揚州皆有惠政遷河南憲副尋告致仕家居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惟延師課子若孫捐田佐族人之逋賦者臨終猶屬其子置義田贍族至今賴之

王朴字德純天性孝友動必師古歲置日曆以自檢柙後以貢授徐聞令清介自矢壹意為民興利剔蠹已故有珠池課中官恣溪壑為民患朴請罷之又榷柳稅佐縣官厨傳往往入為橐中裝朴為首革因著之令其他釋冤獄賑饑民創立社學教民鑿渠溉田民宵貌祠焉

陶讓字世顯嘉靖壬辰進士初令建德以才調瀋陽政聲籍甚擢御史權鹽山西商訛稱便還攝六道事劾武臣驕縱不法竟致于理後典江西試所

得才士為多贛州盜起為設方畧擒之巡視京營稽尺籍清佔役以千數丞大理多所平反丁外艱歸以侍養姜恭人終焉謨家世孝友嘗置義田贍族其子孫多馴謹里中家法稱陶氏

沈謐字靖夫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嘗使代藩厚餽謝不受選刑科給事中星隕應詔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甚切直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出為山東僉事後倭兵大廋計擒賊酋李文彪嘗慕陽明之學建祠祀之今祀鄉賢子啓原山東憲副

夫同字吉夫嘉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慮囚江南以平稱已陞湖廣僉事蘄黃控扼全楚居江上游抱鼓數起議者請專設憲臣而大同初奉命往廣方畧屬禁防期年盜賊屏息遷湖廣參議有平苗功再遷福建巡海副使輯備倭圖說畫戰守計閩賴以安持身孝友居親喪三年不入閫內課弟大有大順皆舉進士大有令無錫執法不撓權貴稱彊項中忌者調潛山歷南儀曹郎以忤時宰出為尋甸守致仕而大順令當塗治行稱最召拜

銓部歷司勳郎能留意人材卻問遺不脂韋逐時好坊有同胞三進士然而得無內顧專志游宦者弟大觀亦與有力焉

張鳳來嘉靖丙辰進士自為諸生時操履清謹居官氷蘗自持初任刑部日與諸僚講解律例至一字必嚴辨析及慮囚江南多所平反守德安當景府之國又歲饑公調度得宜治行稱最已備兵九江轉閩泉適廣寇林道乾猖獗勢且蔓延而玄鍾洞山諸洋劇盜並起羽檄旁午悉討平之賜白金尋以忤撫臺乞歸繼補雲南參政未及赴而卒

屠仲律字宗豫應埈之仲子嘉靖庚戌進士初令弋陽聲藉甚擢南臺風裁凜然已遷廬州守禔身清約時軍興浩費更以景府之國郡邑騷然仲律壹意節省費減他郡十之五歲大祲民多逋稅為出贖鍰代償又出積谷數十萬平糶與民所全活甚衆其他興學育才銳意風教士民信愛之竟以勞瘁歿于官仲律倜儻有大度事母孝伯兄食貧歲倡諸弟捐金助之宗黨故人多受惠者至今頌

其德不衰

周恂懋字季實嘉靖丁未進士令樂平五年苞苴屏絶刑清訟簡俗好兵鬬至是遵約束無敢肆詣京時父老憐其貧餽之金却不受已拜職方主事監督大朝門工勞瘁成疾卒之日宦橐蕭然士大夫捐金助含殮有女不能嫁郡守資之奩具後遇直指龎公按郡廉公清白狀為給貲修其墓

呂穆字宗文文懿公原之曾孫秉性正直具才明敏為文名理刺骨自遊唐武進門得其精髓嘉靖癸卯以尚書魁兩浙登癸丑進士初守邳三月丁外艱歸補壽州造士愛民築堤防水吏胥莫敢骫法時委吏蕭姓者虧國儲欲賣女賠貶穆憫其情亟為代輸治最擢工部員外郎督建三殿主計琉璃廠省費萬緡大工成賜金加級因忤嚴分宜相國尋致仕隱居白苧鄉闡明先儒所未發遠方士爭師承之及門取青紫者甚衆穆生平梗槩如請減歲以禱親病捐已資以嫁族女郡守黃懋公墓為豪右所佔力為恢復故跡並恤其裔以存祀焉

文章德行表表在人耳目居鄉飲賓壽春立祠祀名宦所著有經書講意行世穆性嗜書手不釋卷弗治家人產及卒囊無餘貲士林景仰議祀鄉賢伯子懌祖倅四川彭山築堰瀦水大利田工彭民興頌尋以疾歸僅携眉州志數帙子孫世守清白真無愧家風云

姚弘謨字繼文舉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怛衷質行不設城府壬戌分校禮闈慈谿袁相國意有所不愜欲易之乃引故事爭曰異時詞臣無易卷者袁嘶之卒左遷其後一視學兩司成所識拔多聞人仕至天官亞卿以病乞歸時門下士方宅首揆絕無書抵政府屏居郤軌入其門而無門焉者甫逾艾卒贈祭營葬贈禮部尚書弘謨在襁褓時父廣文君卒于官母更適乃依祖母徐以迄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人方之范希文

郁蘭字文芳舉嘉靖甲午鄉試屢蹶公車時姻家吳太宰鵬謂蘭曰貂裘敝矣盍及我而選蘭謝不從及太宰罷歸始謁選得績溪令蘭節廉自好裁

諸供億不經之費持法公平不肯媕阿上官某甲
希執政指論逮胡宗憲郡守微伺他骫法狀以屬
績溪令蘭掀髯曰司馬有功東南柰何欲文致之
有以官去不能也胡竟得末減已遷南刑部主事
尋乞終養居家絕迹公府以澹泊終
鍾一元字太初嘉靖癸丑進士天性純朴有吏才
初任福寧州守州界山海間值倭警預拓外城為
保障丁內艱着墨衰禦敵福民涕泣挽畱立石頌
績後守池州會景府宮眷還闕所至驛騷元壹意
為民節省力抗內豎幾為所窘郡民至今思之復
守寧國有惠政轉四川副使以祖母年高上疏乞
歸結廬鄗外泉石觴咏元素介直非我同志即謝
絕弗與里閈尤高其誼
黃錝字崇文丙辰登進士初主兵部事里人為太
宰覬錝祖址啗以羨官錝執不從人稱其勁出守
皖秋毫無染擢湖廣副使時有竹筒河之役錝實
董之漢沔獲安尋改貴州上疏乞歸居家以節儉
聞嘗誡諸子曰不大節者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

餘人以為名言子正色憲副洪憲少詹事孫承玄
漕河大參承乱中萬曆庚子順天鄉試簪纓相繼
俱有令名
項篤壽字子長原籍嘉善後徙秀水嘉靖壬戌進
士初授刑部主事以母老乞南歷儀制考功郎時
遇京察有周給事姚御史者以敢言忤柄臣指或
觀望欲置下考篤壽堅持不為動已進職方郎多
所建明如止延綏入衛限宣大市額寢虜乞荼請
赦妖犯聲戮聲畫歷歷中窾其他考軍政議驛傳
及薊遼功狀持論甚正不陰陽當事指已陞廣東
參議尋致仕篤壽性孝友處諸昆猶子撫愛備至
幼嘗就學于外父鄭端簡公故能博綜古今通達
國體未究其用而卒所著有路紀今獻備遺奏草
雜草子德楨舉進士
戚元佐字希仲嘉靖壬戌進士文聲籍甚初議選
館詞林競推轂之忽中旨傳免後選儀部會　穆
廟登極典禮多所匡贊宗藩一疏深憂碩畫不減
賈洛陽雖報聞罷後世必有行之者已陞尚寶卿

告歸居家廉靖不為請謁長于詩文又善書畫著有青慈閣集

沈玄華字遂伯嘉靖壬戌進士少嗜學不事家人生產登第後屢告休沐杜門著述性善飲嘗左持觴右執卷伊吾至丙夜意得處輒引滿浮白自適也凡天文地理靡不綜究嘗攷古今方輿自唐虞三代以至國朝其形勝阨塞要害皆有圖說字法趙松雪晚而極意鍾王終不脫故步為人謙厚不喜談人短仕至南京大理寺卿

沈啓原字道原嘉靖己未進士家世宦吳雄里中啓原慷慨好施嘉靖間邑有倭警乏軍興毅然捐千金佐之居官廉謹或有以私干謁者立為謝絶與人和易不設城府然節操凜不可奪家居杜門不入城市嘗手一編伊吾至丙夜雖醫藥卜筮之書無不搜討人稱博物君子子自邠字茂仁登萬曆丁丑進士選庶吉士纂修大明會典成陞修撰自邠為人恂恂雅飭如玉潤氷清詩文亦如之惜天不假年士論惜焉

張應治字體徵嘉靖壬戌進士初任行人擢南京
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倖如請正宮闈劾遣巨鎮
邢保疏革南司禮監神帛及論輔臣冒恩僞濫慷
慨論列皆出人所不敢言已復抗章論時相不協
輿望出為九江至則首復軍餉議條鞭緝盜賊會
江右大祲流民相携入境公以便宜發廩賑之全
活以萬計萬曆初舉卓異賜宴賞賚尋陞臨清副
使遂卒公少嘗受業其兄應潮友愛篤至後子孫
多以孝弟稱所著有奏疏四卷

書生當事執法雖豪富弗能奪初知信陽州首均
田賦豪民不得相冒為奸晉廣部郎司鑄錢中貴
人索倒弟子出治鐵冶歲有羨金毫無染指已陞
常德知府有劇盜張金者嘯聚洞庭殺掠官府乃
以計殲其渠魁餘黨悉散尋陞鄖襄兵備轉廣西
參政致仕卒于家
黃洪憲字懋忠少善病攻苦績學於書無所不
足不踰戶人不知為世胄也隆慶丁卯鄉試第一

一本下有令祀鄉賢四字

又三年舉南宮第二授中秘文章冠天下今上丁丑故相江陵以人望推憲分校禮闈欲屬其子憲不可江陵廷責之至聲色俱厲弟為動後江陵敗人服其特立云癸未入閣校禮經尋預修會典國史直起居注乙酉主考福建戊子順天所校皆一時譽髦天下誦其文歷春坊庶子太子少詹事侍讀學士侍日講會忌者摘其所舉士文不中程遂乞歸日與故人門生讀書談道杜門卻軌又十餘年卒憲端謹醇厚生平不諂城府至其取予嚴于一介初為編修時使朝鮮歸止携篋書數卷諸牢醴庭實皆籍記遺譯者謝卻之朝鮮人為立卻金亭比于相國許公國國故先以使事至者也獨其剛腸疾惡斷斷不少假借修卻者必欲以試事中之為愉快天下聞而寃之所著有皇明文憲朝鮮典志蠡坡制草學易詳說學詩多識碧山學士藁各若干卷

萬歷嘉興府志

下函十

本

嘉興府志第十九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鈳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府學生員陳燮典 孫弘祖 校正

鄉賢二

嘉善縣

皇明

項忠字盡臣祖景亮舉人才任吳江縣丞以清介

名忠第正統壬戌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從英廟北狩陷虜中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諜報高州賊數百携男婦流刼鄉村忠曰流賊無携家理獲俘訊之皆良民盡釋之歷陝西按察使賑活饑民以萬計憂去軍民伏闕請留詔奪情還陝遷右副都御史撫其地陝土亢苦乏水忠奏開泉渠二十餘里又濬涇陽鄭白渠溉田七萬餘頃固原土達滿四叛有衆二萬我軍失利廷議推忠總帥忠曰此虜須坐困徼據賊水草持百日諜賊渴甚有欲降意忠乃單騎入營衆因解甲来歸而滿四尚刼營大小三百餘戰皆却忠禽其愛將楊虎貍不殺解所佩金鈎遺之遣使内應一鼓擒之凱旋陞右都御史京師大水詔忠巡視順天諸郡賑活饑民至二十餘萬荆襄賊李胡子聚流民為亂寖詔忠督師忠榜諭散歸流民百四十萬編戍萬餘斬首三千餘級因獻俘上便宜十事尋轉刑部尚書改兵部加太子太保先是錦衣百戶韋瑛挾中鐺汪直勢屢興大獄戮辱京朝官傾壓中外忠具疏率公卿

列奏坐瑛戍邊其黨讐忠不置欲中之死忠廷辯
僅坐落職後陷忠者皆敗始復忠官卒謚襄毅子
經御史歷知臨江府有惠政秩滿乞休進江西參
政致仕次子綬蘇州衛指揮經子錫光祿寺卿鏞
錦衣衛
孫詢字廷言從里儒徐中授尚書善屬文宣德中
始建縣學推攝教事尋應賢良詔授廣西布政司
檢校蠻夷蠢動詢諭之感服遺之金不受遷分宜
丞致仕
施奇字廷偉少好學寒暑不輟登景泰甲戌進士
授工部主事奉使山後諸鎮閱兵砦邊將有饋遺
者悉却之尋復清匠江西至建德鄉人有官縣幕
者以白金餽奇駡曰是安得此若執汝則賣廉矣
亟去鄉人慙而退成化初擢知太平府丁外艱去
服闋改知蔡州府卒奇為人挺挺有風操尤精吏
事楊公繼宗為郡守每造其廬蔬食對談盡日逦
去
劉侃字克剛標姿俊爽景泰初領鄉薦選知涇州

政尚寬簡朔方歲事征討涇當要衝大將提兵必道涇侃措置有方雖供億百出民間不擾都御史馬公文升嘉其績與御史劉廷高交章論薦擢守延平地僻民淳侃理之綽有餘閒時與賓客游泳賡酬有府倅恃才凌轢侃置弗較後倅沒撫恤其家時稱長者侃素廉約言及貪者輒赧顏兩赴官皆鬻產以行及謝病歸囊篋蕭然受徒自給足不入城市號樂閒公侃工楷書詩文亦清麗卒年七十

楊霖字時望工部主事嗣宗孫羊姿嚴整以節氣自負天順中以貢領應天鄉薦知玉田改任寶坻抑強扶弱清白自持有循吏風卒於京始霖聞四明楊守陳遂於易學負笈數百里師之後客死守陳為治其喪葬子弟操文以祭有皎皎乎廉貞之語人以為知言

任慕字亨伯苦學勵行常大書敬字於壁中夜起坐對期不愧屋漏成化乙未第進士授上饒令有名士婁諒屈體事之為政知大體增置學舍親為

講授立法清田以杜爭訟旱則教民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載召入卒於京

於珦字文瑞登成化甲辰進士初任南皮縣尋更吳橋外艱服闋改無極三任皆有能聲陞建寧同知衛有屯田久侵於民軍士多逃凡五奏不得白珦按籍悉還之軍復歸伍擢守慶遠土酋多闕貢賦倒出金以啗守珦以其物充逋負夷人悅服郡雜夷民士不知學立程式課生徒文教遂興致仕

歸

錢春字應仁和粹孝友人有以非禮及者閉戶弗較登進士為行人奉使過家未嘗干人以私人以遠大期之拜監察御史尋以疾歸卒

陸埜字秀卿慕理學以聖賢自期待篤行誼重氣概為文根本六經有關世教嘉靖丙戌登進士初任南刑曹平反訟獄與大理丞相軋台尚書奏請詔從埜議著為令嘗作文贈同寅時嚴嵩為禮侍見而奇之屢謁埜柜不見嚴花人私詢其意埜曰

此人雖赫赫有時名實奸雄也嚴嘲之歷任兵部武庫郎先是掌武庫者掌諸司隸銀爭索贈以媚當道郴止令解者齎原封交割清聲振一時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士民號攀載道沅江令以金為贖郴拒之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為皇木也送侍郎衣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郴不辯人或諷之奏白郴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崇節儉寬逋賦省訟獄措牛種開荒田巡行列屬歲必再周歲饑郴竭倉廩設法賑貸活饑民數百萬頌聲四起時嚴柄政嘲前事十年不調御史伊敏生巡歷至府郴供奉甚薄伊直入其衙惟老倉頭二人敝筐無鎖檢之惟殘書百帙布衣數事而已特疏薦之時　世廟勵精圖治以吏乏循良作青詞醮告是夕夢神語云本鄉有賢知府十年不調何謂無良牧耶晨起閱伊疏大喜即允陞京堂伊以薦賢陞一級郴至都不謁嚴嚴遣其同年萬姓者諷論之郴曰受職天朝拜恩私第賢者猶不為況

未受官而先謁權貴乎卒不仕官亦不補滯京邸三年草疏求還萬知之密報嚴遂有太僕少卿之推進正卿轉南光祿巡撫河南未幾乞歸卒之日戒家人勿哭語之曰全生易全歸難當淨掃思慮以完吾造化故物哭無益徒亂吾意耳子敷錫任柳州府通判

卞諶字信卿以進士授廣信府推官為人機警決獄精允雖老吏不逮嘗經鉛山嶺道有臥屍忽夜夢一人謂傭者為主所殺密訪其人得之竟抵其罪郡有巨室殺人匿屍燕室中獄久不決諶廉知其處發屍驗之遂服辜其善摘奸伏類如此郡中稱為神明三載考績銓曹擬顯擢卒於途聞者哀之從子錫工時藝登制科官司勳有聲本邑文風至錫始盛云

沈科字子進登嘉靖甲辰進士初為行人晉繕部庚戌虜薄都下大司空猝不能具牛車科旦夕為治具飛輓旁集卒賴以濟筦張秋河道有聲知臨江勤恤民隱民尸祝之已治兵江藺平劇盜李文

標地方勒碑記其功時宦彼中者分宜半籠而致之分宜子聞科才陰令人諷科使附已科正色曰其即不材柰何以　天子臣為相公私人分宜啣之詭謂銓部曰顧兵使以艱去當以朱某補朱分宜客也銓部謬以朱来及来科實無故理顧自如朱亦次且不進司銓者度已柰何隨轉苑馬卿左遷河南憲副有欲為科謀解於分宜科微知之謝曰吾柰何遂首鼠耶即柄人幸而釋我更何眉目俛仰人間也卒不聽分宜愈啣之嗾當路論去科

事親孝撫其弟稱最友愛蓋天性也生平磊拓多大節恥一切媕阿態居官多廉惠聲待人輾飲以和無城府嗜學能文熟子長家言有史抄二十卷子道原萬曆乙未舉進士

錢貞字子元博學績行嘉靖丙申以選貢入太學次年領應天鄉薦授福建尤溪縣令操守峻潔愛民好士陞汝寧府貳守百姓攀援不忍舍任汝寧亦有惠政代守入覲卒於京梓有實政錄從子吾德庚午領鄉薦曾孫士升選貢士晉亦領鄉薦

沈夢斗字應宿萬曆丁丑進士父存德治周易倜儻有大志不事家人產所居不蔽風雨泊如也屢試不第精心課子夢斗尤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十六歲補邑庠生試輙冠及登第初令盱眙有名以內艱歸繼補常熟諸務寬簡士民感之如父母獨不得上官意謫幕關中轉令醴泉以政最移守信陽復移無為州恤災清稅殫盡心力勞瘁遘疾甲午卒于官至不能斂賴寮友醵金以襯歸行李蕭然路人哀之

盛唐字原陶嘉靖辛卯領鄉薦戊戌登進士初授江西吉安府司理每讞獄探幽索隱人稱神明爰書成自手中吏胥不能為奸以告最召為御史兩按陝西河南著直聲遷湖廣憲副多善政里居不入公府優游林下編有嘉善志

王俸字廉父登嘉靖壬戌進士初授兵部從劉司馬燾征曾一本燾欲誅老帥王詔俸為解釋詔竟擒酋首以獻議馬市忤江陵出守永歷官山東江西各有政績且好施予宗黨咸賴焉

朱廷益字汝廣六合縣教諭　建侯之子生而岐嶷每有異徵登萬曆丁丑進士初令漳浦永蘗自持剖事如流歲比不登捐俸賑民戶垣列為矯激降判連州未及任轉令嘉定又遇饑饉力為賑恤全活數萬境內高仰多植木棉鮮禾稻艱於漕糧具呈改折既聞著為令典永有攸賴建生祠尋擢南禮曹隨改天曹右宰海瑞服公勁節每事必就正焉已丑督學江西號稱得人晉光祿少卿尋改大理丞癸巳丁外艱歸哀毀骨立服闋補通政司參議咨訪故實勒成司志目擊礦稅橫行具疏趣陳利害不報庚子秋以積勞成疾卒於官囊中僅俸資數緡寮友醵金斂之生平以名節為重以程朱為宗居官二十年僅有祖遺田百畝借棲別室性好賢引薦不遺餘力不令人知此其隱德也著有清白堂稿

海鹽縣

漢

陸廉字季寧續少子褒之子以孝廉茂才除高城

令高城邊陲長吏至輒發民繕城又令戶一人具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為治寇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斂民田畝十錢時水旱荐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論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詣書榮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表術屯壽春糧絕遣求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城陷憤卒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為郎少子績字公紀六歲見表術術出橘績懷之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用武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夷吾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務道德懷攜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未喻也昭等異之績容貌雄壯慤學多識星曆筭數無不詣

覽虞翻龐統皆忘年與績友善孫權辟爲曹椽以直道見憚出守鬱林加偏將軍雖時有軍事而著述不廢嘗作渾天圖註易釋玄皆傳於世年三十二卒績豫知死日爲訣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遺命不拿嗚呼悲隔

三國吳

陸遜字伯言康從孫仕孫權爲海昌屯田都尉領縣事縣饑發廩賑給勸討會稽鄱陽諸城所向皆克權以策女妻之擢帳下右部督呂蒙歸自建業權問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可任屬之乃拜遜偏將軍右部督領荆州牧封江陵侯攻魏大司馬曹休斬獲以萬計權賜遜御蓋上珍遣還西陵黃龍初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權欲征公孫淵取夷州及朱崖皆上疏諫止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全寄等附魯王交搆太子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宜使寵秩有差書三四上不聽憤恚卒家無餘財謚曰昭墓在

今華亭縣西壯二十三里子抗族子凱弟琯抗字幼節起家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初拜都督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抗討之加都護時師旅頻動百姓疲弊上疏宜富國彊兵力農蓄穀以大司馬荊州牧病卒遺表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非可恃援他郡此社稷安危之機非小害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後晉伐吳王濬從西陵順流東下所至輒克一如抗慮子宴嗣爵弟景雲分領抗兵凱字敬宗遜族子黃武初爲諸暨長有治跡拜建武都尉雖統軍衆手不釋書赤烏中除守儋耳討朱崖有功遷建武校尉累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陵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孫皓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苦泝流供給又政事多謬凱上疏極論建衡初凱疾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宜委國事姬信樓玄賀邵張惇郭連薛瑩鄧脩及族弟喜抗皆社稷榦幹顧嘗神

弟徽子禕徽字敬宗始爲御史尚書郎太子和聞

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等附魯王與和分爭徹坐收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赤烏中為交州刺史諭降賊高凉渠帥黃吳等交域底寧加安南將軍復討平蒼梧建陵永安初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薦其天資聰朗才通行潔宜在輦轂股肱王室禕字元容赤烏中徵宿衛郎中累遷黃門侍郎封海鹽侯加偏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之皓啣凱置不用瑁字子璋少好學篤義海內知名士單貧有志就瑁游者瑁割少分甘同豐約嘉禾初公車徵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反覆欲親征之瑁疏諫止子喜字文仲亦好學有才作言道訪論古今歷覽審機娛賓九思百篇及西州清論傳於世晉太康中詔喜等貞潔不容皓朝授散騎常侍尋卒

晉

陸曄字士元機從弟居喪以孝聞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侯

累遷本郡大中正元帝始用南人為侍中曄以清貞預選明帝即位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封江陵伯與王導等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成帝即位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隨帝石頭不少變節峻亦不敢加害峻平加衛將軍進爵為公卒謚曰穆弟玩字士瑤弱冠有名元帝引為丞相參軍王導初至江左請婚於玩力拒之轉尚書左僕射以平蘇峻功封興平伯累遷侍中司空玩登公輔謙若布衣縉紳瞻其德宇卒謚曰康

陸納字祖言抗族子清操絕俗為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臨發止襆被而已遷吏部尚書奉車都尉謝安嘗詣納納止具茶果兄子俶為具盛饌客罷納杖俶曰汝不能光裕父叔乃復穢我如此清恪貞勤晚而益勵官終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唐

褚無量字洪度剡意壙與尤精三禮史記之學擢明經累遷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擬以皇后為

亞獻無量固爭謂禮無后助祭天之文惟漢合祭天地皇后祭享黷神不可為法時以為讜論玄宗即位累封舒國公無量病内府舊書甲乙叢倒請繕錄補葺以廣秘集由是四庫全治卒謚曰文

陸元感字達禮父梁學士謀道善班馬學元感得其傳歷建安溧陽令黃州司馬二子南金趙璧南金以匿廬崇道事覺坐法當死趙璧欲代兄死因自誣匿廬崇道請死南金言弟自誣不情爭之御史上狀玄宗並宥之南金操履謹飭餘令鄞築堤為湖田千頃民為立祠官至太子洗馬

郭三益字慎求與父琢皆舉進士三益為常熟丞才高有器識常平使者調蘇湖常秀濬青龍江分地程役三益所部前期告辦使者留其人使助他邑三益竟引歸後累官刑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

宋

魯訾海鹽人家當湖與兄詹弟詧子可宗詹子可封可簡族子文謐文博及諸孫璠珏开鐸皆舉進士以文學世家而訾尤有名嘗註杜詩及冷齋集

行世官至太府卿嘗言支移折變利弊甚析詔可其奏可宗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常卿文謚攝丞

幕府遼山陽流民蟻聚撫安得所嘗置義庄義塾惠其宗人官終司理獎今平湖縣東五里先是嘉

興有呂諤及二弟詢評亦相繼進士郡中甲科推盛至是魯視呂尤盛焉

常楙字長孺同魯孫舉進士調常熟尉歷臨安判

權勢柬手鞫范成獄不奉朝堂風旨悉出無辜知

廣德軍水災開倉賑饑先發後聞論貴似道及立

皇子竑嗣累遷刑部侍郎極論時事出知平江旱

饑以合得緡錢十五萬賑民奏蠲苗稅五十餘萬

鍾不入境改浙東安撫使水災蠲租請糴以賑皆

家祀之尋名為刑部侍郎無給事中封還隆國夫

人從子錄黃帝怒迄不奉命德祐初拜吏部尚書

以老疾辭專官趣入見又論皇子竑嗣進端明殿

學士舉廟堂不合以疾謁告終叅知政事

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初以父蔭

入仕後登進士第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州人

張均平報父仇坐死獄不決孟堅立辨之旱飢賑活五萬餘戶遷翰林學士承旨孟堅脩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書法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跡又善作梅花水仙蘭竹於山水尤奇世皆珍之襟度蕭爽有六朝諸賢風致時比之米南宮晚徙居崇德年九十七卒謚文簡弟孟淳嗣秀安僖王能墨竹亦有稱

皇明

丁豫字叔寬洪武初應聘至京論治道稱旨授江西按察僉事子麟工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常士昌楙之裔孫洪武中以賢良辟為雷州守水蘖自持有古循吏風娶文登隋氏舉三子卒於官隋氏携孤歸里中伯子縉生麟成化辛丑進士選兵部職方司主事轉郎中時虜寇大篩內侵畿甸震恐大司馬馬公獨倚為重凡條議奏疏皆出麟手已未緻知河南時有党雄之亂公次第削平不煩朝廷一旅陞福建方伯入覲時以不餽逆瑾逮繫錦衣衛獄旋釋晉陞應天府尹轉禮部右侍郎

龍任壽州知州亦有賢聲龍孫文烇今守楚雄府
朱侃字志剛永樂中授監察御史官至通政司左
通政嘗巡撫廣西兩督漕運政績茂著　宣廟屬
意柄用未幾卒
張寧字靖之七歲題畫龍莫點金精恐飛去之句
人已奇之景泰甲戌舉進士廷對宏博剴切受知
於少保于謙尚書姚夔諸公授禮科給事中蹇諤
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朝廷問張給
事云何英廟嘗獨召寧議事每對廷臣稱寧真給
事中吉祥石亨患之奏察其私無所得上益信任
拔掌科事會朝鮮國王與毛憐衛仇殺朝議遣使
問罪難其人亨等謂寧可使忽內批與都指揮武
忠俱既行而遼東奏兩夷方仇殺詔寧等擇進止
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遂備以行至則宣德威
示禍福東人震懾解爭遣陪臣入謝世子入學時
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成化改元疏論禱祀事
忤禮官又忤大鐺覃苞而給事中王徽劾內閣李
賢謫邊寧申救之尚書王竑薦寧與翰林岳正宜

大用賢啣之各與一郡寧至汀州先教後刑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境內利病悉罷行之民咸得所乞歸時年四十一公卿交薦卒不起閒居三年卒侍妾子女皆抱奇節事在後簡所著有蘂洲集四十卷墓在西關外順寧橋南孫嘉秀南京刑部郎中

劉泰字世亨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于物讀書窮日夜不怠詩文尤清絕釋褐簡為庶吉士拜御史嘗按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內閣

江淵竄移其官天順初復與楊瑄極論石亨擅權下詔獄幾不免易簀詩有云清白肯為兒女計疎狂魯為國家憂擲筆而逝

倪顒字廷瞻弟進士初為兵部主事持已端慎居官廉明屢考皆居最成化四年春勅使陝西調軍處置得宜事竣復命稱旨陞懷慶知府懷慶財賦累年多逋頇而境內盜賊滋蔓自涖政後逋頇悉完盜賊屏息尤以廉慎自持九年閒政理民安後擢河東運使任二年而卒

鄭延字世昌性孝友博學能文為廣東市舶提舉諸番無敢致方物白沙陳獻章贈言曰溪蠻海舶各歸去明月皛皛照芙蓉子儒泰字亨道遵化訓導生平嗜書有隱行孫曉刑部尚書

張敏字時勉曾祖景福官大理遂籍雲南敏父正領解第進士終建寧知府敏以鄉貢知蘭州虜憚威略不敢犯境知馬湖府夔盜起敏帥玀猓兵與鄢藍廖陳諸賊拒戰敗之陞綿州兵備副使鄢藍已就禽其黨廖陳輩復亂敏白總制馳一騎往撫解陳黨三萬人廖黨惡陳先歸刼陳營將并害敏敏曰我不怖死我死大兵至汝輩無噍類矣賊悟出敏敏白計總制悉平廖黨轉山西參政致仕行太僕卿弟斅舉進士刑部主事子淮以功授嘉興所鎮撫累陞蘓州衛指揮

劉瑋字公奇成化甲辰進士任行人擢御史勅督兩淮塩政兼治河南時兩浙山東水旱疏請賑䘏以塩筴餘銀全活甚衆高郵湖風濤壞舟築堤四十里沿堤別為裏河通漕至今賴之擢廣東副使

聲績益懋瑋孝友恭靖論者方之叔泰俊爽不及而端厚過之

吳昂字德翼弘治乙丑進士知宜城清約廉靖教民耕織更新建會寧庶人橫虐民結寨丁家山以拒寧謂為反宜兵之昂曰百姓畏王乃爾非反也入山喻其黨皆叩頭散去縣大飢公無儲粟昂立抽補法賑活萬餘人陞南京刑部主事以忤司寇乞歸起南武選主事陞福建按察僉事有告妻殺夫者昂疑其獄禱於神夢一小兒擾其腹昂曰殺此夫者必杜福也踪跡之果杜福與其夫賈殺而取其資捕之一鞫輒服妻不死閩人呼為神明超陞福建參政右布政又三疏得休閩人泮泣扳送之昂性和易所至皆著善政及歸如未仕儲書滿架覽究不廢或扁舟徒步混迹漁樵閒賢愚樂其可親尤究心鄉曲利害疏陳於朝所著有周禮音釋等稿

鍾梁正德甲戌進士生而聰敏釋褐授刑部主事司刑七年獄無冤滯出守濟南廉明慈肅吏畏民

懷朞月乞侍養歸都御史潘珍薦於朝復拜南昌守以肺病歸公長才達識足為公輔之器急流勇退與騷人墨士更歌互荅口不談公家之事

朱祚成化丙午舉鄉試一試禮部弗售以母老不再行晚為龍溪靖安令所著有拙齋漫稿雲谷集若干卷舉動必書以自考自警箴云不敢竊道學之名以立異不敢舍道學之實以自棄弘治中嘗脩縣志今祀鄉賢

錢琦字公良正德三年進士授盱眙縣值流賊入境琦竭力戰守邑賴以全歷南京刑部郎中陞臨江知府德政懋著以守已忤俗調思南尋乞歸置義田贍族教子萱芹舉進士裴鄉貢蔘葵薔太學孫應晉領鄉薦俱有令名人稱為世德云

許相卿海寧人後改海塩籍正德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屬　世廟新政乃疏論政令不便者數事先是中貴張銳張忠恣横法曹寘之法内降旨輕減相卿力争之又李賢以中貴張欽義子襲錦衣指揮相卿力言其非至訾上為氣驕志怠迥異初心

舉朝皆駭由是許給諫直聲震天下居一年抗疏致仕歸縣官具輿臺騶隸堅却之乃築室紫雲山中食力詠志殫思墳籍常製短簑長笠以二鶴自隨遇佳日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閭喜與田翁野叟為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為貴人輒枚袂起

嘉靖中名起不赴子聞造御史上疏論東事止礦稅兩上政府書責以盡職見者咋舌及按河西議築松山卒以直見忤左判尚嵐直聲不愧父云

余咸正德辛未進士性和易與人交不詭於俗初守沔陽不事皎察務持大體屬兵燹後民嗷嗷待喻公務在撫輯多所全活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公引渠灌泉略倣吳播種之法入覲屬吏有餽悉卻弗受隨陟夏官郎受知于喬司馬權守襄陽歲值恒暘恪修雩祀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匝測公計殲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種種惠政載之紀錄嘉靖丙戌致仕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史略啓蒙四朝聞見錄

鄭曉字窒甫嘉靖壬午鄉舉第一明年中會試授

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容谿金公屬撰次九邊圖志三十卷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巡撫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為不可不報尋以艱去家居者八年　世宗特起廢調考功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怒寖疏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世蕃遂遷尚寶司丞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諭諸所欲惡次第罷行民大悅歷陞亞卿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運道為梗公選民兵禦之於通泰諸處斬首九百餘級及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祭　世宗以公知兵特旨晉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工役者戊午改刑部尚書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舊制與分宜議不合遂忤旨落職公家居角巾布衣見者不知其為名卿卒詔復公官賜祭葵太子少保謚端簡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令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子履淳進

士履準以廕授南部主事

錢术字汝冲嘉靖癸未進士為威縣尹威人鷙悍公開誠待之修學訓士水旱捐俸倡勸得穀萬石威賴全活在任七年擢刑部主事卒之日瓶有脫粟二斗囊無遺貲後復劉姓子炊方伯孫世埏萬曆丁丑進士世教領庚子鄉薦

錢薇字懋垣嘉靖壬辰進士初任行人出使楚藩正拜坐禮却宴賜金給事禮科初効內閣費夏再論李溫再論司禮奉勅兩廣查餉精明邊方賴安及還論郭翊國及宮僚非人曰我今得死所矣討金買棺幸免歸杜門著書受徒講學海成苦於飛輓陳議當道蠲之倭寇陣亡積屍千餘舍田葬之有屯田塩法河套市舶諸議卒後追贈太常少卿祀鄉賢近又建祠特祀焉

鄭履淳字叔初端簡公子嘉靖壬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轉尚寶司丞憤宵人煬竈方正不容乃上疏言事多指斥乘輿剌城社深觸忌諱　穆廟震怒廷榜百下繫廷尉逾年始釋為民歸家杜門

軌擁一編自娛鄉人罕見其面萬曆改元起尚寶丞尋遷光祿寺少卿會有德藩之便道歸省卒于家所著有衡門等集

湯彬十歲能文童年廩於學宮為鄭端簡公高弟省大夫以下嚴重之一時鼓篋士屨常滿樞蹇場屋者三十餘年膺貢嘉靖乙卯中式南宮丙辰登進士初令廬江吏畏民懷治績報最居職方丸遷士馬殫心考覈遷河南憲方伊庶人虐焰之餘彬下車約法一切解去煩苛尤以獄市為重多所平反歸田後鄉邦推重之

馮皐謨字禹卿嘉靖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執法平反人不敢干以私尋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歷廣東布政司參議隨晉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參政所至政聲籍甚縉紳推重生平溫粹待人如和風甘雨優游林下日以詩酒自娛有先民之風焉

胡憲仲資稟豪邁才識絕人曉暢經史旁及古文詩賦從鄭端簡公游公一見奇之文日益有名庚

成登進士任比部胡虜犯順仲條陳十劄部曹壯之主政南刑有巨奸麗罪夜懷百金私仲却之竟寘諸法

平湖縣

皇明

沈琮字公禮弟珪字公貴並舉進士琮少讀悟兄弟齊名而珪稱奇童舉鄉試第一琮家居奉先事親情文俱備教子弟有儀範鄉人化之父母喪兄弟廬墓六年不茹葷詔表琮門閭琮終廣州守珪終監察御史有風裁有集若干及程朱書類讀史備遺

俞廸字允吉以歲貢任廣東都司斷事朴茂好古清操凜然諸方岳皆敬憚之九載乞休囊無一金賢不肖皆頌其清德云

馮俊字世英舉成化癸卯順天鄉試選教諭邑僻人鮮知學俊句授字解指俸資給人人自奮多以功名顯既而擢知河南獲嘉縣大瑞張永征安化所過騷然俊迎謁瑞稱嘉民力不任供億永斂容

謝長者調遂平遂平故無城流賊難作俊簡民兵
禦之與許忠節相約死封疆匿母妻山中而身率
丁壯盡地而誓人皆感奮殊死守賊知有備引去
事平當叙用而倦遊乞歸社門高臥絕跡公庭邑
人罕見其面簞瓢蔬食晏如也惆悵無華實心實
行世稱古君子云所至俱入名宦今祀鄉賢
馬暾天順初登進士任行人使山西河南四川湖
廣諸藩祇礪名節餽遺一無所受陞南京御史嚴
毅正直不避權貴行部所至百職震慴稱曰此真
驄馬御史也以直聲聞於朝今列鄉賢祠
許盛字昌世由進士歷陞雲南副使副直廉介所
至有氷蘗聲致政歸囊橐蕭然稱為清白吏今列
鄉賢祠
倪輔字良弼生而頴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天順間
由進士授吏部主事三載遷郎中剔奸革弊不避
權貴嘗奉命冊封秦楚二藩餽遺悉却歸惟圖書
數冊陞湖廣參政一介不苟治洞猺恩信所及無
不感慕卒于官士民哀思如失怙恃所著有類劇

藏稿獻存稿藏於家

馬昆字克昌進士知永新政稱卓異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終雲南參政踐履篤實有先輩典刑

屠勳字元勳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中凡諸司大獄多付之鞫讞能精明法律稱詳允僚友咸服之己遷南京大理寺丞晉少卿請差官審錄革煩例己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諸路兵備嘗奏分三路屯兵使緩急相援又增置黃花鎮營堡寶坻歲供銀魚中使因之橫索勳疏請約束之又奏罷麻峪山採礦民甚稱便己遷刑部右侍郎尋轉左會河閒戚畹與民訟田勳劾曰母后誕育其鄉而與細民爭尺寸土大非國體卒歸田於民己丁母憂服闋改左副都御史尋陞右都御史正德改元陞刑部尚書未幾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賜祭葬謚康僖著有東湖遺稿子應埈副使應坤參政應埈諭德埈子益玄封吏部主事仲律知府叔方憲副

孫謙提學副使皆成進士有令名

陸愈字抑之成化乙未進士知江都為人爽愷有才具察民隱吏弊政洽惠流築邵伯堤教民鑿溝洫興水利灌田時縣羨銀數萬多議輸于戶部愈請撫臣儲以救荒其後果大浸民賴以濟權監察御史按西蜀所至以興利除害勸學懲奸為務卒於官蜀人惜之

孫璽字朝信正德戊辰進士令興化有豪徐恩賞為千戶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莫敢先發璽廉知之薄戒宗人一二百姓乃敢告恩得其謀殺人事竟寘之法邑中為快轉楊州府貳守淮楊飢徙賑泰州全活以萬計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璽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為諜者勑旌之會　武廟南巡久次楊璽與太守蔣瑤協力調度民不知疲陞南京宗人府經歷以外艱歸服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奉

命丈皇莊草塲凡奄戚所漁奪悉歸之民招安薊州治盜及調雲南乞歸居家孝友睦族與人樂易

不為表襮兄壁伊府教授兄弟友愛樹生連理子植刑部尚書

陸淞字文東父鎜以孝聞由貢授程鄉令有惠政淞領弘治二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初宗室多越例請乞資格不行時逆瑾用事倭使宋素卿賂瑾求數入貢淞上疏謂素卿通番以邀中國漸不可長請誅之瑾怒中淞他事下獄淞不為懼累遷南光祿卿懇疏引疾致仕淞常書壁戒子弟之仕者曰財毋苟得難毋苟免居家四十年服食如寒士所著有東濱集遠遊稿子杰舉進士至工部侍郎卒贈尚書杲進士刑部主事贈侍郎棐兵部司務集吏部司務集子光儒太學生皆有淳行杲子光祖光祚皆成進士光裕光宅皆領鄉薦

沈榮字元節成化中進士授工部主事監龍江商稅力祛時弊有廉能聲知潮州府嚴通番之禁公私塩之稅未幾艱歸服除調延平所至不畏強禦歷延平臨江皆有清譽尋陞貴州參政糧運軍餉

裁制有法乃上疏乞養伯兄蚤世撫教其孤煉字劉夫登進士弱冠有聲歷任江西參議宦轍所至豪右屏息墨吏皆望風引去桃園冠勢猖獗煉以文臣兼武事以身徇難卒剿旋家居睦族信友足跡不入公門榮孫垣字子完嘉靖乙未進士授大理評事錄囚廣西出冤民七十餘人時土官饋物悉拒弗受獨取一膠槍懸之平樂公廨廣人至今謂之懸槍館後陞惠州知府政先風化教民孝弟風丕變涖任一年中瘴而卒

屠垚字文治父熙為太平同知僅以一僕自隨宦卸如僧舍垚舉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決獄明敏謝絶饋遺擢御史當武廟南巡上疏請回鑾以光聖德嗣後疏止興作全戚畏崇聖學重經筵寬重罰皆均國家大體巡廣右時猺寇方熾歲飢特甚設法糴運且增價招商禁刷禾船多所全活招降百粤捷聞　武廟特勅奬勵云經略有方多效勤勞賜之金幣陞俸一級時稱為真御史補山東副使糧運刻期竣事　世宗特賜羊酒以勞之致政歸

囊橐蕭然雅意詩書足不履郡城者三十六年今祀鄉賢兄奎亦為御史巡視江右累疏宸濠不軌有直聲官終江西參議

陸琳字文珮正德庚午領鄉薦授清河令值歲凶飢殍相望捐俸設粥全活者衆俗不事紡織乃教之遂永業焉政績卓異擢監察御史按蜀行邊風槩丕著終撫州郡守惠政視清河尤顯歸休恂飭自順不履公庭每以廉恥二字訓廸後進鄉邦重之子宓字契淵少蜚聲士林孝友備至潛心理學著有捫心錄運甓餘抄座右箴易簀時猶作歸真訣令諸孫誦山木章以瞑時稱為古君子

陸杰淞之子字元望正德甲戌進士授兵部主事武廟將南巡杰與黃鞏陸鎮伏闕極諫　廷杖四十幾絕而甦歷遷陝西鄜延兵備副使達虜大入朝命趙總兵往援逗留不進杰請罷趙總兵軍有急願以身當乃與梁遊擊督兵出戰斬首甚多虜引去陞廣東布政安南不庭　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督討杰預得安南陰事為伯溫言此可讋服

不煩用兵伯溫盡用其之策安南王莫登庸果上表請罪五嶺不至騷動遷都御史巡撫湖廣聖駕幸楚其倉卒供應若素定者　上奇其才方嚮意大用會守倫宦官寥斌貪橫甚按奏其事稍拂貳上意後斌竟敗伏法擢工部侍郎卒贈尚書今祀鄉賢

趙漢字鴻逵正德辛未進士授建昌推官廉正公明錄重囚有宽必釋不拘成案殺人匿死者務廉得其情不輕縱賢譽著聞召拜給事中童數十上

[illegible]夫者若清治源消災變辨忠邪又論劾巨璫[illegible]

敬谷大用崔文及邪佞陳洸等張孚敬秉政勢甚赫論其專職自恣及論桂翟二相出為山西參政數月致仕今祀鄉賢祠配著有漸齋集

施參字應辰正德庚午薦京闈分教饒邑以經義指南諸生擢宜春令賑饑興利搏擊權橫省茶貢費十之九民若更生宸濠之變為王公守仁應援斥諸顧望者濠卒就擒再尹桐廬尋授水部郎權稅荊南益持水檗會長子篪舉于鄉欣然挂冠歸

居鄉約已敦族週恤故舊子篚仕至僉憲簣笺並
舉鄉薦孫體信進士所授父產悉讓之弟衆共推
之
孫校字右文嘉靖壬辰進士兩喪執禮不入城市
舊居故業悉讓弟昆初主事營繕辭荊南榷稅革
諸司羨餘轉武選郎考彝章謝請謁以行已志都
閫將校挾貲憑社者悉繩以法尋以偽黃同官失
詧株連謫提廣東市舶詰沓杜釁轉同知衡州府
賑荒息訟晉南刑曹郎中風裁益勵豪右斂跡擢
四川副使出淹繫撫豪酋興農講武平徭簡賦漢
夷輯寧暇則問族禮賢橫經訓士以瘁累疏乞致
仕歸家病瘳避塵遠囂不窺公府敝廬麄食處之
恬如今祀鄉賢
馮汝弼字惟良嘉靖壬辰進士歷工科給事中劾
巨璫張時等下獄又劾太宰汪鋐怙寵不法鋐斥
弼亦出丞潛山歷陞揚州郡丞以逋稅乞歸居家
好義贍族賑饑築塘脩堰掩骸封塚種種惠澤及
民鄉人德之建懷德祠子敏功壬戌成進士生平

士宏行篤歷大參督理河道築堤有功卒於官徐
淮之人立祠祀之追贈太僕卿敏効太學生以孝
友聞著有詩文若干卷

俞咨伯字伯禮嘉靖壬辰進士歷官營繕屯田時
貴戚武定侯專橫伯奉法惟謹不少狗出守泉州
值歲飢疏請賑活者甚衆尤加意學校庠生丘有
品貧不能婚乃為捐俸娶之卒登第尋陞山西學
憲甄別不爽竟遘疾遄歸卒於家時年三十有
今祀鄉賢

孫植字斯立壘之子中嘉靖乙未進士選南比部
守備中官潘珍從子怙勢為奸利植鞫之正其罪
榜趕昕獄株連官吏三十餘人弗決植徧取案牘
總計 慈慶等宮費八十餘萬半係趕昕乾沒謫
戍疏乞終養尋居父喪哀毀鬻產治藥服闋補兵
部以資望改光祿丞歷少卿時嚴分宜柄政植獨
守正不阿以故九年不調時祠官祝釐取辦光祿
費多不經植為簿正歲省大官數十萬巨璫耿清
至以鐵人稱之擢總河道尋改少司寇達虜犯京

東　勅植守崇文門時孫少卿分守外城以調兵不至夜呼門甚亟植亟言本兵調發應之本兵楊襄毅也　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先動搖故力為調護不激成庚戌之禍植有力焉擢南掌院拜大司寇訊巨閹王采邢保張進朝獄盡法不少貸已何魏國事起下南法司植據法按之謂邦瑞居長宜嗣魏國溺愛宜罰鄭氏詭封宜追奪讖上輿論翕然時高新鄭再起以閣臣秉銓盛欲修隙於植而王給事遂希風旨疏劾奪職植歸凡十七年

日杜門屏處超然聲利之外建宗祠以聚族置義田以贍貧著家規以訓其子若孫當道交章薦起再疏乞休致仕卒之日家無餘貲僅足棺殮士民合詞呈請督學郡邑並祀鄉賢植為人外和內方鮮嗜寡慾平居溫溫抑抑若不勝衣而臨大利害輒挺然以身當之即刀鋸鼎鑊不為動事定絕口不言而人亦弗之知也大都植之問學篤實踐履不愧屋漏嘗曰惕然自警于幽獨得肆之地而毅然直行於危疑犯難之時小心謹畏於人所不知

之處而大力負荷於衆目睹彰之日蓋其平生所自誓者如此　賜謚簡肅朝論快之

趙伊字子衡弱冠舉進士始仕職方轉武選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襲附相嵩曲得上旨公爭不可遂拂衣還久之起車駕置郵關符查禁甚嚴要路嫉之遂擢廣西副使遂乞歸登萬二十年家食居半其高節如此子邦秩萬曆丁丑進士令海門清白自持均賦減成築呂四堤開鹽運河以勞瀆疾卒于官特祠祀之有遺愛錄

俞乾字一清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秉公執法勢豪犯重辟者夜懷金黃緣中貴人以請正色斥之竟致之理時分宜相傾貴溪論死公監斬西市義氣憤激忽仆地移時甦具疏乞歸衆憐其貧贐之悉不受時同僚贈以詩有直道難容宜有去狐忠自許欲無生之句抵家五月卒人與其氣節云

陸光祚字與培自幼奇穎登嘉靖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中貴戚畹奴隸竄籍者盡汰去虜犯近郊

匹馬馳矢石中籌畫時伯兄典銓引疾歸起補禮部郎建明皆大體隆慶間三疏請皇太子出閣講讀詔取光祿銀十萬抗疏止之疏復屯田通錢鈔練土著去冗耗倡節儉五事慮宗祿不支上疏請限服制開生業嚴法禁謚法卹典過濫奏為條例肅懷王無後堂叔越序乞嗣固爭不與南陵王絕周王覬獲遺貲疏請補宗室祿兩事忤柄臣出為湖廣副使柄臣罷得提學陝西校文稱得士然以是成疾卒于官祚為人公清端直孝弟篤厚嚴事伯兄如父買妾知為故家女厚遺遣還父兄置義田義塾咸翼成之今祀鄉賢

陳善道字敬夫嘉靖庚子舉人初知德安築城以備流寇諸民奸法者素警治之尋倅廬州掌錢穀不私贖金轉松江同知撫治小民嚴治逋首所創規條迄今遵守歸田二十餘載布衣蔬食不減寒素自謁選時有種秫田二頃歸而如故清節可槩見云祀鄉賢祠

陸鰲字子任九歲悟慚頓一途之旨稱為小象山

母遘病爺左腕數鑾潛入爐異香滿屋母遂愈嘉
靖戊子領鄉薦倅臨江時江盜橫甚鰲單騎諭降
而中丞吳欲勦之鰲爭不可曰不欲殺一人以媚
人中丞悟釋之時部儲使者至例有金贈鰲辭去
使者怏怏直排公闥囊橐蕭然使者嘆服而去秩
滿遷佐南康民思之祀名宦今祀鄉賢
沈弘光字子懋少發憤遊學補邑弟子試輒有聲
尋入太學編交海內名士數試弗第會父病瘍輟
業歸躬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年值兵荒以間持門
戶理更徭父賴以安常痛不及事母見手澤必泣
歲時祭盡哀厚昆弟三族朋友其最善者訓子之
法自能食能言輒為式冠則加嚴婚而益嚴閨門
之內斬如也晚悟天道元氣成于貞人心愛德歸
於正作愛正編唐樞為序而傳之封編修後足跡
不踐公府御史以幣求見不可得又常感里徭重
吏胥黠猾貧民作均平議又議立宗子法吳郡申
大學士曰俗化之弊久矣有司莫務恤民鄉大夫
莫務收族君志不用於世而所以効之鄉與其修

之家者其槩可覩矣非特達君子哉今祀鄉賢
洪烝字惟進隆慶辛未進士少警慧英敏性孝友
撫弟遺孤若已子初授陳州守造士愛民有輯治
略三十八事大都除疾苦興便宜傳解京儀馬三
百餘匹以折色代又議處河北歲派驛費省民數
千金吏治報最擢駕部副郎攝治部事曹無閣案
大司馬方公稱為通才尋晉選部郎方屬心國事
未究厥用得勞疾卒于官歿之日囊無長物人稱
為清白吏州祀名宦

陳泰来字伯符少負節氣年十九中萬曆丁丑進
士任順天府教授轉國博五年不調遂引疾歸假
滿補儀制主事疏請建儲不報遷膳部員外郎
上以大計故盡黜考功并侵冢宰冢宰力求去又
陳治亂清濁之機抗疏申救語多痛切　上大怒
謫饒平尉及辭政府復極言冢宰去留關世理亂
政府為之動容過家疾作遂卒壽不滿德人咸惜
之

陸萬垓字無畦登隆慶戊辰進士任福寧兩平倭

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權相處冷曹復上書論封
事出守蒼梧兩擒洞猺以不殺為功招撫叛夷百
萬闢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為陸父尋以滇緬大
訌當宁推才望拔之滇躬冒矢石入不毛之地下
隴川擒岳罕收叛卒聲振西南擢總閩臬首發關
白奸得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款關焉以
功開府江右一切去煩苛革問遺課農桑躬教化
築圩千頃積穀百萬兩賑大荒全活億兆有奏疏
若干卷至忘寢食竟以盡瘁歿於官　天子卹祭

贈官生平為善必慊獨知施德不蘄人戴衆所附
者埃獨避之衆所畏者埃獨嘗之自起家進士迄
開府三十年里中未嘗知有陸中丞也至其孝友
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為後學山斗事功學術一
時並著云
陸光祖字與繩以進士授濬縣令適秋潦傷稼撫
按以非時不請光祖抗疏減稅民獲甦奪內鄉王
佔田還之民封丘王私販下其奴于獄諸不減強
項吏以卓異內召時宗人緹騎帥方用事力請南

得主南祠事秩滿之京分宜招不赴因疑爲劾者
黨遂引歸丁內艱服闋起補儀部適　今上生亟
請告　廟受賀疏寢而賜　聖母寶鏹國本遂定
尋調銓曹乙丑大計引拔海忠介等皆名賢汰黜
不避貴倖人多銜之陞典屬國遂構蜚語落職萬
曆初年薦起中途心動馳歸遘父疾棘得視飯含
人稱孝感丁丑再起歷官至少司空每引義面折
江陵不合遂歸江陵卒起南少司馬晉少宰諸皆
文致江陵謂擁護功不可掩與衆相左補南司空
乞歸起南司寇改南太宰論巨璫張鯨不法狀尋
晉冢宰權貴干請一切謝絕又疏用言官忤旨乞
骸骨奉詔乘傳歸生平澹泊當塗之日門庭如水
通籍五十年強半林壑其難進易退如此卒贈太
子太保謚莊簡蔭子基忠基恕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鈳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府學生員張震雷
呂可延校正

鄉賢

崇德縣

宋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遘之孫晦徽時徙

家崇德舉進士第一金人攻汴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後得還遂為給事中改修撰出知平江乞以建康太平池鄂鎮江五郡兵連衡守江與韓世忠犄角虜必不敢渡召募敢戰練習期年京口可成強藩趙鼎稱其激昂卒不果用進徽猷閣直學士終知鄆州

徐元莫字仲欽少頴悟好學不遠千里尋師紹興辛巳入太學有文譽登丙戌進士調桐城簿繁昌尉俱以家難不赴歷婺州東陽尉溫州南監監場嚴州觀察推官公性恬退不表襮求知樓暹宦遊三十餘年怡如也子協孫炎士豪皆以特科補官莫朴字慶叔第進士有要津擬朴補內職朴力求外知臨汀子澤亦舉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墓在永新鄉從孫蒙字養正以文鳴太學京師指為東南之秀以特科拜官晚益游情翰墨詩詞清婉所著有卧馳集十卷

徐綱字希顏初為太學生柄國者方主和議綱率同志疏六事乞斬誤國賊臣宰江陰旱飢流移四

集綱條畫利害請臺郡發廩分塲便糶全活甚衆入除提轄文思院著邊防兵政十六事及史論百篇甌進忌者沮之未及行縱益以八事復上進又寢不報力丐祠倅湖州子龜年逢年皆舉進士龜年字朋老宰江寧專務德化歲飢制帥黃文昌委以荒政龜年躬走阡陌家賑人給全活甚衆嘉定間守肇慶陛辭論對剴切治郡清靜辭去父老挽留之除監察御史首言分別邪正及慎惜名器出知溫州改徽州有澹軒文集縱從兄浚字明道第進士知烏城判廬州皆有惠政二子逢遠皆進士逢字吉甫初調邵武戶曹監司辛棄疾按郡詢民隱應荅如響辟為檢法歷守常德郡羌畏懾不敢擾除湖北提舉斷遣淹囚恩澤先弟而後其子士論重之

蔡開字子明其先仙游人祖材通判平江始家崇德父熙孝感令以廉平聞開第進士宰德清值軍興征調縣為不擾及去民攀留之知邵武郡初官租石帶糴四斗備賑後為民患開請罷帶糴遇荒

輸官價視時高下俾民自糴患遂已除漕司兼知
岳州點軍營田九軍一日而畢又區畫營佃軍國
兩利改漕江西屬郡旱捐漕計以濟有畏齋集十
五卷弟闢字子正博通六經居太學以直諒號太
學御史第進士除教海陵侍從薦闢孝友累遷國
子博士陞監察御史論事慷慨首言百司欺罔及
郡縣暴斂帥將掊尅之弊又乞風厲士大夫收用
善類以為國本官終國子祭酒
陳之經字仲綸與昆季之繇之純皆舉進士之經
教德安會有邊警與諸生習兵法虜果入寇郡將
命奉檄求援夜縋城以出至鄂告宣司發兵二千
人又倍道星馳達行在所得兵符調江池益師齊
等軍赴援虜遁去陳攻守得失軍政繆戾數十事
請加賞罰以肅軍旅時皆壯之之綱字仲宏宰海
陵脩捍海堤民蒙其施之純字仲誠紹熙間作資
時朴議二十篇以進縣令奚士達請典鄉校教人
懇懇亟亟官至臨安宰
莫琮字叔方仁和人建炎亂避地崇德因家焉以

特科歷四明三山慕性行端餙恥詭隨五子元忠
若晦似之若冲若拙俱茅進士世比燕山五賓元
忠字子直知義烏歲歉勸分賑之判德安撫惠貧
民新學造士滿去人皆思之居鄉率同志合辭當
路請沒官田增學庾為養士費又謂齒尚於鄉倫
明予學歲時必造學宮習長幼之儀鄉黨尊異之
若晦字子明守宜春蠲逋舉墜後守嚴州有虎患
若晦示恩信于民虎遂遠去陞湖廣南庾提舉若
冲字子謙知安吉吳江有聲除司農簿輪對時用
事者議開邊若冲諫沮之出知岳州兵荒盜起賛
補賑發境內帖然知全州漕司檄解軍糧州處湘
源壤高易涸客舟聞裝糧絕不至若冲遂發官帑
造舟撥運率先諸郡明年靖江暴水民賴舟以濟
最聞除大理丞丐祠歸有語溪文集十卷行世
錢文字文叔吳越王裔居崇德洲錢里第進士尉
當塗有捕獲功例得進秩力辭之知萬載縣有異
政趙汝愚薦可大用不果除知循州興學校重風
俗愷悌宜民三載報治文為人言温氣和所居不

蔽風雨饘粥不給晏如也
陸竣字子高高郵人建炎初與兄塤徙崇德竣第進士教滁滁人興起於學歷秘書省校書郎倅和州議散武定軍以牧人心攝濠州時虜猖獗人情洶洶竣開示大信濠獨晏然散卒闔城至受廛者數千乃悉簡為勁兵改知和州養士厲俗脩倉浚湟功多於濠坐免歸年飢與同志為粥食飢民餘萬人用是得疾卒葬縣北六里漫塘劉宰志其墓
竣子鎮守南安
陳舜舉字元凱萊進士歷知潯州重教養清靜化民民以無擾峒寇契傍郡相戒勿犯潯州清太守邦人德之祠於學宮改知宜州民祀之如潯
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子宗建隆初入貢京師太祖器之太宗于南府置宴引弓習射中的太宗解玉帶賜之後隨忠懿王俶奉土歸朝改領白州刺史上太平錄一卷太宗賞其才授秘書監除工部侍郎
陳塏字子爽權吏部侍郎上言乞以廉恥名義轉

移世道砥礪士夫上下以實相與又言從官倣古入侍出藩制為諸路憲漕假之使名以別庶官皆不果行意氣感人喜薦士歷州郡有恩惠軍民愛戴在太平發公帑代民輸折絲帛錢五十餘萬作浮淮書堂處淮士教之其功尤偉至權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贈清敭所著有讀鑑隨筆所齋說稿墓在五社村

沈木字子謙革進士宰石城汀寇猖獗邑豪熊子開温老虎等為寇鄉導巡尉司妄指同姓者捕之木察其非是破械使捕子開等邑境遂安守真定民有以田多賦少告訐其仇者木謂東西無經界冒占者衆不可勝詰亟懲遣之有建議籍民所據官田為屯可以富國經制司委州根據株連六七百家木曰此事行則變生矣亟以前牘上之議遂寢遠民大悅

莫光朝字謙仲遂於易推明經旨舉進士益閉戶讀書工詩文知江寧以撫字稱

趙汝能字公舉系出濮邸第進士尉定海有捕海

寇功知海陵歲歉民嘯聚為亂人情洶洶汝能部勒士兵設方略擒渠魁悉散其黨知鬱林州興學造士夷方至變終知臨安府壽八十卒汝能清心寡慾而遇事剛果有仁者之勇焉

王琮字宗主錢塘人紹興初家崇德第進士官至兩浙江東漕副直龍圖閣致仕薦於孝友恩賞先弟姪而後其子子允功舉進士

陳炳字宣之嘗令上虞有西溪湖瀦水利及三鄉中廢為田叅政張綱嘗浚復勒石記其事歲久豪右擾之夏大旱民持綱所刻石請復湖豪右撓阻之炳奮曰令寧以罪謫去必不忍畏避強禦委棄三鄉民命也卒浚復之百姓歌曰前復湖張叅政後復湖陳縣令與我衣食全我命除提轄文思院炳恬退雅正居官務行所學興利除害以身任之有退菴文集十五卷

輔廣字漢卿本慶源人南渡徙崇德淳謹勤恪少讀瀛洛書慨然願學從呂祖謙游復師事朱熹與黃幹並稱偽學禁興蔡元定貶死廣獨侍熹不去

入京師居太學南集同志講學不輟堅篤信終始不渝主崇德學事以師友淵源倡率其徒嘗扁其堂曰傳貽學者稱傳貽先生所著有論孟答問六經集解詩傳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雜文子大章舉進士

趙汝愚字子直第進士歷給事中權禮部侍郎封駁論奏無虛日知成都府分諸羌以弭邊患孝宗謂其有文武才召還光宗權為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調護兩宮孝宗不豫汝愚與丞相留正請上侍疾及崩請成禮上疾不從又請憲聖太后垂簾主喪及建太子亦不許會上臨朝忽仆地汝愚憂危欲請太后旨禪位嘉王內侍關禮入見太后具述汝愚極言社稷大計許之明日乃率同列乞立嘉王為太子繫人心已得上旨汝愚復出所擬指揮以進太后悉用之以命太子太子固辭汝愚奏宜以安社稷定人心為重扶之即位大計遂定除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特進右丞相樞密使皆辭乙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韓

侃冑出内批逐熹等汝愚諫不聽求去亦不聽侃冑乃誣汝愚將不利于社稷逐之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言比者兩宮隔絶國喪無主官民幾欲解散汝愚不避殞身滅族之禍戴翊陛下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日星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乃并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太學生楊宏中等皆上表白汝愚冤悉就編置益貶汝愚于永州至衡州甍天下聞而冤之侃冑誅復汝愚元官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加封福王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進宋朝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終知靖江府嘗輯其父行實為一卷而以嘉定更化後昭雪誣枉改正史牒本末皆附見焉

程本立字原道父德剛字克柔遁書史法律兼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為陳利害成稱善戢其部衆欲奏官之以疾辭去本立洪武丙辰以明經薦為秦府引禮見　上奉天門賜馬

匹楮幣後改周府事貴戚不為詭隨被累謫雲南馬龍他即甸長官司吏目時緬夷煽亂本立單騎深入諭之諸夷感悅歸順復叛戊辰正月西平侯沐英討平之英與布政使張統議謂非本立未足以安諸夷特命為守禦本立自誓曰吾當以一死活此一方民也乃冒暑雨深入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安等地懷柔撫字約束以情凡九載夷民晏然學士董倫府尹何瑤等交薦徵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左僉都御史以大祀失從擬調江西按察副使尚纂修未行　成祖兵至壬午六月初三日與吏部尚書統等俱自盡統即前布政使也時籍本立家囊無餘貲皆嘆曰清御史所著有異

隱集墓在梧桐鄉

皇明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祖謙宋太學上舍運革不仕瓊少穎悟師同邑黃次山及會稽楊維禎元季隱居教授生徒甚盛洪武初舉明經庚戌詔預修元史同官服其史才文重京師壬子校士漸省召入

為國子助教所著有清江集行世葵禦兒鄉子翱楚府紀善翩都督府經歷翔國子學錄並以人才舉任世其家學

徐奇字仲偉舉鄉試永樂初拜御史執法不避權勢陞交趾按察副使遠人服其威信改陝西首察風俗懲姦豪民皆懷畏

姚文字敏學永樂乙未舉進士歷知慶遠猺獞處文待以至誠無不感服改袁州將代百姓願借寇仍聽守袁卒父老會哭於庭平生辛苦自持敭歷中外幾四十年一介不妄取葵南津鄉

蔡新字日新舉鄉試報父仇繫獄十年得釋知慈利縣縣隣夷獠號難治新威信兼至苗亦歸化民有被虎害者新禱城隍捕之虎遁去改知臨淄邑豪橈政新寘諸法吏民頌之

馬繼祖字紹先洪武中舉鄉薦授巴縣教諭上封事稱旨遷知巴縣改全椒以賢能被徵邑民疏留之後睢州有惠政病免

沈貴字廷臣宣德間知汝州循行田里教樹藝作

陂溉田興學養老民物阜安卒於官民為立祠

陳禮字文則舉鄉試拜戶科給事中交趾犯順禮奉命討之渠魁就縛餘黨望風乞降奏凱道卒子謨補安福知縣

呂聲字廷和其先桐廬人父恒任唐府良醫正遭聲就學于汝州守崇德沈貴貴無子嘉聲有志遂贅為壻聲因附籍補邑庠生景泰庚午領鄉薦甲戌登進士奉命往修廣東地域志謹嚴周悉凡所饋遺一毫弗取事竣除知餘干縣未赴丁內艱服闋改知進賢縣至即咨民隱規利弊興學校成禮俗任滿民相率詣臺懇留得請復任歷十有三載水蘖之操終始一轍成化辛卯以治行陞太僕寺丞上馬政五事悉見採納居官負正氣不苟合成化丁酉引疾歸行李蕭然卒年六十有九

勞玭字汝明成化丙戌第進士任戶科給事中立責不少挫以疾卒于家年五十有五

潘蕃字廷芳初姓鍾後復姓成化丙戌進士授刑

部主事歷員外郎以廉平稱嘗勘山西沁源王奏知州金澤奸事抗然以其校尉李成寘極典大監錢能鎮雲南攫金蠻部立請正法時以不附中貴出知安慶復忤權要調勑陽多惠政察知貴州政事都勻蠻叛給餉畫討師賴以濟歷陞山東湖廣布政所至旬宣茂著擢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藩等軍務因上五議請擇官守備以修邊務暫免徵解以甦民困折徵鹽課以備凶荒經理屯政以便徵納申嚴禮法以塞訟源又以松藩儲餉饒弊遂以本折二色畫限半運繕城備械練補軍伍守將弛縮者罰在蜀五載西陲晏然尋督兩廣至則極民瘼戢吏奸飭戎務鼓士氣運謀調兵征勦海南黎賊符南蛇土官岑濬豐湖十三村馬山石馬等寇大致克捷斬獲賊級萬餘其節制特嚴軍行必戒妄殺正德改元晉南京刑部尚書評讞明恕多所全活時逆瑾煽虐蕃恥俛屈累疏乞休歸日行李蕭然家居杜門謝俗足不造城府未幾逆瑾以私憾譖蕃逮赴京師隨與劉司馬大夏同謫

戍瑾伏誅詔復其官歸優游泉石者數年蕃性簡約朴素自初宦至極品一如布衣在兩廣不携家累不以軍功錄子孫清介端方人靡有及病革呼其子山謂曰吾薦承國恩愧乏寸益歿後勿乞贈恤但樹一短碣題尚書潘某之墓令子孫識其故處足矣卒年七十九嘉靖中詔遣官營墳諭祭今祀鄉賢祠墓在石門鄉廕其孫儒邳州同知

姚鵬字鳴南弘治壬戌進士授福建龍溪令持躬清正涖法精明縣有二惡横行人畏之如虎鵬至即按以法百姓安枕歲大饑出公帑賑給全活者衆陞工部主事榷稅蕪湖却其羨一不為染歷任員外郎中巡視河道督理有功商民咸利出知韶州府韶故多積弊悉為釐革老吏悚息時廣寇高快馬長朱白毛者嘯聚數千餘人勢猖獗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于朝特給令牌專委厥任甫三月遂殲渠魁餘黨悉平又有巨盜岑猛據險犯順莫敢攖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開誘圖其形勢而出以故陽明先生得以進兵除勦鵬之力居

多擢福建塩運司未及赴尋陞山東布政勞心王
事形神枯槁未五旬以疾卒
勞樟字奇材正德庚午舉于鄉清介梗直授萬年
令勸農興學剔蠹綏良以不善俯仰忤時調羅田
南陽盜發遂請築城有保障功後補新淦以按豪
猾被誣受桎公曰我手豈摭錢手乎尋得白陞贛
州同知當督木毅然請往卒於道羅田祀于名宦
張璵字叔美正德丁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中
途辭以疾祖母勉之曰忠孝一道也詎可為親[illegible]
國哉督之甚不及三年竟以直道忤權貴遂致仕
杜門掃軌啓佑後人居家三十餘年所居不蔽風
雨薄田僅供饘粥皭然不滓鄉黨敬之
周崑字孟登嘉靖癸未進士温醇簡厚篤學好古
令玉山清白自持聞羊鳴以決疑獄方伯詹澣有
靈羊記調進賢以艱歸服闋補新淦歷刑科都給
事中凡所建白不激不隨罷官盡以產讓兄自甘
清約人稱其篤行君子祀鄉賢
沈宏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武選郎中

陞廣西副使時洞猺剽亂勒兵深入有斬馘功賜白金文綺尋陞廣東廉訪使性質實謙和尤儉約自守雖貴顯一如寒士

呂炯字心文舉順天鄉試博學好脩名滿海內萬曆丁丑選揚州泰興令不兩月致仕生平好友好施予自姻黨道路耳目所及不吝周恤晚年家日落而施予如故無倦色既卒吳郡王世貞銘其墓

陸楷字子正萬曆癸酉領鄉薦屢上春官不第初授豐潤縣令興校賑窮民絕苞苴拔寃獄有循良聲歷任五載陞蘇州二守以勞瘁遘疾卒於官為人樸茂人稱為古君子伊子典萬曆丁酉舉于鄉桐鄉縣

鍾繼元字仁卿嘉靖壬戌成進士拜安福令法行恩洽邑稱大治擢比部讞獄平允不避權貴僉領南憲清屯伍整鹺政以最移楚積勞遘疾抵家卒有易竅易準易考易占易原子史雜著道德要覽羣書選要京房康節啟蒙畫前錄渾象析觀定性演義陰符經註

錢貢字時雍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嘉靖壬戌成進士授新建令邑號繁劇治之迎刃有餘僉聯稅甲建置學宮勤賑濟省驛遞聲譽大著乙丑膺內召擢南工部主事出榷蕪湖裁抑浮費以內艱歸服闋補工部郎經畫漕渠營建　穆陵加四品俸以疾請假繼補刑部郎多所平反卒于京

祁鯨字國升禔身修雅邃志于學乙卯領鄉薦一時英彥從遊者甚衆屢試春官不第鯨居鄉礪行薦紳奉為典刑每邑大夫至輒以禮見自後絕跡未嘗有私謁稱為碩德君子

陸階字允升孝友天植溫厚性成萬曆丙子領鄉薦屢上春官不第乃就羅山學博擁氊譚道捐俸給貧生却贄儀陞任石埭縣令清苦自甘德政旁洽以暴疾卒於官士民肖像立碑

附華亭縣

宋

朱諤秀州人名綬第進士哲宗御筆改名諤賜字聖與累官御史中丞嘗奏開內閣延羣臣論道如

神宗故事又請分遣使者刺舉諸道受令不行行令不盡者庶令出而朝廷尊歷禮兵吏尚書卒贈太師追封岐國公謚忠靖謚所得恩澤皆先九族及卒二子猶未祿人尤多之

柳約第進士靖康初為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後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陷郡震潰約獨保孤城境內安謐高宗嘉之擢戶部侍郎

衛膚敏字商彥第進士又舉八行科累官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金兵將大入膚敏論難不屈高宗拜右諫議大夫邢皇后父煥除待制孟太后兄忠厚除直顯謨閣學士膚敏持之曰非祖宗制也皆改職勸帝幸金陵陳守江之策官終刑部侍郎

任盡言字元受伯璹之孫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懲言路壅塞召湯鵬舉為臺官盡言投啓賀之云每媿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斲棺鵬舉以白上上始黜檜姻黨釋趙鼎子汾及李孟堅等公道大明盡言之助也淵聖

崩率縉紳為位佛宮上哀疏讀者感泣岳琦載啓
疏於程史謂其忠不忘君義不蔽奸官止淮東提
舉所著有小醜集行世
許克昌字達進士第一以有官充第二時海水決
松江新涇塘鹹水寖及嘉湖克昌請移堰入運河
以殺潮勢由是二州獲免於患官終右正言
儒林
梁
戚袞字公父塩官人武帝時策秀茂問周禮禮記
義袞敷對無遺高帝時博士宋懷芳號儒宗自魏
携儀禮禮記疏祕之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必以
吾書付戚生簡文召袞及諸儒講論次令中庶子
徐摛質難辭辨縱横諸儒懾氣袞精采自若領荅
如流撰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唐
陸元朗字德明嘉興人善言名理陳大建中集名
儒入講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倚貴
縱辨衆多下之德明獨屢奪其說陳亡歸鄉閈隋

大建中大召明經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遷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德明恥之遂移疾去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高祖釋奠召博士徐文遠等講論儒釋諸書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諸人誠辨然德明一舉輒收矣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子敦信麟德中縣左侍極檢校左相封嘉興縣子致仕終大司成敦信子齊望官至秘書少監年二十二階貂蟬齊望子灞吏部郎中灞子偪漂陽尉卒於官民祠之

宋

衛湜字正叔涇弟好古博學集禮記諸家傳註為集說凡一百六十卷上之朝官至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為櫟齋先生

方誼字宜王朱熹門人自桐廬徙居嘉禾郡城北偏熹題其齋曰希賢有林至者嘉興人亦師事熹仕為建寧教授

王用亨字子安開封人寓崇德第進士調尉益嗜

學如舉子時手抄口誦至忘寢食試宏博與倪恩爭衡高科顯仕多出其門分教襄陽以根抵之學

表率士類

俞鎮字伯貞崇德人習朱輔學為傳貽書院山長延祐間鄉薦歷建德路知事居官立身皆務實德聞人多出其門所著有脩辭稿四十二卷行世

元

張翼字翔南嘉興人篤行好古博極羣書領元鄉薦補甬東書院山長不就國初徵入禮局事竣

老賜白金遣歸所著有桂宇集

皇明

陳紹字博文弟網字簡文弟繹字思文弟緝字熙文皆以家學切磨善言名理而網尤有名元季之亂放情湖海與楊廉夫顧仲瑛輩以詩倡和有竹林集紹應聘官大理卿終山西布政使

王嘉會嘉興人洪武中薦授國子司業時太學方新諸生常數千人宋訥為祭酒與嘉會嚴立規範陶冶士類至今仰其師表

李孟璿海鹽人祖元白以賢良起家嘉興副總管清白有吏績孟璿永樂中以經明行脩被薦歷嘉興汝寧訓導所著有南庄集蒙仲璣季衡皆有文稱季衡有西溪集子孟景孟滂俱知縣

朱冕字日章嘉興人永樂間鄉貢崑山教諭經學舉業皆有師承課子弟勤而嚴以故多所成就崑山自冕為教後其徒鄭文康及葉盛輩始舉高科刻文為程至今稱善教者必曰冕尋遷鎮海衛學教授其教亦如崑山

陳善字敬佐海鹽人天資頴悟性豪邁與方洲張寧同時相伯仲銳志勤學攻古文詩詞為時稱重屢試不遇應貢卒業成均安貧自怡忘仕進心縣令李雲造門督勸成化戊戌始出就崇陽司訓未幾致仕歸求詩文者非其人雖重幣不受也人以是益高之

徐泰字子元海鹽人聰敏豪邁弘治甲子領鄉薦授桐城學諭癸酉典江右文衡得士甚多進州學正陞光澤令歸攻古文詩詞有玉池稿玉池談屬

春秋副見女學詩談海鹽志棹行
仇霧海鹽人少頴異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根極理
要十舉不苐始勉就貢授硤江教一遵胡安定教
授蘇湖遺軌士多成就其子俊卿博古好學任南
成均修海鹽志當嘉靖時海塘圮令子原叟蹈奏
部覆修築迄今頌其功不衰
顧奠少游邑庠海鹽人領鄉薦記誦閎博文詞贍
麗猶長於酌古有讀書備忘雜著都人士多出其
門其子槃癸酉領鄉薦志未及竟而卒人多惜之
李進字孟昭力學至忘寢食比長通五經尤深於
春秋博極羣書為文章春容宏贍尤工楷隸行草
母喪哀毀致眇一目不復求仕太守齊政起為郡
學訓導造士之功為多
周衢字士亨平湖人朴雅弗事華靡篤學慕古景
泰元年領鄉薦任膠州學正以禮率人訓迪無倦
諸生有衣食不給無力喪葬者出俸助之致仕歸
肆力經史所著詩文追躡古人立心行已皆可對
人言者

潘鵠字惟遠平湖人自少苦學正德丁卯領鄉薦
倅肇慶府清白持身遇事慷慨時盜賊羣聚為害
鵠悉力禦之境賴以安致仕還敝衣蔬食處之怡
然

許梧字来鳳嘉興人事父母孝父病疽籲天以身
代竟獲甦苦志博學竟不第以鄉貢司訓通州第
四子燸嘉靖庚戌成進士以其直亮足繼吾志即
疏病乞歸杜門吟咏歲賓鄉飲凡十三年通州修
志特為梧立傳第二子燿貢士生應地順天中式
任員外郎第五子爍生應達公以應達貴與爍皆
贈中大夫

支立字中夫嘉善人事母以孝闈舉鄉試歷官翰
林孔目與羅倫相友善務敦本為已之學為詩文
多有關世教語尤深於經學號支五經子高孫祿
皆貢為學博曾孫大綸舉甲戌進士

董澐字子濤海寧衛人讀書至忘寢食晚年從會
稽王陽明講學盡棄舊習人有非之者澐笑曰吾
將從吾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子毅少負穎資

暮年游邑庠及舉賢書五試春官不第授安義令
更漢陽俱稱劇邑綏以不擾乞休歸耕於海上安
貧樂道每喜陶靖節形影神釋之詩取蘇文忠水
月不變之旨所著有澉浦志

王慶字體仁秀水人徐聞令朴之子少慕文成之
學嘗負笈從唐一庵先生遊相與印證務求寔踐
年踰五十登進士就校順天日以正學訓諸生多
所開悟已陞刑部主事尋告歸居家不為請謁一
室翛然嘗語人曰學以自檢檢人則隘學以容人
自容則舛君子以為名言

呂程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真率簡易惟務讀書
既登第初授司理不樂爰書甫三日即解綬歸受
徒講學是不至公庭時人稱為南川先生

項序字克循秀水雲泉里人績學砥行隨父入京
充應天府學生累試高等與校大典書成錄入太
學歷官均陝沂三州守所至有聲而英山諭項元
滄者先為休寧訓皆能以誠意待弟子誨諭諄切
兩庠人士愛而敬之其後引年致仕弟子不遠百

邑人
王愛
呂輝
項序

上海圖書館

里送至其家

劉鐘字大聲嘉興人弱冠有聲黌序食餼資廩餘以供甘旨弟程未娶積修金與締婚居庭怡怡米鹽庋豉絕不計爾我已貢於鄉人勸之仕鐘曰我不能及親而仕今胡為五斗折腰惟杜門著書教子若孫躬修澹泊享年八十有二子振宗儒官人稱為古君子孫允繩領萬曆甲午鄉薦

施乾字一元桐鄉人少恩樸不好奚補博士弟子員試輒異等應歲薦上禮部初授懷遠司訓轉晉陵再轉濮州教授能慎取予辭析名義諸弟子瞿然顧化在濮時守相多故人一切避影無所援繫監司檄視平陰篆乾一再辭不獲輒稱疾人服其清介

朱愚字汝明嘉善人父鳳司訓興化歷官邵武教授終身澹泊自甘愚博學善詩文少負氣節嘗上書規郭縣令郭謝過且表其書於門平生議論侃侃不苟言笑後任松江府訓導不受餽遺清操凜然大類其父卒年七十有八臨終作辭世吟

王儒字汝珎嘉興人正德丙子舉于鄉素有學行
初令星子再令崇陽以艱歸服闋告改順天府學
教授北地鮮學加意造就一時弟子如嚴鉉李翥
楊君璽等俱成進士鉉居塞外徙置學傍教之後
任本郡太守極其感頌轉興山令致仕歸以詩文
自娛優游林下三十餘年

魯烈字元承平湖人事父孝待宗族有恩任吳江
訓導諸生貧者輒周之遇荒設粥救飢仍糴米百
石以助垂虹其壞捐俸修理為當道所重陞澧州
學正飄然而歸與詩文為伍於勢利淡如也生平
所置田僅六十畝官後以半分兄弟甘澹泊終身

戚元輔秀水人以春秋登嘉靖癸丑進士與弟元
弼元佐相切磋元佐亦舉進士家有世經堂輔性
質愿與世齟齬不合獨抱一經自娛官終撫州教
授遺孤淪落不偶人共惜之

沈大禮字敬叔嘉庠生平居恭默寡言笑獨嗜學
不倦聲施滿浙以鄉貢司訓上猶勤于課習期拿
諸士蔚興及卒諸生呈祀名宦刻有頌文一冊直

指羅應鶴為叙生有淳行左規右矩匪獨黌校師模亦鄉邦之刑範也課子伯龍成進士孫中虛領己卯鄉薦

朱賢字汝賢由嘉善徙居秀水幼通經術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輙高等已需貢念其儕貧老而格小阻避之使自為計越四年乃貢歷校官二十年積俸貲僅二百金有田為宗人所市持金去賢笑而弗問為焚其券蕭比部嘗從賢受經以讞獄至有大姓坐法論死行數百金求未減賢力却之蕭意圖因事以報終不得其間而別其清操類如此享年九十有七其子建侯生而敏慧齠年籍為諸生有文譽隨廩於學官為人剛方動依尺度以歲薦選寧國司訓遷六合正身軌士謝絕修脯當道重之性至孝母病徒步數十里求醫夜席藁牀下聞聲即起調漿糜進以為常及卒毀瘠踰禮晚居象齋公喪猶蒸蒸孺慕訓子廷益成進士今為南京通政司參議卒於官

徐文和嘉興人嘉靖丁酉領鄉薦任楊州管馬通

判為樸實不善逢迎論罷歸家杜門不入公府躬
耆耘耨且究心理學臨終語其子曰我死之後皇
極經世之學不傳矣親操箕子與諸子講究講畢
而逝

卜鎬字宗周秀水人髫年好學弱冠游邑庠試輒
高等問疑辨難者戶外屨常滿數奇十餘試弗售
嘉靖丙寅以歲薦補定遠訓導歷青田教諭擢教
授九江所至課諸生諄諄以聖賢事業相砥礪諸
生翕然歸之居九江甫半載惝然興蓴鱸之思當
路慰留再三會其子相任雲南參議賚捧便道迎
歸里門隨乞補封比部郎人以為奇遇云

沈英華字順伯嘉興人少讀書能文後膺歲薦不
仕以子思孝貴封尚寶司丞愈自韜晦視進賢冠
頭岑岑欲墮所過貴人多紆軫其門輒匿不與見
里亦不知其為封君云

高夢說嘉興人讀書食貧嘗為弟子都授從遊者
甚衆後以貢入京申相國延為塾寬選華亭學諭
訓育有方及歸構別業日焚香燕坐講攝生之術

儵然自適也後申為首揆而門下士位通顯登上
茅者未嘗致一尺郵人益重之所著有蕉鹿醒言
希白吟草

沈東字啓明秀水人以貢授學職操履端方篤行
率人教授諸弟子宸嚴肅具德安志中母喪歸極
其哀毀不爐不扇不踰外閫如是者數十年朝夕
焚香讀書博洽經史至老不倦確有古君子之風

周惟義字子宜嘉興人貫綜載籍刻志制舉業樞
衣請業者不遠數百里八試不售以萬曆丁丑貢

授於潛銜命[illegible]

[illegible]南還遇疾卒未竟其志顧其踐履篤
實讓兄田產舉叔喪葬拒隣婦之奔種種行誼鄉
邦重之子從龍癸酉領鄉薦

姚履道字坦之秀水人天性孝友博古善屬文弱
冠補弟子員試輒冠從游者如市食廩餼三十餘
年砥礪苦節道傍有遺金伺其主還之鄉評稱其
長者課子思仁成進士臨歿諄諄勉子思仁以忠
報國今為御史有直聲

鍾天才秀水人篤志力學每試輒冠多士從遊者

沈泰

上海圖書館藏

戶外履滿竟不第子庚陽幼潁異弱冠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授太平司理陞評事轉工部郎出守鎮江開渠溉田歲增課額以丹陽臣室被盜謫守廣德有惠政復轉北部卒于官人惜其未究云

賀道亨嘉興人賦性淳朴生平無一妄語嘉靖乙丑充鄉貢司訓將樂待士以誠非公事不見人稱為嚴師致仕歸苦節自守閉戶讀書至老弥篤年九十七而卒

高應烇嘉興人幼潁異充邑庠生試輒冠受知畢督學萬曆庚午以詩經領鄉薦四方爭延為師如松江馮時可秀水項承芳皆其門下士也屢上春官不第掌教湖州有胡瑗之風晉南雍助教隨陞博士士林推重轉貳常德以疾不赴杜門靜養及卒家徒四壁人共惜之

濮淮字大川嘉興人少時才名籍甚數奇弗售以貢任延平仙遊學博得善海忠介公居閩學時值倭亂日夜與其令擘畫城守卒得無潰載在方掌科碑記歸里延為鄉飲賓晚喜讀易豫知化期先

時告廟謝別知友從容不異生平賦詩而絕年八十五

譚諫嘉興人博學篤志以正德年貢謁選天曹時司選諫門下士也欲授以泉州判力辭之授南京漪坊孫昌言萬曆甲午解元

曾丙曾雨秀水人天性友愛奉母最孝兩以歲薦為南靖教諭得士心雨中嘉靖乙酉鄉試為國子助教力行古道獎借後進其子子唯郡廩生為人坦直善詼謔然內行淳備兄食貧悉以田宅歸之償嫠妹逋餘三百緡未及貢而卒

顧態字汝美嘉善人性孝友蔡學博嘗題曾閔遐踪冊以贈其他拒奔婦還遺金表表大節無愧古人士論高之貢授涇邑訓導以誠待士比去有嘆息泣下者歸三年卒子際明登進士讀書中秘改御史

吳儒嘉善人積學工文邑中名士多出其門我渡

陳庾重其為人貢為儀真訓導歸田十餘年閉戸
吟誦蕭然適也先十日知化期端坐以逝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鈳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嘉興縣學生員屠中孚
項復亨 校正

孝友

漢

張武由拳人武幼時父蒙爲郡掾送太守妻子還鄉至河內遇盜戰死武少長奉遺劍求父死所祭

泣瀕絶悲感傍人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尋卒

宋

衛公佐字輔之華亭人事繼母至孝族有不能婚嫁者公悉爲遣之聚書數千卷禮四方賢士教訓子弟時縣未有學捐地爲址又獨任禮殿之役熙寧末饑疫邑人賴以救療元豐中復饑民皆負稅令滿代者已至轉運使苛留使督逋負縲繫盈庭公佐悉出粟代輸之弟公亮公望並敦行義時人俱爲推重

陸埈字子應崇德人事繼母至孝與弟埈不異產從叔唐老死其母無所依收養二十年如一日埈先沒懷思不已因名其墓曰懷有益齋集十卷埈子鏕孫德輿皆舉進士德輿字載之有文名官至吏部尚書墓在縣西北六里弟文輿按察司判官宋亡歸隱

趙善應字彥遠漢王元佐之孫建炎間與其父申國不求避地崇德之洲錢遂以爲家流離感慨見

諸篇釋其詩有曰飄泊南来幾歲寒追譚往事謾心酸雲煙暮隔中原望歸折梅花忍淚看善應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宣和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頻蹙曰此豈爲樂時耶尤衰稱爲古君子陳福公題其墓曰篤行子

汝愚第進士

元

孫宣字泰然有俠氣兄弟析居並以義讓元季苗

兵將屠邑境宣獨叩軍門乞貸薛嚴義正主帥壯之乃釋不屠著有道德經註子午流註通論等書

潘應定嘉興人事母至孝母喪廬墓有白鶴翔集黃桂素華之異周伯琦榜其墓所曰雙禎

過宗一海鹽人蚤喪父獨與母居至正間張士誠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與寇遇欲殺之以身蔽母中數創賊舍而去既逸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苫服衰不變與人語輒泣下白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燕不復来

戚敬字秉肅嘉興人母病醫藥弗効割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絶再三既壅結庵墓傍伏匿其中墓産白芝五本又欲像母事之工莫能也敬伏墓號哭不已母忽見夢于工明日工肖而像焉敬奉之如生士誠陋吳將逼秀里人皆遁敬曰吾忍舍父母坟墓耶乃散貲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爲墳墓計敢希賞乎後部使者薦爲文學掾十年不調

殁近仁嘉興人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遥縣獻所著蒞政戒銘二十四篇擢廣西參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早世遺孤纍纍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托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終不復娶撫教婚嫁皆得其所鄉邦稱義焉近仁祀學宫鄉賢

嚴震字宗遠嘉興人世本儒醫震早喪母事父至孝父常患危疾震謂非藥餌可療禱于天割股肉爲羹進之父疾立愈同時有甯冠者崇德人亦割股活其祖母人並稱之

章普音嘉興縣永安鄉人父早世事母徐至孝母嘗患心疼普音即奉香路拜往普陀以禱獲覩顯應他日母復患傷寒瀕危普音割股肉爲羹以進未愈一夕割胸取肉復和粥進之母食頓愈新城吳槐者母病草焚香籲天割右股肉爲羹以進母延數日而卒嘉興縣學生員張應椿亦有是事

顧昌嘉善人母年八十餘苦下痢昌日就里中真武祠祈禱願以身代母病日甚乃操刀入祠剖胸探其心不得割傷膜爲羹進母時母以數日不食聞羹香欲食食之頓愈

崔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氏更里人桑慎從戍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慎歿永求歸母所司不可永哀請于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永

竟以寒疾死江西布政使茹大素塟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沈壽康字原懋海鹽人早歲爲州吏養親至孝親歿塟祭如禮廬墓敝衣菲食終身焉晚習經學有解悟信道甚篤識度絕人南臺論薦官之不就洪武初知縣王文表其村曰孝隱

夏正字時寅海鹽人性孝友親歿廬墓事其兄宗如父鄉里稱之

童輝字景文海鹽人鎮江府經歷毋蚤世事父孝養備至年已老猶戀戀如嬰兒鄉黨稱孝焉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服除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母心父卧病鄰火及卧所扶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父歿廬墓終喪知府鄭登高勘覈上聞未報而卒

鄒昊嘉善人母老失明日夜籲天後數年復明鄉里異傳其事

夏瑺海鹽人幼喪父事母至孝母患痼疾醫不能

療割股以進得愈知縣李頎旌其門

顧薇海鹽人性至孝童時父母有小疾即憂形于色湯藥必嘗年十八母李故衰慟頓絕良久乃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號呼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大驚比隣失火將延及伏棺慟哭火回棺卒無恙又繼母盛不善視薇薇事之如李不少違母卒化爲慈人稱爲顧孝子

仇必達弟必顯奉化人國初隨舅氏戍海寧與兄武昂季弟必侃同居爨相友愛內外無間言里人匾其居曰和樂堂必顯道遇殍骸白必達殮之隨施棺以殮鑿路井五十以濟渴正統七年官軍杜忠等戰溺沈家門七日不食必顯捐粟募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

周玭嘉善人景泰中兄當戍五開玭年十七慨然請代父兄不許有司亦難之玭曰家貧役重非兄侍養莫慰親心請益力官不能奪既之戍業裕嗣昌人以爲友愛所致

陳源字本深海塩人性孝友好施父遺盡讓之兄弟成化壬辰歲大稔爲粥以食饑者好納四方遊士戶屨恒滿詔賜壽官粟帛

徐藻字子潔司訓縉子本海庠生痛父縉罹倭毒具奏召集鄉兵滅賊以雪父冤得旨名曰忠孝軍作消沈庄俱有戰功軍門優奬

沈槩字一之嘉善人勵志餘姚非禮不動事父母竭盡孝養居喪蔬食三年卧起不離于次家居考定四禮多取文公家禮爲則而尤嚴于喪祭一時稱其好古執禮在邑庠當貢輒讓其友最後貢至京遥拜江西布政司都事有古人風今祀鄉賢

凌孝子失其名嘉善人永樂中南豬冠父以典稅被誣逮繫京師孝子號慟上書明父非辜遂得釋水陸風雨備嘗艱苦遂以是殞人共惜之

鄒昊嘉善人母年七十因夫祖故哀慟喪明昊延醫治之不愈朝夕禱祝祈以身代俄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人謂之孝感云

莫藏宇用行海鹽人博涉能詩性孝母卧病父又

患疽瀕死皆刲股療之所著有珮觿稿詠史詩素
軒藁五音字書辯訛
周文忠字德茂崇德人性孝友兄遭寇掠躬急其
難母胡氏疾甚多方救藥弗效乃籲天潛割股和
藥以進親疾隨愈其他賑饑施棺修橋鑿井尤多
義舉孫塤建百歲堂以奉享年百有三歲而終
陳昺秀水人事母沈盡孝母遘危疾晨夕奉藥褁
侍牀褥間母忽思食鯉乃早起循溪岸行俄聞魚
躍聲解衣入水得巨魚為羹奉母疾尋愈迨居喪
廬墓三年以誕晨祀母有一雁從天而下舒頸鼓
翼馴擾庭中里人繪二異圖咏歌之具姚公綬傳
後子孫多馴行孝謹九德甲子順天中式令潛江
縣一德生子懿典今為編修一德亦膺褒封焉
竇卿秀水人德藩典寶素以孝聞嘉靖間部使者
下郡邑旌其門父嘗病足癰卿躬浣拭舐吮時時
背負行母患脾虛急走叢祠密禱乞減齡益親筭
父母並享年九十
沈璧秀水人正德間應詔輸粟助邊授千戶兄弟

五人最友善迨析產體父意推腴受瘠伯兄長鄉賦勞憊請以身代役季弟遭回祿即與築居比歿撫其孤給薪水事載錢薇誌中

節義

晉

李祥海鹽人隆安中從內史袁崧築滬瀆壘禦孫恩崧為賊害祥突白刃收崧歸壘時皆義之

五代

薛仁德吳中戎府右職倜儻好施為蘇州中令官誥使自郊勞迄祖餞賜遺禮幣一萬餘緡禮畢還府過崇德堰見牽船人多荷藁薛驚異會令佐來謁因問之對曰崇德當驛路衝要所逋秋稅甚多堰後夫皆是物也薛曰今夕試與考覈簿籍實欠幾何明日艤舟相待令佐侵晨具籍呈之所欠九千七百餘緡薛欣然命從者閱視橐裝幾及其數捐舟送縣空載而去

宋

殷澄字公源華亭人家富好施每大雨雪載薪米

救寒餒又置棺槥濟人人目為殺佛子澄性介特生平無宿諾見義勇為元兵壓境澄猶保聚未下元將楊掃地者大怒命屠其境澄伏劒扣軍門曰民猶水也水順則流逆則激民順則從逆則亂今將軍不廣好生之德施不殺之威顧欲盡勦斯民乎楊怒欲斬澄屬聲曰即殺一人活千萬人死安足惜辭氣益壯楊感悟一境獲全丞相伯顏聞而義之授澄軍民都揔管使守其地澄曰大宋之臣吾以親故不與俱臣乃獨不能逸乎遂野服放浪

九峯三泖稱泖南浪翁云

衛謙字山甫華亭人第進士調丞未行而元師及境童樞密聞謙邀與語奇之版授龍溪尹辭不就有鹽丁以妖煽掠海上分守千戶沙全誣邑民反側將勒兵殲之謙詣全開譬以身為質兵遂寢又舉謙為温州路治中復辭立義庄義塾惠教鄉族所著有讀易管見三十卷子德加字默禮閉戶讀書不就辟舉妻巳不再娶獨居三十年至正間盜起州里解散德加獨守祠墓不去盜義之不加害

張仲淳秀州人以文行知名居鄉教授好周人之急務行陰德不求人知偶一商疾薦投仲淳問其姓名鄉里言訖遂斃裝有十金仲淳自為具棺斂召其子護喪持金歸復捐貲經紀其塋事一夕憂死者謝仲淳云蒙公厚德無能結草公今生貴子矣已而生子師中舉進士為館職終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

陶菊隱嘉興人佚其名德祐末元兵南下菊隱聞勤王之詔散家財招集義兵以拒元謁文丞相于軍宋亡遺士流寓者多以為依戒子孫勿仕元當時同邑有趙孟僩華亭有殷澄稱秀州三義

戴光遠字君實嘉興白牛鎮人鎮遠郡縣學校不立光遠乃辟地三十畝為殿宇學舍四十餘楹置師聚生徒百五十輩延名儒黃玠主之自是鎮人始知學

顧德玉字潤之嘉興人從寧國教授俞長孺遊長孺有道士然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予杭德玉侍湯藥情猶父子醫為感動弗受謝令我行且老

必寧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德玉既死德玉歛于家哀絰就位邦人士為德玉来吊德玉荅拜墾海鹽歲時享祀惟謹

劉儼字敬先真定人父貞宦海鹽遂占籍焉儼博學善詩文娶瞽婦終身愛敬如賓門人蕭某貧卻其贄又恒周之友人沈德常死無所歸儼止田三畝鬻以墾焉

元

濮鑑字明之桐鄉人大德丁未大水淹禾鄉民苦饑鑑捐米千餘石以食饑者所活甚衆有司上其事給授冨陽稅務官加將仕郎

吳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徙居嘉善元至元間為管軍千戶鐃贊好施與嘗捐田二頃建塾延師以淑鄉之後進燕訪使奏聞表其門曰義士

俞庸字子中嘉興人為平江路推官年饑穀貴流殍塞塗憲府檄庸董倉庾賑給全活數萬淮兵壓境庸廣募勇士鑰守盤門郡僚高安等謂庸盡不俱

先民逋逃不顧義與恩耶高安持鐵簡擊庸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庸未甦被擒置諸馬下頃之甦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淞久之太府知其人將授以爵謝之曰吳門之役吾有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負面授他命見天日乎因憤病卒年四十五

皇明

楊任嘉興人母張氏初生任有胡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於刑耳任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

陸琦字文珞汾湖人宣德中父坦將建學宮不果而歿琦承父命獻隙地復建義塾於汾湖之陰學士曾鶴齡為記

劉鳳字累儀曾祖恂大梁人任海鹽學諭因家鹽

之陶涇鳳見沈家門水軍遇颶風有溺者每更番鳳憫之具疏上奏　朝廷下議責居民能保百年無事否鳳乃大置酒會隣里姻族曰吾願以百口保之詒有事請伏辜咸諾遂覆　奏准罷沈家門之後但立堡增戍以防不虞後因子泰貴贈御史

孫琦亦第進士科第相仍不絕云

陸宗秀平湖人宋樞密副使旋吉九世孫為人敦朴有至行與弟宗達宗俊友愛甚篤人比之楊椿泮兄弟永樂甲辰應賢良詔徵至京會　仁廟新御極宗秀方巾布袍引見　上異其禮貌從容命進屐前問曰如何則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　皇帝親賢納善大臣秉公持正自然太平　上悅曰好言語公卿悚然留京師數日以疾辭　賜寶鈔銀幣還正統五年歲饑宗秀傾家出粟麥助賑事聞　賜敕褒奬表其門曰尚義之門棹楔至今存焉時有孫佐鍾鳴遠陸國平潘璧俱平湖人王全顏小童王顯保俱桐鄉人各出穀麥二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　朝廷勞以羊酒旌為義民復其

家三年其勑語俱與宗秀同子珪字廷玉景泰六年饑疫明年饑益甚珪與弟瓘瑜瑾共出穀五千餘斛以賑有司上其事　詔授珪迪功郎兄弟四人皆賜宴光禄珪以德義著於鄉鄉人有不平事皆就之取直不至官府邑初建學珪與沈氏共任之既成縣令酧酒祝曰願爾兩家世世衣冠弗絶也其後陸之孫淞沈之孫瑋俱發解

張瑤字朝貢嘉興人舉鄉薦性孝友其妻以疾不悅於姑姑欲出之瑤心知其無罪令歸依母氏終身不娶與兄同孝養内外無間言屢上春官不第遂隱居杜門衣食不給恬如也郡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過咨論政事瑤未嘗干以私率無以殮徐為具禮葬之

沈本秀水人世居邑之永樂里積纖起家郡邑舉為萬石長守法奉公無侵漁正統辛酉歲饑有詔勸富民賑貸本首輸粟五千斛旌爲義民表宅里永錢閘寇猖獗郡守帥民兵往禦之本毅然偕行無難色景泰癸酉募富民納粟以實邊本以白粒

數百斛應詔將上道疾作屬子淳代往其輕財尚義至老不衰

吳淞字秀東秀水人舉嘉靖丙午鄉試數上公車不第選知靖州能戢苗獠使同編戶輸稅會山水又躬令人置筏湍未渡者州人德之貳守九江時湖口關值水衝商舶多壞淞曰寧算錐刀而傷民命乎請于觀風使者議革之商大稱便已遷福建鹽運使同知引年歸為人朴茂恂恂仁厚長者性不事封殖而於族黨貧乏尤好施無倦歸田後延不躡公庭志操澹如也里中咸高其誼云

陶廷錦字公重前名萬鈞秀水人嘉靖壬子舉于鄉孝友天植清介自持有隱行友人坐事逮捕暮夜持數百金授之且示以無還期立為封緘授婦其後友人事雪舉囊歸封緘宛然族兄鑰死無適為後者戚里欲立其子力辭割腴田四百畝為食貧計竟不受已任饒州司理陞鎮江府通判俱以廉能稱卒于家子涇中萬曆戊子領鄉薦

夏雷秀水人有叔壁客姑蘇餘三十年垂槨而歸病不起為治殯斂既瘥微知吳人有巧覓壁貲者索歸悉畀其叔母張氏無隱息故人樂松為怨家所搆往来居間費數百緡松家至今尸祝之隣有少婦窺雷獨寢以餘桃啖之面發赤流汗脫身走晚被雄額賜童服里人以為榮子曰蔡句容邑令徐瓚嘉興人以功曹任廣東海陽巡檢職瘥會當開礦聞父喪賈人饋之百金冀緩須臾行可亟發獲倍利瓚卻之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吾豈以百金喪名節哉遂奔喪歸濱海人高其義為立卻金碑孫學尚學曾曾孫必達皆貴顯

馬呈圖海寧衛指揮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倭犯海鹽新塘嘴呈圖隨統本衛駐軍李咬住等協同把總王應麟奮勇攻擊生擒真倭二十四名次年四月初一日倭首八大王等自青村盤岸流突金山白沙灣向南刼殺所犯官軍俱經褫敗呈圖提兵出城與賊鏖戰軍潰呈圖直入賊圍身被三十餘創殞絶今祀英烈祠

姚弘海寧衛指揮僉事嘉靖三十二年倭寇侵境督軍防勦屢獲戰功至三十三年九月與賊遇殺賊四十餘賊潰奔弘奮勇殺入賊巢被賊鎚死督撫題奉仍祀英烈祠

釆煉海寧衛指揮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倭寇海鹽馬呈圖先馳煉往策應兵潰煉奮不顧猶自血戰而死今祀英烈祠

滿朝海寧衛指揮嘉靖癸丑年間倭酋八大王擁衆由金山潛踰梁庄朝率千戶王繼隆等追[illegible]與賊對敵朝斬倭寇一名不料賊匿廟中突出[illegible]朝殺死今祀英烈祠

徐行健海寧衛指揮嘉靖三十二年身經二十餘戰斬倭首三百餘顆生擒倭拾餘名後被殺死今祀英烈祠

李元律海寧衛指揮嘉靖三十三年倭奴入寇奉調領兵防守富陽等處擒斬倭賊十一名復追戰於益家堰地方充鋒陣亡今祀英烈祠

文苑

嚴忌本莊姓

漢

嚴忌本莊姓避明帝諱稱嚴由拳人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遇明主而遭暗世乃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曰哀時命遭景帝不好辭賦無所得志聞梁孝王右文通賓客乃往歩入梁受知孝王與鄒陽枚乘俱見尊重而忌名尤甚世稱嚴夫子墓今在秀水新城鎮族子助郡舉賢良對策武帝善之擢中大夫帝務開邊屢舉賢文學令助等與公孫弘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而助獨親幸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不及也建元三年閩粵圍東甌詔助待節發兵救之助風諭南粵遣其子入侍又併諭淮南王發兵臨粵帝益賢助問所欲拜會稽太守久之不聞問乃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聞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助上書稱謝詔留侍中後淮南王反以助嘗受賂遺帝意薄其罪御史大夫張湯論殺之歸葬由拳在今天寧閣後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家業常賣薪給食負薪行歌讀書歌謳之其妻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疾歌妻羞之逐求去已而買臣詣長安上書是時同邑嚴助已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楚辭帝甚悅之亦拜為中大夫與助俱侍中俾難詘丞相弘時東粵數反覆買臣言發兵浮海可席卷破滅乃拜為會稽太守居郡歲餘將兵擊破東粵帝壯其功徵為主爵都尉坐事免復起為丞相長史與御史大夫湯有怨告湯陰事湯自殺買臣歸葬故里墓在今府城東四里七子山衙官至右扶風

晉

陸機字士衡抗之子少有異才服膺儒術抗卒領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吳亡退居靜學太康末與弟雲及顧榮俱入洛人號三俊機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禮如舊謂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恨其多太傅楊駿辟為祭酒累遷太子洗馬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

中郎為趙王倫相國參軍預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被譖為穎所殺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冠絕當世所著文三百餘篇有集十卷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弟雲字士龍六歲能文與機齊名號二陸吳尚書廣陵閔鴻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入洛刺史周浚召為從事曰今之顏子也補浚儀令稱神明畫像祀之歷清河內史大將軍右司馬與兄機同遇害所著文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集凡十卷機在洛嘗著懷土賦以見志及與諸昆弟相贈荅詞旨悲愴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徙海鹽寶勤學博識好陰陽術數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中侯中興後領國史累遷散騎常侍著晉紀三十卷稱良史又著春秋左氏義外傳註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寶始不信鬼神著無鬼論後見所殉父婢十餘年不死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記三十卷劉惔以

為兒之董狐

梁

到洽父坦齋海鹽人洽年十八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朏文章盛于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朏為吏部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距絕遂築室巖阿幽居若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于旧舍見之歎曰此子目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高祖召為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沈洽從弟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幣與陸倕對掌東宮管記普通元年入為吏部郎請托不行遷御史中丞殫糾無所顧望號為勁直

陳

顧野王字希馮海鹽人朱之後家東顧亭湖祖子喬父烜俱有儒術野王七歲讀五經知大旨九歲制日賦領軍朱异奇之十二歲隨父建安撰建安地記及長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

侯蠶篆奇字圖畫無所不通父卒憂毀不勝喪閉
侯景亂遂募兵援都天嘉中仕至黃門侍郎光祿
卿卒贈祕書監右軍將軍所撰玉篇輿地志各三
十卷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略一百卷
國史傳二百卷皆未就子安饒鴻臚卿

顧越字允南鹽官人祖道望父仲戚家世儒學越
少孤勵精博極微奧兼工文藻除五經博士朝廷
疑義多所取決越以宮僚未盡時彥宣帝且有奪
宗之心疏言太子天下本養善春宮輔弼丞梁未
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蕪潔正人當使晨進夕論
則非僻無從而入屬帝拜越散騎常侍兼中書舍
人黃門侍郎所著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
十餘卷詩頌碑志牋表二百餘篇

唐

顧況字逋翁海鹽人居橫山善屬文工畫至德二
載進士與柳渾遊渾秉政不舉況又與李泌善泌
相亦不舉久之稍遷著作佐郎為有司所排貶饒
州司戶累歲脫縻無復北意結廬茅山號華陽真

逸壽九十卒有集十五卷皇甫湜序之子非熊讀書一覽成誦好辨說氣酸凌轢為衆所仰久不第然名在朝野長慶中放牓非熊復下第穆宗怪之詔有司進所試追牓勅賜及第大中間歷盱眙尉慕父風棄官亦隱苕山或傳非熊得長生術云

宋

謝炎字化南嘉興人為文慕韓柳與盧頎齊名頎巽懦炎勁急反相厚善時稱盧謝端拱初舉進士補昭應主簿徒伊闕連知華容公安有集二十卷呂渭老字聖求嘉興人有文行宣和末為朝士有集行世

李如篪字季牖崇德人博學多文所著有東園叢說晚以特科補官

呂仲庚字申伯嘉興人績學能文第進士官至大理正所著有九山集

元

張伯淳字師道崇德人少舉童子科與趙孟頫為中表人品亦相望後以孟頫薦入見世祖問冗官

風憲鹽莢楮幣伯淳對皆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謁告歸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嘉縣西北一十七里孫畑武康縣尹築渠堰禦水患民賴其功終湖州知府

朱炎崇德人五歲誦詩書七歲能作韻語十歲屬文及長博極群書有重名傷元亂隱居終身

皇明

江漢字朝宗會稽人有文行元季嘗客吳中經崇德濮氏延為上客留數載洪武初召為翰林院編修嘗應制賦詩賜緋袍後請老仍居濮院

周鼎字伯器嘉善人少警敏書一覽輒成誦既長以文學知名時有尚書金公征閩寇過嘉興鼎以布衣謁見金大奇之辟置幕府預參籌畫號令文符皆主之當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抑授沐陽縣典史未幾淮民饑奏請賑濟忤當道意遂罷歸鼎為文嚴整峭厲授筆立就尤工於詩浙西文士淵藪猶推鼎絶句為江南獨步一時學者多宗之所著有主苴集十卷行世

周澤字天雨嘉善人博學有才為文清婉詩亦工緻雖不多作每一言出人競膾炙之成化癸卯領浙江鄉薦第一登進士任襄陽府推官三年獄無寃滯陸福州府同知尋轉贛州卒

范言字孔嘉秀水人嘉靖丙戌進士居官阻抑自蒲圻令改學博歷國子監丞陸大理府同知致仕言博綜經史善屬文里中以為嚆矢時比部彭輅以文辭相頡頏范宗韓歐有體裁彭閎肆綺麗出入史漢兩家各負氣不相下說者謂范駑謹乏彭文肆質贏落拓不羈卒貧困以老言所著有菁陽集

湯日新字懋昭秀水人髫年銳志為諸子儒時藝爾雅膾炙海內嘉靖庚戌魁南宮所至勤經問業户屨常滿宰分宜有惠政邑人貌祀之累陸兵科都給事中多所建畫然性醇謹弗敢甚引當否仕至通政以自陳免歸

郁天民字玄仲嘉善人性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督學五清劉公擢冠八學後厭薄舉子業肆力於古

文詞為詩援筆立就博極羣書於國家典故尤習著述頗富

項元淇字子瞻秀水人生有至性狷介寡儔不治家人生產居恒博學嗜古於書無所不窺工詩詞尤好臨摹古法善草聖每遊戲翰墨尺幅數行人競寶之嘗以贊拜上林丞非其好也遭內艱歸墓田丙舍率歲食貧親知貴顯或遺之卻弗受時與騷人衲子往來唱和譚名理蓋超超玄箸云季弟元汴博物好古尤精繪事家藏丹青墨跡每欣然意得輒摹臨題咏其間自命墨林山人

劉杰字季俊海鹽人幼頴敏讀書過目成誦初學禮於許伯全復受尚書于邵宏譽後棄舉子業專意學古通聲律書數長于詩文成化改元徵杰修英宗實錄晚年著作煥然德器淳雅卓為鄉士夫儀矩

沈爚字世明嘉善人性端嚴嗜學鄉舉後跡不入公府亦不事家人生業再上公車允道路費悉謝弟受家居動遵古禮日闔戶手一編伊吾不輟與

弟炤相友善所著石聯遺稿行世子士立亦能詩

武功

五代

高彥海鹽人事吳越錢氏征討有功奏授湖州刺史性淳厚政務簡便後復領婺州刺史

朱行先字蘊之海鹽人猿臂燕頷嘗從吳越征討累功歷檢校尚書右僕射佐正匡國功臣

梁

趙伯超嘉興人太清二年吳郡信義郡為侯景所陷餘郡縣皆望風披靡伯超守錢唐其城堅不可拔

宋

王子武宣和初為統軍睦寇方臘作亂橫行州邑殺平民二百餘萬莫敢挫其鋒來攻秀州陳于城南未一舍衆六萬號十萬子武與郡守宋昭年以邑城孤軍當之斬首五千築京觀五賊乃退據臨安不敢北向以窺江淮者由子武之功能遏之也

輔達本慶源人南渡家崇德有勇略屢立戰功紹

興末樞密葉審言視師江上集諸將問計請擒爪州達以為非計力陳萬全之策不從已而王師果敗如達所料乾道中任後軍統制以戰圖進孝宗問屯田事宜達以笏就地指畫上曰欲以邊郡處鄉能勝任否對曰當以家法治之上問何謂家法達對曰保安軍民愛惜財賦上嘉之除知泰州

皇明

李文榮嘉善人歷北平太僕寺寺丞謫戍北平遇靖難以守城擢江西參議賜以奉天征討鐵牌一命部內冠發隨宜誅勦既而入覲賜襲衣致仕

楊真義崇德人洪武初由軍校以討張士誠功陞錦衣衛指揮

彭程海寧衛指揮僉事素負膽畧知天文正統間隨征閩寇鄧茂七景泰間從征浙寇葉宗留累立戰功陞指揮同知

滿正海寧衛左所正千戶正德間解軍器之京遇寇奮勇射退次滄州首寇劉六劉七臨境守臣欲

遁正激以忠義適胡世寧行次正遂協守與寇持八晝夜寇不能犯尚書張縉疏正功後從征開常深入被害贈明威將軍子潮隆指揮僉事

陶炳海寧衛左所百戶高談善射正德初蘭錡閒一劒酹冲隨擊將才從征開常累征蔡六二王浩八陳邦四俘獲甚夥隆正千戶乃顏其堂曰瑞劒呂糖崇德人正德間由錦衣衛校尉以捕盜功歷隆副千戶

楊昇由小旗立功隆授羽林衛指揮世襲

張淮太僕張敏之子倜儻有大畧正德間蜀寇猖獗太僕兵備利綿有廖麻之難將軍聞變馳入願與父同死侃侃陳利害賊壯而出之後數從太僕軍中戰通江門鎮有斬獲功別從延綏叅將張鳳征倒塔兒等處斬首虜四人時內閣楊公一清行邊甚器重之授嘉興所正千戶例進蘇州衛指揮同知嘗建會龍橋以鎖郡城諸水有關風氣云

金冊嘉善人卜居秀水少為諸生喜談淮陰雖陽事已坐詿誤當立功遂棄而學武龍韜虎鈐無所

不窺尤精蓍數能筭計見效會島夷內訌賈勇先登制府檄為間諜嘗從戚大將軍行間多所俘獲累軍功官至叅將已居家穆然儒雅不知其為故帥云

陳文治嘗為府吏坐舞文因棄桑梓奮跡行伍官至總兵歷漁陽上谷間捕斬首虜有功其後虜闌入弗及收保上功幕府不中率卒被劾瘦死請室朱先原籍秀水讀書不成棄學劒膂力膽氣千人辟易有封狼居胥意嘉靖間胡少保懸賞格購倭首先所手刃凡數十盡以其首級獻而曰丈夫意在立功何以賞為胡公奇而用之歷疆場凡四十年累官總兵絕聲伎之好亦不置田宅園圃輕裘緩帶有古儒將風

馬繼武呈圖子父沒之後每以父讐未報為恨萬曆八年四月內有倭船泊岸繼武親督官兵戰於西磯海洋犁沉倭船生擒倭奴一十名親斬酋首徭戍郎首級壹顆又於大陳洋岐外生擒倭奴二名斬首一十七顆師旋松門設父呈圖神位集前

後倭首列祭於前慟哭再拜以報父歿之仇移鎮江南地方副總兵官佐督撫周繼平劉汝國亂累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提督大教場水陸官兵總理備倭等務卒于官

嘉興府志第二十一卷終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釿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嘉興縣學生員胡曦 戴元鎔 校正

隱逸

晉

韓績字興齊其先廣陵人避亂居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

當世東士並宗敬之司徒王導辟為掾不就會稽內史孔愉疏薦詔安車束帛徵之不起卒于家

何準字幼尊廬江灊人穆章后父也寓家海鹽弱冠知名州郡交辟不就兄克驃騎令準仕對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蓋準第五也克後居宰輔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與外事徵拜散騎郎卒不就後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加晉興侯子惔以非父志表辭不受

齊

顧歡字景怡鹽官人六歲時父使驅雀田中歡因作黃雀賦不復顧雀食稻過半貧無所受業竊聽鄰人讀書悉記不遺傳吳興邵元之經學開館受徒常百餘人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次太祖踐祚迎歡稱山谷臣顧歡表曰道德綱也物勢目也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則率土之賜臣志盡幽深無與勞勢請即辭帝賜麈尾素琴有文義三十卷

宋

謝國光字觀夫華亭人咸淳間對策春官言時事剴切主司畏賈似道不使登第補太學生代革不仕元治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賢或薦國光輒杜門稱疾以經史自娛及卒遺命題其墓曰安節謝國光之墓

董鎮字仲貞海鹽人深於經術有用世之志值元亂遂隱海寧泉山

張祿光嘉興人市居讀易一目時明窓幽乃用蓬

熨眼且熨且讀遂超然有得見黃晁仲黃曰劉師卦初長子帥師二弟輿尸三在師中吉極分晓光曰作如此說宜其易也乃削簡盈箱布算縱橫所謂八陣圖五花陣諸法無一不出于此晁仲駭服

元

衛富益華亭人尚書仲達之後徙居崇德宋亡日夜悲泣設壇為文祭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詞極哀愴聞者無不墮淚嘗從許謙董游許卒以義制服有司數薦之以世受宋恩不出創白社書院講

學訓後壽九十六而卒門人謚曰正節先生

陸正字行正海鹽人今屬平湖正博學篤行通律呂象數之學舊名唐輔宋亡與族父霆龍以家世宋臣矢不仕元遂更名正御史數薦之不起隱居教授其學以慎獨存心為要所著有正學編學律考七經補註至治三年卒門人謚為靖獻先生立書院于陳山奉祀

黃玠字伯成與趙孟頫遊尤與黃澤善平生慕郭林宗黃叔度陶淵明之風不喜儲蓄有輒貸人晚值兵亂益貧困處之泰然為詩冲淡夷曠後家弁山小隱吟錄知非舊稿唐詩選纂韻錄行世

吳鎮字仲珪性高介善畫山水竹石題詩其上時號為三絶富室求之多不得惟贈貧士使取直焉自號梅花道人其兄原璋嘗從毘陵柳天驥講天人性命之學而仲珪亦嘗以易數設肆武川推人休咎言多警世有嚴君平之風

皇明

沈啓隆字昌甫其父漁隱公居吳興勝國之季一

朝棄妻子跳之五湖隆遂徙嘉興郡城之東水南有園常吟嘯其中自號南園居士後徙思賢鄉諮達好施多建梵宇黎川羅漢寺肖貌于大士之側萬曆中松陵令江鍾廉有記叔子禮仍處舊廬構有草亭玉峯夏太常景圖其亭勝并頗東郭草亭四字鐫二石以傳

孫固字以貞雅致恬曠讀書談道辟署蓼亭縣學事與楊鐵崖陶南村友善嘗自扁其齋曰聽雪胡祭酒嚴為之記著有聽雪齋稿以玄孫植貴贈尚

書

徐晟海鹽人性資頴敏經史墳典靡不周覽與朱祚俱以博洽稱王大綵衡按海上命取韻府考事得之眉間註云出漢傷詢知晟命延入禮敬之問漢書數事詳對無失稱曰徐漢書所著有左傳摘事燕石存稿

沈鍥字大威少頴敏通經傳以父獨持門戶迺棄去舉子業為父任勞暇則輒取諸經史百家語誦之父命受辟藩司嘗丞七家嶺非其好也至官僅

閱月得父書輒嘆曰古稱啖日又云以道養親老矣吾寧繫斗粟為遂解官歸平生重然諾慎取與與人交無訑辭讇容恂恂相下犯之不校有過每諷之使改隱不以言鄉稱長者年及耆即屏家政時泛舟湖上與諸長老為會觴詠優游晚謝客樓居二十年室無長物凝然終日內藏其精若常觀於其徼綿綿若存類古之知道者焉伯子光華仲子英華皆以文學有聲庠校孫思孝舉進士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

項鐈秀水人太學生禔身節儉甘澹泊居恒謝客讀書課子元濂領鄉薦偕計鐈與俱族人宦京師者強之謁選授閩藩都事曰吾少無宦情焉用此桎梏為也遂投檄而歸惟杜門株守以天年終

郁泰初名從周自幼神骨清爽嘗闔門靜坐時時吟咏亦善鼓琴既為諸生登嘉靖己酉鄉薦再上春官不第即棄去瓢衲出遊或數年一歸省其母遂去莫知所之嘗至南嶽遇異人有所指授後遇張紫陽授大丹訣要乃還武林賣藥市中人無識

者萬曆壬午春期往建昌煉丹藥忽云吾丹道垂成而塵刼已滿吾將去矣遂默不言諸道侶守之索筆書云生天生地生物生人生衆生遂瞑有詩賦一卷行于世人稱為雲陽先生

朱崇儒秀水人初從羽士沉酣老莊已復潛心周孔為博士弟子尋棄去巖遊川觀或遊戲筆墨間摹山川草木人物皆入神品為人豪宕睥睨塵世滑稽似東方朔志慮似郭有道高潔似徐孺子或謂其有簡兮玩世之風

施謐字安甫思賢里人幼穎異終日危坐壹似有所悟者迨長父母强為娶養親盡禮比歿哀毀骨立盡以其産讓諸兄飄然物外徧走燕粵歷五岳洞天福地無所遇還抵虎林於勝果寺遇異人張野翁得授瞿曇宗旨嘗居郡城西南隅窮巷蔀屋裋褐蕭然縉紳賢豪多樂與之遊户屨常滿視之泊如也享年九十無病而逝

袁仁字良貴嘉善人父祥祖顯皆有經濟實學至仁愈邃天文地理曆律書數兵法水利之屬靡不

熟諳謂醫賤業可以藏身濟人遂寓意於醫崑山魏校疾召仁使者三至弗往謝曰君以心疾召當叹咀仁義炮治禮樂以暢君之精神不然雖十至弗来也校疾愈訪仁與語三日大驚遂定交焉顯嘗作春秋傳三十卷祥作春秋或問八卷以發其旨仁復憫世儒溺胡而不信也作鍼胡編以闡之為文根本六藝片詞尺牘率關世故詩斐然逼唐卒之日沐浴更衣坐正寢呼筆題詩有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之句投筆而逝

屠孟玄字伯玉諭德公伯子穎悟絶人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言諭德公以國器期之公亦自負益勵志讀書以大父康僖公蔭讓之庶伯之子飼三入棘闈竟不一第遂棄去精心課子謙登隆慶戊辰進士選比部司理淮上轉入吏部公膺褒封人以為華而公泊如也角巾短笻日與昆季徜徉于山水間每出入乘小舠一編自適公府慕其高誼有欲見者輒謝不見人比之五柳先生云

流寓

施延宇君子沛國蘄人寓海鹽明五經旁通星官風角家貧嘗任作半遷亭食其力以養母人不識也山陰馮敷為吳郡督郵過亭延持籌往敷知其賢下車謝之推食解衣與之錢不受順帝初徵拜侍中位至太尉

王昇字逸老京師人草書奇偉宣和間入御書院補右爵南渡時居崇德之羔羊高廟蘸神翰墨近臣有言其能者召對賜以劄書褒賞眷異官至正使

江珪字伯持本嚴陵人父邈吏部侍郎紹興中奉祠寓檇李以父恩知六合字凋瘵有恩通判瓊州撫御群黎安靜無擾移知梧州夏潦江暴漲民廬漂蕩珪拯溺賑饑全活甚衆弟璆字鳴玉嘗使虜録功知饒州妖人孫牧執左道惑衆收捕之被旨褒加除直秘閣提點諸路坑治鑄錢地産登耗治鑄利病悉究源委知辰州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政和末上舍及第建炎初除侍御史有直聲遷御史中丞忤秦檜以顯謨閣學

士出守湖州遂寓海鹽自號虛閒居士卒贈少師
謚忠毅二子祩衿皆典郡有聲其孫濬孫詵孫濬
第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為福州教授福人祠之
朱敦儒字希真本汴人天性曠達以詞章擅名南
渡寓郡城有讀書堂在天慶觀右
時檄字傳之彭城人建炎間家崇德歷知和州居
官廉敏惠愛尤長於識鑑嘗擇壻得湖州張孝祥
及同邑莫元忠時元忠處約辭以非偶檄笑曰莫
子當為令人豈久貧約者卒妻之後孝祥元忠皆
及第為時名士
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兒時已有文名政和
初上舍甲科宣和中徽宗見其賦墨梅詩遂登冊
府歷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紹興間掌內外制參
知政事以任道德尊主威振紀綱為務乞外除資
政殿學士復知湖州卜居崇德青墩鎮與義不妄
言笑接人甚和而中不可犯薦士不使人知為詩
體物寓興與陶謝韋柳相上下崇寧後風雅幾廢
與義獨以詩名中興有簡齋集二十卷行世

顏復字太初本曲阜復聖公裔宋禮部尚書建炎扈駕家崇德石門鎮北子孫自為村落名陋巷村葉時字秀發本仁和人第進士歷事四朝官終龍圖閣學士操履端方博學善屬文遂於周禮晚居嘉興著禮經會元及竹埜詩集行世卒謚文康

王明清字仲言本汝陰人鉉之子慶元間寓居嘉興官至朝郎即有史才嘗著揮麈錄及玉照新志行于世

李鳴復本瀘州人寓居嘉興之東門理宗朝拜參知政事後為福建安撫使予祠卒於嘉興子公夫公晉皆典部

趙孟僩宋宗室其先家黃巖文天祥見之曰瑚璉器也其後天祥開閫江東浙西俱辟以行及召赴闕孟僩留吳中僅五十日宋亡元兵執孟僩欲官之固辭以疾遂去吳依親友以居絕口不談宋事游情佛老號三教遺逸居嘉禾及天祥卒為文祭之慟絕復甦臨終口占曰王室之懿文山之客千古忠赤端坐拱手而逝所蓄詩文名湖山汗漫集

黃正孫字長孺本慈谿人宋宗正少卿震之孫宋已絶意仕進徙居嘉興之魏塘文行為學者領袖年八十一而終黃溍銘其墓

錢顗字道安無錫人治平末為殿中侍御史熙寧新法行顗極言其弊坐貶徙秀州遂分居焉家貧母老每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自如

陳世昌本錢塘人力學古文元至正初由布衣入為翰林編修代祀海上值道梗遂留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本朝洪武初徵修禮書授太常博士尋以母死辭歸後復徵至京而卒所著有希賢集

高巽志字士敏本蕭縣人元末寓嘉興師事宣城貢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之佑為文有規模成一家言以薦起鄭山書院山長洪武初徵修元史為翰林編修累官至侍講學士太常少卿卒謚文忠弟正志字士表濮州同知以清慎見稱

高岳字彥高本畏吾氏高昌裔也大父仕元為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高博洽有才華儀容秀整人望

而敬之工草書丹藥卜筮之術咸究識之洪武間薦知雲南縣免官寓家郡城又嘗寓魏塘云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博學善屬文學士危素薦為建寧路教授元末夔避地嘉興洪武初徵修元史終杭州府學教授以文行推重當時有始豐藁行世

夏尚字時正以字行更字季爵慈谿人宣德間嘉善建學缺弟子員尚自仁和諸生來補後登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卿博學強記詩文書法皆冠一時居官亦有譽望為刑部郎中時有獄不決者咸願就夏折之晚歲文益工營巢居閣于西湖所著有瀛嶼稿家禮若干卷

施懋字以德應天府人善詩文字有蘇法以鄉貢授龍泉學諭改訓北京武學陞孝豐知縣致仕官無全貲家無畱業挈其妻子寓秀之醋坊橋懋嘗從南都侍御戴簡庵學乃與其子經為忘年交後以詩歌相倡和往来益密遂相依而居年七十七以壽卒經為營塋于大彭之野

孟觀亞聖五十四代孫祖孟忠厚扈宋南渡封信安郡王賜第姑蘇子孫遂為吳人國初觀應人才詔授永寧知縣有治行陞吳府審理副避兵寓于嘉善之清風涇後白于官建亞聖祠給裔孫衣巾守之

王輔字時佐海鹽人宣德中父聰謫戍遼東廣寧生輔幼有美質讀書過目成誦天順巳卯山東中式居嫡母喪盡禮哀感鄉閭服滿授刑部主事為人沉毅敦朴鞫獄詳慎人皆稱平卒于京歸葬海鹽會孫王家棟登萬曆甲戌進士

朱孟德海鹽人寓陝西寧夏衛中永樂戊戌進士任鄭府審理改廣東興寧知縣善詞翰子俊中天順壬午鄉試任河南扶溝知縣

俞綱字宗正嘉善人寓籍上元為諸生改隸順天舉修　宣廟實録歷中書舍人郕王受封簡輔導詔綱侍講歷陞太子少保兼兵部侍郎改南京禮部為人和厚縝密無疾言遽色謹身率職稱為長厚君子子文煥以蔭為福寧知州

薄淳海鹽人寓貴州普安衛中成化戊子鄉試雲南鶴慶軍民府推官

沈階海鹽人寓直隸永平府灤州中順天府成化癸卯鄉試陳紀海鹽人洪武間遷居南京中成化乙酉應天鄉試

沈藻海鹽人寓成都護衛中成化乙酉四川鄉試任陝西西安府教授

張正海鹽人寓雲南鄉試第一登成化丙戌進士任南京户部郎中陞福建建寧府知府

張渭海鹽人寓陝西蘭州衛中成化丁酉鄉試黃袞海鹽人四世祖紹宗以舉人任陝西王府教授寄籍咸陽縣袞遂于陝西中式嘉靖丁未進士陞宗淵嘉興人寓貴州中嘉靖辛酉鄉試官刑部主事

嚴清嘉興人大德間徙雲南父鍥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清舉進士清苦自持歷官吏部尚書祖墓在東關外官為建坊扁曰慶流滇浙其族姪即給事嚴從簡也清卒謚曰恭肅

桑慎字仲修世居常州遷嘉興性孝友苦行力學洪武初為監察御史見事廷諍朋友有過輒面折之以行部海南奏誅衛使張榮坐不避八議罪謫瓊州安置後召還

張文憲字廷鑑其先崇德人洪武間魯祖光顯充肅藩護衛旗後遷京師因家焉公生而岐嶷七歲即善八法以神童薦於朝　孝宗親試乾坤二大字稱旨送翰林院讀書給以廩餼一時名公巨卿俱呼為小友嘉靖癸未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端

疑詳慎正直不阿出入禁秘四十餘年侍經筵修國史玉牒凡諸綸綍多憲屬草前後蒙賜御製諸書金幣不一舉朝榮之然嗜義樂施悉以分給親故弟姪同居聚食綽有公藝風辛酉以旱災自陳欽命以禮致仕囊無餘積晏如也年八十有七卒上悼之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域又令刻文集都城爭珍襲之亦曠世渥典云今嫡孫仍歸崇

趙文華字原實慈溪人因娶項氏遂居秀水嘉靖間倭夷內訌文華奉命祭海後復自請督戰遂以

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軍務時徐海陳東麻葉擁衆數萬分寇江浙暴骨如莽總督胡宗憲用間啗海縛陳麻二酋而海引衆乞降衆議撫之便文華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今以款去而後乘虛復來誰執其咎于是部署諸將并力攻之賊盡殲自是江南始無倭患雖宗憲定謀而文華實主之國史載其憑藉分宜揣結上意以睚眦傾張經李默為人所切齒平倭後驕盈愈甚卒取禍敗然其功固不可泯云

張汝賢嘉興人寓北京武功衛中萬曆甲戌進士湖廣辰州知府

吳國倫原貫嘉興以祖戍湖廣[redacted]衛遂家焉生而顙異善屬文年二十六省試第一次年登進士是時都下有七才子齊李攀龍謝榛吳王世貞宗臣徐中行南越梁有譽而國倫則楚才也以着述自喜籍甚縉紳間歷官燕及東楚閩粵貴竹大梁足跡半天下以故詩文獨雄年五十四謝方岳歸卧林下遠祖墓在虹橋東畔有感舊詩

醫術

嚴子成字伯玉其父秋蟾自河南買藥秀州遂家焉伯玉益精父術趙文敏公遘疾已殆伯玉診治翼日廼瘳文敏繪孫思邈圖遺之

蔡孟熙桐鄉人知藥性善方脉兼工詩文以醫舉授越府良醫公卿多愛重之戶部尚書廬陵周公忱有記

徐樞海塩人其先宋濮陽太守熙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頓有所悟遂以醫名世父號神翁元海鹽州醫學教授樞少傳其術兼學詩于會稽楊廉夫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乙亥年四十餘始以薦為　秦府良醫正出丞棗彊召為太醫院御醫累奏奇績陞院使告歸展墓　宣宗親賦詩送之年八十致仕有足菴集行世子彪字文蔚亦以醫名治　代王及昌平侯楊洪病皆起于危殆遂擢御醫陞院判每入侍疾　景皇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對以固元氣隨事納忠類此

韓履祥號採芝海鹽人精醫洪武間受知高皇擢太醫院御醫成祖尤加眷遇巧于切脉隔歲懸斷不爽董谷撰傳

陳以誠嘉興人善詩畫尤精于醫永樂間應薦隸太醫院累從中使鄭和往西洋諸國擢院判歸卒有詩云九重每進千金劑四海曾乘萬斛船迄今道之

戈珪字廷肅魏塘人精于醫治疾有奇驗一婦娠及八月卧不語衆醫歛手珪曰此内經所謂瘖也十月當不藥自愈又有男子請診珪曰此疾不到死然脉無生理過三日當授劑期内忽溺死人咸異之其精妙類是名動浙右無子贅吳江袁祥以保嬰爲業祥之子仁俱以善醫名珪所傳也

姚能海鹽人晚號玉冠道人少習舉業屢不利棄去攻醫好吟咏每談論壓奪滿坐著醫書有傷寒家秘心法小兒正蒙藥性辨疑

朱儒字宗魯其先吳江人遷秀水昆弟四人儒析產讓弟自用醫顯已入都會大疫所甦起亡算貧

者皆不受直選授太醫吏目後績資蔭院使嘗侍疾禁中一日 上御文華殿暖閣召儒切脉儒奏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之自兩宮太后及后妃公主有疾率令中涓言狀從儒受方多效時有大官之賜故嘗曳裾公卿間恂恂儒雅絶無所濡跡縉紳爭為倒屣每里中子入都儒戀戀桑梓客死者嘗倡義經紀其喪人皆德之年七十有七而卒子國祚癸未科廷試居第一今為禮部侍郎

賀岳字汝瞻少業儒因母病求醫弗效乃盡購岐黃書誦之四方國手悉訪從遊遂精醫術母以壽康後鄉黨凡有疕厲爭迎岳視之圭匀一至隨手奏功著有明醫會要醫經大旨

方技

唐開元間數賜州縣大酺嘉興百戲角觝與司監競勝有囚善眩能以繩為戲獄吏乃白之監主召至戲場令効繩技其人跰躚捧繩可百丈許置地因引繩攡空中初高二三丈再四五丈若有人牽

而上者衆大鷹異後乃投繩空中高十餘丈不見端緒其人隨繩騰上高二十餘丈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竟不知其所之

宋賈宣伯有神藥嘗遇松江得巨魚置於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得八足若爪利馬後吳江有怪士人謂鮀爲孽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鮀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其數其藥云受之閣皂山王天師止熬黃柏末以熱酒沃之無他物豈仙方邪

陸晁嘉興人性疎逸善丹臒多畫村野人物酒後遇筆揮灑畧不預搆時南唐李璟聞晁名欲召之人謂其嗜酒無人臣禮璟由是疎之

李甲字景光華亭人作翎毛有意外趣海岳外史嘗稱之東坡題其畫曰郭恕先之後一人

詹希雅嘉興人妙于畫竹亦工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丰神有餘喜作荊榛荒野氣韻蕭疎多得其趣非圖畫家繩墨所拘也

魯之茂號雪村海鹽人善畫梅竹宋寧宗朝仕為
郎
趙孟淳字子真平湖人子固之弟繼秀安僖王後
自號竹所梅竹可觀
元吳先生善易筮日惟一課得錢米衣肉共寘一
窟中時為人竊去不問也太學生無錫戴士先母
病攣不能行七八年矣百計求愈疾不驗士先歸
過崇德携百錢訪之吳曰觀君寒士百錢豈易無
用許自為揲卦成曰當得有道之士治之則可姑
蘇杲道人不為勢利所誘君純孝性敬求必如志
士先抵蘇五旬逢杲道人欣然至無錫為戴母胗
視數日即能移步母拔金釵謝之笑曰且寄夫人
處他時要用即取之但館我於外足矣館之歲餘
忽言曰我且死幸鬻所寄釵以辦棺窆明日果死
戴氏奉其教及將窆中已空空矣吳蓋異人也鄉
人尚能言之
朱碧山元時銀工也所製酒器極精巧如鰕盃鱗
盃之類不施藥銲注酒自能流走至今人珍之

明冷謙字啓敬春波門內人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有友貧不能自存謙於壁間畫一門命其友入恣取金玉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持引姓名迹捕之因并執謙謙渴求飲拘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隨以足捕入瓶中身漸隱拘者惶急謙曰無害第持瓶至御前拘者如其言上問謙瓶中輒應擊碎之片片皆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于蜀中見之

盛懋字子昭魏塘人父洪南善畫懋世其業山水人物花鳥之類種種臻妙始學陳仲美而畧變其法人謂精緻有餘特過巧耳其姪著字叔彰能全補圖畫運筆着色與古不殊洪武中供事內府

高皇帝異之著盛叔彰全畫記

王立本工畫山水人物師盛懋臨摹逼真

范摹字行式浙獵經史善詩歌多藝能凡金石款識篆刻書畫之類皆能著其時代辨其真贋工畫山水人物筆力瀟洒意趣幽遠

胡日章號樂素漱浦人嘗遇異人授以星術為人

推命無作絶句詩斷人貧富貴賤壽夭百不失一
年九十六尤能燈下細書蓋有道而隱于術者方
洲先生像贊曰百世之儒裔一鄉之俊傑
海州司馬常敷適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緒生
之術又擇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錄白曰貧道為
公擇日更之越五六日僧請錄其半及生色若驚
矣凡三錄之鬚不復變座客有祈錄者且強之僧
言惜取時差爽耳後髭色果微綠意其術出于遁
甲故號希遁云

董常嘉興人工道釋像筆力細而勁拔
朱端字克正海鹽衛後所人寓山水可方輞川正
德間以畫士直仁智殿授指揮俸欽錫一樵圖書
朱倧字廉夫初游庠棄去攻字學考訂偏旁訛謬
得六書旨精篆籀古文及漢唐隸法每倣管夫人
書七十二篆金剛經人珍重之
胡湲初名浚字元海陶庄人徙居魏塘賣卜于市
言多奇中其學蓋得之同邑表杞山其母即表之
姑也二人相約遊金陵寓神樂觀提點姚一山偶

失金杯酷責其徒二人憐之占得剥之順告之曰金在土中未巳也汝第從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則得矣如其言果得杯永樂八年一山薦二人于上表稱疾不行胡至京卜無不驗賜令名免其匠役後授欽天監漏剋博士上新作殿命之卜布算訖跪曰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怒囚之以待至期倩獄卒覘視迨報曰午過矣無火胡服毒午時正三剋殿果焚上急召胡則死矣甚惜之賜馳驛歸塋其子四人旻昊昱昂皆棄占筮而學畫曾孫昺遂以善畫名山水人物尤精命初下表為胡卜得剥之五爻表曰五屬君升陽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曰吾直壬午壬為水而午者子之衝也果錫名必不離水表曰非徒然也四為淵又值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大者乎以草莽之臣踐五位終非吉兆五為火丁者壬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聞賜名齋表大笑曰驗矣死不遠矣果因殿焚而卒

董仲敬善觀天文諳推步之法以術鳴任欽天監

覆校本舉授
不有藩職二字

挈壺正

蔡孟頤桐鄉人善方脉知藥性兼工詩文以醫鳴舉授

張德剛西塘人父成與同里楊茂俱善髹漆剔紅器永樂中日本琉球購得之以獻于朝　成祖聞而召之時二人已沒德剛能繼其父隨召至京面試稱旨即授營繕所副賜宅復其家時有包亮亦與德剛爭巧宣德時亦召為營繕所副

嘉興府志第二十三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節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嘉興縣學生員 陸鳴鳳 呂孚郊 校正

閨行

漢

呂氏榮由拳人吳計昇妻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奉養其姑數勸昇修學計昇有不

善輙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計昇呼榮欲改嫁之
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昇感激自勵
廼尋師遠學遂以戊名尋破本州辟命行至壽春
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詣州
請甘心仇人榮乃手斷其頭祭計昇巨族多欲聘
之誓不再嫁黃巾賊陳寶欲穢之榮執節不聽踰
垣而走賊拔刀追之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榮曰
義不以身受辱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
賊懼叩頭謝罪殯葬之吳郡太守麋豹聞榮高行
遣主簿祭又出錢助縣為塚於由拳郭里墟北名
吳義婦墳云

三國吳

陸鬱生海鹽孝子陸績之女績守鬱林生名鬱生
年十三適張白三月白遭罹家禍謫死異郡陸苦
節自終

唐

韋夫人南康王女叔適嘉興陸偘偘沒於官教子
贊成大儒為名相德宗勑遣中官迎養夫人於京

師道路置驛及卒皇后賻遺又詔中官護喪合葬
洛陽當世榮之

元

陳氏嘉興人王忽都帖木兒妾也王為邳州管軍
千戶納之為妾生一子而王歿陳時年二十七歲
守節教子誓不再適事聞旌表

張氏嘉興糜正妻年二十六糜卒守志不移孝養
舅姑教字二子為儒鄉里稱之貝瓊為作傳

柳烈女嘉興人父為縣吏至正間紅巾賊陷嘉興

烈女年十八與父母同寓為賊所得驅之行至河
滸謬以結襪賊不加防投水死金網作記表之錢
氏二烈者錢子順二妹也亦遇紅巾欲汙之二人
義不辱相與結裾投水死其嫂俞氏者子順妻也
年二十五生一子甫三歲而子順卒父姑欲奪其
志俞號痛誓死卒終其節時太守齊政奏表其閭

楊孝女嘉興人孝女無他兄弟事父母至孝既笄
欲嫁之女曰女恨身不為男事父母持門戶又忍
棄父母他適耶侍養終身不復言嫁鄉人賢之及

卒立祠祀焉

禹淑靜崇德吳守正妻元季苗獠之亂淑靜夫婦避亂石門苗及之叱淑靜曰止不止殺爾淑靜度不免遂抱幼女投水以死明日得尸抱女僵立水中如生藁葬石門鎮守正還會稽亦死兵閒遺孤德昂痛父母之死稍長祝髮為僧冀資冥福嘗廬母墓鎮人表為貞母阡徐一夔為之記

皇明

劉氏崇德濮貴一妻年二十八而寡誓不再適元季之亂苗獠淫暴所過輒為汗辱劉能以智自全孝姑育子人無間言洪武中詔表其閭

沈氏嘉善薛宗永妻洪武初宗永舉孝廉為監察御史失朝黜死沈年纔二十一無子有姑家貧躬紡績為養艱苦備嘗姑歿鬻衣奠之人稱節孝云

錢昇母者崇德人佚其姓氏及夫名年二十而寡養姑教子詔旌表之朱逢著節婦詞

董淑真海鹽朱士廉妻贅士廉未幾而寡淑真年方二十四子敏學生纔九月董誓不易志迎養其

姑徐氏以節孝終洪武中詔表其門
方氏崇德朱原震妻原震早亡遺孤八月父欲再
適方以死誓孝養舅姑撫育其子辛苦終身洪武
終表之程本立鮑恂皆記其事
顧氏崇德夏子昭妻顧歸夏六年年二十七子昭
死遺孤在襁褓舅有愛子致養諭顧使自為計顧
涕泣以謝願奉終身後舅與夫弟又三極力營葬
中更亂離卒無污玷洪武末表異其閭
顧妙善嘉興縣呂嗣芳妻芳與伯子本相繼歿於
官仲子原甫八歲顧攜孤還鄉貧甚茹苦守課
子讀書弱冠成進士廷試第二人以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參贊機務顧臨終勉其子曰忠孝一道也
而父若兄未竟之業惟兒善成之故文懿公立朝
事績載在國史者得之母訓居多封太宜人享年
八十有七尚書倪岳侍郎程敏政有碑記
莊氏海鹽陳思恭妻莊本泉南人思恭自海鹽客
泉南贅焉思恭嘗客於海三年不歸人以思恭死
矣諷之嫁莊斥絕之又二年而思恭歸未幾復去

竟死於海諷者復来曰今固可嫁矣莊絶之愈甚
時年二十五廼自泉攜其孤彦廉歸海鹽撫之成
立莊以壽終高季廸作詩美之
蔣妙安海鹽丁麟妻麟為御史蚤卒妙安年二十
四節操凜然壽九十餘卒
徐氏妙真海鹽張谷起妻年二十九而寡生子甫
一歲誓靡他志永樂初鄉里列其行詔表之
朱玉蓮崇德周璵妻歸璵甫七月璵巳遺腹生男
時年二十舅姑又逝身舉三喪撫育遺孤煢煢窶
居至親罕覩其面夫妹周氏嫁費遜一月遜死年
纔十九喪葬禮畢歸與玉蓮同居自名曰繼貞
徐孝女者嘉善徐遠女也年六歲母患臃瘡甚孝
女問母何得愈母謾曰兒吮之廼愈孝女遂請吮
母難之孝女悲啼不已母從之數日果愈
魯淑清海鹽楊彥璋妻淑清世居海鹽其父彥中
徙餘杭而嫁其女於故里楊氏永樂丙申夏倭夷
犯海鹽武原鄉擄掠男女淑清亦在擄中度不能
脫置兒於路傍泣曰天不絶我後幸活我兒潮至

遂躍入水以死時年二十一

沈氏崇德譚弘妻年十七歸弘三載弘卒遺孤甫歲餘晚姑陸氏在堂有親子婦素不愛沈有老奴為陸謀去沈而併其產於親子婦曰括其資裝盡無難色奴又謀圖其孤沈懼攜歸父家鞠焉久之陸悟棄奴收婦而還孤析產與親子婦等沈年八十有餘而卒

張氏嘉善李文遠妻年二十八而娶父母將嫁之張泣曰有死無二父母不復強孀居二十八年宣德間有司以聞詔旌異之

隋氏雷州守常士昌妻隋氏文登人父知縣隋海通士昌士昌秀水人守雷州卒於官隋年二十六間關扶櫬萬里歸葬勤儉業家教其子皆成立垂五十年如一日知縣莊澈以聞表其閭又裔孫常淇妾金氏常禾妻張氏常策妻高氏皆少年守節人稱為世節云

平氏平湖沈宏妻年二十一而宏卒遺孤甫一歲室如懸罄姑且垂白親戚勸之嫁平絕之曰妾苟

二志老姑弱息誰托耶因慟不自持衆知其不可奪不復勸卒能養姑以天年終教子成立事聞表之

胡門雙節者平湖縣學生員胡善妻戴氏及弟慶妻萬氏也善慶俱蚤世戴年二十二無子萬年二十七有一男一女相與謀分育之更相為命事聞旌異之

王妙真海鹽沈裕妻裕死王年二十有一守節終身

顧氏嘉善郁震妻嫁震甫二載震亡未幾震父又亡遺孤甫一歲顧奉姑依母以居曲盡孝養成化中詔旌表之

周福蓮海鹽姚璉妻年二十二而寡生一女甫八月父益經欲奪其節福蓮以死為誓父怒詈罵逼之福蓮悲慟顧女曰兒安歸乎少選父索之不得已抱其女赴水死矣俄得屍于母抱持如生張寧為立傳

趙貞女秀水蔡士能妻性聰慧年二十八喪夫遂

屏去華飾誓死自守教子持家家裕子皆有成事聞詔旌之

沈淑廉海鹽萬衡妻年二十一衡死守節終身成化中詔表其門

陸玅端海鹽劉璽妻百戶陸義之女也年二十七夫亡守節四十餘年弘治初詔表其門

向玅廉海鹽費達妻達早卒玅廉年二十三勤苦持節白頭如新成化中事聞表之

李阿玅桐鄉高逾妻年十八生子熊方睟而夫亡家貧舅姑俱繼歿依其母吳氏以居母諭之改圖輒慟絶母不復強熊既長娶曹無子李為熊娶妾陸氏甫得子而熊又亡曹與陸亦皆勵操事姑撫孤兩世三節鄉黨異之

駱玉潤海鹽胡繼海妻繼海死玉潤年二十餘貧無以存苦節不可奪孀居六十餘年壽至八十五弘治初詔表其閭

朱玅真嘉善沈嗣興妻時年二十夫亡僅遺一女即自誓不再適持身氷蘗壽八十有四

沈淑寧崇德方瑄妻年十九歸瑄纔十八日而瑄
亡淑寧痛哭幾絕而蘇舅姑貧令歸依母母以其
年少無子潛以許人淑寧知之紿其母往外遂自
縊死楊循吉為立傳

徐氏崇德胡清妻年少而寡遺孤尚幼母兄欲奪
其志不從孀居四十九年弘治初疏聞未下而卒

周桂蘭嘉善俞傑妻年二十七傑亡家貧子幼父
欲奪其志桂蘭哀慟不從教子澤舉進士有司以
聞未及表而卒

沈玅智海鹽鍾昇妻年二十九娠四月而昇卒玅
智蓬垢慟絕執喪成疾後六月子景辰生歲饑俯
仰無賴或諷之嫁哀哭怒罵堅志不回年九十三
而卒

路氏嘉善倪塤妻塤縣學生蚤世路年二十三誓
不再嫁撫孤成立

王氏徐潮妻陳氏沈珉妻王氏張鎮妻俱海鹽人
俱二十歲而寡撫孤全節鄉里稱之

宋氏平湖陸瀾妻歸瀾逾年瀾亡宋年二十一遺

姪子亦已父母曰此天意也宋誓死不從事舅姑撫夫幼弟有司上其事表異其廬

勞守貞崇德費敏妻年二十三而寡舅姑俱歿家徒四壁守貞抱節無玷有司上其事未報年七十九而卒孫氏郭彦昭妻少年喜鄰事聞建坊

郁紗真嘉善吕孟端妻年二十四孟端死無子妙真孝奉舅姑為夫立後守死不貳鄉人稱之

胡氏海鹽吳益完妻完死胡年二十有五守志教子昂學儒娶楊氏昂亦死婦姑相守一節知府陳

琳傳其事

沈氏嘉興知府馬輿之繼室也貞靜有至性輿壽考終而沈年尚少無子悲啼不絕聲八日夜自經死

梅氏嘉興顧燁妻四川提刑俞事梅江之女江擇壻得燁以女歸之燁字耀卿第進士有志行為給事中能舉其職早世梅即不食而死

張氏陸禮妻名玉蘭族居吳江適禮禮嘉善人張年十九而寡事其舅姑筑室立終無他意

石門丐烈婦者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庚午湖民大饑婦與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相失婦有殊色市人爭挑之與之食不顧誘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不復乞食者二日伺夫與姑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婦乃從橋躍入水中以死一市人皆驚愕惜之

孫氏平湖張昊妻年二十四歸張纔八月昊亡誓無易志姑陸氏老而喪明孫事之孝敬備至姑卒無貲延告諸族屬還依父母縞衣素食五十餘年終守其節嘉靖間知府蕭世賢上其事詔表異之

陳玅善海鹽沈端妻端死時陳方二十四孀居四十年無改其志

常氏嘉興高霽妻年二十有一歸霽僅九月霽死生遺腹女又死常之祖母隋固節婦也因扁其室曰繼節矣曰上當不媿吾祖下當不媿吾夫乃鞠夫弟之子為後卒能信其言焉

糜氏嘉善陸衍妻年二十衍卒初衍病革注目於糜者久之糜泣曰君疑我耶遂毀容示衍既而斂

遺孤取婦周氏孤復死廼與周相依以居稱雙節
云
趙靜端崇德衛蘭妻年二十七而蘭死時衛氏中
衰遺孤在襁褓或勸之嫁靜端指井誓曰此井可
改妾心不可改苦節五十餘年正德間知縣洪異
扁曰貞節
馮氏海鹽徐璧妻嘗與璧刲股救親璧蚤亡織紝
自活九十而終
陳氏秀水包愈妻年二十一歸愈朞而寡遺腹甫
七月陳悲啼不食欲自盡其姑泣諭得存生子娶
婦朞而卒收從子為後苦節不渝有司表奏旌之
彭紗寧嘉興張昱妻父公衍鍾愛之館昱為甥未
幾昱疾且革紗寧泣曰妾與君同年生必同年死
君苟不幸妾不忍獨存已而昱死兒尚在抱既葬
輒自盡姑奪得不死姑泣戒曰吾年老爾兒幼且
病忍棄捐耶廼奉姑命調護其兒兒愈遂絕飲食
髽跣號泣五日而死載文懿公呂原貞烈傳
李氏真嘉善姚彥增妻彥增歿李年二十有三撫

其遺孤備極艱苦以成其節

高氏含香李氏晚翠者太守張寧二妾也年皆十四五時相繼事寧者三年寧疾且革囑嗣子曰必嫁高李二妾聞而慟不勝寧殁服除劉恭人與諸妾尚衣皤素獨令二妾釋服二妾泣問故劉亦泣謂曰主公臨終之言不耳乎二妾大慟曰賤妾蒙主公取憐有年恨不能即死以從敢有他志耶相與焚香剪髮誓死屏居一樓三十九年家人罕見其面寧不事生産身後家益落二妾茹荼飲藥有

賢者之操嘉靖太守以聞詔表曰雙節寧女恒清海寧衛姚麟妻亦蚤寡守制無二志

周嘉平嘉善莫佐妻庠生周鳴孫女年十六贅佐甫七月遺衽而佐死姙生女姑重憐之諷使再適嘉平誓曰有不從姑終身者不出此戶娶居六十餘年而卒

陸孝女喜真嘉善陸澄女也澄疾喜真嘗割股愈之澄疾又作喜真乃剖胷刳肝為羹以進澄覺之不食疾輒愈喜真亦無恙焉

范氏崇德周經之繼室也經歿時范年二十五無子翁與前妻子相繼歿遺一孫貧不能存輒欲自經念姑老孫幼又輒止姑歿殯葬家益貧節益勵知縣洪異躬禮勞之壽八十四而卒

林氏魏全妻陳氏王軏妻俱海鹽人俱蚤寡幸苦孀居餘五十年節操如一日

許氏海鹽王廉妻歸廉無幾廉死後得遺腹兒衆謂許年少遺兒安保其成不如更嫁許不聽卒抱兒自完

錢氏海鹽陳立妻立死錢年二十五妾屠年十八同心守節知府徐盈旌之

周阿香嘉善人農家婦也正德庚午饑夫與姑暗鬻之將遣前一夕赴水死鄉人具棺葬焉

項婦三節者贈左都御史項郛妾沈氏項鉞妻莫氏蘇州衛指揮項綬妾張氏也郛初為吳江尉沈歸之四年郛與夫人范皆歿沈撫孤守志備嘗艱苦壽八十有九成化間被旌莫年二十六而寡遺纔四歲誓不更嫁嘉靖初被旌張年二十而綬卒

長妾假夫遺命勒欲嫁之張截髮毀容示無他志止一女與之相保郡守趙公瀛上其事旌之

趙氏桐鄉徐宗海妻年少貞節事聞建坊

倪氏嘉興莊鴻妻年十七適鴻兩載夫卒遺腹生子山而其翁亦隨亡與姑相依守制父欲奪其志倪斷髮以死為誓年七十餘卒

鄭氏海鹽贈刑部主事吳寬之繼室布政使昂之繼母也鄭本平湖右族年十七歸寬二十八而寡遺孤尚幼茹荼啜哀事死教生誓無他志後以昂貴封太安人年七十八而卒嘉靖中詔表之

俞氏貞女秀水人同邑高岑聘之未歸而夫亡父母別為擇婿貞女斷髮以死自誓父母憐其志寢

復強年六十餘卒

蔡烈婦崇德人龍陽縣學訓導蔡天錫之女許嫁何鶴齡多行不義兩家父母俱議改婚蔡誓死不從遂歸鶴齡鶴齡日事淫博為偷兒蔡輒泣諫憤懣就經翁姑覺而解翁死鶴齡不為理喪蔡罄衣資治喪葬鶴齡反朝夕迫蔡從娼蔡知不免沐浴

更衣自經死徐九皐哀之

朱四女者平湖朱炳少女也年十六許姚氏未及行炳卒無子四女日夜哀思依附寡母有欲私之者數挑之四女即痛哭於庭自嘆無父之女為人所凌如此至夜遂縊死父柩之旁聞者咸稱貞女焉

陳氏秀水太學生施普妻父瀚延平二府大父諮翰林吉士自幼端恪沉靜年十九歸施甫三載夫遘疾旦暮親藥餌朱嘗解襟帶竟不起時年二十有一廿守苦節邑宰朱公旌其廬

王桂芳嘉興董壽妻年十七歸壽踰年壽病且革囑婦更適桂芳誓死以殉壽卒其母湯亦寡居命女歸同處芳不從越月母固強之往家一飯哽塞不能下還過宣公橋顧其母曰河水清泠可就死母懼拽其衣乃止至家即麻絰縊死知縣洪範瑩葬於塩倉橋北撰墓表嘉靖中佃為民居移空於清真觀傍

馮氏嘉善郁自魯妻年二十六夫亡絕食五日姑

強之食乘間即自縊官為殯奠

陸氏婷平湖陸垣之女年十八嫁毛徵三年徵以疾已翁姑以家貧無依微諷之易志婷即自縊沈圻作詩弔之

李三女海寧衛戍李政之妻年十六歸政政死不寢食六日強起襄事即以子托夫妹閉門自經

王月粧海監向升妻年十六適升甫一年而夫卒朝夕坐臥柩側姑憫其年少志堅欲以從子為升後粧止姑曰叔止少六歲焉能渾處晚俟姑寢即

自經柩側

錢氏嘉興府庠生高鵬妻二十七而鵬死苦守四十八年壽至七十四嘉靖間郡守司馬泰奏旌之

朱阿妹崇德朱潮女倭寇劫至城隍廟橋投河首觸石柱以死姬菊香姬縉義女遇寇抱孤子投河數日後屍浮水面母子相抱如生朱氏陳道弘妻紿賊抱其子下樓投井死范氏朱貴妻夫被寇害范厲聲抓面賊怒剖其腹至死罵不絕口戴氏吳鑾妻寇執將汚之以死力拒賊大怒身被數刃以

死俱崇德人朱氏步橋妻沈氏沈表女周氏戴鑑妻柳氏柳曄女陳二女陳起女童氏郭臣妻俱海鹽人仝氏周聰妻吳氏沈茂華妻婁氏汪志妻金氏顧惠妻沈氏吳銓妻費氏徐胡妻俱嘉興人沈貞女毛文光妻平湖人張氏沈春雷妻何氏許應鯉妻張氏魯巖妻葉氏葉雷女俱嘉善人皆遇倭寇投水死

程氏嘉興鄒浩妻年二十伍歲而寡甘貧操守撫二歲遺孤鄒國儒登進士嘉靖四十五年巡按龐公請旨建坊表其廬曰貞節

張氏桐鄉馮倫妻夫亡時年二十九遺孤孜甫三歲煢煢苦守孜登進士疏請表揚封太宜人詔建貞節坊年八十四而卒

毛氏嘉善監生沈勳妻年二十九而寡無嗣立夫兄之子大成爲後守節五十餘年萬曆二年詔旌之

郭氏二女嘉興人長女爲廩生姚浙妻年十八歸浙二年夫亡哭泪流血剪髮置夫棺中躬營葬事後值倭亂扶姑往避且私繫夫主于臂朝夕奉祀

甚虔有司三額其閭其妹為萬有妻年二十而寡家貧子守屢被旌表壽[illegible]餘世稱雙節云

鄒氏嘉興舉人倪雯妻年二十三而寡李氏倪霆妻年二十九而寡樂氏倪深妻年二十二而寡俱克守制以壽終有司匾曰三節

王氏嘉興李用仁妻年二十二而寡遺一子比長娶媳張氏孑孑孤與媳紡織苦守

顧氏嘉善庠生卞理妻年二十二夫卒即屏鉛華撫遺孤鑄娶媳徐氏鑄復故與媳並守稱雙節云

姜氏嘉興馬瑫妻年二十七而瑫死無子遂絕食旬日不死親屬交勸之稍食果實終不粒食獨處小樓垂三十餘年知縣黃訓表其樓曰甘節其女姪歸府庠生高俸俸亡守節六十年如一日

張氏徐禹妻許氏吳應山妻屠氏姜地妻常氏高尚仁妻項氏賀道立妻陳氏胡文孔妻俱嘉興人皆苦節自守

錢氏海鹽朱學行妻嫁甫暮而夫歿時年十九貧無所依即以死自誓稱苦節仇氏庠生徐乾元妻

陳氏澉浦所百戶胡偉妻翁氏蔣杰妻李婦李政妻皆年少喪夫能貞苦節俱海鹽人

孫氏嘉善閔墊妻年十九而寡無子兄欲奪其志乃嘆曰兄所利者財也悉以奩田歸之遂與絕矢心守節立族為後年五十三值歲飢死貧不能襄事知縣于業經理葬之

吳氏庠生浦爖妻朱氏庠生劉良妻張氏淑端於瑄妻倪氏夏九經妻呂氏吳鏳妻李氏陸墀妻俱嘉善人年少喪夫俱稱苦節

巢氏嘉興庠生文大經妻年二十七而夫亡痛泣自縊其姑亟救因防之月餘得不死買書教子紡績養姑苦節五十餘年有司表其廬

王氏嘉興郁鑾妻年二十九夫亡撫孤應亥登科享年六十六歲

毛氏嘉興庠生顧臺妻貧而能守老而益堅督學屠羲英賜匾旌之

錢氏秀水陶託妻年二十一而寡屏居一室不窺外戶延師教二子有成勸勵禮部成均移檄給獎

諸氏秀水庠生張桐妻年十八而夫亡幼子甫一歲毀容誓守孝養其姑勤女紅以給薪水晚年以子正鵠貴誥封太孺人

徐氏海鹽姜應熊妻夫患瘵疾兩家欲更議氏不肯歸四年應熊死氏即絕粒誓守夫塋仍自揭榻閒云貞節存心擬與孤燈對明月義古教子顧期玉樹長芳林吳御史旌表其門

任氏秀水顧闡妻年十六父母贅闡於室未幾闡卒氏年二十五撫孤苦守

潘氏平湖庠生懷寀妻年二十一而夫卒閉戶自盡舅姑亟救之方免遂脫簪珥畢葬事已而歲大祲躬喫粗糲奉姑舅以甘旨訓孤成立撫按奏旌其門

張氏平湖俞乾妻乾前妻男女五人張恩撫如己出年二十四而夫亡生子二方襁褓氏闔一室懸夫遺像奉祖姑同處其中時海寇入境張礪白刃置懷中人問之曰脫有急以此死耳寇躡其舟不及咸謂天寔祐之苦守三十餘年卒

趙氏倪光道妻馮氏顧乃言妻顧氏庠生姚筌妻俱平湖人夫蚤世苦節終身

丁氏崇德庠生俞楫妻父無嗣贅楫及楫病亟夜靜露禱願以身代楫死時年二十九父黨有利其產者構豪右脅之嫁丁斷髮毀容即返夫家市書課子苦節終身

胡氏嘉興周元圻妻年二十三歲夫亡貧不能葬舅欲火化氏不從苦守遺孤三十年教以成名

常氏沈懋德妻范氏吳中俊妻俱嘉興人陸氏沈天慶妻楊氏故吏濮相妻施氏呂詋妻俱水秀人陸氏夏光覲妻沈氏盛聰妻顧氏庠生沈于道妻陸氏張榜妻李氏陳朴妻常氏庠生沈大增妻俱嘉善人王氏庠生馬如雲妻吳氏李諶妻任氏張桂妻朱氏庠生王復昌妻徐氏季貞庠生鍾愚孟妻王氏何文謂妻徐氏王成賀玠妻李氏徐鑓妻俱海鹽人或遺腹或立孤俱守節終身

王氏嘉善孫言妻年十九夫卒以死自誓繼姑病悲號累日願以身代夜夢神女曰念汝孝錫汝姑

百歲以慰汝心姑果年九十五而終有司屢奬其節孝云

戚氏秀水徐有孚妻年十七夫亡丁產廢絕氏甘辛楚練服長齋苦守三十五年隆慶間父戚煌病萬氏潛割股為羹以進父得愈

項貞女秀水項元沂女許聘同郡聞人濂未婚而濂故時年十六聞訃即晝夜悲痛請濂衣履奉供樓居四十六年足不履地終身不施笄總

項貞女襄毅公六世孫道亨女許聘吳江周恭肅孫應祁應祁病瘵未婚而死女聞訃即日縞素以績麻密縫下裳夜靜伺婢熟睡自縊死時年十九舅姑迎其柩與應祁合葬御史王公泰旌樹坊

張貞女秀水張組女年十四歲受同邑庠生劉伯春聘伯春少負才名必欲舉於鄉而後婚嘉靖甲寅疾卒女聞訃即號泣截髮誓不再適自為詩詞祭之守制三年足不踰閫口不茹葷服闋即絕飲食父母強諭之略進茶果終不粒食旬日而卒時年二十歲舅姑迎柩合葬焉其詩曰妾身未識良

人面良人何事先云已胸中厭飫五車史想為地下修文郎妾欲追隨同殉葵垂白翁姑尚在堂小叔啞啞方五月伶仃僝弱真堪傷妾本儒家寒素女感君一聘守綱常妾身不比河漢星妾身不似天邊月千秋萬古無盡期此情此義何時竭妾非矯情以干譽自求身心無玷缺他年小叔繼書香妾當一死来君傍鄉人頌之

沈貞女嘉興沈儒女受姚諺聘未及成婚而諺故時年十七聞訃痛泣幾至喪明請夫衣履祀之父母俱歿依弟沈臬終身有司旌之

賈金菊崇德賈霆之女許聘范氏未婚而夫卒菊聞訃號慟成服欲往送葬父母力阻之隨有議婚者輒泣曰吾心已死范氏身豈再適其父潛與張姓者締盟納聘之日即自經死殮時面如生有司為買地葬之表其墓曰蘭閨勁節

薛氏嘉興薛文煌之女許聘生員王九疇未歸夫故薛氏剪髮披麻拜夫喪即往守柩襄殮骨立五年而卒與夫合葬

徐氏秀水徐全之女蚤失恃事父恭慎父疾醫藥罔効遂割左股以療之父得愈女痛楚幾殞後亦平善鄉里咸稱其孝配王周以子貴封王節婦海鹽庠生王銓之女嫁沈國相逾年國相死於倭氏時年十七有欲更娶之者氏剪髮毀容矢天終守子女俱無垂四十餘年巡按蔡題准建坊南門外

費氏平湖沈坪妻年二十一歸坪纔九月夫患瘵疾故費哭死復蘇截髮毀面誓不易志舅姑其

為立嗣費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享年八十五又

坪姪維鑣妻陶氏撫孤興孝維鑲妻陶氏撫孤紹祀俱年少守節稱沈門三節云

趙氏平湖趙志先女適馬維金維金死纔二十歲欲自盡以殉翁泣曰金有孤在盍存孤乎迺少進水漿已而姑病氏籲天燒指願以身代姑竟不起維金子亦夭遂不食哀號而卒

陸貞女平湖陸應元女十三歲許聘嘉善張應祥逾年應祥死媒氏来議姻氏入戶剪髮闔鍵不復

出其嬸李氏亦婺居共居待老知縣黃扁曰一門雙節云

李斷女平湖庠生李金女居乍浦嘉靖間倭夷入境父攜之以行至河投溺以死提學阮立石海濱曰此李斷女死節處嵓將廬鏜知縣劉存義皆給匾表云

俞氏平湖陸美妻甫笄歸美克盡婦道嘉靖間倭寇至將逼其居美適外出俞亟渡河深不可涉美弟與僕欲携其手以行俞厲聲曰死即死耳手可

燕人所執耶竟溺死

周氏嘉興嚴泰之繼室年十七歸泰甫四月泰以疫殁貧不能自給族人勸之再適周忽然曰女無二天即截髮自誓飲迹一室足不踰閾年六十謝世雷古和作傳

張氏嘉興庠生許燦繼室廬州司訓張星女也性資端重讀内則習姆儀自幼若成人司訓公每器重之年十九歸許甫年餘而夫即世悲號幾殞更逢荒亂伶仃孤苦脫簪珥鬻紡織以供舅姑撫前

子應達一如已出遺腹生應達以行誼重於時幼孫錫琦十三歲未娶而夭孫媳陸氏方十五歲矢死靡他隨歸許守節皆踵張之芳躅也張貞守五十四年而卒司道府縣咸旌異之以子應達貴贈淑人

盧氏海鹽張宏妻時二十四歲夫已生子甫三月家極貧矢志撫孤繼姑欲奪其志盧斷髮不從且躬織紝曲事之姑感泣有司上其事撫按咸旌焉之年八十三而卒

莫氏嘉興張禎妻年二十八而禎已其翁亦歿遺孤方一歲歸依於母母微示意欲奪其志氏潛求自盡迺止守節四十餘年如一日教其子鳳岐成進士

賀氏秀水卜宗洛妻歸宗洛鞠子大同大有大觀大順宗洛日啣盃相放號長醉翁賀嚴於課子每夜篝燈相對至丙夜不輟伯仲季皆舉進士叔亦起家等素封晚年庭訓益嚴稍不愜意跪而替之尤為人所難及

王江涇貞女徐氏幼許配鳥室其父以醫致富而鳥室產落無雛地父欲啖婿罷婚婿亦甘焉女潛知之往問父計奩金幾何予我當從命父授以百金輒呼鳥室子與之抵暮自經後父以其柩歸鳥室子

張氏黃鶴年妻秀水憲副錝之母年二十六而寡哀毀欲絕念兒方八齡強起撫孤形影相弔絕不為姑息晝令就外傅夜篝燈親自課誦稍不中程且撻且泣不啻嚴父後課諸孫亦然其綜理家政肅如官府平時拮据著積左書右篋能力支門戶人以為有丈夫風郡守為貞壽扁旌之後錝成進士方疏請旌典而恭人沒君子曰貞而慈

夏氏秀水馮坤妻性莊潔慈儉善相夫子事翁若姑以孝聞婺居五十年如一日其孫夢禎在襁褓時撫育備至齡年課以書詩丙夜治女紅相對一燈熒然率以為常後學成舉南宮第一贈為淑人

崔氏秀水李傳妻十七歲適傳成婚七日夫遘厲疾而歿崔矢死靡他煢煢苦守時有謀娶之者崔

輒求自盡而止貞守五十四年知縣由禮門旌其閭

楊氏平湖楊昇女十九歸徐珙生子悅甫四歲珙卒楊年二十四歲仰天大慟垂絶復蘇翁姑年六十餘祖姑戴九十餘仰事俯育綜理愆至年六十七而終

沈貞六娘平湖人年二十歲歸猻岳匝月夫亡越四十餘年清操苦節如一日無遠近稱節婦者必首舉貞六娘云

陳氏平湖胡天常妻年二十三而寡子方一歲或諷之嫁陳仰天慟曰我胡門有雙節如戴氏萬氏者至今誦之獨致我為失節婦我何面目見祖姑於地下乃斷髮自誓年六十有六

沈氏平湖馬曙妻年二十配曙越五年夫亡沈伏地大慟水漿不入口誓以死殉舅曰吾老矣不忍聞此聲沈重傷舅氏心抑情就禮然終身無喜容年五十九而終

盛氏嘉庠生沈之韶未婚妻嘉靖庚申年翁卜九

月初十日成婚是日夫死氏即剪髮納之棺中誓死靡他邑令李寅賓給扁奬勸今年六十五歲所宜奏聞者也

馬氏嘉庠生徐尚友妻嘉靖四十年正月初八日尚友病故馬氏年甫十九痛夫蚤逝厥明自縊柩前從容就死蓋貞烈中之尤難者邑令何源手撰祭章親臨拜奠未及奏旌尚有待焉

朱氏嘉興府庠生嚴從愛妻長史朱綬之女歸嚴甫三載夫亡氏年二十二歲哀毀骨立茹齋奉佛紡績奉姑以節孝稱繼從子其法庠生亦蚤世時媳許氏年二十七歲姑媳煢煢形影相弔貞守四十餘年朱壽六十五從裕室蔡氏亦少年守節

濮氏桐鄉鮑文化妻年十四歸鮑夫疫故年荒無養兄欲奪其志即密縫身衣投河而死事聞建貞烈坊

李氏桐鄉工部主事沈繼志妻年十七歸沈志甫授官卒於京扶柩歸家歷盡艱辛凡三十七年而卒有司錫以貞節扁

二蘇氏桐鄉沈臯沈稷之妻各踰二十歲夫歿二氏同居繲纑以事耄姑織紝以課孤子學道屠查勘得實行府扁奬

趙氏桐鄉夏勳妻夫死氏方二十歲聞人議娶則剪髮靡他家道貧難甘心苦守孝姑課子節操可嘉學道屠行勘扁奬年七十五而卒

沈氏桐鄉胡雷之妾雷妻時氏無出沈氏舉一子未彌月而雷亡既而妻亦亡沈氏年方十九貧苦萬狀力撫其孤胡椿至有成立享年八十三而卒

陳貞女桐鄉人幼許募化鄉戴禹功為妻年十七未婚夫死即欲奔喪父母阻之弗克送之戴及門抱屍而哭親為夫殮越三日父母促歸弗聽請于翁姑笄而拜廟執婦道禮皜衣素裳獨處小樓日習女工為生活計知縣蔡公高公俱有扁奬又許氏夏梗妻張氏費可學妻章氏莊學賢妻鍾氏黃應龍妻孫氏夏尚賢妻茅氏朱廉妻劉氏周滂妻錢氏陳朴妻俱守苦節

沈氏秀水太學生徐先忠妻先忠遊成均卒於京

沈年二十訃至慟欲自盡時寘姑在堂二女在襁褓家人泣謂曰若得死所矣如老姑幼女何沈廼茹痛強食屏去鮮麗澹泊終身嘉靖三十五年撫按有司先後賜貞節扁年六十八而卒

姚氏平湖俞相繼室也年十七歸相三年相故有前妻潘氏未嫁女姚哀號徹晝夜因告翁姑立嗣子可賢撫子女如已出年七十而卒前妻女俞氏適陳常道僅五月夫故與繼母姚共勵氷節奉旨旌表其門

俞氏平湖過溱妻嫁二載溱卒俞年十六[illegible]時歲荒家日不給姑及宗族諷之再適俞曰生為過人死為過鬼大人無忘死者請得六尺孤畢此志於是後以溱兄子橋橋甫二歲俞紡織而哺之撫按旌之曰貞節年八十三卒

李氏秀水陳貴妻甲寅倭變李方抱幼女恐迫及遂跳身入水倭急持其髻李手抓倭濡血倭怒以刃抉李首擠之水詰旦母女相持出水次

包氏季女者秀水人李生委之禽母兄嫌李貧議

他適女遂憤懣不食者七日長婦力持七箸瀹季
女口未及咽而卒
張氏夏鼐妻張氏鍾一奇妻俱秀水人皆蚤寡矢
節靡他並垂老而歿
沈淑貞秀水沈澤女姊妹二人其姊嫁盛寔蚤世
盛議聘淑貞以續舊姻淑貞辭曰姊之夫非妹之
匹也遂誓終身不適人後有求聘者俱以前盟謝
絕奉佛持齋年七十八歲以女身終焉其族屬憲
副沈啓原為立貞女祠

尤節婦嘉善沈杲妻年二十七而寡教子若孫俱
得成立已令金和給扁旌之令年七十有五
趙氏嘉善朱桓妻年二十八夫亡即矢茹葷孤猶
在襁褓家貧甚日惟紡績自給每引兒至夫座前
課讀稍踰度輒啼而責之壽五十九忽一日呼兒
曰我以半生事爾父半生守爾父今日是爾父亡
日我從此逝矣尋死有司旌之
唐氏嘉善季昕妻偕伉儷甫九月昕沒時年二十
有一練其遺腹子也族人以貧故欲其再適唐斷

髮誓志奉姑孝即得一果必進之當大暑猶夜處帳中勤女紅以給勵操六十餘年卒之日里閈俱憫焉

嚴氏嘉善孫承祖妻年二十二夫夭止一女欲以身殉念姑且老乃孝奉天年及女嫁曰吾事畢矣竟不食死

俞氏秀水施泮妻甫二十二歲泮沒氏矢志砥節年七十有七至老弥篤秀水邑博王諷為文表其節焉

屠氏崇德庠生姜鍾妻鍾卒屠年二十家素貧內外無倚遺孤亦年幼一毫一粒悉出自織紝荒歲糊腹竟日晏如也蓋苦節云

許氏崇德南城令李華春妻華春故貧織紝佐之迨華春登第卒於官許年二十九貞心苦行歷二十三年邑侯陳履周應秋皆表其門

朱氏崇德庠生沈懋學妻夫故氏年二十九家貧如罄紡織撫孤宗人欲奪其志氏觸柱自絕隣母救免族姑周以升斗堅却不受自甘澹泊迄今四

十餘年撫臺督學並給扁旌異

陸氏崇德金梁妻梁卒氏年二十生一女甫月餘家世貧孤苦伶仃翁勸之更適陸拜而泣曰生存一日亦一日金門婦也何他之為翁姑亦感泣萬曆二十一年病故蓋棺事定合表其門

馬氏崇德庠生郁維周妻周素病當婚時已癱然骨立矣氏勤紡績供藥餌越數年卒馬甫二十五歲伶仃孤苦遺腹生一子襁褓成人俾讀父書歷今三十餘年縣周應秋給扁旌之

張氏府庠生金維秋妻張千之女歸維秋甫一載秋卒氏年十九號痛絕粒茹素終身苦守五十三年人稱貞節

吳氏朱琪妻凌氏朱禧妻俱崇德人吳為琪繼室成婚期年而琪沒時年十八遺腹有子復殤吳育前母子禧悉力撫養逮長娶婦凌氏未幾禧亦故凌時年二十八哭泣曰天禍我家一至此耶凌曰夫不祿不能報姑恩妾敢他乎既而家日索蚤夜紡績以盡孝養吳年八十餘且死凌以禮襄事年

七十一而終司徒劉公麟傳其事

葉氏崇德監生徐棟妻棟患疾葉晝夜號泣祈以身代棟卒時年二十七屏去膏餚堅貞自守撫孤女年十六贅壻黃鈺婚甫八月鈺卒女亦矢志同母守節女尋已笄笄五十餘載終始如一太守趙公瀛書冰清玉潔以表之

姚氏崇德庠生嚴璠妻年二十五璠卒以死自誓孝養老母撫遺腹子教之成立雖貧至老亦不改節事聞督學給匾旌之

社氏崇德李垚妻垚卒杜年二十八遺孤稚家祚日薄撫子養姑志不少變年踰六十邑侯俞冲表其門曰貞節

張氏崇德庠生呂爕妻爕卒張年二十五翁姑相繼歿翁有遺孤甫二十日臨終時囑婦育之張撫如已出夫之所遺雖片紙隻字不敢廢棄

朱氏嘉興賀德脩妻萬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時德脩病故朱氏時年二十八歲哀號痛哭即日亥時服毒自盡里閈莫不哀之貞烈異常所

當亟為奏旌者也

馬節婦生員劉濂妻也父馬玄平湖人年十六歸於劉十七而寡矢志靡他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每不與食百計挫之而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或救之則繫絕而墜於地死矣急解之漸蘇翁又陰納沈某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持過沈舟舟且迅發氏投河不得乃呼天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延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氏別居時氏父兄繼沒無可歸假寓一室不完苦辟每雨則危坐達旦以為常或不能具糜率三四日不食而不死鄰婦強以食而進之乃復食令年七十有三

沈氏貞女平湖沈渭女也少字毛坤子及笄將嫁而其夫浪遊不返翁憐之許以更嫁女不從夫亦竟不歸遂請於父母歸毛立後守節終身至萬曆庚寅歲卒

陳節婦秀水陳金之女十八歲于歸顧四相甫二載夫病劇割股和藥以餌獲甦又二載夫死于疫

自經至再顧與同棺家人救免時年二十二歲翁姑欲奪其志乃剪髮矢志茹蔬衣縞禮佛終身年七十歲卒

徐氏秀水金應元妻歸金甫二載夫亡號泣悶絕每欲自縊其姑吳與長姒朱防衛得免歷五十年如一日直指奏聞為立坊表焉

沈節婦嘉興賀時保妻年十八歲夫亡即茹齋以資冥福苦守三十八年李直指行邑令鄭振先給扁旌之

王節婦海鹽張鎮妻年二十夫亡生子甫月餘矢志守節壽五十餘而卒府縣給帖旌表之

賀氏秀水楊和之繼室也年二十四和卒有子道昇充庠生娶媳韓氏年二十道昇亦亡共勵相與苦守隆慶五年邑令張道給扁旌之

馬氏鄔科妻馬氏張崇仁妻戴氏庠生馬師伊妻劉氏沈民表妻吳氏朱彩妻姚氏庠生鍾鳴震妻俱平湖人年少守節

沈氏嘉興俞光妻俞氏府學生員朱繼唐妻俱以

少年苦節有司給扁旌其門

夏周妻項氏施曰俞妻項氏俱秀水人年少苦節被旌姚鈳妻項氏亦秀水人年少苦節姑疾割股以進獲愈里人稱之鄒氏鄒鏞女嘉善人家貧每夕焚香祝親壽父遭危疾割股以進父隨愈人稱為鄒孝女云

包孺人楊氏華亭楊周之女周擇婿得嘉禾包志為包鼎之子遊太學未仕而卒遺二子節纔五歲孺人日撫二孤以泣嚴而勗之每曰若知若母所為乎冀若有成耳不成何望且吾所為不即死者在此此而不副吾心何用生為二子感奮力學相繼舉進士繼官御史尋被　命封顧謂其子曰始吾不幸遭家不造誠不自意或克至是若曹其亦知所以承之二子服官廉慎所至職辦及節以直道忤時遠戍邊徼母雖心憂而不色慫曰以忠得罪榮也多矣居常儉素婺居四十年悉屏珠琲不御受封時常一御命服而哀不自禁已即藏去嗚呼貞哉

屠宜人項氏襄敭公女孫歸康僖公子諭德應埈會康僖公捐館孝事太夫人太夫人嘗遘疾垂殆割股和羹以進病遂瘥以諭德公初秩受封宜人舉五子盖玄仲律仲行舜方舜童諭德公棄世精意課子弗少姑息仲律釋褐春官令弋陽及辭命以事上忠臨下惠寧拙毋巧罔隳家聲為先人羞自後凡入仕者不改是命叔方暨冢孫謙後先成進士盖玄以謙貴受封仲行子豪舜童子天壯俱領鄉薦之蘭繞膝常泣言曰我長汝父五年恨汝父不同我一見也自幼至老動中矩矱子孫咸以為式是稱賢母至八旬外疾作諸醫束手孫大壯密割股和粥食之得效僉謂宜人事姑之報季女適吳太守繼封恭人事宜人甚孝宜人逾九旬複遘疾恭人早夜侍湯藥憂勞備至一日忽仆地輿歸不起亦可謂死於孝矣

嘉興府志第二十四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釬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嘉興縣學生員王體元
李貞開校正

方外

梁

文喜禦兒人姓朱氏梁開成間嘗之五臺山禮文殊大士後參仰契悟命為典座一日見文殊跨獅

子緣鼎側文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嫵唐咸通中築室千頃山居之

唐

船子和尚名德誠初參澧州藥山弘道儼禪師儼云子以後上無片瓦下無錐地大闡吾宗與道吾雲巖二人為道契自離藥山乘小舟往来松江朱涇以綸釣舞棹隨緣而度號船子和尚夾山善會禪師初參石樓住京口鶴林寺道吾過之知其所得尚淺令參船子會至朱涇見誠大契宗旨辭行回顧再四誠喚會回立起撓曰汝將謂別有處邪迺覆舟入水而逝咸通十年僧藏暉即其處建寺焉誠有櫂棹歌三十九首呂益柔為序而刻之今載機緣集

長水法師名子璿秀州人有道行註華嚴經八十一卷過精嚴寺講楞嚴經自作疏疏未作時夢文殊入口既畢夢出于口疏成紙為之貴夏竦奏賜號楞嚴大師後跏趺而寂以兩甕合之塋真如寺

宋建炎初金兀术兵至發之見手爪逸身復瘞之而出按楞嚴大師即長水之賜號或誤為兩人今改正之

後唐

譚峭字景昇海鹽人嘗著化書宋寮丘欲竊為已有乃襲峭而投之江流至金山漁者剖之得峭峭曰齊丘奪我化書遂去不復見今譚家嶺乃其得道處故以名山

宋

清音子姓湯名道亨復自號赤腳道人宋季引一猱云自金陵来處茅檄于府北猱大如人能主給使亨夜坐時舒光邦人推異爭飯之豐薄不計第言分定去由是愈益異之施與日多因構菴以居名曰大古以延竚四方雲水之客久之有軍士截烹其猱食之亨郎齎咨與所親訣別手倡云八十一年饒舌終日化緣不歌重陽時節歸家一路清風明月遂端居而化

聰道人姓仲氏名德聰姑蘇張潭人初入杭州慈

先院受具戒於梵天寺參請諸方密契心印大平興國三年結廬佘山之東峰有二虎為之衛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有禪者造之見挂一書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既知之矣何再讀為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者皆默不對天禧元年七月趺坐而逝闔月貌如生塟佘山峰後遷於南嶺聰嘗住超果寺慶依尊者自杭奉觀音像來聰預知之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及期果然今寺奉為開山祖

慧辯字訥翁賜號海月傅氏子生時有異父母令入普照出家得法於明智命代講八年遂領寺事翰林沈時卿以威猛治杭僧徒見者愜懼辯獨從容如平日沈異之俾蒞僧職遷都僧正時東坡作倅高其行嘗為撰敘鋪張辯容止端靖不蓄長物有盜夜入其棲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後隱草堂將順寂遺言須東坡至方可闔龕四日東坡至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温遂作三絶以哭之

惟湛義烏宋氏子父母逢異僧曰汝生子六人第

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覃思得度首謁神照
復往依廣智嘗白智曰師所從者我無疑焉若圓
頓絶待之旨當須自得後敷講於雲間超果大揚
化道天台一宗振於三吳自湛始熙寧六年三月
趺坐而逝火浴之頃舍利粲然

凈真嘉熙三年浙江錢塘江坍凈真以偈呈安撫
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
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浪拍天遂投於海三日
而返謂衆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
崩矣語訖復入于海安撫與民感德具述其事聞
於朝勅賜護國真法師立祠于杭之會靈祠

徐寧海鹽人少有道術錢塘杜氏女患邪寧作符
召之見白衣人入一叱即成白龜後登石崎山不
返兄弟往尋之見倚樹不動惟空殼耳蓋尸解也

戈基崇德人嘗遇異人授導引之術入千金鄉山
原數年趺坐而化面頰若栗體柔如生其徒收瘞
之惟有布氅而已

李鼻涕紹興時人寓秀州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

垢膩為九與之因名劉延仲與坐曰今日偶焉無酒道人嘆曰何不出床頭珍味泉待客劉大笑呼童取尊道人曰但將一空瓶紙覆之頃時香氣外溢坐中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啓珍味泉無涓滴矣

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當于真州相見至期劉卒于真

張復陽平湖人自謂張果老後身棄家為道士妻亦感悟為尼復陽修煉精勤明周易姤復之旨作復陽圖善詩畫書法道義八十餘歩履輕捷卒之

日如生謂尸解去

寶安禪師蘇州人姓夏深明宗旨親運土石精嚴寺作五臺山立五臺院時壽八十餘歲不衣絲纊寢卧亂草終後肉身不壞

竹菴禪師名可觀雲間戚氏子十三歲祝髮宗天台師所居蕭然無一長物後歸當湖住德藏寺鑿山月池構松風臺以自怡淳熙九年春秋九十九一日忽謂門弟子曰我行後當擇三無日闍維收舍利塔之弟子請曰何謂三無日師曰無事無風

無雨便是好日語畢端坐而化所著有楞嚴補註
山家義苑等書塔在德藏西北隅為築城所夷知
縣謝良弼夢一紫衣老僧謂曰我竹菴和尚也以
塔累公旦日尋訪果得塔因為繕治復立石表之
僧淨梵嘉禾人姓笪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
師而懷娠生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嗣湛譚二法
師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
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感普賢授羯摩法呼淨梵比
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令王公度目擊其事題石
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見冥王者令檢簿云淨
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送歸時姑蘇守
應公有婢被祟請師授戒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
夫見夫遶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補管
內法主持十餘年化後荼毗有舍利五色
唐介壽號隱梅西塘人世為道官至介壽得異術
於崆峒道士余西璧能役使鬼神呼召風雨咸淳
二年海潮衝齧都城介壽應募作朱符沉之江患
遂息官以道録恩賚甚厚勅改其舊居曰福源官

雲門文偃禪師姓張氏初參睦州蹤禪師州見來便閉門師三扣門問誰師云某甲州云作什麼師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纔開門師挽入州掩住云速道速道師擬議州托開云秦時轢轢師從此悟入州即指師見雪峰遍訪諸方晚游廣中靈樹知聖禪師久遲師来比至率衆門迎命居第一座樹將終遺書囑廣主請師繼踵住持久之遷韶陽雲門廣主屢請入內問法待以師禮往来學徒不下千人臨終以表辭廣主垂戒學徒端坐而逝遺命塔全身於方丈後乾德三年雄武節度阮紹莊憙師以拂子招之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吾久散塔中宜令暫出李以奏聞有旨命韶州刺史同詣雲門開塔果見師如生髭髮皆長李復上其事廣主迎真身赴闕留內庭供養逾月送歸封塔謚大慈匡真宏明禪師法嗣澄遠

元

块圠子姓蔣號清谷不知何許人年二十五涉覽經史言辭簡邃髡首垢面動靜不羈元至正初抵

松江坐太古圜室已則歷市廛猨狂人呼為風子一夕叩府人沈蒲團門家人拒之不肯去且告之曰將蒲團来坐我沈異之擔一蒲團導詣蔬圃草蓬中宴坐沈徐瞤啓之有所省發輒委俗傾身服役為弟子由是廣方崇向爭施與因以其地為菴即所號為庵乃翛然一室足不踰閾者三年嘗有問者曰近思録定然後知有光明是金丹否蔣曰賢且去味中庸又嘗手詩示沈云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竪起空拳指白雲又云不偏不倚立於中不著兩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進沈曰吾乘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絶而蛻

得喜姓錢氏童丱時依興聖權公薙染及長心契禪宗越登天目山叩中峰禪師獲玄旨歸有施北花園地遂結菴延四方雲水鑿基得古石刻錢喜二字中峯遂大書喜見二字匾其菴達官傲士父老兒童悉以喜菩薩稱之吳江程林仲喪母致喜演法有金巾白帽神人合掌見其後良久諸大家

禳祈獲喜一至為幸至順中卜遷盤龍塘不三年遂成勝刹及卒緇白送葬者數千人火後舍利晶瑩得之者如至寶爭分互奪雜泣交喧或拾片骨取撮灰襲藏供禱則舍利纍纍而生至穿斷火所以求之

覺慶四明鄞人姓毛氏嘗作偈云無量劫来元有我無有有我我亦無無我無人無覺處蕩蕩光明耀太虛將以正月二十三日於會中坐化人皆止之有隙源堅者迎歸其家越三日而寂三日徧體汗下復迎以歸是夕紅光燭天又十日顏貌如生鬚髮自長人皆嘆異源堅遂剪髮易所居為菴縣慶身祠之至今存焉

彭素雲汝陽人大德丁未年十二禮劉月淵為師稍長游武當時張真人集雲水三千餘人千紫霄宮素雲求執厨汲水昔行三年得真人授棲神鍊氣之旨走蜀上青城入閩登武夷凡古仙過化處歷覽殆遍東浮浙水陟天目過華亭擇勝棲止洪武辛酉始至細林山結菴居之甲戌秋八月二十

一日旦起沐浴更衣趺坐問左右曰何時日正中遂翛然而逝七日顏色如生上命中官来召以羽化聞越月復命中官啓其龕視之正身不倚命有司加甎石重甃繚以垣牆弟子郭德全住山奉其香火焉

石屋和尚名清珙宇石屋常熟温氏子出家本州崇福寺遍遊天目淮陽遇二高僧叅破禪機後請住持當湖福源禪寺隱歸太湖元至正間朝廷降香幣皇后賜金襴衣後示寂于湖州霞霧山建塔

詔謚佛慈普照禪師隆慶間一士人發塔視之骨皆金色其光燭天士人若有空中擊之者立死

盛勤壽陽人謝氏夙有道識稟法于德山遠和尚又習安定法然頂師前有異光上發光熄而頂畧無損師指為上乘法器来遊餘杭後徙資聖法侶數百勤死火之得五色舍利不可勝數有源宗集傳世

皇明

若愚號鉄庵洪武間青鎮寶閣寺僧嘗于靜夜演

說妙理天燈羣集人咸異之江湖禪學咸禮師焉
永樂庚辰夏辭衆跌逝
楚石琦小字曇曜象山人姓朱氏穎發博通內外
典元泰定中住海鹽福臻院洪武初以高僧召至
京師親承顧問未幾卒宋濂為撰塔銘
闞禪師普明字寂照初投妙常庵薙染受具日誦
法華經不輟後居古杭山中每靜坐蛇鼠鳥雀皆
嬉遊于前客至叩門飛走不及輙納諸懷以衣服
之客去則復出矣有一病者詣之手摩其[illegible]

頓除遂委身為弟子一日語弟子曰我五月十八
日逝矣弟子以五月非吉更訂八月遂歸嘉善屆
期弟子來送師方掃地語之曰汝不來吾幾忘矣
遂鳴鍾集衆作偈曰這個老漢全無恩筭禪不會
參經不會看生平百拙無能晦跡青松巖畔靜如
磐石泰山動若雷轟掣電遂端坐而化舉龕荼毘
火光五色異香竟夕獨舌不燬扣之有聲過旬餘
人猶見之古杭
周玄真海鹽人受靈寶大法能呼風雷洪武初入

京禱雨雪輒應數召賜坐燕勞稱為鶴林高士
沈野雲字道寧烏程人寓鄱秀觀幼習方外學朝
廷累召禱雨以缸貯水每手一運雷即一轟雨亦
隨至上深悅之賜三品服及湛然純一圖書
沈嵩高者秀州象賢鄉人幼從蔣大方學五雷法
居清真為道士成化間郡大旱知府徐霖召嵩高
用虎骨攪龍潭不旋踵大雷電雨霑足霖喜以詩
謝之又范教諭官舍晨夕空中拋擲瓦礫嵩高曰
此土怪也温元帥掌之書二符與之即止其他治
病伏邪往往多驗御史姚公綬有傳

義記

漢

文帝十二年由拳馬生角

三國吳

黃龍三年由拳野穀生改為禾興縣

晉

光熙丙寅有毛人三集于澉浦鄱道元曰汜于風
也永嘉辛未張林家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饑死

後果兵荒相尋

泰和乙巳海鹽獲白烏會稽太守顧覬之以獻是年海鹽已命田流縱兵大掠海鹽

隆安三年會稽妖賊孫恩由海道寇海鹽縣軍劉裕築城于故海鹽縣以禦之賊知有備進向滬瀆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逆戰敗沒裕復追至鬱州及海鹽頻破之

晉末亭林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探之火起後晉天福庚子亭林寶雲寺壞於水開運初始遷於南

將成寺僧二人各夢二青衣來云梁朝侍郎至也俄一人紫衣金魚儀狀秀整謂僧曰此地吾之故宅荒廢久矣汝今於此建寺可立吾像吾當護此寺也明日各言所夢尚疑未之信是夕又夢云水際古碑可以為據明日果獲碑字皆磨滅獨一片分明云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僧遂於寺之東偏選材作室并二青衣祠焉今為寺之伽藍神

南宋

元嘉中有朱休之者一日與弟對坐家有犬向休之蹲視搔頭而言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固復可柰汝明年何休之怪而斬之来歲梅花時兄弟相鬬弟奮戟傷兄官收治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病疫毋及兄弟皆死

唐

貞元中海鹽有戴文者富而貪鄰為舉債取息數倍鄰怨苦之曰戴文何時償我文死而鄰牛産一犢脇下白毛成戴文字鄰以戴文之輪迴也曰呼戴文而鞭之其子耻之謝其鄰烙去牛脇字以字滅無左驗訟之縣吳雪耻縣追牛至則戴文字復班班見矣試呼戴文牛即應聲數年斃

至德中顧況子年十七而殤游蒐不離況所況悲啼不已作詩哭之曰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應之曰若得輪迴當復為顧家子況果復生一子七歲不能語其兄戲批之忽曰我爾兄也何敢批我因叙生前事無一誤者即非熊也

景雲乙酉秀水新城鎮秋夜忽聞異香襲人寒氣凜若如氷雹聲及旦泥沙中多金里人翁嵐建雨金嶽宮皇明呂太常憲有碑記

乾符己亥郡遭黃巢兵燹民居無遺

中和壬寅二月嘉興馬生角

宋

建隆初澉湖三姑廟後一山湧出波浪中隱隱與水平久之寖大

乾興壬戌大水壞民田

大聖癸亥饑六月隴畝產聖米饑民取食

慶曆戊子十一月丁酉夜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起

熙寧戊申蝗

熙寧丙辰秀州嘉興令陶彖子遇一女偕行至水濱遺之詩曰生為木邪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與之期曰仲冬二七月盈之夕車馬來迎自是令子遘異疾不可救療后辨才法師元淨抵秀令巫告之法師過令所除地為壇設觀

音像取楊柳灑水呪之夜遂安寢明日始來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咨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問其姓咨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師曰柳姓也乃巍然而笑師又為宣說楞嚴秘密神呪令痛自悔恨毋為物邪所轉於是號泣不復有云妖謂令子曰父與子遊不能遠舍願觴為別因相對引滿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上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紹聖甲戌大風海溢壞民田

政和間秋八月水災

政和間朱勔以滬瀆靜安寺庭陳朝檜聞於朝即陸龜蒙皮日休所詠雙檜也有旨遣中使取之時中使欲毀山門而出一夕風雨震雷忽碎其一乃棄不敢取

宣和辛丑方臘寇嘉禾統軍王子武合官軍破之

宣和年間秀州春旱禱精嚴觀音有驗因重餙尊像夏旱復有請郡守曾侯夢白衣天人曰我固當

為此方致雨然面目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柰何明日詰其由果匠者用鷄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隨禱即應

建炎初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之荆聶乎曰然公曰盍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豈為賊用況忠義如公何忍加害第恐有繼至者故来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貲然則留事我乎曰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攝衣登屋屋尾無聲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獲奸細後公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遠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耶

建炎丁未秋斗牛間有紫氣十月戊申嘉興縣丞趙子侔生子于官邸紅光燭天後為孝宗

戊申五月州卒徐明等作亂御營中軍張俊至收斬徐明并殺守趙叔近州人憐之

庚戌二月金人陷秀州

紹興乙卯十月丁未大雨雹激射如箭覆舟壞屋海水大溢擁巨鰍卧沙上揚耆撥刺高齊縣譙其長百丈民臠其肉轉鬣壓死数十人頷骨長二丈五尺脊骨如臼已未大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

紹興己卯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前数日上管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有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噎悲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邪何至是張始言之明日暴風天昏張自分必死因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柰驚怖何乃易服出屋外桑下立以俟俄雷電大作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天赦汝又曰汝歸當益為善且以語世人云

隆興癸未八月大風水崇德為甚

甲申七月大水浸城壞民田廬舟行廛市溺死甚衆大饑人食糠粃

乾道乙酉春大饑殍徙無筭

丁亥秋八月大水壞民田廬積潦至于九月稼穡

盡腐

庚寅大水大饑

淳熙初民呂氏氷死有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等文經日不釋

己亥夏水壞圩田溺死人

庚子大旱

丁未夏旱饑有流徙者

淳熙改元秋大旱知縣李時習知龍潭在景德禪院前遂以太平廣記載南中攬龍事請於知州張元成而張聽之以長繩繫虎頭投之龍潭果得兩偶取虎頭稍遲雷電繞於治廳之所移時不止張速遣人取之即晴霽婺州圖經亦載攬龍之事則此法果不誣矣

紹熙庚戌四月不雨至于六月雖陽李直養亟禱陳山龍母祠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請歸酺祠奩中出四龍子如粟粒三日大雨霑洽七月又旱申禱旋應詔進封為廣惠淵靈侯龍母為慶善夫人明年三月直養以祠宇弗稱遂哀衆力

為建大殿鼎新神像且列四神像於傍以表四龍
子之異迺四月龍見于龍母殿自空而下其大如
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不敢仰視又明年三月直
養遣工繪于壁工夢金冠白衣神人曰語而令他
日禱雨當誦華嚴經其事甚異

紹熙甲寅秋七月大風駕海潮害稼大饑

慶元丙辰十一月二十日夜半月出如望其冬無
雪明春無雨太史奏下詔祈禱中夏雨足

壬戌春夏旱

開禧乙丑夏旱

丁卯夏秋大旱種糓絶種

嘉定戊辰夏五月旱大蝗

巳巳夏四月旱至七月乃雨

癸未夏五月大水

甲申海潮壞堤

端平閒有一老人寓嘉興旅店日鬻金柑及暮醉
歸浩歌甚樂如是月餘主人怪其所携少而所鬻
多也因竊窺之用香爐盛土植柑種久之柑實纍

纍垂矣主人因結歡邀與飲願受其術老人曰此法給身有餘養家不足主人曰今每日役役者以無養身資耳願翁授之拜伏地不起老人曰須往深山清淨處授汝主人喜私計曰果得此術一夕鍾數千頭家可致富豈獨養身即為老人所覺主人再拜謝過越宿而老人已去主人懊恨不已明年同店者見老人在廬州賣枇杷云

寶祐丙辰嘉禾倅陳周士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乃趙德淵之隸亦以是日載客薄遊劾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已亟棹避去周士恚曰某不才望輕遂為一卒相侮如此乃据據其贓濫過惡達于守即日追逮決脊編置仍發嘉禾示衆時炎暑乃裸曝之數日死垂絶仰天嘆曰陳判誣虐殺我當訴之冥府相報後三日周士旦出忽大吁云周監酒鞭我背邪疽發背死

德祐二年元世祖兵下江南伯顏進兵逼城知府劉漢傑以城降

景炎辛酉秋七月大水至冬十月水勢不殺

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儀受警家錢法外凌遲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鶉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寃囚之鬼常隨之每陰雨常立於前儀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由此精神恍惚饑餓而死

宋末華亭陳生者為録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憂其家人曰我在湖州歇山寺為犬家人驚慘詣寺問之犬聞家人至急避于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去僧呼犬語曰陳大録你家人去矣即搖尾而出犬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

大觀間衛仲達為館職時因病憂入冥府立庭下伺命有四人坐其上面向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出手不得耳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標榜前兩首皆

有柈吏舉簿置東枰重壓至地地為動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恒有悔意謂吏曰更與檢善看指金字牌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箸大吏特下寘西枰枰亦壓地而東枰高舉向空大風欻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焉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相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者盡矣君言得用豈止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宋末華亭令劉璧每坐理廳日有鸛集廳前悲鳴類有所訴者劉顧而言曰豈非為人毀汝巢或取

汝乎鸜俯首而聽立遣左右物色之鸜隨以往至普照寺鴟吻聲愈切乃惡少年挾彈斃其雛而鸜悲諜不已寺僮厭其喧聒遂併巢毀之左右還鸜亦隨至劉曰我知之矣便當為汝追治亦不動少頃捕少年及僮到庭下各杖之然後振翼飛鴟而去

元

大德乙巳蝗

延祐丁巳崇德州學泮池產瑞蓮

至順庚午自夏至秋恒雨閏七月甲申郡境大雨烈風崇德尤甚

至正甲申郡境產苜蓿

丙戌春張思敬寇嘉興攻破崇德

丁亥冬郡城西有烏數千營巢于地闔八尺崇五尺晝夜不休若有程督之者已而大盜蜂起江淮繹騷詔州郡築城自嘉興始

乙未秋七月三日白龍見郡城東馬橋上盲風怪雨慘黑若深夜壞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溪水

壁立男女叫號奔走妻子相失其龍過北麗橋入太湖後值苗軍龍所經處悉為蓁莽

丙申正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吼寒食日海塩趙初心率子姓掃隴聞楯樹作老鸛憂憂聲衆木和之移時方止同縣趙君舉屠猪落成新居猪場迸地蜿蜒如蛇走一里許乃止明年苗軍亂郡遭兵燹（洗）三家皆遇禍

元至正間鎮民張巨山貲雄一鄉生子巨森年十六喑不能言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巨山詣曰

問吾子僧即扣之巨森忽應曰此橋吾家當獨成巨山喜乃捐貲建橋名曰吉祥巨森自是能言至元間普照寺前刀鐫工見道上一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叩之乃至元鈔三十文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取而藏諸袖問之乃至元鈔二十文右二事亦相類夫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世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而無獻者能無鑒乎

洪武辛亥嘉興縣崇玄道院產靈芝

巳巳六月辛巳彗星見紫微側在牛度九十分七月乙卯滅

癸酉秋倭夷寇海鹽

甲戌春倭夷寇海鹽

永樂甲申夏倭夷寇海鹽

丙申夏倭夷大掠海鹽壞民廬殺守戍驅人畜無算

永樂中秀州有孫鄘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楹閒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鄘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鄘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妾願失身以報君鄘亟馳去及抵南陽獲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澣衣江滸識鄘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鄘獨得免

正統壬戌倭夷犯海鹽殺官軍

己巳夏倭夷犯海鹽殺官軍

景泰庚午正月大雪二旬不止閭有黑花凝積丈許民多饑死鳥雀幾盡夏霪雨傷稼大饑

辛未夏旱大饑斗米百錢道殣相望
甲戌春二月大雪四十日覆壓民廬溪蕩皆氷
乙亥大疫死者相枕籍
天順丙子五月大水傷禾民饑
丁丑大旱運河竭
戊寅秋海溢溺死男女萬餘人
丙戌秋七月海溢大水敗稼
成化庚寅正月大水無麥
癸巳秋八月嘉禾生
丙申十二月恒寒氷凝踰月舟楫不通
丁酉正月震雷大雪海溢溺民居
戊戌秋八月二十四日夜南方有聲如運磨連夜不止冬十二月龍見南方以十數
己亥夏六月初十日夜彗流如火曳尾長五六丈移時始滅九月二十日地震自申至酉始定尋倭夷寇海塩
壬寅春大水民饑斗米百錢
丙午春黑眚見月餘始熄

丁未秋大旱稼盡藁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紅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二字其家因以為兒乳名後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板上有字曰吉昌版下為窖有銀數百錠每錠有吉昌二字鄉民數十爭取之兒父亦在曰吾兒身有吉昌字且其名也欲盡得之衆不從特讓其多取殆十之五六家遂饒餘人得者疾病官訟纏綿不已或以貿遷亦多消耗一人頗有識曰此誠天付彼兒非吾物也舉而歸之其他亦從釐

所有畀兒父由是數家皆得無恙

弘治戊申冬十二月夜虹見大雷電雨凡四日

己酉夏秀水儒學後圃產芝連莖並蒂玉光紫色

戊午夏六月十一日郡境水湧高二三丈

乙丑秋九月十八日夜地大震久之屋瓦皆鳴次日地見白毛

正德己巳夏旱七月七日雨驟至如注至十月不止禾腐爛民大饑

庚午夏五月大水害稼民告饑流移者半冬十月

梧桐鄉驀有一虎入縣境居民驚怖縣令張為文
遣之虎即不見
辛未夏五月大疫死者相枕籍
八年癸酉十二月初五日崇德縣霜凝樹枝狀如
雹露其味甘如飴
甲戌秋七月崇德縣蝗不害稼已而嘉禾生有一
本數穗者
乙亥夏六月十八日夜暴雨水漲頃刻丈許淹民
居害稼
丁丑冬十月朔雷震大雪至十二月乃止
戊寅春恒雨無麥饑饉
嘉靖初副使苧村諸公傅布衣時偕友人郎某出
郊見片紙於地戲共溲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杖
截紙苧村問之老人曰紅蛇也苧村異之老人去
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大錢四遂
持以去苧村語郎曰此錢非吾與老人所當得吾
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相與嘆息而去
癸未春夏大饑任山家產一羊六角

甲申二月十五日夜地震夏秋米踴貴斗米值錢百三十文九月十四日雷雨電是年魏塘民家有母鷄抱邨忽化為雄毛羽爛然遂棄其邨

乙酉秋蝨虫食禾根

丁亥三月海鹽有大魚乘潮陷于沮洳長十七丈高二丈口廣半之膚綠無鱗項有長鬣甚勁海民競割其肉聲如虎吼蓋海蛛也

七月胥五都民家產一豕身面如人惟四足類豕時遷西區民家產一羔三足前二後一先是魏塘民家產一豕亦人足後其家以淫訟廢

己丑四月　世宗皇帝憂黃衣者數人陛辭南行次日以語大學士楊一清一清對曰黃衣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至大江以南在在皆有鹽邑亦然數日為大風雨漂入海盡死是上方勵精圖治敬天勤民故有是憂而一清之對亦為有驗是可見君相忻戚之同心也當是時必有修省之實故蝗不傷禾

癸巳十月八日四更星鬬啷啷有聲俄隕如雨

甲午夏旱秋大水傷稼

丁酉夏大水傷稼斗米百餘錢民饑死

己亥夏旱飛蝗蔽日害稼大饑七月十日雷雨雹大如桃李實末旬星晝見日旁九月八日西塘民家生一男僅二月餘忽作言索食尋死十五日大霧日高丈許黑日食之既

庚子大饑雜草芽木皮爲食婦女多鬻于外境六月八日晡時蝗飛蔽天所集蘆葦竹葉並無遺者

辛丑五月大雨連日遺蝗俱赴水死

壬寅七月朔日有食之既晝晦星見九月四日霜降是夕雷電交作

癸卯夏霪雨秋大水傷稼大饑

甲辰夏秋大旱斗米二百文禾稼不秀賊盜横行

乙巳秋大旱米價騰踴如前舜薩相望室廬桑梓一望蕭然

丙午夏島夷犯海鹽及疫屍浮河者不可勝計

丁未秋冬旱自二十三年至是年秋冬皆無雨雪

戊申春島夷犯海鹽夏旱十一月雷電大雨虹見

南北

己酉夏大水傷稼

庚戌春三月午刻大風揚沙雨黑霾者三日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姓無人家已而倭奴剽殺甚衆

壬子年二月白日望見秦駐山軍馬縱横金戈閃爍疑是操軍追而視之無有也至八月亦然海上夜行者見之尤明如是數次秋末日晡時西有赤氣亘天至暝不散如是者百餘日明年倭亂

甲寅四月初八日倭寇倅至郡城兵連禍結者數年是年九月初八日未申時天有青紫黑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逾時向西北散去

乙卯春嘉興縣白鵲生平湖縣地生白毛又有黑者形如亂髮

丁巳年春有馬道人為孽于嘉湖間剪紙為兵呪即變刀杖焚刼地方分徒黨徧哄村郭男婦深睡時即為所壓遠近大閧各戶多懸籪籔籞籪四字

以厭勝之其妖術行三四月始息

庚申年四月二十五日地震二次屋宅有聲五月二十六日又震

辛亥三月郡城西門外新橋頭王四家有血從地濺起井水俱赤四月初七日雨氷雹閩五月霪雨大水壞田禾至十一月水弗退民大饑有司設粥餌食之殍殣相望

壬戌三月十二日黃白二龍合股由太湖而來一青龍隨之自陡門至峽石東南入海

癸亥四月十八日海鹽午潮有海馬萬數內有一巨大如樓房沿塘羣行行二十餘里入海響振非常

乙丑嘉興縣羊產女

丙寅上元燈夕春波門外挨擠觀燈為宣公橋門限所格互相蹂踐死者百餘人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民間訛言朝廷採良家女充內宮男女婚娶畢盡甚有不待媒妁而送女入男家者

壬申嘉興縣嘉禾生

萬曆乙亥四月朔日有食之既晝晦星現是年五月三十夜大風海潮湧入海鹽城中平地水三尺沿塘居民漂沒數萬田禾淹死月餘水退亢旱大荒

丙子年檇真寺重修佛閣上梁時有白鸚鵡翔集其上數日乃去人以為觀音顯異云

丁丑九月二十七日彗星見于西方光芒竟天月餘始滅

戊寅正月初六夜星移西方中有一大星是月初西方若有日出是年秋蝨害稼本年冬十一月雨木冰

己卯夏四月大水淹田禾冬十二月冬至前一日大雷虹見

庚辰閏四月大水民饑聚衆搶掠

辛巳大水

癸未旱

乙酉秋大水

丙戌秋大水害稼
丁亥元旦雨雪浹旬不止十六日雨水氷秋大風拔木官廨寺觀衆罳盡墮大水無穫又思西鄉有大鳥人頭鳥身頎下有白鬚鄉人怪之
丁亥嘉興包世熙夜夢同表兄諸澄甫叩拜城隍之神各以父年為請澄甫父鉞時任衡水學諭世熙父憲副樫芳也神謂澄甫曰汝父得六十三謂世熙曰汝父壽止六十耳熙驚懼而覺辛卯三月衡水訃至果止六十三熙以前夢既驗心切憂之
為疏詞復禱神前願損己十齡以續父箕抗辭哀懇聲淚俱下至十月熙以暴疾卒時樫芳年五十有八延至六十三卒樫芳為熙立傳
戊子年太湖盜發所在戒嚴
己丑年夏大旱湖心龜坼野無青草五谷不登民茹樹皮又瘟疫大行死者無箕朝廷出內帑遣官賑濟
辛卯秋大水
甲午元旦雷雨

乙未八月民間訛言有青十二月地震

丙申夏旱秋冬霖雨不絕

丁酉二月癸亥戊子下黑雨

嘉興府志第二十五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釪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許錫瓚沈德先校正

典籍

本府

宋金陀粹編郡守岳珂痛祖武穆為秦檜冤死政暇屏居金陀坊著顓天辨誣天定錄

諸書故名嘉禾志張元成修

元嘉禾志 郡幕單慶主修
學博徐碩編

皇明弘治府志 郡守柳瑛主修
學博林光編

嘉靖府志 郡守趙瀛主修
慈谿趙文華編

紺珠經四卷 郡守趙瀛編

小學史斷 南宮靖一編 郡守趙瀛梓行

三過堂集 煙雨樓志 郡守龔勉編梓

石刻金剛經 郡守龔勉書

嘉興府志補 郡守于鳳階主修 郡人鄒衡補遺

醫經大旨 郡人賀岳著 郡守劉慈梓行

嘉興縣

唐陸宣公奏議 陸贄撰 黃檗心要 希運

宋禮經會元 葉時 玉照新志 揮麈錄 王明清 註解華嚴經八十一卷 長水法師 中興要覽 聞人宏

元易傳大義 鮑恂

皇明九柏存稿 呂嵩 姚侍御集 姚綬 蘭暉堂集 屠應埈 嘉樂堂集 孫植 殊域周咨錄 嚴從簡 兩臺奏草 黃正色 鑾坡制草 朝鮮典志 碧山學士稿 皇明文憲 黃洪憲 沈氏學弈十六卷 治統紀畧 籌邊七畧 古文大學集註 春秋集傳 古本參同契解 高士彙林中 沈堯河漕通考 四十五卷 黃承玄

秀水縣

皇明通鑑綱目續編考正介庵文集呂原襄毅公遺藁項忠石雲家藏集沈謐秀水縣志周顯宗秀水縣水利考林應亮菁陽集選范言歷任疏稿吳鵬備倭圖記征苗圖記歷代市舶記卜大同衡門集鄭履淳經學要義史學要義卜大有小司馬奏草列卿年表考定輿地圖今獻備遺項篤壽南垣奏疏張應治麟經考沈啟原青藜閣集戚元佐寶綸閣集姚弘謨行戍藁沈思孝南臺奏議陳奇謀秀水縣志色令李培修郡人黃洪憲編

嘉善縣

皇明嘉善舊志于業十處士傳支立天官紀事袁祥陸中丞稿陸埏紀年備考袁仁教家類纂薛厚嘉善縣志邑令章士雅修邑人盛唐袁黃編袁氏易傳河圖洛書解曆法新書袁黃四餘集永昭二陵編年支大綸周禮衍義宋葉時著錢賀刪梓

海塩縣

晉晉書搜神記干寶南北朝國史紀傳輿地志顧野王皇明名臣言行錄徐咸海塩舊志邑令譚秀修海塩五志徐泰海塩近志署縣事推官張瑀修仇俊卿纂吾學編端簡公奏疏九邊圖誌今言古言徵吾錄鄭曉許黃門集許相卿張

方洲集 張寧 周禮音釋 吳昂 錢東舍集 錢琦

平湖縣

皇明東湖遺纂 屠勳 峰溪集 縣 璽 祐山文集 馮汝弼 趙漸齋集 趙漢 王柘湖集 王梅 滴露軒藏稿 沈懋孝

崇德縣

宋淳祐語溪志 知縣黃元直修 錢逢吉朱鵬飛同編 四書纂疏六經集解通鑑集義輔廣易經集說讀史纂要 衛富益

皇明崇德縣志 知縣洪異修 顧溪董遵編 緯畧顏編 沈宏 崇德縣

近志 知縣陳履修 郡人胡其久編 三游草 郭子直

桐鄉縣

皇明舊縣志 教諭危山纂 續縣志 錢榮 桐鄉縣志 邑令任洛修

儉編 馮孜

藝文

本府

唐 贈許明府

方干

檇李傳聞風俗好重門夜不上重關腰懸墨綬三年外身在青雲一步間勤苦字人酬帝力從容對客問家山昇沉路別情猶在不忘鄉中舊往還

過施水庵　李謌

勝地開蘭若幽尋信短筇僧貧只施水客至但聞鐘講座天花滿香臺翠藹重何當謝塵綬白社此相從

秋夜雨中過靈光寺　劉長卿

晤語青蓮舍重門閉夕陰向人寒燭靜帶雨夜鐘

水從他事孤雲任此心不能捐斗粟終日愧

琴

梁　還鄉歌　錢鏐

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還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宋　送羅極知秀州　梅聖俞

陸雲嘗誇千里蓴便輕芊酪同埃塵君今得郡正千里已患無芊厭此珍乃知南北各所樂乘舟不如乘馬惡水邊不見秦羅敷縱有西施肌肉薄使

君事事未稱意綠水芙蓉定何若

題靜照堂　王安石

任公蹲會稽海上得招提靜觀堂新搆幽棲客屢携飛簷出風雨灑翰落虹蜺投老黃塵陌東風路恐迷

題靜照堂　蘇軾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友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為

秀州秋日　沈括

草滿池塘霜送梅林踈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潮上孤城帶月回客夢冷隨風葉斷秋心低逐鴈聲来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寄令狐挺　張伯玉

羨君席上碧雲句吟盡江南煙雨春豈惜笙歌連夜醉且看風物逐春新花開花落何時盡閑是閑

非愁殺人何似陽臺雲畔曲細聲拂拂下梁塵

題聖壽院　曾鞏

一峰瀟灑背城陰碧瓦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徑冷日臨經帙紙窓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忘世外心應是白蓮香火社不妨藍轝客追尋

元　遊天寧寺　周廉

南朝古寺遶流泉夾道長松翠插天長者布金來梵刹僊華散綵落經筵自慚朱紱干微祿誰向金襴問別傳他日一龕容我老看山東上鏡湖船

明　登天寧千佛閣　胡槩

為愛禪房盡日閒褰衣高閣共躋攀殘花帶雨簷前落幽鳥將雛竹外還上下雲帆平望驛參差煙樹武原山乞身若許歸蓮社願借東林屋一間

復遊天寧　胡槩

興來重過竹間軒軒底清風鶴正眠童子出迎施問訊老僧延坐話因緣臘梅冷浸銅瓶水春茗濃烹石鼎煙擾擾時人莫相訝韓公自愛大顛禪

題天寧塵外樓　唐順之

閒裏香臺盡日登默然一笑又逢僧衣裁野薜貓塵淨飯試山精石鼎蒸大士西方談實相僊人東海說飛騰人間多少三羊路一一行來也未曾

次韻　羅洪先

高閣春殘始一登忽忘去住似遊僧齋鐘已罷烏初下江雨欲來雲自蒸笑指風旛看動息屢從火宅試飛騰年來漸解無生法誰信身前也試曾

莫叅政携飲天寧寺　王世貞

東風依步屧愛此禪房幽一雨忽秋色諸天來暝愁烏隨托鉢下僧逐鳴鐘收尚有三車喻能同信宿留

靈光寺　項忠

荆棘蕭條梵宇寒籍君捐帑復莊嚴紺園雨過琪花潤碧殿雲閒寶樹妍高閣夜聞禪衲頌蠡湖時傍隱君船已知福慶原無盡留取餘光裕後賢

杪春同諸友登毘盧閣　項元淇

錦閣攀依敞四臨丹霄延佇俯千尋散花徃徃迎香蘭清磬時時度遠音城引溪流縈若帶日披海

鳥盡成金共憐勝地開祇苑暫借春風款道襟

過天寧法舟禪堂　戚元佐

卓錫幾年至松燈一草庵榻虛雲共住定起鳥來參䑛衲人間相蓮文世外談平生玄寂意長此對瞿曇

金明寺佛閣　范言

湖曲深藏寺城陰別起樓登高公事了避暑醉鄉遊淨啓青蓮社晴分白鷺洲凭虛問牛斗江漢幾時秋

劉太史桂司諫典試浙藩嘉禾得士最盛事竣還朝賦謝　劉應鈳 郡守

新命霏霏暎斗芒遥瞻紫氣下錢塘青藜夜照珠光燦金馬秋馳桂子香治郡自慚非渤海空羣獨幸有孫陽魚龍徙卧驚吹篴煙雨樓頭醉羽觴風清南國闢賢扉蘭省聲華動棘闈鳳采翩翩占聖瑞天香冉冉襲人衣遥聞帝室連青瑣坐看文星燭紫微此日漢庭誇得士治平猶幸借餘輝

登金明新閣　龔勉 郡守

軒窓弘敞閣初成郭外烟霞入望明孤塔千雲文筆聳雙湖浮玉盡橋橫翻疑蜃氣生滄海不道樓居在化城勝地況憐知已集肯辭沉醉負高情

遊金明寺　李培邑令

高閣懸虛色有無千峰遙落小蓬壺瑤臺夜靜雲來影寶鏡空懸海吐珠萬壑疎風歸半榻一天孤月照雙湖登臨不盡招提興水面長虹飛錦扊

嘉禾十詠　沈堯中

秋到園林萬實成何如瑞谷此中生太平無事家家樂共醉春醪說雨晴　右嘉禾獻瑞

澄流屈曲抱城隅何事潔洄五色殊幾欲燃犀窺水底恐驚神物又疇虞　右秀水揚輝

尋常烟雨渺茫茫春到樓船共頡頏極目平原開錦綉不堪鶯燕踏花忙　右澉湖春日

五龍橋畔水亭淵紅蓼花翻起素鴛只為湖頭秋色好彩雲扶下一輪圓　右鴛湖秋月

誰道城東煙雨多半村桑柘半村莎山深不識朱衣吏春社年年燕子過　右芋村煙雨

傳說瞿耶擁雪嵐何時飛到郡西南朝來閃出瓊
瑤樹百丈精光上下參　右真如雪霽
危樓百尺傍龍湫上下空洞勢若浮盡道聲聞入
三昧一時喚得幾回頭　右景德晨鐘
東峯崒岕勢參天夜夜燃燈照大千願得衆生心
地朗一毫光裏現青蓮　右華嚴夜燈
南谷長溪一望平天風吹送數帆輕快心只問前
途事回首青山幾度更　右長水飛帆
鳳凰洲在水中央堤柳參差岸芷香日暮[illegible]

來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遇時往者
不可扳援兮來者不可與期夜烱烱而不寐兮懷
隱憂而歷茲歐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
處愁以隱約兮志忱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
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
英擥瑤木之樿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為
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
羽翼而高翔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身
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

雲兮劒淋漓而縱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桂於
榑桑右袵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
枘於伏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
志猶卑夫禹湯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予之從容
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甑窒
兮蜚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
而終窮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復世之塵垢孰魁
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
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

渡口獨留漁父醉斜陽　右雙溪夕照

嘉禾四咏　周紹濂

望吳門外水如油灩瀲騰空暎鷁舟莫是西施曾
濯繡至今人羨錦江頭　秀水揚輝
珠林寶地雨優曇別放光明一水南百丈浮圖凝
曙出儘令人作白衣參　真如雪霽
鴛鴦湖畔水西頭高閣凌空上界浮日日蒲牢聲
法界鉢中驚起卧龍遊　景德晨鐘
叢林平地耀金蓮火樹光浮不夜天傳與世途休

曖昧照人方寸在東禪　華嚴夜燈

金明寺佛閣　卜曰乂

和風香閣一簾開城上湖光入酒杯震澤晚烟歸盡舫吳宮殘月照粧臺雲迷驛路春帆遠地盡南天越鳥来往事千秋何處是夕陽踈影下蒼苔

高閣凌空百雉分湖天晴靄散氤氳僧歸檇李城邊月鳥帶秦谿渡口雲春樹幾家依綠水海門千嶂送斜曛憑欄無限鄉關思日暮鐘聲兩岸聞

漢　哀時命賦　嚴忌

虹霓紛其朝霞兮兮滛滛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耦使梟揚先導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蒐眐眐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于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網羅如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甑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

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概塵垢之枉攘兮除穢累而反眞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聊竄端而匿迹兮嘆寂寞而無聲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紓情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璠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隆之若過兮忽爛漫而不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永興聖禪寺記　　婁機

嘉定元年九月權發遣嘉興府事臣希道言臣所領郡治嘉興縣縣丞之廳正寢東室實維孝宗皇帝慶毓之地七紀于今丞轉相授與常官舍等無以稱神人扈仰之意臣至之日始徙丞居即加汛掃繚以周櫺崇護之禮懼未弘也粤產生徒閭井耋耆麇至謁曰往年秀以列州得名為府近者士不繇貢羣試春官亦惟毓聖之地樞電所屈昭示渥恩而龍戲之館赤照之宮獨後表章豈非闕典臣希道竊伏思念廢寢與食爰即故府是諏是稽

恭惟藝祖皇帝太宗皇帝赫靈誕聖于汴于洛後即其地咸建佛剎曰應天曰啓聖英宗皇帝繇齊州防禦入繼大統州陞節鎮是曰興德潛邸為寺亦沿厥名載在策書可援為比臣希道猥玷屬籍系為秀安僖王曾長孫臣祖嗣王臣伯珪嘗欲建請未及聞上纘成先志責當在臣況復際遇叨守是邦今而不言死有餘罪願即丞廳改創佛寺且以臣疏下之中臺討論舊章貴以名額仍陞軍號得偶齊鎮上以慰孝宗在天之靈下以表臣民[illegible]尊之敬抑為薄海生聚祈貺請福臣希道謹昧死以聞十月甲午詔禮部太常寺擬定禮部尚書臣時侍郎臣奕太常少卿臣燮奏嘉興府擬陞為嘉興軍嘉興縣丞廳宇擬更為興聖禪院十二月戊辰制曰可秀人聞命驩聲如雷郡以制書從事務揭軍名廼遂庀役撤廳創寺斤工墨師勸力子來明年十月寺告成重扉伉壯兩廡深靚左右複屋棲鍾若經中儼神御前殿後閣列署諸佛菩薩丈屋以居上首閎堂以容緇徒齋寮庖庾凡叢林槼

撫靡一不具為室大小合二百餘間輪奐壯麗為諸刹甲園觀和會拜跪瞻依謂宜有紀昭示臣機俟皋政府與聞奏請詔報本末禾興又鄉郡也僉諧稔簡不得而辭迺拜手稽首言曰惟聖篤生膺圖授籙天實啓之儲祥孕靈地實成之渾淪冲漠妙於天者難以智窺扶輿鬱積發於地者可以域攷瑤光感嶺鼎宿標禹傳雖不誣驗之無朕至若舜之諸馮文之岐周輿圖昭然千古在目臣子之於君父也坐見於墻食見於羹精誠所存隨寓而

著過虛位必趨遭乘車必下因物起敬儼如參前而況地靈所鍾聖蹟所肇委置堙沒弗虔弗蠲人謂斯何皇上昭茲繩武適追来孝宵衣菲食必勤必儉立政官人克明克謹設施注措動法孝皇至於恢顯之典尊崇之典事事物物極其豐備矧三朝成憲炳然如丹宜乎覽郡守臣之奏詔亟俞之惟恐後也若夫建明之宜奉行之恪經始之審告成之速費不害公役不加民則臣希道之績視公子奚斯為罔愧臣既敘次其事俾鎔諸石

明　嘉湖兵巡道題名記　湯日昭　兵憲

嘉禾當吳越之交東南距海西北控湖奸宄出沒孽牙之萌蓋相尋于其間夙稱難治云國初設民兵萬戶府未幾旋革所增介胄士僅以供海上而居中彈壓以臨制四方者未之及也嘉靖中葉島夷內訌跳躅屬邑致墜朝廷南顧之憂始命總督大臣提督軍務爰即臬司分署建立幕府當是時胡公宗憲劉公燾實成偉功地方賴之已而當事特請設備兵使者一員駐劄經理而浙西三郡屬焉蓋其專也嘉靖丙寅海氛寧謐乃議革備兵專官而總其事於分巡命曰兵巡道簡書申飭視昔有加雖所轄止嘉湖二郡而事權愈重職任愈難稱矣然遡初迄于今無慮數載蒞斯職者殆無虛宇而題名之石缺然乃令垂休者堙沒弗彰繼蜀者從違靡據余甚慨焉爰稽官署沿革之由并涉官之名氏與其履歷歲月悉勒石以誌不朽因敢諗諸同志者曰熙朝拊察監司之設即先代觀察肅政廉訪遺制與內臺實提衡而理厥惟重矣吾

儕分蒞茲土其務貞憲肅軌外攘內輯以克稱厥任且曰巡則有省方安民之義曰兵則有建威消萌之義顧名繹旨可不慎與且今海氛未靖武備單弱識者寒心幸今　天子威靈遐邇可保泰寧脫也旦暮有急何以譚笑樽俎保障奠區撫時慮患可不慎與故勒石于第志不朽也將令覽者屈指而數曰若以功名終若以道德重若者聲氓無聞若者貽垢未滌則是石也固妍媸之鑑而趨避之模也斯余立石意矣嗟吁峴嶺之碑潮州之

歷千百年而有勝色者則羊叔子之賢韓昌黎之重不則上負吾君下負所學令賢豪有道之士羞與之伍寧不愧余九地哉余不敏敬志歲月以俟後之君子

嘉禾記　楊繼宗　郡守

大明成化九年秋八月本府秀水縣時清北都暨象賢二十二思賢三十二等都嘉禾盛生遠近咸有郡人范俊等以盆植之馳獻于府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莖五莖秀四五

穗者亦有之但不如二穗三穗之夥竟畝計之一莖三穗者或一二百莖一莖二穗者或數千百莖本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稻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秀穗考嘉禾志吳黃龍三年由拳南都野稻自生改名禾興志瑞也赤烏五年因立太子和改為嘉興避諱也自黃龍三年距今癸巳歲千二百六十有七年而嘉禾復生乃氣運循環使然也用附于志以記歲月云

郡守楊公去思碑記　支立

成化元年夏刑部主事楊公来知嘉興府事不挈家累惟一幼子自隨以廉律已以接物權勢不可奪請托不可行事有病民者雖上官之檄亦格之而不行有利民者雖一時之禁亦為之而不顧九年之間豪貴側目強梗遁迹磨牙抵掌混濁白黑者噤莫敢動由是官屬肅於庭編氓樂於野商賈集於市三吳兩浙翕然稱為賢郡守九載滿以素苦風痺疾遂治行訪醫是日郡之君子庶民耆里環府門送行者數千人雖疲癃行丐者亦皆扶

耋携孺奔呼嗷號至一舍許知不可留乃合辭請曰公既不可留矣願乞一物以慰吾民後日之思公不得已解青紗衣以遺之耆老周實輩以衣藏之縣櫝置諸三賢祠右方乞文記之夫為官莫難於守令為守令莫難於不屈於勢不疚於利屈於勢則縱惡戕善疚於利則厲正黨邪政事之害莫有甚於此者公之為政大率以此二者為先宜乎得民心愛戴之如此也公名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

重脩郡守黃公墓祠記

呂穆

按郡志黃公諱懋字子勉元氏人正統初由進士知嘉興府剛方廉正子惠困窮力除奸弊奏築捍海隄尤注意學校拔王大父文懿公于諸生又躬校藝之人才聿起郡人戴如父母歷任九年陞福建布政還卒嘉興子中領浙省鄉薦墓在嘉邑北板坊正德間因其子孫鬻廢太守徐白泉公盡收復其墓地計五畝五分仍追買戶所得歷年餘息建祠于墓前越今五十餘年伊孫又欲以墓田易

之黃澤未絕如綫悲夫穆約王君儒沈君玄華宗君弘暹項君元涍具呈于縣未行幸鏡川徐公來守茲土予輩復為具呈公力任其事褫其房地歸諸黃裔之能自立者如徽徹袍等仍給帖付照使之歲時伏臘祀掃不絕雖然復其故跡有太守矣倡茲義舉有吾儕矣為黃裔者倘復不克世守如再鬻爾地廢爾祠毀爾碑使兩徐公及吾儕恢復至念又望後之士大夫振舉焉若輩亦不能見先人于九原矣黃氏子孫曷勗諸是為記

嘉興三郡守生祠碑記

賈名儒

嘉興郡城西驛路景德寺左方有三太守生祠一貴溪徐侯諱盈一進賢何侯諱祉一安福王侯諱學孔鄉人尸祝重遺愛也徐何舊有碑記徐碑戴經撰何碑周崑撰二侯清白守己節儉愛民大畧多同王侯嘉靖癸未進士初再任皆松江推官有明允聲陞刑部主事執法忤權貴謫貴州都司經歷尋陞湖廣長沙同知論定陞嘉興知府嘉興東南要郡地衝賦重每難其選乃侯稱得人焉侯蒞

郡約已節費釐弊革奸已亥庚子連歲旱蝗侯齋戒步禱雨雪靈應隨又發粟賑貸又課民捕蝗易以粟如量蝗遂息時又疫侯曰其咎在獄乃大洗雪獄犴一清疫勢頓歇乃獲有年侯寬厚慈仁臨政時未嘗妄撻一人有笞鞭之風三年政成則又毀淫寺更為育才別館羣八校頴異士優養之自此人文盛于東浙矣時城西呈五色水嘉善麥秀兩岐皆德化之感召也郡堂前雙古栢交道虬枝偃蹇狀若舞躍侯出入喜之因支小方題曰盤根錯節實寓已意鄉人追念侯德以比甘棠云

嘉興府題名記

鄭曉

江南九省浙為大浙十一郡嘉興為大嘉興據湖海之交平田曲澮饒稻粱有魚鹽蔬果之利士重廉節耻馳競齊民勤生耕織蠶畜務蓋歲又鮮兵革不虞之患故嘉興易治然賦日繁壤則錯出制地征者時時曲箕裁濶狹以故黠胥能上下奇羨為奸利東並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蕪魁宿之家往往設財役

貧又當傳道訪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治治嘉興者知府負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厥否懸勤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己不居官而代人記媚人公非甘媚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之選其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盈也夫宦於茲土孰不欲尸祝茲土然率愆其素者勢法易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為人牧者貴有真誠惻怛之心為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為民造福耳材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莊官有久近有遇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閫霽雄敏剸劇有餘才察察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益共濟可謂一時之盛嗟乎人心無常急于風電不渝

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郡守劉公生祠記

賈名儒

嘉興郡治南折而西九百武奇有僧寺曰報忠寺寺之坤隅則太守唐巖劉公生祠建焉公之初来也偵連歲夏旱公曰咎在守即躬自貶損步禱山川諸神令民開濬溝洫隨賑其窮乏者天為降甘霖歲即大有後三年倭夷入寇公毅然以身任軍旅初寇且薄城公單騎出城外號市民驅入城不移時賊縱火焚燒男婦得脫于灰燼者無算是後崇修郡城築隍儲糗備器械簡師徒諸戰守之具無不亟為之備者隨築平湖嘉善崇德桐鄉四成區畫綜里不弛不擾內治既固民心協和故諸閫帥及調集客兵得以展布於外兵威大振嗣後鸚湖抵王江涇日夜轉戰戮賊二千餘級號稱大捷是時嘉郡危若累卵矣先是當事者撫御稍乖一二不逞之徒譁然揭竿流入倭黨幾致大變向非我公鎮靜恩德素孚潜消禍釁安望其有後日之成功也哉公又慮城守乏水泉捐俸金倡民鑿

井民歡趨操奮鍾從事數日閒成百井記在別石公曉星曆每歲終必頒春圖于民與曆並行使知趨避又刻醫經大旨四卷行世惠民濟生靡所不至其他肅紀綱敦風俗美教化懿德雅道難以縷數終公之任郡中不聞有急步疾呼而姦宄自無所宿其科目登薦十倍往昔愷悌作人之功稱特盛焉既五載　天子嘉公偉績陟浙江按察副使行時士民遮道留之不得因建祠祀之庶慰去後之思乎公與人有畛域未嘗以顏色假借而獨視小民煦煦然真若赤子宜民之不能忘情于公也公名慤字致卿別號唐巖江西萬安人嘉靖甲辰進士起虞部郎祖廣衡大司寇父玉少司寇世篤忠貞為名臣家學淵源蓋有自云

郡守侯公生祠碑記　范言

吾郡雅崇直道蓋有三代遺風焉太守蒞郡初迎謁慶問罔敢弗虔去而感之則建祠立碑肖像秩祀以圖不朽其或恣睢骫骳則碩鼠大東得以鼓舌而巷議之上抗權力下愧私昵美刺抑揚曾無

忌諱其亦直而過於激者哉守之賢者在　憲皇
帝時則有若陽城楊公繼宗蒞任九載官舍蕭然
一意以約已裕民為務併夏稅於秋徵給月粮於
貧匠剛明清介上徹宸聰精誠格天嘉禾呈瑞終
都御史郡人懷思里聚而野祭焉諸生懼其瀆也
始請祠諸郡城載在祀典　敎皇帝時則有若貴
溪徐公盈勵士勸農明法飭禁聖駕南巡宗藩倡
亂列郡騷動嘉獨晏如公之貺也亡何被讒去郡
人伏闕訟寃者再獲復任加級今　上皇帝時則
有若進賢何公祉以前給事中罷去治郡不久而
清絜方嚴視二公無愧焉今並祠西郭龍淵之上
萬安劉公慤清謹剛介海寇薄城下晝夜巡陴間
衣不解帶者累月供餉百出未嘗科及小民士民
德之祠祀城中顧楄隘未稱耳繼是則有若掖川
侯公東萊敏達爽明祛吏弊恤民隱恩覃七邑麥
獻兩岐其治行之著吾不知其與四公者相上下
而築城斯舉永世攸賴高墉懸壁嚴拆重關且工
集私傭費儉公帑民不勞而事集功亦偉哉昔周

城洛邑聿修元祀而捍患定國法施于民亦祭法之所必舉也歲甲子父老因擇地于徐何二祠間而倪有孚有觀割田十畝以供歲祝先是徐何二祠成守僧戒性受田六十四畝奉香火茲三祠者永永昺峙矣

郡侯李公去思碑文　范之箴

今歲春王正月朔吾郡思訒李侯述職皇邑先是督撫中丞暨監察侍御史諸公按郡咸嘖嘖譽侯於是賢聲馳於兩浙薦剡盈于公車秉銓者方議陟崇階會有讒侯于司諫者事卒卒不及明竟以莫菲言附焉書聞覈衆得顛末詔乃移侯於蒼梧郡嘉之公卿大夫士暨諸父老聞蒼梧之命罔不愕然相顧失色爲之語曰夫遐賢出牧凡以爲民民且安之復移侯而西如吾民何侯自握符吾越夙夜憂勤揚輝舒化他郡莫及焉故朞年而廉威著再朞而仁信敷三年而帑廩實四年而刑政省五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其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八其一曰興學校以育真才其二曰重民事以

備災荒其三曰飭吏胥以清弊源其四曰布公敏以杜冤誣其五曰戒羨餘以紓民困其六曰通有無以濟匱乏其七曰勤咨諏以防壅蔽其八曰絕饋遺以示刑範如之何勿思予曰思哉於是父老薦紳復譁然不平仰天太息曰使予等所言皆聞于當路必將擢之華顯垂勸良牧今胡奪侯之速而復令左遷遠後耶予曰迂哉言也夫終始不可易者臣之節也利鈍不可必者士之遇也漢主右文賈誼寧免長沙之謫孝武圖治汲黯卒有淮陽之行古之蓋臣才士屈伸否泰如環無端焉第久之論定無失令名足矣若侯之偉業則固有在況夫蒼梧者介百粤五嶺之中連七澤九嶷之勝今行軍司馬駐節于其地非文武兼才曷克勝任從此令德日宣榮問益暢藩臬臺省特反掌耳無庸惜侯之未遇也第懷其德而思之即沒世無忘可也僉曰然遂相與詣范子再拜請曰於乎匪子文曷以頌侯于是范子拜而受之曰於乎匪李侯賢人其謂予文諛矣乃琢石紀思而繼之詞云

郡守黃敎所海塘奏功序　黃洪憲

今皇帝五年天下吏當朝正月浙撫臣奏嘉郡海塘工鉅請留李太守董成卒報聞罷而李公因中蜚語徙守梧鄉大夫集都下者相視而嘻曰縣官不念海菑耶何為徙李公李公去而天官推擇可者以敎所黃公名上制曰可鄉大夫拊髀爵躍慶太守得人復相與諗公曰敝郡介在東表往遭兵燹仍以水旱物力詘而民阽于危已賴聖朝德澤賢有司先後噢咻之郡稍安堵今不幸罔惟海菑蕭然煩費士民思見明府如百穀之仰膏雨焉願明府自愛黃公猶纓而語曰唯唯否否竊聞之災由人興故五行志曰奢侈逆祀厥災水又曰政令失時誅罰絕理厥水流入國邑夫政之溺民甚于海故曰防民甚于防川吾不及目擊海患願圖所以固吾防者鄉大夫稽首曰幸甚于是明府蒞嘉約已裕民敦道範俗其為政要在禁煩文省浮費崇教化之實每月朔羣子弟讀法曉諭教訓之俗用少變蓋自吾奉使而歸也見鄉士大夫宴有常品

少年多逸禮讓銷利而倡優拙鳴桴稀于道庶幾哉廩廩嚮化矣人謂公下車以來天無颶風海無怒濤公亦時調錢穀嚴勾稽以助隄繇故不踰時而塘工告成東南永賴督撫奏功狀上晉秩錫金有差而公首膺寵錫諸屬邑令徵余言為賀余故述其治行所為弭患防災者當不在經營奮庸之科也昔成周盛時道隆化洽越裳氏重譯而至曰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今　天子冲聖方隆成周之業得長厚如公者破觚斲雕順流與民更始將風移俗易海宴河清兆民亟蒙祉福何論嘉卻頃天曹業已奏最有如一日降璽書召公入朝問何以治海邦公惟曰聖德日隆海波永且不揚臣何功之有顧毋効渤海太守曰此下里黃生言也

重修方侯祠碑記

姚世華

往余聞方大夫言夫善陽也而為善宜陰彼夫矜譽之士後口而譚與屬垣而聽者胡渠得名陰為善也以故大夫所至引割不欲令人倀知之而倀

德之其卓卓者具傳誌中可臚鏡已而最與郡
二三諸績學君子心旌稚相契晤居恒納屐大夫
帷下商隽今古時時從榜笞桁揚按轂涸耳中以
其閒輒為諸君子挾冊授經生業驩然彌日未幾
遷武林守積用勞瘁以斃攜李諸人士遙為位奠
哭特建祠祠大夫業樹豐碑者三于孔道當龍淵
之西南隅是時倉卒舉事甫數暮圮廢弗支祠傍
居民悲思大夫異時安定功為迎而庋置其像設
于三塔寺中吏民赴祠工者以百數未閱月告竣
復為勒石以垂永永嗟乎余不能名大夫善第建
大夫祠成五六年餘而縉紳學士過之疇有不欷
容正色起敬者故所嚴事諸學博弟子疇有不覩
而心纚然肅貌粟然加莊者所拊循諸下隸及里
中孺稺疇有不低回嘆息不能去者其摧剥也疇
有不涕泗承睫不忍瞬睨其葺而重丹臒之也疇
有不欣然而鼓舞也者則大夫往嘗言為善宜陰
足徵已

郡侯龔公生祠碑記　陸光祖

當公之蒞攜李報最而薦紳大夫博士弟子諸吏民慮公遷則走數千人白中丞臺乞留公中丞以疏請報可為之增秩予俸其又二年晉公秩參浙藩政則復走數千人于中丞臺所留公中丞曰此君天下才若乃欲以一郡擅耶格不可歸而亟擁公輿號泣使毋行公好謂曰吾尚未去浙且終不以浙故而後攜李于時遷延緩轡彌旬月迫期乃發則又相率走數百里牽公裾不忍別蓋薦紳大夫惘惘若失侶博士弟子若失嚴師諸吏民若失怙恃相顧歎咤曰安能兩公身以覆庇我公素寬大長者自其令嘉興時于攜李為嚴邑素得士大夫驩迨公為守把臂交好彌篤然公持大體其以干謁請冠蓋踵至未嘗曲狥士大夫顏色即有倉卒中萋菲公必從中力解所推轂故人子弟靡間存歿甚有肉其骨而起之者士大夫以此嚴重公愈益交驩公是時學士爭習為恢奇傲詭以駴人目公諄諄庭諭諸生胡不遵正始途而趨他徑也其課士業以身為率不數晷文成簡遠有度與成

弘間先輩埒亡何天子降明詔釐士習與公意兩相絜郡邑士伊吾手公文不去口至紙為貴瞿然爭矩矱公公治郡大約以愷悌輔三尺而行不苛小以此人人爭樂事公而會歲入歉有議裁役夫者公謂是察淵中魚此曹不衣食縣官所毋乃驅之萑蒲乎緩其議不行諸吏士賴公全活驩呼之聲不絕又邑中有重役總勾稽籍歲命富人子一人受事割產數千百緡公亟白當事者裁格募謹厚長年代之費歲不數鍰諸所捐無名征與一切

賑䘏令指不可縷屈屬有巨猾以間誘致少婦弱女與稚子為土室而窖之道路夫哭妻父哭子踵相接公廉得其情立斃猾杖下父子夫婦復相保聚人人籲頌曰神君神君云大約公為政慈仁而不必盡市吾恩畫一而不必盡行吾察世之名能知公者見公于中貴人監司勢力把持公嶽嶽爭朝廷大節不少遜以為公端見公延故人子開襟投分如家人子父歡緩急立應以為公厚見公褆身凜若氷蘗奸猾吏民惴惴守功令至僂行不敢

縱以為公嚴見公有大度恬穆自如時時于不辜多所縱舍絕無沾沾尾瑣態以為公寬見公決讞日數百牘幽憤立雪無不人人厭意去以為公明見公水旱露禱所拊循衣食饑寒民歲可數萬指以為公慈而不知公之為德檇李渟泓闓懌若暍雨若春曦稿者發榮暗者昭夏百昌皆遂而不尸其功是乃所以為公也公去未幾以賀萬壽行道經檇李士大夫爭持牛酒出數百里迎公堅握公手絮絮語不置曰公實生我吏士伏地泣拜公曰公去而吾輩日衣短後蹩躠行風雨中歲饑曾不得半菽以充飽公胡去也其里中兒挽公綷走百里不頓舍曰公在五六年民無流亡即有流亡公必先期賑今胡能起白骨而糈也而其婦孺又驚相謂曰何為久不見豐面方顧太守公擁肩輿馳道上行哉是福星也近乃聞復過吾里中吾乃不能從舳艫後一望見公柰何已又與其父老嘆咤曰安得兩公身以覆庇我則又曰庶幾設像而祠之以寄朝夕思乎行求公先所建育材地鳩工庀

材不日而堂廡翼然告成矣已復嘆曰夫像能貌公烏能代公為政也已復有相慰籍者曰海內仰公不啻泰苗之仲陰雨顧安能百公身分布之異日者公為九卿三事其受職也大其庇物也宏吾儒李將與有榮施彼夫有楹中立而像赫奕者獨非公神遊地也耶公祠行且徧天下矣

郡守伸齋王公生祠碑記　沈思孝

蓋闢皇虞咨牧十二州之命始隆有漢稽守二千石之寄爰重然事權殊則委任同執而布宣上意用釐蒸人一也是故愛罔慾乎牧德廡不失於守義雙嫩畢備足愜有官藉匪由中莫克永譽若夫餘政者寓剥於拊餌聲者翕黷以貞民將日就槁落彼獨時採榮華積愚可蒙斯昭在監久當追訾何望懷慕古初渺矣書傳所畧襲黃以還可得而論固云代有其人終然世鮮其業徽音雖遠芳武可循乃復有零陵王公諱貽德字師禹受玄懿之正性而道含冲漠挺堅孤之上操而治首清簡歷典州郡夙著聲烈稍陟曹署一麾出守顧郡當吳

越之交地距溟海之澈周羅七邑旁眺五城烽鼓時動舟車駢會儒雅雖足可觀輕黠最稱難治況乎霖潦蕩溢于前驕陽燋灼于後凶饉再罹伯彊驕厲野無青草衢交白骨飯稻羹魚之民不厭糠粃蹋鞠走馬之塲盡成墟里而公賑匱弭釁知營形析救瘠補病沐食遑暇禳凶札以精誠煦凋萎以靈淑輔順天道晅灑時若完保千里沃土更闢無衣反餘袴之諺艱食庶多稌之詠懼仍靡泰率儉防佚繭絲之憂殷而服御重澣拔葵之志切而

亟實三韭清風先驅寮貳草偃縣道承其沛流胥史構其廉照發伏伸枉務鋤民穢奸宄潛竄譸張屏息遽委無飭不沽厚酒之譽造鍰罕及多就薄罰之科耕桑不出于鄉鄙工賈不越乎閭閈雞犬聲聞四境樂業民日用而不知公相忘而弗有嘗論遇物若浼流必刻深視民如創弊恒姑息公則寬嚴不主德義是經黃鍾奏而寒谷生溫玄冥至而熱海凝凍謝家食之惟來干旄亦云在浚斥子衿之援勢白駒更自空谷其聳善抑惡屈私超公

雖權貴不能撓其慮卮言不足惑其聽也公自受任符守日恪位佇草木四易松桂一轍非夫鑒別洞朗挾持貞固者其孰能之方將攬頹景以迴照遡逝波以澄清末俗維新緊公是賴而及瓜當代擢憲嵩河耆稚崩奔蒼術擢愜顧簡書之可畏感留借以無從及其治任西路惟簪屨一笈流澤與繡水俱深載石比鄰林增重于時士庶傾城垌牧填委引領攲踵瞻望弗及悲號則殷雷驚轉浩歎則重雲瞀起自昔郡守得民未有若斯之深也

年壬辰　廷計羣吏得公治狀　上曰予聞遂以在郡清苦拔置高等海內有識莫不歎允厥後故吏門生郡邑父老循覽所爰歌慕彌結相與樹石構宇式志永思覩屏軒而覆露斯存撫片碣而泣雨交至良由公清畏人知病懸魚之昭揭勤恤民隱陋養狙之眩詐誠以基薦信以抵愛匪事塗澤冒被榮名故能上塵　聖主之懷下發氓隸之思于去郡之日也其辭曰靡嵬九疑浩浩湘江合智萃仁實生王公藐然高厲鮮于匹雙承　帝曰嗟

来守茲邦爰遵不辰天毀地凶赤子扶扶父母時恫夙宵民瘼肉骼溝中亦既康止茂穡戒工制義庶孚弘振遐風銀　如斷爻刈梗雄董道不豫威莫能降政成登爵去我疇同民之蚩蚩不寘思公思公之功莫之與隆恩踰冬日義高秋穹思公令儀肅肅肹肹難汗非色可尊非容思公話言虛受如鐘言鏜滿堂千里響從豐碑巖巖宮廟峻嵩葉萬子孫思公無窮

楞嚴寺初建禪堂碑記　馮夢禎

秀水縣治之東北有梵剎曰楞嚴宋長水子璿法師說楞嚴於此感天雨花之瑞故以名寺嘉靖間郡有倭變修火具於此寺災焉後吳氏佃為別業而其址益廓朱樓碧樹照映城隅尊酒嘯歌別是一番景象達觀可禪師過此作詩吊之有明月一輪簫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之句無何寺址歸僧時余哭先君子歸預聞興復之議而吳氏家孫惟貞復推施址外地八畝以廣般若之幅豈非賢哉於時豫章容藏開師達觀師之上足也鬚髮方墮

氣宇如龍直欲搏取虛空踢翻大地而達觀師故以興復因緣委之曰汝新出家福緣未足宜保任此事他時後日光明有在師唯唯遂慨然經營之衆議欲先佛設計其貲當二千餘金取之檀那未易卒辦而僧衆又卒無所即安師曰不若先禪堂以安僧衆而後徐圖大殿不亦可乎衆曰然時尚書陸公光祖副使包公樫芳與師為方外交甚篤各捐厚貲助之遂以甲申秋七月始事為禪堂三楹禪堂之前為旃檀林又前為休夏堂左右各一室副之禪堂之右為厨堂厨堂之前為齋堂又前為過旦堂其後為庫司又後為浴堂厠室以次年乙酉夏四月畢工規制爽塏儼然千衆叢林而未嘗持疏募一錢於人也乃謀之不佞曰禪堂之功賴陸包二公及善信協力幸有成矣大殿之費宜三倍於此不能不仰於十方子其為我告之不佞欣然點筆作數語為勸而十方檀那久嚮師名德其聲不脛而走踰月之間信施雲集會邑大夫陳侯以病卒而奸民乘之造為飛語曰楞嚴之工實

不利于縣治遂暫為休工夫艮維宜高少習堪輿者宜知之陳侯為政循良天實奪之以禍赤子楞嚴何為況楞嚴之廢僅二十餘年其前固與縣治俱無恙也奈何藉口師曰不然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或者諸佛世尊將以大殿之工待後之有福者未可知彼猶此耳道人何心哉於是師方欲杖錫從達觀師于方外行有日矣乃持一帙示不佞曰此道人所以經畧楞嚴與所以守之者也不佞讀一過見其經畫甚詳而為慮甚遠其綱凡十條而所最加意者住持之職嗟乎古之住持俱明眼尊宿以故儼臨人天四事供養不為分外今則有戶籍之民耳柰何可責以住持佛法哉師之於楞嚴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徒設方便以出之又從而救療其疾苦焉亦不欺其意者也初寺東西各有銀杏樹一株枯死者數年矣師至而復活楞嚴之興此其兆與因以師命作禪堂記楞嚴講者所居其有禪堂自師始有志世守者其毋使斯堂為告朔之羊也哉

楞嚴寺刻大藏緣起序　王世貞

昔我薄伽梵之宰世闡化也以大慈力攝諸天龍鬼神人非人咸集而收之大法門佛子菩薩阿羅漢隨緣衆發贊歎顯密圓通之妙蓋四十九年而所說何啻百千萬言所度之人因聲入悟者何啻百千萬衆薄伽梵遷化大迦葉阿難陀繼起而紹明之尚慮登壇之述不能遽遠而沒身之後微言哏而漸失其真相弁結集成篇以梵音寄梵書以梵書寄貝多羅葉上至國王宮下至婆羅門家遠至娑竭龍藏靡不轉寓流布而大教之盛如日中天矣後千餘年而震旦之文明日盛緣亦漸起所謂菩薩阿羅漢者多下降於此方而竺法蘭摩騰遂以四十二章經來其後鳩摩羅什佛陀耶舍輩為姚秦主翻譯蓋以漢兒習梵語作梵字則甚難而法不廣以漢語度漢字傳佛印則甚易而法亦流至唐而法師玄奘齒游天竺諸方遂悉奉諸經及慈氏所撰唯識諸論来鏖為三藏官置司翻譯易世之後得房融所譯楞嚴而教典備矣然法語

既繁傳寫亦不易自通都大邑之外貧賤鮮事力之家有畢生不能見見而不能自致於是始知壽之梓而印行之流傳亦復廣矣顧諸經之流傳見者項禮供養焚香咀誦而像引隆崇簡袠重大將携遠致則有所不能循環咀諷則有所不便丹鉛注乙則有所不敢於是開士密藏始發心倣弘道比丘尼磧砂故事以儒書例募梓而尚書陸與繩太史馮開之相與贊助成大因緣而二公仍各叙之太史所云彼梵筴者以敬奉為法事今梓以流行為法事其辭甚晳而盡余復何贅獨余嚮者疑觀世音大士以一人之身而具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毋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之界而無所不應隨應隨足以為萬萬無此事今以梓經一端而驗之固可推也夫百應者化身也不能者法身也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以目為耳是即觀世音如如不動即又曰觀自在也或謂觀世音之轉而為菩提達磨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今乃以梓經疑之不亦左乎是

不然當同泰永寧之際南北人主狥於有漏之果而泥於文言之麤其用益繁其浸益遠故達磨出而救之五六傳而後即心非心之教大行而吊奇者至焚像棄經書七佛名於祖服而流至於倡狂自恣併其跡而失之蓋棒喝之教窮而教典與宗旨兩屈矣若觀世音之再轉而為達磨也寧不思所以更救之乎余不敢遽謂密藏為觀世音轉要亦能不失其意爾或又謂此末法時也薄伽梵嘗授記矣念不久且歸之娑竭龍藏而何以梓為即梓豈復有如迦葉阿難者能傳佛印也則又不然後慈氏而成佛者非我瞿曇記耶一詹迅而立超三劫夫焉知末法之中無龍女者出彼龍女寧受記者哉密藏其勉之諸為密藏緣者亦俱勉之

楞嚴寺刻大藏經序

汪道昆

不佞故不佞佛守儒家言其書五車其所誦法壹稟於六籍丁年始親內典若河伯之涉大方四望汪洋莫窺彼岸既而探西來意竟最上乘乃知教外別傳不立言語文字本然具足非即非非非捐耳

目黠聰明猥以無得為得矣顧喪家窮子迄今猶
復故吾一衲不存珠將焉索要之利鈍異器頓漸
殊塗如皆上根無庸大藏則如來出世者何事度
世者何因說法何用四十九年集經何用五千四
十八卷是訶佛也是燔經也如學人何故太上無
言無不言如來無法無非法無以觀其妙則默存
有以觀其徼則言顯一真四諦將無同乎吾聞密
藏開公通佛心具法眼誓將闡揚三藏利濟衆生
則以經度尚方儼若中秘刀布不易購舟車不易
通僻壤遐陬千歲不覿彼倀倀乎不知嚮往夫非
河沙衆邪乃今校舊梓以求精良易方策以從簡
便計期餘什數欛計費約三萬緡務在流通庶無
壅閼於時質之吾友陸尚書馮太史唯然力贊之
王長公能自得師相與印可二三君子為之嚆矢
言人人殊尚書則曰不籍緣因則不明正因不明
正因則不得了因言悟入也太史則曰或以尊重
為佛事我以流通為佛事言權宜也王長公則曰
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

滿也言周徧也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有味乎三君子之言由是發菩提心施菩提力滿菩提願凡諸罪福惡足以涸高譚竊惟不佞凡夫自矜狂慧今茲之藥得大醫王顧奉父窮追曾無及於佛日我躬不閱遑恤未來鮮克舉之愛莫助之吾甚慙於開士維茲首事願與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矢言者三一曰繙二曰契三曰忘經成矣非窮年不能睹其全如櫝而藏之奚益第齊心誦說如聞獅子吼振給孤園是為旃檀林鄰澤攬矣則溪心也繙而不契口則是而心則非要必得之口而印之心混融塵刹久之徧踊徧擊觸處洞然是為海潮音鏡智圓矣則妙明心也契而不忘殆將守筌蹄而忘魚兎必也默成而信歸之坐忘無實無權無顯無密是為虛空藏諸有空矣則無所住心也斯意也吾師師師說之詳矣不佞何說哉

寧儉編敘

劉應釿　郡守

書云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蓋傷俗尚侈靡浸澆流蕩日甚一日如江河下注而莫可止也今之時濫

觴極矣有識者能無隱憂思欲砥柱於閒一挽浮靡以還真樸非繇上之躬先倡率不可也桐邑原泉馮老先生余舊公祖也為鄉達尊超然塵俗之外獨秉古道而行暇日手一編以示余名曰寧儉列為六條余閱之則見其汰浮存真去華尚實文焉不濫質焉不俚蓋酌其奢儉之中而得其要者也其間一二節目余亦竊嘗舉行往往就正有道偶得寧儉一編實同蘭臭不覺欣然會心況余守茲土忝有師帥之責敢以先生之教自私哉偶因公入湖州舟行過先生之里因出以示桐鄉尹謝君謝君亦欣然云久欲付梓與方內同志共遵之余復信人有同心而古道未有不可復者是編也簡而易行約而易從可以養德可以節財可以訓子姓可以風齊民其有補於世實非淺尠故知有諒余者將必不以余為迂且矯而非笑之也是為叙

義塚記

徐大紳　司理

禾中素號水穴土貴甚匿而薄者無常堵焉其無

能為死者地可知矣聽然而休曰火之勿問蓬顆也先王政掩骼埋胔旦頎頰莫而燼煨曾骼胔之不如強為解者曰四大歸空非其質也下窮於塚上窮於義上下交窮以成此薄惡俗余為之隱然問主是役則曰郡長會中州莒翁曹公来蒞曰焰而燌何族之民也慨然發謀余偕二三佐伍唯是從吏不寘於是營塚城之西約民地償之制乃恢焉號曰義塚衮可三里許傍壘石為之崖落基孔道氓人耳目稔識也其東隅有景德寺佛光夜焜

蓋九原覺路云亭然而南峙者真如浮圖也其在天堂之間耶雲帆沙鳥排沒江上骸相枕者抑可長喻沉浮之概矣一日余道經如虎林見羣而嚷者叩之則裹骸襲土也且以周稱官長德余於是挺筆長鳴曰夫古所稱良二千石令庶民無嘆息愁恨矣夫亦豈焦國澤量乎第不聞其骨而肉之也漆園髑髏惠連冥漠其有既哉俗謠曰家有隴骨無痛此嚮者所謂澤枯骨也庶民固以誦曹先生義不衰而余尾後之末漫記之以此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釶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陳懷郁大年校正

藝文

嘉興縣

唐　南湖送別　劉長卿

家在橫塘曲那堪萬里違門臨秋水掩帆帶夕陽

飛傲俗宜紗帽干時倚布衣獨將湖上月相送去還歸

送丘為下第歸　戴叔倫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宋　顧野王讀書臺　唐詢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往事將誰語凌凉六代餘

白龍潭題畫竹　蘇軾

聞說神僊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劉伶墓　蘇軾

常笑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蠐螬誰信先生無此懷

東禪寺修竹軒　蘇軾

清風肅肅搖牕扉牕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霜沾人衣日高山蟬抱景響人靜翠

羽穿林飛道人絶粒對寒壁為問鶴骨何緣肥

本覺寺文長老方丈三首　蘇軾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譚經日便覺峨嵋翠掃空師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明年採藥天台去更與題詩滿浙東

愁聞已叟臥荒村来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惟有狐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紛驚鶴廋不可識漸作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閒老病死一彈指頃去来今存亡見慣渾無淚鄉曲難

總尚有心歇向錢塘吊圓澤葛翁川畔待秋深

煙雨樓　方萬里

輕煙漠漠雨蕭蕭碧尾朱鬐照水隅幸有園林依燕第不妨簑笠釣鴛湖漁歌欸乃聲高下遠樹冥濛色有無徙倚闌干衫袖冷令人歸興憶蓴鱸

題羞墓　梅堯臣

食藕莫問濁水泥嫁壻莫問寒家兒寒兒黧黑面無脂騃子縱瘦骨骼奇買臣貧賤妻生離行歌負

薪何愧之高車來駕建朱旗銅牙文弩擐犀皮官迎吏走馬萬蹄江湖晝起橫白霓舊妻呼載後乘歸悔淚夜落無聲啼吳酒雖美吳兔肥儂今豢養慙猪鴉園中高樹多曲枝一日挂與桑蟲齊

輓張寺丞　魏了翁

壯氣凜橫秋如何老作州有兒官左掖無地辦菟裘木落湖陰瞑書沉塞外愁佳城千古恨樹靜晚風遒

元　過秀川南湖　薩天錫

三山雲海幾千里十幅蒲帆掛春水吳中過客莫思家江南畫船如屋裏蘆芽短短穿碧沙舡頭鯉魚吹浪花吳姬蕩槳入城去細雨小寒生綠葩我歌水調無人續江上月明吹紫竹春風一曲鷓鴣詞花落鶯啼滿城綠

暮春沈處士池亭　楊維楨

楊花作絮繚行路荷葉流錢盖野池黃鳥一聲啼晝寂不知春去幾多時

明　嘉禾道中　貝瓊

秀州城下雪漫漫旅客蕭蕭行路難鴈渡空江孤月冷馬嘶長路曉風酸吳趍歆賦知誰和漢節忘歸幾自看俯仰乾坤正寥落雲閒身寄一枝安

柳橋漁唱　劉基

春風澹澹兮湖水波柳垂橋兮青烟滿莎扣予舷兮發長歌靡白蘋兮亂駕鵞我前有蛟兮我後有鼉予往予還兮吁予奈何彼湖有波兮此橋有柳我維我舟兮聊以搔我首唱歌以遨兮哀莫余偶有籜在罾兮有沙在罶逝者滔滔兮羌不可久綠蘋兮菲菲落花兮點衣江無津兮海無涯嗚呼寂寥兮吾誰與歸

又　王綸

楊柳青白鷗不來烟水昏落日乘風放船去顛倒醉眼包乾坤君不聞西家急科糶東家重築城越上良田無主尋我漁歌發兮君再聽黃金何似一絲輕

楊柳黃秋風一夜蘆花鄉漁釣靜忘周日月公卿不換漢桐江君不見大官呼領兵小官亦戎行天

涯歲晚多風霜我漁載歌兮情慨慷鑑湖客借賀生狂

買臣妻墓　方孝孺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叮嚀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到白頭

感遇二首　呂原

世路多嶮巇人心有凹凸荊棘聚成林雲海蕩為穴議道不容高憂纏安得悅鳥道紛縱橫羊腸盤曲折蕭索遇涼飆梗澁冒寒雪平地生崎嶇坦途成嵽嵲線徑細驚恐石壁滑蹉跌浩浩千丈波環環四方轍欲濟川無梁將行泥乏橇寰宇不容身浮生空掉舌事急方艱難時危正杌隉市利輕錙銖物情變涼熱擬步如漆昏翹首若燈滅雲雷屯未休煙霧深何歇要津風浪惡古道綱維缺孟門豈羈束太行非嶄絕何當騎鴻鵠仰弄蟾光縈

古人有格言凡事豫則立厥德苟弗慎追悔亦何及時過勤苦學成就焉可必入室慮他人何如甘酒食鯈鮴胠於沙思水已無益轂碎輻空大事敗

重嘆息戒得防梟心貪前逐兎跡財禍宜早散寵危須速釋身蹶駕思稅物誤貂始擲毫末昧先圖滋蔓即難戢老大奚悲傷少壯不努力君看噬臍者畢竟徒啜泣

白蓮寺　徐霖郡守

名山不分高僧占好句應留過客嗟傑閣凌霄千萬佛短墻臨水兩三家閑来携我樽中蟻醉後看君臉上霞他日相思是何處薰風亭館白蓮花

白蓮寺次韻　姚綬

琅玕滿院未全貧節下題詩意是新入杜也知須我輩逃禪不識是何人東樓獨倚千山雪北郭空飛十丈塵清曉春風吹棹發曹溪一派正無津

白蓮寺　屠勳

不到東林今十載驅馳王事敢深嗟最佳綠竹此時景無數白雲何處家野逸底須歌白石山林聊復醉流霞布金卓錫空塵眼寶幙珠幡亂雨花

普濟道院　姜諒

玉甃清寒古殿重苔花滿洞白雲封函關紫氣千

年後北極威靈萬法宗露井斷碑題歲月天瓢滴水伏蛟龍功成若許留侯隱擬覓丹砂訪赤松

與客野坐　包節

步履因逢客班荆偶列筵錦茵花滿地翠幙樹彌天瀑瀉漁陽摻鶯調陌上弦因忘巢燕日聊慰問漁年

秋懷　呂憲

籬頭絡緯應寒蟬江上霜楓且欲然鄉味時嘗張翰鱠漏聲夜永遠公蓮酒邀明月成三友目送飛鴻有五弦今是昨非真大夢只求開口笑年年

高陽行贈范司成　屠應埈

君不見高陽酒徒氣若虹酒酣仗劒謁沛公褒衣側注反遭罵豎儒瞋目稱而翁軍門拾謁使者入麾予雪足來趨風儒冠自昔為人下豪士纍纍走中野公卿半屬鼓刀人塵埃誰是彈冠者侯門峩峩仁義存金貂白玉多殊恩九逵車馬若霆擊中臺咳吐如春溫丈夫風雲不自致寧能咿嚘齷齪趨華軒菁山先生真崛奇文章垂世光陸離懸黎

結綠世莫識陽春白雪和者誰憶昔予為門下士
諸子森森並蘭峙白晝行歌秦駐雲醉後清心越
溪水即今已及十餘年人事升沉豈堪紀鳳儀未上
金門書呂甥尚曳東郭履埈也雖負鴻漸翼失勢
青雲未能舉去年有詔收駿骨沈咸十蹶始一起
先生豈是百里才驥伏鹽車垂兩耳幾年卧遊瀟
水東洞庭雲夢清若空青蜀蚓營止叢棘白露颼颼
摧狐桐長安春半氣猶烈上林木氷柳條折潞水
方舟不得行匹馬蕭蕭踐氷雪高陽客舍行人疎
糜珠斧柱為晨餔天寒苜蓿芽未茁夜深鼯鼠時
相呼鵠袍諸生半僵卧玉署談經能聽無君不見
黃金巖巖千尺臺昭王樂毅俱蒿萊漸離擊筑已
絶響荆卿易水歌空哀吁嗟乎人生得失何須數
尊前俛仰成今古時來北闕繫金魚歸去南山射
猛虎

村舍閒適

孫植

溪塘小築傍魚磯春日閒門客到稀弱柳絲絲含
兩綠繁花片片逐風飛孤踪自覺游塵遠幽意誰

言與物違欵問桑麻逢野老坐来凉月滿荷衣

秋日閒居

秋宇望寥廓兀坐希沉冥門巷寡塵鞅煩囂寂無營一榻以終日俯仰千古情飄風何颯颯起步臨榮雲烟澹將夕金輝倏東升零露泫庭柯灝氣[illegible]明曰予秉微尚丘園貴幽貞哲人不可即頹矣負平生

題沈比部執甫釣叟圖　王世貞

蟠溪老翁八十餘此翁釣侯非釣魚若言軒冕異丘壑虞聖亦稱雷澤漁脑中但貯小雲夢焉用形跡分區區沈君家住蓴鱸鄉綠簑衣底天茫茫一朝鵬化擊寥廓九萬里翼雲飛揚雖然得意挂朝籍忽忽舊遊中不懌晨從大國問烹鮮夕向窮閻憂竭澤孫枝為寫湖頭色展看烟波流几席賀監禿酒徒病昏無所知始乞黃冠去鑑湖能幾時桓家小孺子躁心在塵網何必解郡符始稱五湖長而我故是王弘之釣亦不得神長怡藉令物色羊裘去終許菰蘆明月知

海上訪王子不值（追會嘉禾道中）　王世貞

芳波初成綠桑楊亦已美乘此嘉淑候慨焉效安期川塗雖綿邈未獲展光儀前維悄然發後舸日夜追朗耀隔浮陰景風為我披携手登巍堞贈我以新詩彪毫等霞絢溢齒若川馳辦勝罄歌流神王鬢不移斐然見狂簡余歸將庶幾

沈純甫過嶺南　王世貞

萬死投荒不自嗟片鴻驚戒白鷗沙神交豈必從傾蓋身在何須後顧家過嶺清霜被瘴色懽人吉成有梅花江山處處皆文苑莫遣窮愁負歲華

送朱虞對視江右學政　王世貞

卓爾松筠操皎然冰玉姿已標循吏冠復作儒林師左蠡揚瀾日豐城辨斗時青衿歸水鑑絳帳吐風儀鷺渚飛揚旆鷄山黯澹卮老夫貪一墜後會恐無期

東郭草亭為沈大夫賦　曾橘

幽偏角里足逍遥小憩茅廬勝折腰十畝瓜田春樹合一灣萍水暮烟消亭如綠野堪供賦地似槐

源可避囂不獨千今成吏隱也令千古讓風標

南垓草堂　　晉橋

衡棲虛寂似崆峒野老相傳舊閥宮曲徑春深麻苧雨小亭秋滿芰荷風吳崗越嶠微泾外沙鷺汀鷗隱見中須信世途無坦地只宜長日醉芳叢

途中得吳中望書有感祖墓在嘉興　吳國倫

闕下僊班夢未回白頭相望遠登臺馬經芒部山烟遏鴈帶昆明瘴雨來萬里論心天咫尺百年懷土日徘徊細雛離高塚虹橋畔猶是延陵王氣開

嘉禾道中　　吳國倫

津亭落日繫蘭橈檣李城臨海國遙百里魚鹽長水市萬家烟雨瑞虹橋青樓越女歌相屬白苧吳兒舞自嬌最是江南佳麗地可憐機杼日蕭條

苧村雜咏　　沈堯中

村舍桑麻綠似油一番煙雨一番稠個中惟許田家樂羸得區區住隴頭　苧村烟雨

瀝湖遠在橫塘外何事穿林到我傍卧起相看俱不厭獨憐瀲灩帶斜陽　瀝湖夕照

草舍孤眠夜氣清景龍鍾韻卧中鳴聲聲似喚邯
鄲夢却笑朝臣待五更　華嚴曉鍾

真峰危峙接星辰忽覩峯頭片月新共道威王来
寶地帶將南海一鈎銀　真如新月

南浦悠悠無盡頭征帆隱隱送扁舟逃名誰解鴟
夷子一任天風過海洲　遠浦征帆

湖天蜃氣湧樓臺十二闌千次第開玉笛一聲雲
外落却疑身在大凉来　虛樓弄笛

凭軒西望送斜暉兩岸蘆花傍水肥遲客未来舟
漾漾不勝楊柳緑依依　野渡横舟

幽居東去種瓜田樹裏衡門翠影纏夾道女蘿山
徑僻小橋流水落花妍　東籬曲徑

晨起村雲四望餘太虛為御竹為居也知世路難
于泊且向淇園自卷舒　竹塢停雲

東郭先生坐小舲雪中棹入荻蘆汀江天漫漫迷
歸路猶認松頭數點青　松皐積雪

泛湖至白蓮寺　殷仲春

暮春歷幽尋尋遊興不輟停策憩遠堈亂流泛輕

枻遥遥至蓑林清磬聲寥泬灌木蔭石梁諸篁媚渟轍振衣叩禪關復值同心哲晤言析勝義蓮社欣復結沂洄登孤嶼迅湍分流決野日澹清暉林薄映巀嵲幽禽響蒨葱狎鷗戲清洌景落判中流登艫望猶觖擬將學無生相隨味禪悅

漏澤寺　釋斯學

一徑草蕭蕭三門歲月遥白雲非舊主黃葉自前朝有法空高座無燈掩破寮朅來生感慨暮雨作乞飆

南湖賦　陳彥博

禾城之南有積水焉介吳越之土彊直斗牛之星躔雖川浸之不侔亦泛濫之所先挾地勢之爽塏匯清波之淪漣紛纚纚其來屬咸增奇而効妍若乃其流源委也則天目之崖苕霅之溪東會吳淞西控禦兒支流旁達聯絡相維以灌以溉以遂夫土宜其南則長水之塘殳山之鄉出硤石道海寧岸絶兮望洋其北則杉青之閘平望之亭表裏湖江并包濁清衆流之趨混浩浩以達於滄溟其上

則有良田衍沃灌水叢泓麻麥夏熟秔稌秋登溝
塍綺錯原隰縱横蔬圃之利瓜芋薤菘蘆菔茄莎
實繁有生其中則有萑蒲葭菼澶漫渺瀰翠荇牽
絲紅蕖濯錦菱生而紫角争奮芡長而紅頭欹齊
玉截肪而無玷珠脫蚌而未纍可以續食代飽為
水菰之珍奇魚則鰷鰋鱖鯁鯉鯽鱭鰕白小羣鮮
雜以蚌螺綱罟相求泌漷交加霍如霧散倏爾雲
遮或鱗甲璀璨或鬐鬣鬖髿或貴列鼎俎或賤比
泥沙以得之而厭飫恒家益而戶夸鳥則鴛鴦

鶺鳧鷺春鋤羣娭競沒去曉來晡起如飄風泊若
浮壺逶迤沚渚唼喋菰蒲矰弋之所止且若乃時
雨降川澤盈春流汩其乍起綠波灩以鱗生於是
淑景布麗微風扇和青莎綠堤虹梁跨坡都人士
女往來婆娑列綺席間青歌揚桂楫浮綵舸以樂
時雍既利且多又若潦水盡寒潭澄天翳絕湖鏡
平望頹陽之西下見明月之東生漁歌互荅水調
凄清輕艖短棹比渚連汀實豫且之攸樂匪伊人
之所恒別有浮屠之宮號為真如孤塔岧嶤仰攀

雲衢俯瞰川陸渺漭縈紆巨浸涵其表遥峯峙其隅極南湖之壯觀攬秀色而無餘唐名臣實為風氣之所聚亶乎昱而光新凡湖之美盡是而不乏所陳矣嗚呼噫嘻惟昔春秋敵國初讐夫羌勾踐各奮其謀疲民以逞暴骨為丘檇李敗師甬東使居越不為僇吳其沼乎然則是水固嘗閱前代之興亡鑑當年之成敗洗干戈之汚衊復民生之凋瘵語其量一勺之多語其用五行之大豈直涵煙波浮蘋藻狎遊觀資玩愒而已哉

唐 保安禪院記

陸贄

聖皇御極深憫闍黎一教之湮微常侍宣恩大復會昌五年之釐革靈山聖境煥綸綍以增巖宿德大師遵憲章而還住燈幢法界漚電妖氛惟贔屭之有大冀鯨鯢之無噬泝茲禪院肇古叢林蹕駐魏雄鰲柱尚銘乎通聖法崇蕭帝龍章賜額乎保安浙地蟠靈祗園迓秀頃薦罹乎刼運倏幸轉乎慈風握天心以印人心假佛力而鳩凡力矗宇繚垣軒睇視乎三千沙界考鍾擊鼓譁祝頌于億萬

丕基爭知赤手成家驀見黃金布地千燈續耀四衆擁誠坐迎叅蔀華都生心上登龍打坐須彌山只在眉端慈佛蔭而福德難量舞皇風而涓埃莫報用資琬琰永作砧基

宋　真如寶塔記　鮑義叔

中土自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固知有經也菩提達磨以法來華人固知有法也阿育王於佛滅度後一日之中造浮圖八萬四千皆西方殊勝事華人未之知也逮吳赤烏二年康僧會擁錫至金陵吳主使求佛舍利既得之既為造塔自是浮圖始建於中土而吳中獨盛焉隋唐以來名山勝地表刹相望赤珠夜明毫光晝現四種八種三意六意瓶沙發願寧堵正名衆生不見心者如闇而迷仰觀丰極無感不應無應不神所以塔廟莊嚴徧於四維上下矣檇李為郡實今輔藩皐陸四周平夷洞達宜有標植用鎮陬隅雉堞离方真如蘭若鄰雲覆地華雨彌空嘉祐壬寅歲有法師自南者嘗建神王護國般若寶塔善導衆生修崇梵福宣

和庚子逆寇兆亂焚蕩無遺僅存地官冶銀塔像佛牙舍利光彩如新歷年既多因循廢墜今比丘上首智炬夜夢觀音大士有所告語於是勇猛精進捐財施力復有長者檀波羅衆捨已愛樂無量數計共成佛事鳩工於淳熙十年仲冬二十九日落成於慶元三年孟冬六日雲壁八面絢爛凌空路盤七層巍峩出地東際滄海日爽光明西瞻都畿佳氣葱鬱南極於越江濤轟豗北頫吳會太湖汗漫介日月之間出雲雨之上十通大用三界無邊統萬有於微茫視億載於頃刻猗歟偉哉誠迦維之妙刹羣生之指歸也作是語已有一居士長跪問言昔聞如來談灋華於鷲峯時有七寶塔涌出現前其中發大音聲又休胥國道合尸羅於指端出浮圖七層有僧執爐蓋旋繞而行以此較彼孰真孰幻夫萬法生滅孰非妄幻幻身既妄物物非真（作如）是觀（名無）為法不取於法無得而修法固無為相有真實現前三昧如丘山高福不唐捐亦復如是如來方便提引衆生勤力修行成就幻力空

不是色道不虛行出世階梯故應頂禮

明　姚公綬集序　屠應埈

姚先生者嘉之豪賢人也名綬字公綬　英皇帝時起家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理兩淮醝政禁奸摘隱摧抑豪右于是謗噏噏起未幾出知永寧素綱直不任吏則嘆曰嗟乎夫人生于世若馳電也進不能憑翊清時勒功鼎室退則捐軒裳竄巖穴脩素辭以自見耳乃竟解官歸放浪江湖間因神仙之說以自廣稱丹丘生又稱穀菴子善楷書圖畫所著文詩千餘篇久日散逸後四十年曾孫堦始裒次之蓋存者什二三云屠應埈曰吾郡當吳越山水之交土衍而澤秀蓋多慱達宏雅方聞之士云漢武帝時登選俊茂黼黻章軌而朱買臣莊助父子則以吾郡之彥著聲公朝龍驤鳳儀軼覽千仞矯矯文學之宗也英哲代興篇籍日播縫章異制咸夏殊曲皆彬彬兼有其文質焉嗟乎盛矣近世巖穴之士剽見襲聞萎腇章句蓋于古鮮稽也至于縉紳先生寅亮休廷纏糾榮譽雖時時所論

述欲以振縉文林協玄典素豈不罕哉先生少儁異不諧俗好仕又才數年竟自免去徒欲以空言憲後迹今所存雖縱軌岐路兼義謠雅究其用心固已推視當時光登儔匹矣予生也晚不獲究聞于先生而風流嫺雅每從長老言之未嘗不心慕也乃序其簡端若此

太平樓碑記　范言

何侯令嘉興以治行聞當宁徵選風憲既至竟補工部主事邑人感其恩而惜其去譬諸嬰兒乍離乳下悲愴悽惻眷戀弗捨于是父老倪錫輩治碑頌德以銘屬言范子曰嗟乎迺余觀嘉興令之賢有金谿洪侯範其後則有何侯洪侯簡易溫良綜理周密均田糧刻有板榜示民以畫一之守侯則明爽嚴毅張弛不違均里甲預為冊式要皆清慎省務為邑人久遠計而不為身謀者顧板榜不久尋毀冊式漸有異同之議古人謂有治人無治法詎不信歟若行鹽牙鋪不及編氓而責諸徽人之有質庫者以鹽商多徽人也風涇巡攔邑民但令

供課力役則歸嘉善也清出歷年餘銀三千兩有奇以裨荒稅不累貧民此皆洪侯啟為而來及以侯吾侯于今日者蓋其先冢宰公守溫時撰牧民備用侯治嘉殆多祖述故其政事若此諸弟若子績文發解嚮用有期則治嘉之政又將宣執以詔後矣群黎感戴道路口碑宜若無侯卓珉然揚鴻休以昭令德非碑無以垂不朽迺立碑宣公橋宣公者嘉之先達陸相贊佐唐效忠題橋以表賢也橋故有欄燬于寇侯瀕行始克新之宏敞高朗屹然重關于是榜其樓曰太平若將徵福宣公之靈以庇其鄉人者一舉役易嘗忘情于民哉且仕途多巧慧每為達官貴人樹棹楔庶幾其宣媺而匿瑕修古聞幽曾不暇及侯也巧慧是懲于人所不暇及者獨加之意是豈有為而為者哉景行先哲樹之風聲即此可以觀政矣政存論定　寵命日新則陟華膺要省署與風憲等又何擇焉政紀若干卷先已付剞劂傳之通都茲不贅云侯名源別號心泉江西廣昌人嘉靖己未進士銘曰巖巖者

樓在橋之滸溶溶春波来自南浦波以澤枯既沾且濡橋以濟險自近及遠險也攸濟孰濬其利枯也攸遂孰究其惠茲惠茲利猗吾侯拊循之治召棠或悴狄碑或碎茲橋茲樓猗吾民墮淚之地

何侯生祠碑　　鄭曉

夫秦除封建以来獨兩漢吏治昞然所至郡縣今之民猶能口道而手畫之此無他德溥則澤深澤深則流遠理所固然也若嘉尹心泉何侯其漢之遺良乎侯産江右椒丘公之後少負儁才文譽籍甚以進士起家来尹嘉興秉道矢志持憲烈烈律已端詳而心顧純厚時干戈甫息水旱仍之瘡痍未起侯始下車即稽其流弊裁革冗濫者數科嘗籍民田侯曰民之困者緣規避脫漏也乃悉心區畫至忘寢食俾惰民猾胥無所容奸而乾沒請寄之風亦賴以息斯侯之有功於民至大至大者與若夫嘗冗費而示之儉禁苞苴而示之清緩科稅而示之仁興學校而示之教抑兼并而地利興脩城堡而武衛立清郊野而外戶不閉恤孤獨而顛

連無告者各得其所樹立者與兩漢循良度長絜大誠不可異日語矣海隅方恃侯以為命而侯應徵書以行行之日雖幽巖奧谷之民率攀車請留至溢巷塞途所以表去思而揚德美者有歌有謠請文刻石而樹之庠序津衢已至再且三四矣民之思侯者又不能置也復為祠以祀之祠在龍淵寺之左門首有題中有堂堂之上肖侯之像焉人之所切切於侯若此俾繼侯而作者式是為訓與侯寮美聲施無窮則是祠也豈特歲時伏臘已哉侯名源字仲深已未進士

南陔草堂記

王世貞

曩余薄遊檇李南過橫塘郊墟幽曠竹樹蓊蔚余甚愛之問之舟人曰苧村也疑有真人在焉一日郡大夫沈公執甫以陸士仁所繪圖進余恍惚久之大夫曰此苧村所構南陔草堂圖也始祖南園公棲隱東皐構有草亭已治園于水南叔子靜庵公世濟其美吟嘯泉石諸名公從之遊晚得夏太常景圖其亭勝并顏東郭草亭四字鐫石以傳以

不問生産所遺十不存一歷四傳而得先大夫南野公家益旁落所遺百不存一曩昔園亭之勝已付之廣莫之野僅存太常二石卧荆棘中耳先大夫叨有薄秩性恬退不樂仕進日與里人縱酒六博且曰南園湮沒已久野固在我與若輩同之已卜築于苧村余髫時誦讀其中允五迁復傍南園公遺址構有數椽後圃仍構草亭白苧山居正當新構之南近稍增葺二十餘楹南對淇園緑陰當戸迤東短籬曲徑松篁夾道折而北又折而西過

北踰小橋則草堂在焉堂四面植梅傍橋植柳橋西為水屋中容小舸南樓三楹扁曰苧村烟雨蓋嘉禾之最勝處西瞰澉湖與烟樓相望樹杪湖光如練帆影出沒真如華嚴兩浮圖摩空而敵奇又西為望湖亭亭西為渡口則主人迓客處也總園之木以百計竹以千計藥苗雜卉不計其數而園之外田可一頃秫得其六秔得其二苧蔬各得其一水際田旁環以蕭葦菱芡之屬大都園以野勝野以園勝履園思園園履野思野兩南公風

雅洋洋如在其目故堂以南陔名志思也子盍為我記之王子曰唯唯古者鄉飲禮鼓瑟歌鹿鳴畢笙乃入奏南陔南陔人子思親之詩詩亡有其聲而無其詞今大夫方擁大纛建牙海上弘天保秉鐵之業異日解組以歸郡父老子弟于堂行鄉飲禮笙歌迭奏與松濤篁韻互答響應信可樂也且吳越中固多勝地蘭亭修禊事也亭林修輿志也猶千百年不沒而大夫繫思南陔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大夫有焉豈流連光景者比哉大夫名

元中萬曆庚辰進士

廣福華嚴講寺清白池記

龔勉

嘉禾自長水法師獨契宗旨以來故其士人多尚禪學而禪林講寺亦甲於大江以南其最著者曰天寧曰東塔真如天寧以弘麗勝真如以幽邃勝東塔則兼二寺之勝而曠遠過之且其來最久誌謂漢朱買臣故宅也塔以後有水兩池為清涼國師所鑿累以淨道時見二色清若凝碧白若浮玉左右相映而不相混豈佛法靈異真變幻不可測

識耶池故有亭歲久傾圮萬曆丁亥寺僧芳巢重葺之余時守嘉巢以記請遶若於薄書弗暇也既而叨叅浙藩將之婺馮開之太史餞余錢塘江濱語次復為巢僧申其請余許之近抵婺數日偶晝寢夢至寺中獨步池上見澄波瑩澈韜涵太虛若有契吾清淨真心者遶巢僧供茗余問之曰池名清白果起於境耶抑起於見耶若起於境則池本無異若起於見則眼非有別而云何清白之異名巢未對忽有一老僧龐眉皓首翩翩仗錫而來問余何言余以前語質之乃對曰凡有色相本來皆空惟見各自別耳故水一也見以為青則名曰清見以為白則名曰白而此池本無不青也無不白也然亦本無青也本無白也一空而已達人智士當能不觀以水而觀以目不觀以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空則超鴻濛混希夷水尚無有而何有於池池尚無有而又何青白之可名哉是清是白是境是見要有不必辯者余聞之豁然驚寤因記夢中語而書之以質於太史俾寄巢僧刻之

池上

嘉興新建預備濟衆倉記　沈思孝

嘉興故以一縣麗郡而舉郡百雜以內官寺林立廣積如坻皆縣所自有洎宣德中析置縣而奪隸秀水由是嘉興僅若僑署而二倉以名存置不問者幾二百年所丁酉秋昆陵鄭君來令嘉興標尚孤絶仁明雙運吏文無害民不忍欺未踰周碁境內廉悅莫不暢膏潤而刑蕭風也已復謀近及遠以為郡不七十里而濱海一旦烽舉則荷戈持餉出鬬城下其或地財耗斁餓民蒙袂踵相就食乃會不京囷之計其何以一切首事旁縣而稱謹蓋藏挾其食而使民無不繫於上也方度可以倉而禾得者頃之會有貴家故侵浮屠地方及里甦妍由誅其匿賦足以址而經費者君用上之中丞劉公直指方公下其議藩衆湯公兵憲劉公郡守張公咸以為稽故實謀將然政無此最亟也君既得請遂量功命日乘民畢務而戒之曰縣無其倉而有之自今日始假令豐牆峭趾財散木而冊澤之

則等之無倉耳其必築不負防財不負穰棟飢甓瓦墁不負堵而蔽也為約因選良澤堅度司比藝衆技畢奏登登四聞君復夙宵遄往勞勤勗惰不載旬五而績用告成凡為所事三楹左右翼為社學夾階東向曰預備西向曰濟衆連欐而厥間各有八周墉環合門屏楬立右控佛寺前帶通莊約佔地四畝四分零揆費二百三十三兩有奇落成之日觀者填道咸為低回瞻歎余日是豈惟風雨攸除不侵豆區之數有備存救而已哉將使觀是倉者士大夫當思既已樹業公家宜令一鄉之人隱將芘其所藾何至剪割桑門以遺口實閭右素封當思擅有地方莫非王土安可嫁其惟正之供為奸觸大罪而使敗譽凶愆與此倉共垂不壞也盖其費小其功大其推見隱其風戒嚴此又鄭君善為昭勸寓政于倉而立教首于二豪者乎第念宰官勢盡尚不終有佛土廼漢風閣郡之名蹟比丘獨以擁不貲居然據為密室而不之復覩是倉者又不能無慨于斯云鄭君名振先字太初

三徑遺芳序

沈尭中

嘗讀陶靖節歸去來辭委心乘化遺世獨立若無物足以嬰其慮者而猶不忘乎三徑之菊若曰聊以佐濁醪制頹齡而已而後世羨靖節者則羨菊羨菊者亦羨靖節甚或有所托焉以自寓其瀟散幽澹之情則菊東周先生是已周先生世居白苧村與先大夫為執友余亦間從杖履先生性不嗜酒獨嗜菊有感于採菊東籬之句別號菊東家無附郭獨操岐黃以活人往來雲間不遠百里及中

言曰菊在則菊為主而我為客菊不在則我為菊而客為我陶藉弦歌我藉乜著陶飲而醉我不飲而飲客蓋得陶之深者先生有子曰紹瀛以茂才其承厥志業先生之業先生没深自痛責于所未嘗衣者則不衣未嘗食者則不食迄于今九三十年如一日猶以思見先生而不得得見先生所嗜可矣思見先生三徑而不得得見先生所嗜之影响亦可矣乃蒐羅百代漁獵千家片言隻字有當

于心靡不歸之輯成九若干卷名之曰三徑遺芳走簡白下丐序于余余不敏何以文為然而知先生者莫余若也世人善誇訑而先生以真率世人尚機械而先生以純白余雖不及餐先生之菊而先生之心余則知之竊怪夫世之為菊者那爲其枝翩爲其英非不橫秋而傲霜也而其氣似萬餌之則傷人是薏也非菊也若先生真能與靖節同芳矣且靖節謂其子不好紙筆而先生之子能作騷人語且善飲飲輒醉醉輒吟胷中無少町畦亦如先生之為人余頃營白苧山居邀與俱隱未果而是集先成余故不辭而為之序

嘉興縣學義田記　朱廷益

田以義名非古也古者制民常產計口授田子輿氏陳王道而繫庠序學校於井田之後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而周之盛也卿以下必有圭田田不必置之官士自得資之民厥後稅畝行而阡陌起於是民間之田轉相貿易豪強因之併吞貪暴從中弊隱富者田連千頃貧者地無立錐有不啻如

賈生所嘆息者嗟嗟民皆失養何以養士以士貴自立即無恒產不可無恒心乃司教化者可徒過責之士坐視其莫之養而不為之所耶則制產於今之時宜亟矣夫齊民無田或挾一技執一業不然而負販傭作皆得食其力士則屈首授經逢衣緩帶一切襍流猥作既非所宜任以至分外營求惟圖哺啜者尤非所宜安自匪承席世業僅僅可可以筆耕而受徒遊學糊其口於四方若舍此而欲無田得食食安從給矧論士於吾鄉更難言矣

吾鄉人文甲於兩浙士之占名膠庠者郡學約八百餘名若東西兩庠約八百餘名以上此百千弟子員其中什之六食其土之毛無所事濟又廩於官約數十人猶藉歲餼其餘公私無可資者什幾三四非盡無恒心士也恒產則缺焉莫講迨嘉靖間　部使者袁公始置學田今猶賴之茲遇學使伍公加意樹人下檄廣置區處有微權經理有定法人方謂曠古盛舉有功於斯文甚大而吾邑鄭侯自初下車即惓惓以造士為念會發豪民隱田

壹千餘畝侯慨然曰以沒官虛田成樹人寔政此一時也遂移文諸當道籍為義田分隸三庠以布大公無條七事以垂永利庶之以斯文為已任顧不重耶夫田曷言乎義也士不能自食而資其養於官人攘為已利而田始名之為義且以地方二百餘年未修曠典而今日聿見舉行蓋有伍公之為提督有鄭侯為之提調時如有待事寔相成豈非吾鄉士厚幸哉士既幸有此籍矣抑將何以為學聞之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者固士人之田也試以其緊辨之士無論飽食終日好行小慧者之非義即千乘弗顧簞豆動色者皆利也非義也亦無論踰閑傷行乞墦取饜者之非義即正誼明道有為而為者皆利也非義也誠辨乎此而師以義率士以義勵則是舉名為賤之而寔以磨厲介詘云贍士而由之貞教維風纘孔緒於未墜挽世道之將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慮始善終祛濫剔蠹以永茲義於勿壞則學使之憲約與鄭侯之善規犁然具也而余何敢贅

大雅題詞

鄭椒先邑令

余自戊戌秋月一再課諸士距今庚子夏匝二朞而課秩凡幾盈篋諸士各極才致椾歸爾雅余為行其什一以裹世蕪志一時相長之誼也題曰大雅會課夫士而相與修明經術周尺漢禽自在自風雅迺喪譚辭繽紛玄醴代降輪車遹殊即自命引商刻羽山輝川媚之音以當黃鍾大呂不入也矧其竽好既遠蓬根滋蕩青萍之價希貴白雪之和殊驚乃欲偶舌黛駃以資適為逢不幾負舂糧而與昇俱走乎余於滅沒外相士其文造意必宅平其出語璀璨鑠目上沂西京而大要以宋人為緣其識吞吐靈精而墨守程朱說惟謹其落楮矯矯猶龍不受羈紲而恐倆一先生之言背經術為士趨病颯颯乎大雅之觀止矣諸士公車且屆岐路在前素絲受染惧雅之浸假而漓也憶余聞教玄室先生曰致身之始慎無先足白圭之玷在言猶爾況於行乎余不敢惟服膺斯語倘諸士心以境易學隨世轉不顧質幹浮天下之湛淵而詩書

嶷冢大雅謂何願與諸士勗余無忘於師說而諸士無忘於大雅之旨也斆學不啻半矣

治統紀畧序　沈堯中

古今論治統者春秋尚矣繫正于王繫王于天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如是而已顧世有治亂統有經權太昊炎黃世及也而唐虞禪甘誓胤征上伐下也而湯武放伐亦曰順天應人三代而下秦滅六國海內一統功之首罪之魁也後得天下莫若漢為其誅暴也次莫若唐為其戡亂也宋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與篡何異特其受禪之日兵不血刃歷年多施澤于民久亦漢唐之亞也乃若司馬晉與魏埒爾是時天下無統不歸之晉又將安歸東晉之後有宋齊梁陳裕之弑安恭也道成之弑蒼梧汝陰也衍之弑寶融而霸先之弑江陰也是天下之大殘也其魏乎猗盧以來逐劉曜驅匈奴于晉為有功非五胡亂華之比也降是而周宋公弑矣較之霸先猶為彼善于此隋幾混一猶之乎秦與晉也不可得而廢也唐之後有梁晉周溫之

弒昭與昭宣也敬瑭之弒珂也郭威之弒贊也是天下之大賊也其後君乎破黃巢復長安唐亡猶奉正朔忠義凜然乃若劉知遠非敬瑭之比也契丹滅晉而漢興焉猶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也不可得而廢也故唐虞禪權也晉宋亦曰禪則謬矣況宋齊梁陳乎湯武放伐權也晉周亦曰放伐則舛矣況朱梁石晉乎乃若宋祚偏安遼金荐食蒙古氏長驅而有之踰江淮窮閩粵不奪不饜是天下之大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入羣乳坤闢而再正日月浴而重朗大明日曆稱為功高萬古得國之正直與黃虞爭烈而漢且瞠乎其後矣何唐宋之足云宜乎聖子神孫萬萬世無窮也故嘗為之說曰治統有二有正統有變統盤古以下太昊炎黃少昊顓頊唐虞夏商周漢唐宋及我

皇明正統也秦政晉炎魏嗣周覺隋堅唐最後漢北漢元變統也若羿浞莽丕劉裕武曌朱溫從珂敬瑭郭威是謂篡國周之秦漢之楚後漢之吳魏

之脊梁周之陳是謂僭國均之非統也正統宜延則夏不書羿浞而書少康漢不書莽而書孺子正統宜進則北漢鈞未滅而書宋元順帝未遁而書皇明變統宜奪則秦昭莊不書而書東周隋侑侗不書而書唐變統宜予則唐閩帝亡而猶書從益漢隱帝亡而猶書從鈞篡國宜誅則宋齊梁陳不書而書魏周朱梁晉周不書而書後唐與漢僭國宜斥則西楚不書而書漢魏吳不書而書後漢女后不可訓則呂雉不書而書少帝武瞠不書而書中宗夷狄不可長則魏不始于拓跋珪而始于明元泰常之六年元不始于鐵木真而始于世祖至元之十七年此外封建竊據大則書小則否其各始終凡例壹稟于春秋而參以范氏唐鑑胡氏補遺朱子綱目間亦附以已意總之求合于天而先儒異同弗敢泥也

沈尧中

五經臆語序

道統之在天下由伏羲而堯舜而禹湯而文武周公孔子上下數千百年若斷若續迄今猶可尋繹

不至沒沒者經是已經雖有五其統則一伏羲吾得之易堯舜禹湯文武吾得之詩書而周公得之禮孔子得之春秋經合則統合經分則統分故孔子之刪述非五之蓋一之也秦漢以來各經註疏無慮數十家獨邵子有皇帝王霸之配而亦泥於古今升降之運是猶未知孔子之意也余合五經而臆之迺知易書詩禮春秋數聖人之統系在焉一世而為易二世而為書三世而為詩四世而為禮五世而為春秋猶祖宗父子之嗣續而不可紊也猶根幹枝葉之繆結而不可析也學者不志於道則已未有志道而猶株守專經者惟能以一而通五合五而為一斯於孔子刪述之意為無負云

嘉興府志二十六卷終

季冬朔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秋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鍾世榮陸光俞校正

秀水縣

明　景德寺　文徵明

古屋無人犬護籬偶拋塵土得幽棲不知何福能消受滿樹松陰一鳥啼

贈芳上人歸三塔　王守仁

秀水西頭久閉關偶然飛錫出塵寰調心亦復聊同俗習定由來不在山秋晚菱歌湖水濶月明清磬塔牕閒毘盧好是嵩山笠天際仍隨日影還

三塔灣　嚴嵩

三塔移舟望若僊窮林翠壑俯江煙鸎花對酒城春麗鍾梵登樓海日先世路無端頻送客空門不礙擬逃禪與君更是燕吳別衝雨開帆各悄然

登煙雨樓　李攀龍

南湖迢遞俯丹梯煙雨蕭條拂檻低越徼層陰千里合吳門春樹萬家迷江流欲動帆檣外山色遥分睥睨西一自不齋多暇日新詩還與醉同題

中秋鴛湖泛月　孫植

尊酒移舟笑語懽平分秋色滿江干笛聲遠度煙光暝鶴夢初醒夜月寒倒浸樓臺天上下臨軒竹樹影檀欒九霄風露清環珮縹緲飛僊接鳳鸞

湖上喜雨　姚弘謨

高齋靜掩白雲封竹樹蕭蕭翠幾重霄雨忽令移

大陸江湖誰為起飛龍樓臺遠映煙波灑城郭遥
含暮鶴濃丘壑主恩容自老使君風雅得相從

南湖　吳鵬

為欲留春住開尊延賞心湖天浮曙色堤柳足清
陰蒸掠芹泥墮魚穿荇帶深叨從羣彦後佳會許
重尋

題鴛湖秋月圖　黃洪憲

澄湖明月浸樓臺一望波光萬頃開星轉銀河天
外落風搖蘭槳鏡中来薰葭兩岸青楓合砧杵千
門白雁催勝地總憐秋色裡幾人清夜踏歌回

陪金侍御泛舟南湖　法聚

看山過兩好移席與雲遲舟楫還今日鶯花只舊
時宮袍明白多僧藥出青絲山簡風流在峰巒入
詠詩

湖上　戚元佐

小閣堪乘興清尊倚暮曛湖虛先受月林密暗巢
雲短榻臨秋半輕絺怯夜分沉酣有同好那用世
人聞

飲煙雨樓　沈啓原

晴雲高捧五驌驦落日蕪葭宿鵲收水鏡涵空天上下氷壺倒影月沉浮歌翻別調侵寒漏飲帶餘酣漱晚流符竹不妨蕪吏隱使君佳興在南樓

煙雨樓　龔勉

湖景麟蒼茫非煙亦非雨登樓披素襟悠然渺塵宇

夏過能仁寺秀雲山禪房　沈思孝

精舍石橋東停舟訪遠公諸天初見月大地旋生風火乞紅蓮秉香聞綠桂中更憐功德水能洗俗塵空

真如擊竹山房　戚元佐

香臺畫鎖白雲深化塔層層出紺林自拂朝衣就獨卧不教道侶數相尋三天虛寐非人界十地莊嚴盡佛心記得念年前事否月明如水幾登臨

真如寺　屠隆

山深入蕭颯僧老見醇厖日月銷金碧松蘿偃繡幢乳泉寒汲井宿霧白浮牕一自脩禪觀雄心日

轉降

使君邀飲真如寺　屠隆

使君燕客大湖東行盡溪橋入梵宮野騎騶騶經樹裏亂鴉漠漠向煙中殿含霜氣金幢冷香散經聲寶界空錦帶不嫌居士服忘形真見上皇風

杉青夜望　沈自邠

暮色蒼然至黃昏古渡頭水深雲影薄波動月光流荒草迷行逕寒鴉戰戍樓夜闌觴咏處孤興落扁舟

元夕宴集煙雨樓　鄧原岳主事

蕭蕭宿莽暖空洲傑閣平臨湖水頭火樹政當春夕永星橋還帶暮雲流疎鍾月落僧歸院平野風高客倚樓此地相逢挼一醉良宵尊俎豁淹留

次韻　曹代蕭郡守

煙霧霏霏漾遠洲儼郎青雀到溪頭尊前燈火紛下檻外湖光面面流雪霽春山誰泛棹月明蘆水共登樓年豪樂事堪稱賞肯令東風不暫留

三塔晨鍾　黃正色

諸天開霽色煙水望中分塔影搖清漢鍾聲響白雲鳥遷雙樹曉僧定異香聞羨爾空林下翛然隔世氛

宴湖上　李培 令尹

繾綣憑尊酒輕舠泛夕曛為欣兄弟雅因識阮稽群秋色回青閣湖光浸白雲更憐同調在歌管正紛紜

又

風吹明月墮魚梁讀罷殘書倚綠楊湖上藕花樓上月踏歌驚起睡鴛鴦

又　屠隆

朱欄遠近萬家連下瀕通衢上接天傍郭酒船邀落日滿湖漁火亂踈煙僧參水觀堪成佛客借樓居即是僊坐到夜分人籟息寒沙孤月大颿前

又　黃洪憲

高閣憑湖畫棟浮蒼茫城郭望中收煙含樹色千家雨檻送濤聲六月秋雲壑有情閒釣艇風塵無夢到眠鷗主恩泉石容吾老莫惜啣盃醉庾樓

又　陳繼儒

水月澹無際秋風清可憐是誰能領畧罷釣老漁船

長水法師墓　龔勉 郡守

文杏過參天下有長水墓長水日夜流真詮誰了悟

漫興　沈思孝

凄凄凉雨醉初醒草長閒門晝亦扃但使拂衣辭鵲印不妨胠篋有鵞經病來鬢向愁中白興盡山從夢裏青謾道主恩歸未得東吳已著少微星

重脩三過堂次原韻　龔勉 郡守

蘇公遺跡覺林中歲久荒凉戲牧童三過題詩渾是夢千年覔勝總成空山僧已入忘言境詞客還多搜句功景仰高風難再挹遥瞻明月起林東

古寺幽藏郭外村蕭條蘿薜滿山門世無坡老還誰過坐有文僧可再論吊古共看碑上句感時且倒月前尊坐来不覺諸天暝忽聽踈鍾動梵言

學古原非塵世侶高踪未許俗人尋虛堂鳥雀爭

来往野寺松筠自古今一榻白雲新廟貌半窓明月舊禪心我来聊致蘋蘩敬此日瞻依思獨深

重登本覺寺次韻　沈啓原

尚憶招提在眼中重将覺路問山童煙含曉色千林静木落天風萬界空拂露不妨尋舊徑誅茆聊復見新功三生石上譚遺事指點荒亭隔水東

本覺寺三過堂　沈自邠

遵塗出枉渚弭櫂攀叢林石幢委陳莽殿壁生幽陰昔賢此流憩登堂復沉吟代往跡如掃聲留感彌深悠悠東逝波閱世成古今古今既已爾何用役吾心

煙雨樓次屠赤水儀部韻　劉應鈳　郡守

高閣晴空飛落霞閒隨鷗鷺問蕭葭水光清淺塵情淨樹色參差野眺賒江上歌絃延客棹林間砧杵動誰家磯頭凝望思何極欲把金戈掛日斜

遊煙雨樓偶成　朱邦喜二十

突兀巍樓倚碧浪喜未此景果奇哉立加樹影遥隄合激隴湖光一鏡開鐘影

春日同劉太守集煙雨樓　曹維藩　三府

傑閣從君泛綠醅芳霏煙草傍溪隈微波激灩歌船度新鳥翻翻女蝶來一榻雲霄春色入半簾風雨夕陽開渾疑王粲依劉日潦倒空慚作賦才亭亭虛敞白雲浮巉得官閒共勝遊綠樹風迴清籟合畫欄月浸碧漪流遠山飛翠供移席夾岸垂楊引繫舟五馬風流君獨擅翩翩題咏醉滄洲

攜李橋步月　王穉登

澤國蒹蘆色星橋攜李名亂楓丹染寺高柳碧縈

城月白虹霓卧天寒駟馬行越姬歌並起一半採蓮聲

秋日謁陸宣公祠堂　項良枋

孤城落木冷蕭蕭忽相祠堂漫寂寥內禁萬言青簡在忠州千里赤心遥秋風斷鴈迷湖渚夜月啼烏上麗譙祇有忠魂應未散傷心欲賦楚辭招

湖中雨後見月　李應徵

放舸傍汾汀悠然笑獨醒雨餘千樹黑月出半湖青水氣澄秋席寒空鴈夜亭重輪元自現煙霧莫冥冥

中秋三日鴛湖詠月　夏日葵

結伴夷猶過水西娟娟纖月印清溪空中樓閣微落見望裏湖山遠近迷光漏一痕函兎魄影搖千頃躍虹霓秋霄佳色今伊始莫惜頻將酒滿携

讀本覺寺碑　蔡旅平

古碑剥落一荒亭野草芊芊人絶經欲把新詩吊凌老墓鐸鳴慶不堪聽

順女操　王世貞

君是岐路人女是父母身父母業已許那能不屑
君君今既玉折女豈獨瓦全生當愧白日死當快
黃泉舟桃從東去素桃從西來兩旐東西合纏綿
不得開黃蘗化為松那知苦中久十六項家女千
年周家嬪君面女不知女心君應得不以郄家兒
倉舒渾未識團欒女貞樹煜若銀河洗不似韓憑
木將情作連理伯夷豈殷民為殷表君臣首陽一
杯土萬古稱其仁我欲竟齒齒悲且長結為金與
石融為冰與霜

項烈女　沈一貫

有女閨中秀貞孤獨邁倫死生一日事綱紀萬年
身偕老言雖謬同歸事已真寧知拔繯日始是結
褵晨隻鳳還齊翼鰥魚復比鱗蹔榮悲露槿獨勁
羨霜筠蕙郁棻猶在蘭儀溘蚤陳玉因埋覩彩珠
以碎稱珍杞哭曾崩莒陰尸不葬荀鳳笙遥度嶺
龍劒邈逢津諱日無悲歎玄堂有笑頻名同古烈
士事異未亡人試問泉臺鏡千秋總未塵

釣鰲磯歌行　董份

嗟余東海釣鰲客忽見南湖釣磯石湖傍父老皆驚怵云是昨夜鬼神入渡海疑受秦皇鞭鑿山恐藉蜀丁力莫非觸斷不周来或似太華巨靈擘不然何無斧斤迹倏忽湖邊如壁立憶昨曾把珊瑚竿釣絲直下三萬尺東過蓬萊西溟渤先探驪頷珠復涉鮫人室鮫人女兒捧頷泣散作羣珠走玉盤欲使驪珠更增色拾珠懷中恣所歷翻身將捧扶桑日夜半出海照萬國此時洞見巨鰲窟六鰲抃舞皆可得馮夷恐我驚龍宮忽鼓天吳颶風出

此頁當與下頁互易

悲興蕭颯中路泊兮無營別有壯夫俠士隱於[illegible]肆暱於博朋靡以窘懾靡以物攖豪宕慷儻意盛氣盈為之奮趾而一登岸焉傲睨睢焉狂酲欽荆聶之懷德眇田竇於流萍千金委為芥礫一諾踐以捐生方擬躪幽晦躡沉冥燿闇沕撥艱屯干將躍以鳴嘯欣乎作解之堪乘也迨夫煙收雨霽杲朗暾鮮八垓若闢九紘若懸乾符坤紀彪炳恢宣春陽噓律熙熙詵詵冰融潦積坎溢而傳瀧奔瀨鶩澗逗谷穿峽不能束澮不能涵淙淙潏潏潺潺

濺濺混併而下於兩湖之水滉瀁澒浩長雄乎百川于時桃花匝蹊柳絮飄麓百卉盡菲艷紅薈綠入璠璵之林瓌琦充目展吳工之杼錦黼駢簇於是乎鍾鼎世閥之家金穴素封之伍與夫洛誦章綻塵氓販賈相與駕棠舟遡極浦吹鳳蕭擊鼉鼓呼雉盧羞鴈鷺引大白醉醇酤採芷秇蘭掇芝擷杜結友貽芳少年爭附追媮快於良辰不知日之云暮間以游閒高遯洒脫騷人行羕蕤之野問匏葉之津據苔磯之石施甘餅之綸希龍伯之釣傚掀山浪勢與天逼日月無光天地黑千魑百魎咸畢集身微力倦莫與敵歸來但坐仰脅息垂竿不餌魚不食臨淵無羨忘得失何期眼前見此石使我恍然復追憶會當乾坤有寧謐為我語海若為我勑河伯羣靈護石勿搖扼鰲首且莫戴山去留得萬億千年鎮八極

煙雨樓賦　　彭輅

繄樓之搆在彼湖中地選天造神摹鬼工塵囂永遯湫闤靡通超遙寂歷曠莽窺空滅忽縹緲沓靄

曈曨非煙非雨氣常團縈恍含太始乍吐鴻蒙遠而望之若蓬壺之現高春也側而睇之若漣漪之櫂芙蓉也崔崛屼嵂若貝闕之薄青穹也孑跱特阻若孤雲之覆長虹也當其氳欝生烟汗液成雨頃刻渾沌高下迷處時則蛟螭噴踊天吳騰凌蜚廉屏翳咷譟信爭魍魎佁嬉鼎圖斯徵馮夷踏舞水妃降升陽侯海若遞次主盟玄珠失矣離諛眩驚衆形鏟彩萬彙韜凝乃其游人愴怳頷蹙而怔怦傷去住之不易心泛泛如搖旌廻橈弭棹歡罷

會稽之蹲魚鬣如阜鰲顱有神掀波跋浪發聲轔轔姑縱之使遠去恐三山之遂沉捨鰷鱨而不取羅魴鮪之巨鱗意不在獲其樂孔伸以狎漁父以陶大鈞雖衡茅而裋褐歸於各適其真既而夕陽暝素月出蟾蜍纖玉兎疾爰有海上羣僊丹霞是籍辭王母而于邁御雲軿而来適九節靈壽之杖雙鳧尚方之舄翠旗金支旖旎燁奕玄鶴紫鸞繽紛下集遵佳嶼而遲徊臨瑤臺而布席餐沆瀣之氣攬虛瀨之色吸望舒之晶偃玉壺之宅倏而龍

驤倏而鴻沒星墮河隱秖餘奇積令人可慕可述
而不可以即客有聞者具告於大愚叟叟曰有是
哉仙人好樓舊有是言彼既脫屣人世邈爾不關
而美景勝趣尚數數於其間況茲樓茲地介吳越
之襟喉控全浙之上游卜神皐之爽塏分瀛渤之
一洲聳大觀號浮丘者乎宜偓佺羨門之儔依依
眷眷而踟躕少休也客曰今之勝猶昔之勝今之
樓非昔之樓矣子知之乎叟曰何者客曰太守神
智寬和致理蘊藉風流雅能吳語煥焉藻飾規度

宏起限以欄楯節以階所翼以層閣左右翬羽護
以培堤蜿蜒若几芙蕖環植的瓅靃靡點綴不煩
湖山輝賁則士女之盤娛列真之徙倚殆有其以
今子徒閉門屏閒蓬藋自蔽曷假丹鉛之暇一於
茲而游豫乎曰予也無觴無瑟有足有屨興合神
飛亦嘗戾止矣曰遊者如麋斐疊差池但業各有
緒心各有思子之為況何其叟曰夫予固陳朽之
樗而山澤之癯耳家繫吾土異仲宣之旅羈也藝
嗇雕龍乏子安之文辭也宦違天祿蔑楊子之燃

藜也遭非鬻駿愧郭隗之權輿也予亦何情之有哉廼予之斯登也值杪秋之際草樹聿衰彫瘁黃落涼颸吹我袂白雲映我壑湛湛兮泠泠兮浣炎區之坌濁吾嘉所不足者崇岡複嶺為屏為環為髻為索而茵墟褥甸溝塍綺錯綿聯農稼綢繆井落誠樂郊之腴隩而都會之疆郭也縱眸四眺萬里寥廓秋宇鏡澄江天漠漠元氣淋漓布濩揮霍獨惜陸相之忠猷鴟夷之早見其人一遊而九京矣作碣石扶桑咫尺匪迢貫齒椎紒達於崇朝南北兩戒此為中條神州有九表裏弗淆窪者窅藪突者嶕嶢如蟻斯垤如鳥　巢俯視吾生蠛蠓鷦鷯緬憶千古無論大荒之年結繩之代自羲黃以降草昧文明市朝屢改淵實丘虛滄成桑殆金人夜移銅駝昕壞歲序荏冉曾不我待籛鏗李聃今焉誰在惟是令名昭垂千載腐鼠自矜咄吁其怪予也幾絳縣之甲子襲角里之巾帶久矣委順乎天倪徜徉於事外嬰險難其若夷詖菜色而常泰既浮榮之靡加奚長生之足覬

煙雨樓賦

沈奎

余觀民之暇日兮願徧歷以旁遊命舟師以進涉兮遂揚舲於中洲絶芳芷以經渡兮暫偃息於茲樓騁四望以極目兮諧心曠而神周南利越水北控吳丘天目西峙渤海東流倚嘉城之特障兀巨浸以中浮若乃瀟洒長汀蘼蕪遠滸靄靄垂楊離離芳杜滃鬱當烟迷漫若雨或夢澤而與齊或湘江之可侶此則煙雨之大觀而秀水之嘉麗者也嗟茲樓之傾圮兮余勵志乎脩明鳩材工以經始兮廼彌月而垂成俯長流以疊石兮敞層臺以列甍遂反顧以遊盻兮更煥采其彌章余豈縱此娛樂兮效前修以踵芳將棄故而易新兮挺既摧之屋梁植申椒與菌桂兮夷菉葹之非良驅鷙鳥於新止兮俾鴻鵠其翺翔更欲顫鱷夜遯波濤晝息佳魚出遊祥鳧下集覩采蓮兮舉袂聽漁歌以擊節茲則衆美之同娛非予一人之獨懌辭曰登茲樓兮日未遲被明月兮餐露滋拾鮮蒞兮折瑞芝寄修姱兮遺所思舉高躅兮惠來茲尊酒片言兮

皆瓊琪余將藉此兮起瘡痍俾煙雨兮徧郊畦賢才輩兮協　聖期登茲樓兮心熙熙

煙雨樓賦　　戚元佐

何雙湖之瀇滉兮匯瑤光之吳陬豐層樓以爣閬兮隆崛岉乎中流飛澇瀆淪而渟浸兮盡為潭府奄此崇構其雲覆兮屹燾昇而軒舉頫瞰瀴溟兮庨耽耽於南離洞轇轕以博落兮羌倒景乎沃瀛之湄想元化之融液兮鍾茲淡漫豈班爾之騁巧表殊裁以煥厥壯觀粤若己酉兮揭湮漬於洪波乃今壬申兮親綺豁而岌嶫巍峩開南端之朗敞兮叛赫戲以內照丹柱歙赩兮堊室皚其皫曜攢芝栭以紆欝兮飛陽馬而承之髹疏寮之嶒岤兮盡霞駮而絢其相徽周環複道兮茂嘉樹以施蔭外列平臺兮墄襄岸而輪幽伊瑨吁可駭乎其璀璨也上羅下奇紛何為兮瑰瑋連拳也次四表與九隅遂右个其棲神兮駢羽幢而旖旎曰威靈民所瞻兮燁光儀而跐豸翹朱竿以侵漢兮爍以華燈浮文槐而狎獵兮勢交加而翼櫺非夫神明之

扶持兮黶翳靡移疇能於古保峙兮候其時而矧官城之孔邇兮諒歷覽之匪棘出闉闍而曠望兮矚滄洲其可即氣冥迷而欝律兮鞠巍巍以突兀乎煙中時氤氳而若雨兮亦混混沌沌而隱約空濛固何有何無兮儼宓妃而望予乃乍陰乍陽兮來巫山之神女遺明珠於水曲兮以方漢皋慮僊姝之見欺兮使哦勞維茲午霽兮風起水涌鳴舷遠顧兮目動神悚榜人告予備兮眇僊僊吾以行擥清酤以絕流兮逝其拂夫衆芳浮蠡濱之皜眊兮蘭吾櫂而遥遥也洄澄淵以凌飈兮淼不知其所遭也忽吾陟此高丘兮路澶漫而迤衍磴參差以欱汜兮遶檉栝而繾綣曰勉登臨以舒眺兮極四望而眄眩意滉瀁其不自聊兮悲伊人之不可見捐余珮於靈湍兮拂余鋏之銛鋒喟鴟夷於千秋兮至今窟而以宮公美之逃禪兮乃庵其居而趺雪峯龍圖之殉忠兮跨彩雲而伏臘攸恭吊華光之高閣兮溘沉迹於埃風漫蘇卿之蕋館兮托哀怨於彯蓬東睞九峯兮總脩廻其未極西瞻兩

山兮吾將企靈祇而求索挾市闤而綺錯兮紅塵
紛以隱天亂郊畛以塍埒兮呀平原而宛延邈琳
宮寶刹不詳其名兮森幽暎乎叢薄繄莎汀茭渚
明以滅兮忽聳矗乎雙塔彼都人士之好游兮綺
縠繽紛荆歌鄭舞又互而四馳兮其從如雲澆陽
侯而引和翳雲芝以為盖揚巽颸之繁吹兮媚靚
女之脩態卉何春而勿芳兮鳥何林而不言花冥
冥以牽醉兮客子狂而迅奔猗篁籠其蓊茸兮指
畫舸以容與褰黼帷以遐浮兮燕翩翩能無下采
杜若以衿纓兮蹇吾就乎南浦紉江籬以扈服兮
芳與澤其雜醹天剡剡而千里一碧兮帶中洲之
宿莽曾洞庭彭蠡可讎兮恐九玄茹而不吐抃巨
鰲而舉首兮六萬歲以為交眙禺疆其誰何兮峙
此大壑而奚飄已焉哉吾其故吾也若木零兮感
未化之鷦鷯嗟大塊茫茫胡元會之窮兮吾將挾
莊生以逍遥亂曰奕奕華閣崨嶫揭孽凌消泐兮
重軒飛陛邐倚窈窱杳囷泫兮漩澴滌瀯流暎揚
焆括玄運兮上憲斗紀作鎮朱垠叶圖讖兮風會

敷昌上下以娛永有譽兮淳化雲遊八區嘉祥錫
安悆兮坤靈苞勝雄我由拳長無替兮

項襄毅公年譜序　　陸樹聲

檇李多名臣其尤著者則無如襄毅項公端簡鄭
公鄭公與余同朝每談襄毅之勳伐德素皆故實
所不盡載及是又得公之年譜五卷實紀四卷遺
稾一卷凡　聖天子之恩綸與夫生而贈言殁而
哀辭國史野史家史咸在焉此公五世孫密雲兵
備廷堅君所纂也公以文武壯猷洊歷三朝出入
於嶺南齊楚陝洛之間所在立奏膚功議者比之
趙先零馬伏波虞文靖而不知公始終保有令名
皆從死生譏讒中鍛鍊得之已已扈駕北征陷虜
中不屈乘間南歸徒步七晝夜始入宣府關蒺藜
刺足者以百數其後汪直韋瑛屢搆大獄公具疏
指斥其奸內外媒孽遂落職以去優游林下者二
十六載諸奸旋敗即蒙詔復公官大抵公敏練剛
柔之才輔之以九死不移百折彌銳之志故能脫
狡虜抗奸回吏事兵刑指麾如意隱然繫國家安

危者數十年而天下亦以此窺儒者折衝之效嘻難矣哉　英　憲二廟時元氣磅礴聚為人材如馬端肅余肅敏諸公皆一時磊落巨人往往委心從公出入受成於節鉞之下夫亦公生平格天之忠義震世之威名有以服之耳乃公則愈自挹損凡寓書子弟惓惓以禍福相倚為訓恭儉慈和牘中三致意焉嗚呼宜公之身名兩完而子孫之世世長有令聞也公賑饑治渠所活無算其他若高州之流民荊襄劉李之餘黨晓諭解散又將百四十餘萬此事士大夫至今能道之今廷堅君石門之役南兵糧歸者三千餘人川卒鼓噪倉卒定變余又嘆君克繩祖武非徒區區補葺於語言文字而已是故樂而為之序

故秀水邑侯陳公碑記

孫植

是為閩陳公之碑公令秀水蓋家視政而子視民以勤其官而死何渠弗係思也因為秀水思陳矣碑往天以矣幸茲土茲土實賴以蘇乃今茲土蘇而矣之身隨以沒何渠弗係思也始矣成進士主

爵以侯長者命之鎮撫百姓矦受命不遑將父稅駕於燕趙之郊而單舸至吳甫入境挾兩蒼頭奴即絳袍不夙具蕭然韋布容也曰第持清白往持清白歸耳其與人交若陽春亦若慈母煦煦推心而置之必以寬其取士不以皮目相故甄選必良其治獄不以手奏成故五情必得其催科不因撫字而先鷙擊故樂輸惟恐後期其用恩舒而不驟故入人深其秉心誠而不文故喻指速居無何自闤闠以至修茂之鄉不啻眉睫照而運於掌股間矣已國大吏牘不解曰移而屬陳尹郡大吏牘不解曰移而屬陳尹他郡邑士民即牘具不裹曰胡不以屬陳矦而鞭笞使余也矦盖積勞焉業已稱病而屬試事迫不獲辭矦勞甚旁序之子弟且願借明於矦矦勞彌甚病坐是亟舉邑若狂走而謁醫勿效也則為之遍走群祀以祈代矦而又弗效也乃竟以七月十二日瞑矣邑之縉紳諸文學為白衣冠鴈行而哭於堂吏民於巷人於市農于野皆失聲曰公方幸我而竟背捐我乎盖兩越月如

浹辰焉里中父老行行哭謁余皆咽鳴伏地不能
興余不覺泫然涕旁溢已父老徐起亦不覺泫然
與余涕相注也曰已矣安托命矣孰是君也而可
以死也夫使余耜安耕而機安織者非君乎使余
蚤閉而晏起者非君乎使余瘵者收骼者掩白骨
無掊而稅畢入者非君乎孰是君也而可以死也
已矣安托命矣言已復雪涕交頤余亦復雪涕與
父老相注也已乃頓首請曰惟賢惜賢敬以不朽
累公夫以侯之焞於行也敢辭不敏因抆涕而志

其大都以復父老然無柰其失次何矣矦始卒貧
幾不能斂士民相率助之斂其尊大人立命曰吾
兒持清白地上亦命持清白地下慎無過後率勿
忍也斂矣橐中枵然而無以歸于是人具裝廩具
餱糧舟具揖家饒給者為具行資而後始得執紼
以行傷哉廉也柰何弗思也靈輀南還士民思侯
佇立以泣侯之神亦豈不戀戀茲土而往來於龍
淵之社乎哉矦黯而長髯兩顴骨立輔斂於顴身
七尺以長其眉與腱交則不盈寸也恐易世後將

有貌矣不得者貌之以此矣登癸未進士諱九德字楙夫別號鴻麓閩之鎮海人

張鈞石遺教碑記

姚弘謨

太史公稱齊魯間於文學蓋猶有古聖人之遺風鈞石君生汶上博學好古不為世俗所染嘗讀易蜀山中盡搜其玄奧而齊魯間推文學者必首鈞石官秀水惟篋圖書隨兩三蒼頭來泠局環堵蕭然匾其軒曰尋樂日進弟子員匡坐談經不廢寒暖間出所著三極說暨河圖洛書考示弟子員象數理奧點畫指叩發儒先所未發真與羲文心畫千古相符契其容貌甚莊繩趨矩步動可楷法于是弟子員咸彬彬嚮方矣吳越士聞風者率擔笈從君遊幾如七十子焉且其操甚介每歲時弟子員例有餽遺輒弗省雖菜菓亦謝去家人化之即蒼頭奴亦以弗受為愜每從東魯致蕎麥為饘餅以自給冬夏一葛一裘翛然自持視文錦粱肉如羶土然噫若鈞石君庶幾古人哉君在秀水方三禩即遷去今且數年矣弟子員過尋樂軒者

猶欵慨頌謀樹石以垂不磨因屬史謨為之記
謨昔官祠曹前太宰望湖先生吳公為予稱鈞石
君行義甚詳比歸而所見符所聞故為記之如此
是舉也予嘉鈞石君予又嘉碑鈞石君者近世重
制科博士白首寒氈無復公輔之望卓卓者固有
之大都闕葺無聞者耳今鈞石君遡齊魯淵源闡
學振教俾博士輩去久益思相與伐石而頌德故
予嘉鈞石君然鈞石君以貢起非聲勢焜奕去且
久博士輩猶不忘謀所以志永久豈樹碑規勢利
者比耶故予又嘉碑張鈞石君者予嘗謂校官雖
卑與宰臣等校官育才宰臣用才弗育奚用今視
校官為冗員徒取人于帖括之陋譬之鉛刀韜以
錦貝餙以瓊琚非不燁然若莫邪用之截楮葉弗
銛矣矧斷敝兕切金玉耶故誠欲羅真才佐明主
則莫若重儒師之官簡天下碩德重望如張君者
豐其祿晉其秩即部院監司寘遇之俾儼然為搏
士範其教事振肅者輒論薦補三公如國初故事
次則補胄監學使者如此則師儒官必韋軷貞教

育真才以待國家弟子員亦斌斌多真才持此簽至治無難矣予因記釣石君不能無感于斯云釣石君諱綸字宣甫前秀水縣博後遷青縣以薦擢三河令為通州守所至輒有聲云

重建煙雨樓記

范言

郡守左山趙公重建煙雨樓成聽選官于喬倪錫等構亭立石而俾前進士范言記之范言曰廼余讀宋名人詩則知鴛湖西故有煙雨樓云湖受天目紫雲諸水而滙於郡城巽隅涵清涸碧若朝若

拱形家以為一方之勝也錢鏐竊據趙宋偏安嘗築崇丘而駕重屋以便遊覽噫占鼇波而與龜龜爭窟亦難乎其為力矣且登高覽勝秋清日爽歲晚天高則江山雲物可百里外見也陰霾窈冥雖有樓將焉用之彼以煙雨樓名何也豈林光變幻海氣吞吐急溜希聲於瀑布山色爭奇於空濛亦足為斯樓之助耶代更歲易決齧而淪沒者幾三百年騷人墨客猶時時道煙雨景象恍若斯樓之存著嘉靖丁未秋公力浚城中諸河出土湖上絶

流而成洲因其勢而崇之積五十尺廣袤二百尺
傍植蘆葦榆柳桃杏欲樓之而格于人言已酉夏
始決策謀諸寮佐諸寮佐曰可諭諸父老父老亦
曰可木石是鳩而公已膺山西之命於是遲留再
越月迺克為樓五間慨湮淤之既久喜恢復之維
新鼓枻中流凭闌曠野調薰風問明月觥籌交錯
絲竹繽紛白鳧青虹交飛而欲下漁歌蓮唱互答
而俱全雖滕閣之落霞孤鶩竹樓之雪玉風帆有
不足多者不既樂乎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試
袤虛而望之遠田疇鱗次閭閻櫛比吾民能無向
隅之泣乎有之吾憂也天連海岱雲際幽燕吾君
能無側席之思乎有之吾憂也上憂其君下憂其
民顒顒然共其職之不暇而暇樂乎先憂後樂此
吾先文正之訓言不佞額與諸大夫共圖之公曰
善善觀風以庇民相時以匡國吾職也江湖廊廟
敢不於子言是勵君子曰大夫於是乎良矣始不
因言而溫終不因言而怒見義勇而受善虛詩之
所謂休休者非歟公名瀛三原人今擢按察副使

去而梓石畢公竟容至若別駕陳南棠守義閻海村大祥汪虛舟伊姜鸞峯文序則皆相斯役者也碑亭在後樓陰

釣鰲磯記

彭輅

鴛湖中有煙雨樓舊矣輅少時閱郡誌知樓名而目未之覩也嘉靖中年有即其故處案土建樓者已而倭寇大起枕戈頻歲樓雖存僅免於圮錫山毅所龔公來守吾嘉政務之暇嘗登眺於斯惜其荒陋不稱湖之景已迺易樓之朽蠹漫漶者丹艧而聿新之垣欄階戺犁焉具整標壯觀於層濤莽蒼之間又於樓之北治地十數武若平臺然列級而降則其下有平涯可以垂釣迺剔蔓剪棘置磯其畔手書釣鰲磯三大字刻之石心畫神藻波勒飛動有蘇黃家姿韻覽者珎之時則萬曆壬午之夏也文闈將闢挾藝而喁喁待戰者蹌如公盖重有期焉明年癸未朱君果作狀叶符讖傳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殆信乎一日輅與張生文夫遊磯上生曰磯成而致奇應且後

之嗣元魁者將訣訣子盡記之生因問釣鰲之故
輅曰聞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鰲釣莫大於
是者故以為危科喻又問釣有道乎曰有始也患
無其具有其具患無其時有其時患無其用具者
何學術是也用者何經濟是也昔之釣者我得三
人焉呂尚釣於磻溪抱興王之畧其釣以仁義為
竿以鷹揚為綸以六韜為鉤以三陣為餌佐文武
造周室錫營丘胙土之業此明賢之釣也韓信釣
於淮陰翌戰攻之策其釣以富強為竿以鄴侯為
綸以木罌囊沙為鉤以三秦燕趙為餌壇而拜之
使專長為帝此國士之釣也嚴光釣於桐江披羊
裘而傲龍顏其釣以大虛為竿以元氣為綸以明
月為鉤以清風為餌位不厠公卿而名高萬世使
人難進而易退此節士之釣也之三子者皆修其
具斂其用而令聞昭赫矣故學不本德義懼其失
已仕不以德義懼其失望賢者通塞異時而同操
卷舒異用而同潔希文布褐時已身肩當世之重
伸舒策天人遇矣終其齒踦矩屨繩不肯捐故學

以阿世故顯之則膏流澤霈讜議而訏謨不合為冥鴻遐鳳請以俟釣鰲君子若夫會稽任公以巨犗五十投竿東海索魚而啗之會稽之人皆厭若魚之膾則志在于得而已君子不道也既以語生遂質諸郡公退而記

沈純甫行戍稿序　王世貞

純甫舉進士為縣令即有良吏聲入郎比部任職無害其與同舍郎艾穆先生輩相倡和為詩文即有才子聲而時相挾　天子重父喪而謀奪之中外洶洶莫敢持而言路群獻諛請留獨純甫與艾先生合而上疏諍之與純甫合者吳趙二太史鄒進士皆得廷杖純甫杖至八十而謫戍在高高為左嶺炎瘴地純甫戍凡五年而時相死乃赦歸尋召復故官純甫有詩若干首文稱是釐為二編其在戍者曰行戍稿而友人王世貞叙之曰自古行役之苦莫甚於征戍雖以周公在將而不能已致念於斧斨之破至於將父將母之不遑而蒼天之靡怙靡極抑何其陫惻深尤也彼皆以師行非譴

行者而猶若是孔子猶謂其可以怨而許之夫賈生之去為長沙太傅二千石也特以卑濕遠地故思其所已失之大中大夫而輕詆其身於死弔屈賦鵩之辭始為曠達以文其陋薄而已後賈生而工為言者則毋若唐之沈佺期宋之問柳宗元是三君子皆以譴行者也其侥倖僥失志毋論前有不得死之憂而復有非分之覬戰於胸而不容已乃姑托之詩若文其於道路之艱危氣候之羇辣物情之險薄皆巧詰其形容而至有過實者乃若山

川之奇秀必毀而歸之惡風俗之淳朴必毀而歸之陋皆褊心躁意之所發君子寧有取也後宗元而工於言也宋則蘇軾氏而明則有楊慎氏是二君子雖皆以譴行也而非其罪蘇氏老矣其學成矣故能取適於莊生陶徵士矢口而發者亦似之楊氏少而學未成故得以窮其鉛槧之業成一家言而不能不遁之聲酒其所謂遁者固即蘇氏之所取適意也而於笑稍誤矣純甫才譬不知當誰左固不若三君子之譴行又不但二君子之非罪

扶人綱立國是天下之人能言之而不自滿廷杖且死不死戍而瘴瘴至大厲復且死不死而不為阻奉意之大帥前後摧抑之而不為動赭衣而執戈視二千石不啻淵霄而不至弔屈賦鵩倍二親而竄萬里之外雖不能無思不至呼天而稱靡怙靡極也三君子辭雖工毋論不足當吾純甫即純甫之泊然毋以聲酒累庶幾蘇氏肩哉純甫日貴用事居　天子左右吾固知其泊然毋異行戍也夫子刪詩於其怨者猶采之純甫之不為怨將若之何而況不佞哉

秀水脩儒學碑記　馮夢禎

吾秀于江以南稱名邑而學稱名庠相傳踞地寂勝自嘉靖中地師某者用四壬寅月日闢鳴陽門于甲方而科目益盛自後掄魁于鄉及禮闈者相踵矣近代官翰林者尤盛幾與南直之崑山華亭閩之晉江吾浙之鄞相埒雖余之不肖亦濫竽諸君子之後豈非地氣使然耶而數年來至無有一人登名鄉書者抑盛衰有時與或有待與萬曆辛

卯春李侯以名進士来令茲邑上丁釋菜先師於
時黌宇圮敝殿堂門廡幾不蔽風雨侯露冕卒事
又明年汪君以乙榜署學政至則銳意振鐸顧講
堂傾甚不能居寄青氊於天寧佛閣侯瞿然勿安
乃議新之而苦于積歉民之勿圖學於何有不得
已出俸錢捐贖鍰補綴萬方始易漂揺而輪奐侯
之用心良勤矣侯生齊魯於文學自其天性下車
迄今以經術緣飾吏治補偏剔蠹庇良法奸百里
之内安于覆盂其政事之卓卓者未易指數脩學

故政之大在侯則細節也於是汪君介李生秉純
嚴生可卿走書白下以麗牲之石見屬余安敢辭
余念十七充邑諸生惟時講誦何書遊息何處與
事何師羣何友朋氏族面貌宛然記憶如昨日事
耳然微聞近者膠庠間禮教揖讓少衰于昔新學
小生至與先生伉坐不偶行不随最下者倡優為
偶而酒食為囮此豈盡然萬一有之視三十年前
有朱絃疏越之嘆矣余願遊于斯者寧拙無華寧
固無佞力脩其根本以無負李侯與汪君作興雅

意則善之善者至恃地靈徼寵榮儒者所薄余不
顧為諸士述也李侯名培山東利津人汪君名文
璧真隸休寧人是為記

秀水縣志序　黃洪憲

余讀管敬仲水地篇曰水具材聖人治樞在水吳
之水淖而清故其民佻巧越之水重而泊故其民
質脆余邑以秀水名廼在吳西南垂而肘幾枕於
越前代沿革不概見入我朝至　章皇帝四年禾
郡揃剽分七邑始割嘉興之半為秀水其地東會
滬瀆西控語溪凡具區天目苕霅之源逶虵曼衍
折而入郡滙為大澤其中平原膴膴無崇山贔屓
之鎮而川流繡錯遞相灌輸江南則壤稱上腴焉
而邑人士又多韶秀嫺文章接黻傅圭弁冕吳越
間惟水具材信非虛語顧宣德以前猶隸嘉無別
紀後有戴氏志其文不雅馴又所載僅耳目之什
一今且廢而不傳少春李侯治行為吳越高等引
割多暇乃能苞舉藝文蒐羅故牘一日偕邑博汪
君文璧陳君嘉謨許君桂儼然造余以邑乘為讀

余謝不敏已復佐以孝廉項君元濂姚君世華而又遴選諸髦士分曹剏述略具梗槩不佞因而脩潤之大都義集於衆理斷諸獨不敢以卮言飾事不敢以泚筆衡人至於民風吏數月異歲殊不嫌纚纚陳之盖五閱月而付殺青凡為志者八為志之疇者幾五十余因是而竊有感於春秋吳越之季也方夫差破越雄視中原而史稱由拳辟塞實在敝邑宸宇當其時方二百里間熊羆哮嚇之士即未敢與要離鱄設諸把臂寧渠無挺鈹搢鐸匹馬臨臯也者閎覽博物即未敢與季札王孫雄相鴈行亦寧無茹言偃之菁華而漱延陵之芳潤也者忠耿切直不顧要領即未敢與伍行人公孫亭長相伯仲亦寧無伸眉結臆高議文臺之上也者文犀之渠扁諸之劍欐溪之餘皇以及鶴阜鷄陂姑胥宿甲之侈麗亦寧渠無什一取供就李造自柴辟之墟也者皆無從考質為邑夸談盖至西漢而僅存纍臣羞婦之墓離禾鞠草猶在然疑間及唐而陸宣公依日月之光匡扶社稷舄奕千古至

宋建炎初虹流電繞篤生孝皇此王氣之獨鍾要非偶而已也迨我　明統化間文懿襄毅兩公秉時繼起入則造膝出則干城海以內望之等於恒岱嗣後制科雲蒸遞執騂耳以至桑麻耒耜之蕃滋闤闠貨殖之殷賑閥閱衣冠之輻輳窮鄉下里靡不敦揖讓而譚詩書豈非川源毓秀蘊崇既久而濬發於　聖明之代耶顧邑乘久缺盛美弗彰迺今星羅奕布典籍載新土誦之訓輶軒之採一按圖而可指掌余固知地非能自勝得志而益迷者也夫自析邑以來涖茲土者非一人然刀筆篋篋劇而不暇志志矣或偷而不暇成孰如李侯理繁治劇遊刃有餘而以其間潤色鴻業雖假手諸曹而多稟印成指懸鑑提衡可以信今傳後余又知志非能為重以令君重者也今　國家方脩正史詔郡國徵掌故罔羅異聞余病廢久弗獲持橐承明無太史周南之嘆有裨諶謀野之思雖彈丸小乘無當於廣輿大方而鼎臠嘗味瓴水知春倘亦可見其一班乎異日進而副在蘭臺俾簪筆者

按掌故以屬詞剖符者視已事而習吏實徼惠令君以永光文獻甘棠之澤與茲水競秀而爭長矣不佞亦與有榮施哉李令君名培山東利津人萬曆己丑進士

秀水常平倉碑記　　吳弘濟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尼父曰因民之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夫所謂損與利者非真取此以與彼家給而人足之也民有利病吾體察之時有豐歉吾調劑之歲收有有餘不足吾因而盈縮之已耳余嘗見嘉禾歲穰粟多則盡趨市糶糶者多則糴者少而價日卑價日卑而民不得不糶者苦於無錢也於是乎農病歲凶粟寡則盡趨市糴糴者多則糶者少而價日高價日高而民不得不糴苦無粟也於是乎民病當此之時能使不傷農不害民農家不致賤棄如糞土而窮民不致貴取如珠玉豈非先王惠養元元之道而為民父母之所當惻然動心者哉異時聞父老言嘉靖辛酉陰霾肆虐釜竈棲蛙近又寓目于萬曆戊子歲旱魃

陸梁千里一望如灌莽此兩年歲責莫入道饉相
望鬻婦子如豕鹿然白骨纍積借有旱計儲胥之
術給彼升斗何渠至是　高皇帝建預備倉實倣
常平遺意第患無良有司奉行自邑大夫李君下
車蓍順成而民康樂於今五年猶念古有賤不使
傷農貴不使傷民之策適奉檄各郡邑建立常平
倉以備凶年主糴糶乃遍觀一邑之中設倉凡四
循邑以北幾二十七里為王江涇于姑蘇當走集
其人十農三賈十九苦潦十一苦旱其田宜禾少
麥視高原所入差倍甚潦傷禾乃受之饑以其間
設廒倉中市而立廒面陽廒形方凡為儀門一傍
耳房各一夾道東西廒十有四為堂廡三夾堂廡
為社弟子學各一其東西隣比丘尼氏莊氏南及
北濱北抵市河縱橫度可盈三百尋還至于邑西
南行三十里而近為新城于苕溪當走集其人十
農四賈中分苦旱潦其田宜麥禾多桑視衍沃所
入差儉甚旱潦傷麥禾乃受之饑其廒倉中市臨
官道而立廒面陽廒形長前為儀門傍耳房各一

中為堂廡三旁為社弟子學各一其後帶為廒十有三夾兩傍為廒各一其東西隣及于北為章氏呂氏陳氏南抵官道縱橫度可百八十餘尋循新城南行越陡門十里而遥為濮院鎮于桐鄉當走集其人十農三賈十九苦旱十一苦澇其田宜麥禾多樹桑兼菽視原沃所入其儉倍差中旱傷麥禾乃受之饑其廒倉中市而立厥面陽厥形方凡為儀門若耳房若堂廡若社弟子學若連廒房大抵皆如王江涇之數其東西隣及于南為吳氏殷氏沈氏北抵畝澮縱橫度可盈五百尋循濮院而還五六里為陡門于虎林當走集其人十農一賈十七苦旱十三苦澇其田宜麥禾多樹桑兼菽視原沃所入其儉惟倍甚旱傷麥禾乃受之饑其廒倉中市臨官塘而立視濮院形法門廡社廩皆稱是其東隣及于西北為趙氏朱氏南抵官塘縱橫度可盈五百餘尋歲時旱澇中饑糶半廩大饑糶全廩民無蠹食官無追呼以寬流亡天札之殃皆奉當事者指具有成籍若乃經營相度寢處不遑

則李大夫業受成于守道張公巡道湯公與郡大夫曹公早夜勞苦暴露集謀鄉三老而不日亟成之者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我大夫廣上德意引而推于市落阡陌間計每厥穀五千石于四鎮餘二萬石計平糴二萬石可令價無翔二十餘萬石以時灌輸寧有窮期使長得如李大夫賢以脩明其法邑無粃政野無懸耜于豐亦何有抑　國家漕東南粟百萬秀水實居綰轂起陸門至王江涇實居綰轂之口往者島夷內訌獨兩鎮里民被干戈殊慘酷餘三十年始安集近頗聞夷酋猘耳已事難知賢人深謀于廟堂念欲保障東南勞來生息先自兩鎮始後之人毋忘綰轂以毋忘天下施及前隸垂于萬世則惟是庶幾毋忘常平初意哉

秀水學建尊經閣記　陳懿典

秀邑析自宣德則邑犀之建久矣歷百有餘年人文駸奕高第連翩甲于浙西乃近科邑人或蜚英府校或假路京秩掄魁奪元往往不乏而秀犀獨

缺然賢書于是望氣者謂為地脉致然非有所興廢何以完地靈而儲人傑學師汪君率諸生請于邑令李侯侯慨然曰此吾有司事也第時詘不敢盡煩官帑首捐俸倡建尊經閣卜地巽方薦紳以迨文學各出貲有差侯與汪君糾工庀材仍推擇諸生董其役工始于乙未某月落成于丙申某月適余以宣綸之役歸樂觀厥成家弟治典敦典傳侯命屬為記而侯又親造敝廬以命何敢辭余觀侯之為茲役也陳誼甚高其命名甚正寧獨以區區堪輿家術為科名地哉學有經猶國有王經尊則道明王尊則世治經不尊則必有起而偶之者王不尊則必有起而僭之者六籍之權埒于旒冕故聖賢翊世立教汲汲于刪述表章者誠尊之也夫經常道也其于人日用飲食也何言尊顧惟常則習習生狃狃生玩淺者玩之則謂為童習之言而經不尊深者玩之則謂為糟粕之語而經亦不尊乃高明之弊十倍卑暗周之季縱橫法術之家滿天下而孟子獨攻楊墨則楊墨之深易偶經也

唐宋以後文章詞賦之流接踵比肩而程朱獨闢佛老以佛老之深更易偶經也物有偶則勢不尊欲成其尊務去其偶我　二祖神武冠古今而廣廡學宮其尊六經也不啻揭之日月一切非聖之書俱報罷都人士競競奉功令通經學古肩鉅樹奇皆由茲途以出即有閱覽之士淹通之儒博窮竹素悟涉禪玄不過聊用以助其筆端豁其塵鞅未有敢躋之與六經並道者至今而大異矣莊列　中商諸家無不戶誦而易詩書禮樂春秋有不廢之高閣者乎竺乾龍藏玉笈靈寶莊嚴如球璧而諸儒先說經之言有不渺若嚼蠟者乎甚者制義之製本以說經而謬悠恣睢升髡傳註且掇拾諸子二氏之餘唾以為豪舉尊經之謂何此其孽蓋不在愚不肖而在賢智一倡百和忽檢押而假圖通何惙乎囂淩競誶之風在在而有也李矦建茲閣而以尊經名其意固深遠矣諸士其深惟矦意更相勉以通經學古復先民之典則無徒沾沾艷言科第為報塞哉矦治邑六年循良之政不易縷

舉而尤加意文獻重修儒學創纂邑乘語具馮祭酒記黃宮詹序中不具論李侯名培己丑進士山東利津人

重脩烟雨樓記

龔勉

嘉禾之有烟雨樓久矣樓在鴛湖中其景最勝然為風雨之所摧也最甚故其傾壞也亦最易余始令嘉迄今僅五閏耳而樓之修也凡再萬曆九年復來守郡暇日偕僚友初菴方君輩往游則樓已圮不可登而頹垣廢舍蕭然在荒荊中無睹所謂

此頁贅上頁當接下鎮里氏頁

勝者余喟然嘆曰此郡之大觀也豈宜久堙若此時因初至未遑越明年秋七月始克圖新之而別駕華山張君念陶楊君少台高君咸樂助役於是鳩工飭材而董其事於周丞遵誼樓仍其規而易其材務令可久樓之後翼以軒軒之前臨流為臺二層而名曰釣鰲磯盖為諸生期也不閱月工成而樓之勝益奇廼復從諸君觴其上左憑郊野諸園亭榭近列檻前右俯城郭華屋萬家畢入望內其環湖以居者又相為映帶而湖波浩渺一望烟

雲杳靄恍然蓬瀛也諸君相顧樂甚因觴余而請記其事余惟樓之脩不知其幾而又豈勝記哉獨念君子之登臨非徒暢幽懷適曠情而已貴在因感以發其遐思今之登斯樓也以覽勝誠可樂矣回顧城郭而感民物邑居之盛能無思乎盖茲地雖素稱富饒然邇来歲比不登而民俗日侈賦役日繁其室如懸磬者十而九也邑屋之盛麗亦徒有其外耳所以憫其窮而撫恤之者豈容已哉苟徒見其盛不恤其窮朘其膏脂以自豐殖則民不堪命而滋盜召亂雖欲覽勝而享其樂也不可得矣此則官茲土者之所當知願與吾儕共勗焉諸君咸起而謝曰敬聞命矣遂書以為記而因以告夫後之登斯樓者適前司理豫吾陳君亦書来趣記廼刻之石

新建長水法堂記

龔勉

宋長水法師契西来旨於瑯琊覺嘗疏楞嚴等開講于秀州靈光寺有諸天散花之異聞于朝賜號楞嚴大師然世猶稱長水者因所居也示滅後以

兩缸合之葵于真如寺塔之南金兵至嘗發之見趺坐如生爪髮透體驚畏急封之郡人益神其事墓後故有僧舍為豪家所并墓亦日就侵削已而復歸之寺不佞適来守郡因訪法師墓見在荒煙中不覺喟然興慨乃葺其墓而表之以碑命僧真謐守之一日復偕馮太史往遊太史曰法師昔演法時龍象羅列天花擁坐而今且為寒烟蔓草矣若之何余曰墓後尚多隙地是宜枕塔為趾建之法堂令升堂者徘徊瞻顧如親見法師指揮如意

此當与下頁事易

斯快矣姑徐圖之越三載有官舍將毀而易價者其材宜堂不佞捐俸易之而并資以建造之費一時同僚諸君亦各捐資以助而命僧謐任其事謐方為經營凡三閱月工成因請不佞記其事嘗觀法師初見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即以其問屬聲荅之法師言下領悟是知山河大地本来無有而又何有于法堂故昔之為寒烟蔓草也法師未嘗無而今之為法堂也法師未嘗有則又烏用記哉獨念法師之墓一發于金人而

不能滅再侵于豪家而不能毀而寺僧之崇奉法
師者自宋至今猶存也然則世之隆隆赫赫者豈
能如枯淡寂寞者之久哉是則不可不記以垂無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釿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府學生員倪述楨是校正

藝文

嘉善縣

明　送陸仲子司訓　王世貞

送君初釋芰荷裳雙鬢公車已自蒼雪後片帆過

攜李春時三賦擬長楊青壇故物行須惜絳帳談經卧不妨工瑟向来慚帝里五陵裘馬少年場

題竹素園　沈燡

絶澗多靈石中開小洞房醉醒依竹素晴雨看梅黃樹暗鶯聲澀巖虛水韻長未能追賈馬自是上羲皇

為沈隣溪賦　何洛文

隣溪先生五湖長艇嗜清佳成獨往高風邈邈不可攀圖繪依然留勝賞菲菲扁舟恣所遠東瞰大海西震澤只將酒德寄琴心寧論浮家與泛宅日射金村春正晚黔川晚霽投歸鳥雨歌汾湖綠漲平雲沉洞庭翠屏繞朝莫惟忻烟景殊吐吞未覺胸襟小鶴渚扣闌漁父舷閒来水院共譚禪滸溪夜寂星河爛銷夏風微綺敷圓此時濯足歌滄浪此時沉月泝流光颺颺潛泣蛟螭舞波瀰瀰弓山蒼蒼風塵浪迹多夷猶天際真人詎易求一披一咏衆山嚮異代神交且卧游

嘉善夜泊　方太古

十月望之後晴人何所歸江清霜氣薄堂靜夜燈微木葉背風落孤禽向月飛援琴不成調新淚欲沾衣

元　福源宮得月樓　錢惟善

明月未離海幽人先倚樓清臨半江水高占一天秋大白偏能賦元規亦共遊何人夜吹笛柳下艤維舟

桐村小隱　吳寬

見說移居處江南第一村過墻桐樹直匝屋杏花繁艇子將茶竈隣翁送酒尊東偏近魚市更歡置柴門

吊梅花道人墓　袁仁

日落霜飛百草枯橡林暮雨咽寒烏空留紗墨驅塵世猶有清風拂酒罏古壠烟浮閒夜月空林露冷滴庭梧只今歌舞樓前月不照梅花塔影孤

又　馮夢楨

聞君畫梅亦畫竹祇是梅花名獨存宇宙為君留素影乾坤容汝傲黃昏人歸舊里家何在墓托空

門道益尊唯有孤山林處士知心兩地薦芳蓀

陳氏花園　袁仁

長安宮殿總成塵悵望豪華立水濱荒苑有禽春草碧故園無主野花新習池錦帳風前絮金谷明珠夢裏人試看武塘川上月已沉幽澗照青蘋

林居即事　袁黃

乾坤寥廓一虛巖相對無言自捲簾白首久應忘物我青山那得有凉炎遍尋芳草行幽徑細數歸鴉坐短簷更有餘閑消不得焚香掃案檢楞嚴

穀雨即事二律　支大綸

早乘穀雨帶經鋤送酒人来諗祓除萬事皆慵猶種竹千金散盡只留書長吟陡覺和風動安步徐看化日舒不是狂夫偏玩世也知天地亦蘧廬

當門蘭蒞故應鋤塞路荊蓁詎易除霅水更無脩禊侶由拳剛有未焚書啞啞猨鶴聲猶咽楚楚松筠葉乍舒滿目江湖休厝足祗須擽杖入匡廬

秋日登武塘城樓　章士雅

蒼蒼平野澹秋容百雉何年海上封一水白雲連

檇李片帆寒雨入吳淞高低禾黍村流合遠近樓臺落照重喜有使君持節至咲談今古靜夷烽

乙未春杪再至武塘盖五載於茲矣感而有賦　章士雅

尊前雙鬢問年華又是河橋落日斜雲樹幾重還作客衙齋數載却為家自宜綠雨琴書冷莫訝紅塵案牘譁生計已同陶令拙桑麻種就也栽花

丙申八月中旬大潦有感　章士雅

飄零水國不勝愁況復驚濤八月流吹落海鯉連夜雨泣殘禾黍萬家秋波連大澤浮蛟窟潮撼重湖徙鷺洲國計民艱兩垂淚　主恩今日更難酬

送章循之赴嘉善　黃輝

東行飜出國門西雪路南枝望不迷僊吏故鄉長水近美人別恨遠山齊乍便越舫移萱背不隔吳歌過韭溪家世風流誰得似向来看劒氣成霓

遊汾湖　陸恒

春風畫舫錦帆乘鮑陸池臺次第登翡翠花枝人似玉蒲萄銀瓮酒如澠泗洲寺裏看題竹伍子灘

頭聽采菱歌扇斜搖波縠縐舞衣輕脫唾茸凝七
星鐵管金為點萬斛珠琴寶作層臂脫珠韝明越
白燕衝胡帽湿吳綾雄詩奪錦欺三謝俠氣凌雲
比五陵醉卧氍毹驚露下芙蓉月浸碧壺氷

又　　陸宣

翠巖亭下問棠梨上客同舟過柳溪花下停歌聽
鸚鵡竹間把酒引玻璃緋桃照眼春無賴石洞関
雲路轉迷金粟彈箏銀甲冷珠簾度曲翠眉低錦
帆捲浪風生座羅襪生塵草被堤屢舞不妨飛野
馬醉歸遮莫報隣鷄梵王臺殿空陳跡鮑氏池亭
憶故栖鐵笛吹殘山月白竹枝唱過駟橋西

又　　程翼

楼船載酒汾湖上萬頃玻璃綠新漲玉簫檀板館
娃吹銅鼓雲璈僊侶唱凉窓金盤荔子漿紫駞銀
瓮葡萄釀桃心大舞天魔宮分班小擺花神仗人
坐盤陀古翠巖鶴立海棠青錦障醉揮玉麈奪詩
魁氣噴鐵龍驅酒將三五朱扉流水香十二闌干
花氣王歸来凉月白紛紛出湧雲濤三萬丈

四香亭　周忱　都御史

臺鎖陰雲日正長枝枝朶朶媚春光花朝醉臉庭前濕撲席時聞散雨香

紅白蓮開鷗夢長錦雲重疊暎波光高低影落歌風舞亂滚明珠瀉露香

簾捲星河夜漏長一林清氣沁秋光誰知天上黄金粟萬籟銷沉噴月香

鐵榦横斜石徑長踈花點玉拂寒光北風剪剪清冷骨天地無塵對雪香

題梅花道人墓　張寧

荒山亭館客遊稀瀑布無聲野鳥飛愁絶梅花庵外路年来風景故應非

竹枝詞秋景　呂憲

蕪葭滿眼澤香秋東望鱸魚有釣舟張翰九原招不起紅塵處處向人頭

竹枝詞冬景

賣魚橋下雪初飛客坐高楼酒力微夜半吳歌南岸起風流却勝戴家歸

宿慈雲恢上人房　沈度

紺園春靜白雲深琪樹陰陰晝漏沉我亦清修林下客潛然無語契禪心

大勝禪房　袁黃

樹遶清溪溪遶門疎桐滴露月黃昏蒲團昨夜開金鑰一十春風遍八垠

綠楊冉冉草萋萋讀罷楞嚴日未西半柄已隨黃葉轉玉繩今後為誰低

麥秀兩岐歌　沈粲

九五飛龍起淮泗瑞麥遥從寶雞至當時和氣致嘉祥作頌者誰劉學士逾来七十有餘年史策塵書非一事麒麟在郊芝在庭五穀養民乃為瑞四年春王三月朔好風自南甘雨作大田沃野淅東西爾畝我疆天寵渥桑陰碧浪自鄰鄰壠上黃雲何漠漠金莖翠旗光陸離金粉飄香吹滿畦扶風四穗尚望昨漁陽兩岐今見之兒童走報爭先覩父老傳言喜歌舞繡衣柱史觀風出歸見官僚笑相語皇天有意兆豐年多黍穰穰復多稌我本嘉

禾識字農愿與王家作編戶但令二稅早輸官不願閒身至官府時復作歌歌聖主吁嗟劉郎不可逢頌聲洋洋美千古

一簣山人歌　陸埏

一簣山人歌武陵自云作吏非所能上世本是農夫家中歲頗多丘壑情憶昔十五時讀書始趨庭庭前一簣土乃是先人營三十射策登　帝庭四十剖符慚專城中敭外歷靡寸補千憂百慮何時寧風塵歲月厭奔走笑言眉睫羞逢迎匡廬觀瀑歆大吽洞庭釃酒愁冥冥懷賢幾自跨黃鶴訪隱嘗作桃源行一朝得調忽辭去掉頭郍管人間名乘興還迴剡曲棹道安況有鹿門耕不能如馬長卿著封禪書不能如楊子雲草太玄經不能效陶朱公逐時事貨殖不能如赤松子辟穀學長生吏少門前租僅足客來花下酒常傾不愁兒癡是豚犬不恤宦薄非公卿顧以人生百年內塊然簣土猶無成悲來風木不自禁三釜那得為親榮仰看蒼天摩九仞此意突兀難為平

農父歌　　袁黃

春日郊行江水綠春雲黯澹家家哭晝鎖千門斷野烟白骨縱橫滿川谷去年五月風雨多處處長鯨吸茅屋姑蘇城外天欲浮荇帶荷錢舂作穀東家有女嬌如花西家有男惜如玉天時人事並阽危女賣為娼男作僕為娼作僕負初心萬戶蕭條春恨深皇家德澤浩如海何時湛露一霑林湛露霑林愁落葉野人交悔謀生拙蹴碎床頭雨後梨從今不復供鋤鍥沿門棧豆貴如金一步一呼腸一折杼軸宵空鳥雀喧梧桐冷落行踪絕獨有鳴鴟巢嵯峩王孫挾彈不敢呵悠悠蒼天柰爾何

明　築城記　　趙文華

太祖皇帝聖神文武天祐人歸殄胡元而一區宇四方萬國罔弗來庭獨倭奴小醜時有東海之警爰命信國公和城緣海諸要害備之垂二百年於茲雖嘗間被其毒然迄無大害故其備日弛而邊城亦且無完其視內地不啻閨闈袵席尚何設險之慮乎嘉靖壬子倭夷寇浙東明年寇浙西又明

年擾吳淞江柘林黃浦之險以為巢穴有衆二萬攻劫郡縣屠戮生靈江以南禮樂文物財賦之區率以殘破我師往往失利而不能禦者豈獨有司智謀忠勇之不給蓋狃於治安而城池兵衛缺焉不振即有猝然之變何所恃賴而能禦之憲時巡撫趙公炳然陳公觀衡輩乃始鑒危圖安同力慮請悉城浙東西並海諸縣而謂嘉善縣為浙西門戶賊水道窺嘉湖及省城所必由又去巢為近賊務丘墟之而恣出入故被害最數而慘城之又勞役瘡痍怨咨之不堪也會賊復大掠於是左布政使游君居敬右使李君綸縈政謝君少南副使阮君鶚僉事李君庭松洎知府劉君慥咸曰亟城之便而瘡痍者亦驟驟然扶攜来曰雖勞願有城也議既大同乃檄通判鄧遷洎長興知縣萬虞龍平湖知縣劉存義度址量材鳩工算力計城之圍九里遥凡一千六百四十丈有奇高三丈厚二丈水門五陸門四城樓四敵臺十二窩鋪三十六座石之以丈計者凡一萬九千六百八十有奇磚

之塊計者凡一千一百四十八萬有奇用民之力六十五萬六千有奇用銀三萬五千八百兩有奇官出五之三民出其二其捐貲補廩者不與焉役始於甲寅十月四日明年三月四日而畢相繼主維則總督張公經巡撫李天寵御史胡宗憲李秋槎政謝祐副使董士弘其料理程督則知府懋通判遷勞績多焉時予奉使命視師江南按行茲縣顧其城雖僅完而焚劫空虛守禦無備賊且聲言其所取道乃檄僉事王詢賑給招揉繕治戰守以備賊旬日內器具完整調兵稍集衆情無恐而御史及該道皆相與來觀喜曰賊水道斷矣果夫舉不敢取道而遭廻陸走勢挫劇頓我師大克之於王江涇則嘉之之備伐始謀也蓋城守之功較然如此險之不設而欲以勝夷狄之變非予所觀今倭夷之患烈矣其始忘我　聖祖先事之慮而備之不預已烈而備固晚矣而民不堪上之人誠有以弭戰其患俾怨懟者順從雖創殘困極勞以大役而忘怨即晚矣譬之既病蓄艾猶可以已是

知患之貴於終圖而天下事不可以不預遽委也彼暇豫者方夫禍之伏而未覩泄泄然不作深長之慮已覩矣則委于憂而難圖否則顧忌毀譽規避自完而世之所不為才者又祗調晒補苴於羹爛器敗之後率已墮於因循之患其有奮發激昂臣時自効者又輒以狂愚唫之否則忌之予所以抱不測之憂悲世之泯泯棼棼而莫予辭也今歙時備敗之畧何止於城而諸君以記為請因具論之

清風樓記

都穆

斗城倪君之丞嘉善也於縣治之東創思賢書院以居學者復構鄉賢名宦二祠俾晨夕有所瞻仰又以講習不可無書乃聚六經予史數百千卷貯之以樓請名於督學憲副劉公德夫公名之曰清風樓而求記於予今年夏五月予至嘉善獲遊書院次登斯樓近復觀倪君所修縣志見鄉賢名宦氏名然後知劉公命名之意不徒然也蓋鄉賢自唐陸宣公而下其人凡十名宦自宋洪忠宣公而

下其人凡六他未暇論若宣公之與忠宣其文章功業炳耀史冊天下後世之人聞其風者莫不感慕奮興欲親炙之而不可得而況嘉善為宣公生長之鄉忠宣過化之地學者宜不必遠求旁法而此固有餘師矣夫人之學將以學為聖賢二公賢者也學者之講習於斯豈徒挹其風而已我他日出而效用必將心二公之心行二公之事使人稱而稱之曰是有古人之風者也斯無負倪君之作興而名樓之意得矣抑嘗論之世之學者莫不知賢者之可師也然所讀或無其書所居或非其地雖有志焉吾未見其學之能成也今既有書院而復藏書有樓清風穆然先賢如在此固學者之大幸而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又將不外乎是則斯樓也豈直供登覽資吟眺已哉予交於倪君素辱知愛故不辭而記之

陳侯去思碑記

姚弘謨

我渡先生以甲第来令武塘越三載政修化行民以胥悅於是

聖天子方委重風憲　詔舉天下民牧之良者拔其尤用補臺諫而先生實膺首荐檄既下行且有日邑之士若民莫不泫然嘻吁以悲曰我侯仁人也侯去其孰與安吾生相率而攀轅者若干人先生以　王命故弗克留既行其士若民又莫不惶然悒鬱以思曰我侯仁人也今去矣後來者安得如侯以慰吾思則相與謀記侯之政于石予曰謨信知先生夫先生勤政為國不私其身况名哉故畏壘之民俎豆則庚桑子懼而去古人先實避名良有以也茲役也慮非先生意抑古人為循吏立傳大率以其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止於一郡一邑故耳先生德充而才鉅學優而志宏他日登台司勒鼎彝固自有待惟此一邑之政特為之兆耳豈足以盡先生而規規然書之哉衆合辭曰嘻乃侯則何意於斯今日之事盖用以識吾民之永慕爾也夫嘉善故小邑也田瘠而賦繁戶寡而徭重俗漓而教弛訟繁而獄滋有識者方以為大憂自我侯之至也廉以持已正以率物勵精吏治加志

民隱暮而政成踰年而化洽三年而勞者逸作者息逃者還其里長者安其居平政有錄亦既梓而傳之矣舉其槩則敦禮範省刑罰寬逋負之責絕誅求之擾講授經義而人文變旌禮孝廉而教條飭表祠先哲而廢墜舉蠲俸貸民而困窮悅墾積荒之田而民業饒置遞年輪值之法而糧役省申保甲之令而姦宄息嚴鬻子之禁而生齒蕃重淫祀之刑而薄俗移則又有大者海寇剽掠茲邑近海未城實切剥膚侯獨預為戒嚴寇知有備罔敢睥睨故終侯之位而犬無霄警民實賴之古人有仁聞止入境之蝗威名驅渡河之虎者侯能使百萬生靈脫之水火功顧不偉哉噫侯去未暮月而寇入者且再三矣仁哉吾侯吾民安得不思而記也予曰有是哉先生之善政入人深也異日登台司勒勳彝其豐功偉績且將令四海歌德沒世不忘豈惟吾邑夫受命稱職可以教忠長民民懷可以觀政去後繫思可以徵倍頌德無異舜可以驗公一舉而衆善備其茲碑之謂與遂書而鐫諸石

陳侯名道基字以中福之同安人登庚戌進士第

重修劉公臺碑記　葉繼美

先肅皇帝末造島夷通興我邑介在東鄙寇夷出沒孔道邑治既燬流民嗷嗷歲不寧處郡大夫萬安劉公臨邑省視嘆曰是胡可不城也亟請當道城之民甫安堵城臨水水自南來貫邑治之脅北瀦無障公周視曰是胡可無堤也僉議堰而塞公曰不可邑區二十大半出茲水塞則何通輸納利入市乎紆思曲計折其流而東之自東徂北俾水勢沿洄湍流少阻而所折之土崇而為墩墩顛樹之以木登城不覩水之去而舟楫往来自如邑民便之遂以公名墩樹亭紀績穹碑翼然嗣是文風彬彬彙征不息始有登巍第繼官詞垣者胥墩之力也乃者歲久土削高者夷植者圮亭空碑仆過者咨嗟居者慨息會我邑父母姑蘇章侯下車臨流而嘆曰是非余之責也夫然而不可亟也逾五浹暮政成民和百廢具舉因與鄉大夫士及父老輩議而營之以其土屬于邑之里以其工次第劑

之於官里之民響應輻輳不旬日而土積如丘陵矣侯首捐俸及損公私之用鉄積絲累得工之十六而大夫士之有力者咸以義佐工得十之三營毀一閣一堂一殿供觀音大士閣三重上居文昌下為懷德祠堂以息遊者旁室樓僧於是規制奕然改觀勝麗甲於邑中矣事始於乙未夏落成於丙申秋大都基雖仍乎舊而崇十五廣十四其建置悉出侯調度無寸椽片石藉舊為是時余先以冊封還覩工之始復以東封事放棄於里覩工之成窃心感侯之績不可泯也遣先達南橋盛偕諸生碩子自新介馮子盛世丐記于余遂不敢以不文辭余惟茲水之繫于吾邑豈渺小哉辟之身焉其尾閭乎一不禁而元氣耗矣辟之家焉其樞鑰乎一不固而竊發者乘矣故茲墩之繫于吾邑誠非眇小也幸昔劉公肇基而躬經始之勞乃今童侯營建砥然遂成砥柱之力侯于劉相去餘四十年而後先相成真大有功于吾邑者矣然侯之功固人人所知而侯之所以功則不可不知蓋今之

宦者當上下操切時疇不以興作為厲故巧者避之矣即有所當興者又鮮不以措處為艱故拙者已之矣閭有不巧不拙而當宦成之後未有不傳舍其邑而讓之後人者也夫君子蒿目而憂當世事擇其可功期其成有一日地方之責即有一日地方之事假令盡若所謂避也已也而讓之後也則修廢舉墜之政其誰任焉今童侯不避興作之嫌不難措處之苦於五年政成之暇不擾不勞談笑而成無前之績此豈有一毫今時宦態者乎余固知是舉也非才誠兩合終始一心之君子不能也亦不為也昔宋歐陽治滁而政成嘗亭豐樂於滁山之麓而在維揚也築堂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可窺真閏三州之勝往牒每修其事然流連光景飾太平之偉觀可謂風流僊吏何如候動思遠計廻一邑之風氣而鞏之俾邑民利賴永永乎若候者其志業不在劉公下而功則倍之矣是烏可無紀以存之劉公諱憲甲辰進士以府治冨擢副臬臺後開府於楚今入名宦童侯名士雅已丑進

士在邑六年新學室繕祭器修邑乘葺城浚河整理街道制社倉復社學建置非一茲特其大者

周侯去思碑記　趙伊

吉安周侯以剛毅之才敏達之識蚤志于聖賢之學而江右東廓鄒先生念菴羅先生以道德表儀一世侯自幼受業于二先生之門年方弱冠而識者知為偉器矣既登第聲重銓衡謂侯可以試繁劇也簡令嘉善嘉善故蘇松要衝役重賦繁人民凋敝涖茲土者稱職寔難邇來清朝慎選民牧名賢相望若肖玄于侯我渡陳侯並有遺惠於民勒石紀政勳業爛焉盖嘗歷觀諸公之令猷而又見嘉善之治之易也然二公故宏才而又歷任歲久化洽民懷無足恠者周侯之涖茲邑也以癸亥夏而其更賢華亭也以甲子夏甫及期而邑民思之如赤子之失慈母切切依依謀以永侯之德于不朽雖以三年之治其得民當不過是又何致治若斯之易耶昔者子游以道治武城絃歌之聲比屋而是夫豈戶說以眇論則道所鼓鬯不虛耳故其

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道者
君子由之以善治而小人由之以善俗者也周侯
素究心理學雅志聖賢及令嘉善暮月之間政成
化行能使民愛戴捷於桴鼓無非愛人易使之明
驗而侯其無負於所學哉嘉善士民僉議立石紀
政以慰去思於是郡邑庠生錢采等徵言于余余
嘗游東廊先生之門淑念菴先生之教而侯之政
聲被於鄰壤蓋喜夫信道之篤而樂聞其實也乃
進嘉善之民而問焉問吏才則僉曰公庭如水剖
決如流胥吏斂手不敢出一語余嘆曰老吏不
也問役民則僉曰究心清問貧富周知每定徭役
如洞家室罔不稱平余嘆曰久任者真能過也問
催科則僉曰晝一而民易辦不遺一卒不煩寸鞭
而課最特先於他邑余嘆曰立政有紀則事省而
民安此類是也問大體則僉曰惠而不弛嚴而不
刻不惕於威不撓於勢不任已情不邀虛譽應接
冗襍而不見其煩決斷移日而不見其怒賓禮士
大夫延訪父老而不見其倦余嘆曰侯之賢信矣

即古良有司何以加焉然吾聞矦之為政崇實而遠名爾士若民再圖之與其存之於石曷若存之於心者之為真乎衆僉曰矦則何事于斯顧衆心有不釋焉欲使子孫知矦之德世世不忘耳予曰盛時多循吏賢傑多美績善政之民多善俗是可以記矣遂記之

重修儒學記

袁黃

邑之有學也非必諄諄然教之也蓋亦示的而趨焉履及野者有寥廓之思適宗廟者有肅雝之想以古昔聖賢而樹之宮墻入其門升其堂有不悠然以思恍然以興者乎是故大成有殿示崇聖也兩廡有主示尊賢也明倫有堂示修道也習學有齋示居業也上而啟聖有祠示報功也下而鄉賢名宦有室示勸善也宮墻飭則所示者常新毀則所示者息矣我嘉善之有學自宣德間始迄今百五十餘年興廢數數焉然未有大壞極圮如近日者也辛卯正月陽東章侯來蒞邑事環視嘆曰聖哲宮墻至鉅至亟飭而新之實惟吾責迺謀之學

博及諸生僉用協于厥廸然而度帑正虛占人未裕則又曰荐饑民方乏食因黌宮之役計日傭之亡命可收而菜色可活遂首捐俸若干繼倣周人金矢之入聚材埴鳩人工興版築塗粉堊于是殿廡堂除以次就緒又以門者學之襟坊者學之冕也輯櫺星門更造故解元坊而武塘之學始奕奕改觀矣余丙戌北游時見棟折榱崩垣頹宇弛牧竪縱橫于其內及歸而謁先聖則煥然新矣不特是也學之俊彥閱其文則高者薄青冥深者徹重泉考其行則幼者學為孝長者學為慈壯者學為勤徵其志則上不讓聖賢下不遺芻蕘而孳孳焉有大乘之想較曩時蓋日新而丕變矣斯皆吾章侯力也學博祝彥郭希召朱煥索言于予予近在朝鮮諸郡縣亦皆有學兵革之暇余輒專席而談經曾講大學首條謂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雖支離汨沒而本心有烱然難昧者因其烱然而吾不昧之是明明德也尋常動用中一念不迷即可還真豈絕學哉君子不能

愛人祗形骸間隔耳以天下為一家以萬物為一體視百姓真如吾子而誠心保之斯謂民之父母止者無作之謂如人在外不行路不能到家若守路不舍豈有入門之日又如渡河不登舟焉能過渡若守舟不舍豈有登岸之期人不學不能得道若守學而不舍寧有得道之理故既知學須知止至善者中庸所謂中箕子所謂極也蟪蠓之蟲處能泊而不能泊于火焰之上人心處處能止而不能止于至善之上以至善不落思維不着作

擬議即乖趨向轉悖耳故止非至善無由得止至善非止亦無以見至善然則譚學者但能無心便是究竟此孔孟的脉也既告朝鮮之士復告我同邑之俊秀倘因吾言而深思之則絶學可興道脉可續而章侯修學之意庶不虛乎

金侯去思碑記　盛唐

邑遭倭患以來間嘗旱溢民不聊生而賦役較重於旁邑殫力上供蓋疲奔命司牧者即欲惠安斯民一時帖服亦已難矣矧去後思哉且諦觀侯之

顛末抑何遭際艱也自萬曆乙亥秋下車即值隴海異颶潰隄萬戶若掃當道委採木石運工餉日無虛牘侯曲為擘畫力襄捍海勳而編戶不擾丙子大盜竊發藉侯芟夷按堵如故戊寅旱稿幾不有秋侯焦勞躬禱緩征弛禁矜釋纍囚雖古罪已弗過也已卯庚辰水潦相仍治北陸沉室如懸磬侯親涉郊原紀災狀上之當道以冀蠲征奈奏寢而權宜改折捐廩賑饑則皆侯力也侯猶念蠲賑非典建為永計課築陂塘以豫湮沒之防民皆爭先赴役圩功立就百世賴焉且侯籍吳下與邑接壤乃克鈐約關防門無造請于吾邑大夫又虛懷延訪待博士弟子亦煦春風他若繩劇吏胥摘伏如神凡以摧折豪猾類非深刻為也催科中輒寫撫字勾呼一用里遞在在稱便甚至郤供億汰冗役釐革積弊殆盡閭有勒立加意風化祀胡龐以懷德祀李賴以尚節槩可知已夫當災眚薦至之時而勤修德政卒致人心帖服四疆無警有古寧一風跡侯行業庶幾哉漢良吏手時蓋憲部交薦

以新例久任弗獲早遷既而六載秩滿晉陟留都
邑士大夫及耆老揖予而前曰粤昔艱苦萬狀今
僅含嬉實惟侯德如之何弗思相率徵予為記予
不及縷悉姑以素聞于士大夫及耆老輩者而撮
其大端如此抑又聞之民功曰庸禦災捍患矦庸
當矣行將策勳有紀奚啻一邑志思哉予為茲記
亦體　國家策勳遺以彰往而勸來非侈說也矦
諱和號餘山登甲戌進士辛巳春遷南武選主事
記畢而為之銘曰邑近多艱侯誰斡旋陳侯邁迹

德澤茂延金侯繼撫輝映後先寬嚴並濟秋肅春
妍救焚拯溺商霖堯天功垂海甸澤洽武泉文旗
去去棠蔭綿綿追思莫罄託石以傳紀績六載流
芳萬年

結轍承風襲聞帝曰欽哉纂戎裂祚雙組式帶綏
章載路節命荆楚對揚休顧肇敏厥績盛功聿舉烟
熅芳素綢繆江滸昊天不吊胡寧棄予　嗟予人
斯胡德之微問彼遺軏則此頑違王事靡監旌旆
屢振委籍舊戈統厥征人祈祈征人載肅載閑騤
騤戎馬有屏有翰昔予翼考惟斯伊撫今予小子
繆尋末緒　有命自天崇督靡常王師乘運席江
卷湘雖[illegible]守從武臣守局下列譬彼飛塵共
波雷擊與衆同泯顛跋西夏牧跡舊京俯慙堂構

仰慢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　伊我俊弟咨
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懃非道莫弘
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綿綿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
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携手
黃髮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掩涕即路耀袂長
辭六龍促節逝不我待自往迄茲曠年八祀悠悠
我思非爾爲在昔並垂髮今也將老銜哀茹感契
闊充飽嗟我人斯胡卹之早　天步多艱性命
難誓常懼隕斃孤魂殊裔存不阜物歿不增壤生
若朝風死猶絕景視彼蜉蝣方之僑客眷此黃廬
譬之斃宅匪身是忝亮會伊惜其惜伊何言紆其
思其思伊何悲彼曠載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
蓐食駕駕夙興宵馳濛雨之陰炤月之輝陛陵峻
坂川越洪漪爰屆爰止步彼高堂失爾羽邁良願
中荒我心永懷匪悅匪康　昔我斯逝兄弟孔
仁今我來思或彫或疚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
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物
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淚彷徨　企佇朔路言念

爾歸心存言晏目想容輝迫彼窀穸載驅東路
其桑梓肆力丘墓婉兮孌兮興懷罔極眷言顧之
仡我心惻

答機詩　陸雲

伊我世族太極降精昔在上代軒虞篤生厥生伊
何流祚萬齡南嶽有神乃降厥靈誕鍾祖考徹茲
神明運步玉衡仰和太清賓御四門旁穆紫庭
庭既穆威聲爰振厥振伊何播化殊鄰清風攸被
率土歸仁彤弧所蠻萬里無塵功昭王府帝庸厥
勳黃鉞授征錫命頻繁闕如虓虎肅茲三軍光若
辰駐亮彼公門仍世上司芳流慶純雲和所產爰
育二崑誕豐岐嶷夙邁令問令問伊何休音允臧
先公克構乃崇斯堂耀頴上京發跡扶桑戎車山
征時惟鷹揚揚既昭勳庸克邁天子命我鎮捫
于外在作扞城以表南裔降災匪蠲景命頻沛惟
我賢昆天姿秀生含奇播殊明德惟馨太陽散氣
乃稟厥和山川重慶爰則厥遐遐伊何惟光惟
大惟大伊何如岱如渭恢此廣淵廓彼洪懿弘道

淳德淵哉為器統我先基弱冠慷慨將弘祖業貞
崇奕世咨予頑蒙蕞爾弱才沉耀玄渚挹庇雲淇
陶化靡移固陋于茲瞻仰洪範實忝先基巍巍先
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鷺昔我先公爰造
斯猷今我六蔽匪崇克扶悠悠大道載邈載遐洋
洋淵源如海如河昔我先公斯綱斯紀今我末嗣
乃傾乃圮世業之頹自予小子仰愧靈丘銜憂沒
齒憂懷惟何顧景惟塵峩峩高蹤眇眇眢辰明德繼
體莫非哲人今我頑鄙規範靡遵仍世載德荒之

予身莫峻匪岳有峻斯登莫高匪雲有高斯凌矧
我戚基匪克階升玄黃長坂載寐載興豈敢憚行
哀此負乘芒芒高山自予頹之濟濟德義匪予懷
之終銜永負于其媿而昔予言曠汜舟東川銜憂
告辭揮淚海濱羲陽趣駕炎華電征自我不見邈
哉八齡悠思迥望寤言通靈昔我往矣辰在東嵎
今我于茲日薄桑榆銜艱遘愍困瘁殷憂哀矣我
世匪蒙靈休開元迄茲震興迭微弱風隱駭海水
群飛王旅南征闡耀靈威予昆乃播爰集朔土載

離永久其毒太苦上帝休命駕言其歸多我遘愍
振蕩朔垂羈繫殊俗初願用違嚴駕東征肅邁林
野夕秣乘馬朝整僕旅矯矯乘馬載驅載馳漫漫
長路或降或階晨風夙零朝不皇飢傾景儵隆夕
不存罷雖有豐草匪釋奔駟雖有重陰匪遑遵寐
煢煢僕夫悠悠遄征經彼喬木有鳥嚶鳴微物識
僚矧伊有情樂茲棠棣實歡友生既至既覲滯思
曠年曠年殊　覲未浹辰恨其永懷憂心孔艱天
地永久命也難長生民忽霍曷去其常我之既存
靡績靡紀乾坤難並寂焉其已生若電激沒若川
征存愧松栢逝慙生靈匪茲性命實悼徒生苟克
折薪豈憚冥冥瞻企皇極徼福上天冀我友生要
期永年昔我先公邦國攸興今我家道綿綿莫承
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隆椎家哲永
徂世業長終華堂傾構廣宅頹墉高門降衡脩庭
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悼仁汜愛錫予好音晞
光慷寶煥若南金披華玩藻華君翰林詠彼清聲
波之瑟琴味此殊響慰之予心弘懿忘鄙命之又

霞敢投桃李以報寶玉冀憑光益編諸末録

唐

南館　張祐

故人營此地臺館尚依依黒夜山賙語黄昏海燕歸舊陰楊葉在殘雨槿花稀無復南官賞高簷紅燭輝

横山故居　顧況

家住雙峰蘭若邉數聲秋磬發孤烟山連極浦鳥飛盡月上清林人未眠

海塩官舍　劉長卿

小邑滄洲吏新年白髮翁一官如遠客萬事轉飄蓬柳色孤城裏鶯聲細雨中羈心早已亂何事更春風

過横山　劉長卿

秖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人来千障外犬吠百花中細草含香雨垂楊弄軟風却尋樵徑去惆悵綠溪東

寄準上人　司空曙

昨聞歸舊寺暫別欲成年樵客應同出隣僧寂伴禪後風秋有雪遠澗夜鳴泉豈藉公卿論人間事共傳

東湖望山歌　顧況

浴鮮積翠樓靈異石洞花宮橫半空夜光潭上明星啓風雨壇邊樹如洗水淹徐孺宅恒乾繩墜洪崖井無底主人載酒東湖陰遥望西山三四岑

送陸灃倉曹西上　劉長卿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雙闕迥雪中人去二陵稀舟從故里難移棹家在寒塘獨掩扉臨水自傷流落久贈君空有淚沾衣

宋

李寺丞詩　梅堯臣

吳帆千里去邑屋富魚塩霜鶴亭皋淚風烏海客占滄溟朝日近紫翠晚山尖若過陸機宅寒蕪應不嫌

海月亭　李正民

新亭注目了無邊脫屣塵寰思杳然萬頃秋波翻

浩渺一輪明月對虛圓光生銀漢疑無地望斷蓬萊別有天赤水秉花君莫問新詩賡唱似朱絃

海塩道中　何昌猶

一舸凌風去縈紆度幾村水清魚引子地美稻生孫山近塵埃遠秋晴枕席温悠悠迷處所疑是武陵源

元

贈陸德中詩　陳秀民

陸侯有僊骨晚歲學長生服氣歸元海游神入太清渴惟餐玉露饑不飡青精酒後頻看劍愁來即洗纓宦情聊復爾江海一塵輕

吊顧野王故居　成珪

寶雲寺棗舊祠堂自汲清泉酹野王白馬有神嘶古道青衣無夢到禪床塵銷壞壁書千卷土蝕殘碑字幾行歎借玉篇遺稿看山僧無語立斜陽

明

遊金粟山　王守仁

金粟峰頭縱遠觀山林不動萬松寒飛崖瀉碧雨

衫歇古澗流紅春欲闌佛地移來龍窟小僧房高
借鶴巢寬飄然便覺離塵世一笑天風振羽翰

遊海門寺　錢琦

海門月出潮聲急三世音從一處聽直指慈航登
彼岸為驅神像破重溟老僧說偈言言佛童子行
香步步經般若臺邊春草色肯分餘綠到閒亭

寄鄭室甫　王世貞

十年封事爽鳩多總為憂時鬢早皤天地祇看容
一柱風霜不遣夢三禾懸車坐領青山色扣角閒
為白石歌共道履聲明主識璽書何日下烟蘿

海塩石堤觀日出　王世貞

日者萬物母海為百谷王兩雄未蕩摩衆有皆摧
藏天鷄警霄發波臣導余望窮紘露黝紫極際見
青蒼回首顧中原破睫猶茫茫倏忽金輪升流光
浴扶桑一髮界瀠漭萬鬣競縱橫湛湛天酒晞燁
燁雲旗張波將駭駿上猋與蹻龍翔無復虞濛汜
陽德熾方昌

閒居五首　鄭曉

有屋聊成堵扶踈竹樹林門低通鳥雀臺迥異晴
陰急電流深莽驚雷度遠岑白頭斯道在猛省得
吾心

吾生已如此抱病對朝暉梅老花偏密桑柔葉正
肥隔溪聽鳥喚倚檻看魚飛幽意那不愜誰云心
事違

晨起懶梳頭閒身幸無恙千峯雷雨過一夜松枝
長飛鳥望林低遊魚遡水上兒童莫應門客來好
標榜

風雨寧多日晴明尚有時稻花承早露草色附遊
絲天地本叵測兒童莫浪疑人生半休戚達者自
應知

乾坤長變化日月共居諸海內誰知已山中此舊
廬榮光卑二鳥憔悴憶三閭謝却周公夢冥心混
沌初

秋遊海上　　鄭曉

憲使祠堂棟宇斜獨留俎豆共年華祇愁白屋纖
纖稼猶喜青天練練槎寂寞鮫龍迴夜雨蒼茫燈

火落秋笳溝防一瀉雙隄壞不見菱荷到處花
孤城海上若星棊聞說三遷事更悲百谷東南空
地力九秋潮汐自天時黃灣水落魚蝦亂白塔煙
深草木遲鼛鼓年來猶未息何人肉食抱長思
雲車何日到三山飄渺秦皇想像間祠廟蕭蕭極
東海轀輬草草復西關丹成七日虛金鼎花落千
秋累玉顏萬水一漚真幻化臨風莫問鬢毛班
獨立滄溟嘆禹功長隄隱見亂濤中塩田何處蘆
花雨茅屋誰家燕子風漂泊苔痕連水碧參差楓
葉帶霜紅珊瑚樹底垂綸者豈盡天涯白髮翁
六鰲三島自相迤萬壑千源共此陂塵網漫隨青
鳥翼慈航誰悟紫雲枝光流白露隨潮迥影落蒼
龍並月移夜夜江南看北斗微垣深處衮衣垂

寇亂　徐咸

寇亂何時已元元水火中時危應有數師老竟無
功殺氣連山黑蚩旗燭漢紅長吁不成寐愁殺白
頭翁

悟空山居　錢琦

六十年餘五冊心此夜灰有山堪杖屨無相著氛埃竹葉和雲掃松根聚石培平生蕉鹿尾一笑不須猜

遊金粟寺　張寧

金粟名山碧海邊上方樓閣近諸天人推轉藏聞清梵自洗殘碑認往年南渡龍章千古在西來象法一燈懸登臨不見懷人處回首孤雲思惘然

重遊金粟　張寧

溪深容小艇山峻露層臺林葉經霜盡河氷近午開閑雲僧出定暮雨客曾來邈邈浮生路經過知幾回

澉川圖詠　張寧

澉湖新漲碧潺湲秦駐高峯紫翠間拂署煙雲蒼壓水過春桑柘綠彌山海門桴客浮何在石屋棊翁去不還欲趂蘭舟一登望杏林深處草堂閒

寓資聖僧房　王守仁

落日平堤海氣黃短亭衰柳艤孤航魚蝦入市乘潮晚鼓角牧城迈棹忙人世道緣逢郡博客途[illegible]

夢借僧房一年幾度頻留此他日重来是故鄉

中秋泛永安湖　許相卿

喜君来值中秋日抱病同登澉墅山澤國風濤悲夜永海門風月破天慳撫時長劍虹光動寄興滄州鶴共閒良友百年能幾會清歌劇飲未須還

寧海寺分韻　馮皐謨

踏遍青山不問名夕天沙岸雨初晴停橈月向松間落借榻雲從卧裏生詩到上方俱入悟客逢高衲更多情獨予伏枕春風後薜荔空裁野服成

暮春宿覺林寺　馮皐謨

幽棲何處不安禪戛耳潺湲漱石泉寺裡春風當浴罷雨中山色屬樽前林深舊葉埋芳徑僧去空堂鎖斷煙十載放歌憑兩屐一龕長共白雲眠

宿荊山悟空寺　馮皐謨

野客聊乘秋興餘白雲重訪舊禪廬溪邊路失衝泥後谷口寒生入夜初清供藝檀茶未熟幽篁匝逕葉全踈来遊悟得空門意一笑浮生萬事虛

武原雜題　朱朴

蝶老花殘燕不歸酒闌香盡客來稀多情只有黃
昏月依舊清光照鎖闈　右月色軒
塔影蕭蕭夕照間碧雲黃葉滿秋山空堂夜冷無
燈火惟有貧僧乞米還　右碧雲寺
玉貌曾沾帝子恩故鄉環珮塟歸魂千年廢寢無
尋處夜月啼烏尚有村　右烏夜村
蘭若雙峯碧樹隈逋翁傳有讀書堆數聲清磬孤
煙外想見高吟待月來　右讀書堆

贈楊憲副築塘　張寧

吾聞浙江潮湧撼勢莫比廻流趍塩官一射數百
里海塩當其衝適際東北趾何年作長防去郭數
丈許疊石顛懸崕壁立瞰其涘刳中實外障高崕
堙入水表裏河海間相隔纔一指譬如潰瓜形皮
好肉已毀潮來石奮角潮去石拔齒時平漸離缺
風汛遽披靡工役歲無涯漂蕩日無已皇皇魚鱉
民藐藐冠裳子剥牀不及膚解牛未得理豈無達
務材遺我徒好語使君人中英萬物備一已咨詢
度豁如顧盼心隱只發彼巉岩孤砌作盤屈峙軒

然巨鰲側坦若長坡迤罅漏互蔽虧力勢相併倘盈不與石閒縮不隨浪委肉厚骨不疏腹飽背復僂秦鞭竟空談漢絙無用此何期既倒瀾忽見急流砥但恐述者能不類創智美速成功易隳舉重力易弛安得百使君歷歲如大禹

海上即事　鍾梁

海國鳴刁斗翻悲守戍勞雲橫秦樹遠潮落越山高把劍論千里逢秋感二毛

登鎮海塔賦　仇俊卿

殷句芒之暢序兮鼎隆慶之元陽適純熙之運亨分燁萬葩之辰良宣習習之淑氣兮懸愛曦之朗光哢嚶嚶於新條兮迎玄衣以翩翔覯媚野之芊綿兮叢花卉之歕芳懷古美之長逝兮孰鑄顏之有芳振雲裾以出郭兮集逸轍於山堂沓炰膾于行廚兮羞杞甲於芹香聆紫徑之流徵兮憩石亭以覆觴詹梵刹之突兀兮循礧砢之迴墻啟瓊鐍於椒扉兮羅金身之璀璨拂丹梯而媻姍兮披煙霞以振翰援地軸以峭出兮聳浮驤於鼇冠窣紫

霄以翀叩天閽兮摩青冥以垂幔參奉峰之嵳峩兮表滄溟之鎮望按層構於少陽兮閃宛虹之飛狀敞方隅之洞闥兮順八風以遞颺錯藻碧之陸離兮凭寶闌以舒悵俯祇陀園之樹兮曾不可以為亢挺優曇花之采兮還重影於輪相削芙蓉之青峰兮假玉柱以相向攜藐姑射之支兮卓空中之錫杖匝慧日之洸洸兮超塵海而骯髒標法界之喬喬兮宿慈雲以遄迮躡太虛以凌競兮御元氣於蒼漭徹萬景於千仞兮籠六幕於一上感孝思于危阪兮駭王陽而違檄緬臨深之慎止兮惟李耳之橫軛追伯昏務之陟其巔兮足乘外而神懌攬列寇之彯御兮乘扶搖而靡由踊躑惕覆簣之却步兮奮日晉為躬責防峻勢之易剥兮隆謙尊以赫奕憬金臺之海雲兮峙雙螺於西掖竦長干之報恩兮跨鍾阜以高闢恍舍利之昇熖兮傳迦葉于重譯迨題名於鴈寺兮寄幻跡於駒隙想性相無倪兆兮胡龍象之形騣疑陳根之迥絕兮仍大千之緣就誕白馬之繞鳴兮遡前因之不滿

耶瞑心於逍遥兮窺玄竅於靈鷲嘅陵谷之入劫兮將纍碁之曷囿肆夷丘於陂平兮寧繼傾夫卮酹顧駿烈於穹名兮曾不朽之多又等升沉於齊致兮反達觀之弗狃了三昧之所歸兮杳何有之堪究

秦駐山　皇甫汸

萬乘留秦蹕千秋望越山水從溟海外雲自會稽閒草樹迴窮髮魚龍候駐顏不知徐市去靈藥幾時還

晨起觀海　沈堯中

長堤東望浩無埃萬里滄溟一鑑開石柱近從潮外落沙棠遥向日邊来天吳隱見蒼龍角仙島參差紫鳳毸便欲乘風慕冲舉不知何處是蓬萊

步海候月　沈堯中

褰裳出海壖脫屣就砂蹟水行數百步約深二三尺觸有古木槎聊以踞為席呼童携酒至且自浮大白珊瑚足底生魚蝦肘後擲旋看海色動東望一線赤須臾吐半鉦頃刻升全璧紛兮導雲旗兒

矣簇霞戟遠島隱復見滿眼金與碧掀髯發長嘯
響震蛇龍宅銀山倒地来雪浪排空迫賓朋各竄
逸僕從皆躅躇爰向枯槎跨東西恣所適長鯨戴
我足封豕扶我腋便欲駕明河問取支機石恍惚
波心出還登去時陌故人續歡集把酒相慰籍此
時月正中况有吹簫客清凄玄鶴淚婉轉青鸞嗌
少焉汐既退陽侯亦遁迹大地忽然生不覺成今
昔歸邸不能寐秋蟲吟四壁

游海門寺　周履靖

野寺栢森森清秋喜獨臨蘿緣幽徑轉葉落古臺
深日照雙幡影雲流一壑陰欲尋支遁侶清夜叩
禪林

晉

懷土賦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
委巷問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
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
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歿之何速排虛房

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構徒竚立其
爲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頹年於拱木悲故眄而有
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悴貌於河曲
琬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
歸塗之良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
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觧顏甘董荼於飴茈緯蕭艾
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秦

秦駐碑字多磨滅不能全載　梁天監二年樹

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業超上
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
前王埒炎均昊炎冠顓黃通靈七代敬商堂縱聖
凝賢將記百幾奄藹餘輝蜚聲萬祀

唐

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恠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
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錦秀絕君出其中
間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淡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詞

仿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磊落以績入仕著作不能慕甚為衆所非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僊以九十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楊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鞳頭眸子瞭然烱烱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椎孟軻顧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昭朗盛烈垂千年

海鹽縣志序

夏浚

浚不佞承乏百里之命非曰能之願與吾民求治焉比及三年知向方矣乃退而思曰吾斯之未能信而民信之邪然弗信弗治孔子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予將曰不信乎民民不可得而治也傳謂海民乃誘魚鹽之利盍亦修其道與且夫海濱之民以海為生生之謂性人之食味別聲破

色而生也皆性也故萬物之聲色臭味皆以生乎我者也豈獨魚鹽已乎其誘于物以鑿其性也又豈獨魚鹽已乎是故宰乎物而不累古之人有以魚鹽舉者矣其或喪于魚鹽者狗物以為私者也舉于魚鹽之類也者君子也喪于魚鹽之類也者小人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也草吾為此懼乃修乞言之典邑有賢大夫徐君為之作海鹽五志以詔予予拜而受之乃讀輿地曰倚哉歷歷乎省方而觀任土而貢其有夏氏之遺風乎讀其職官曰休

茲知恤鮮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人存與存人亡與亡然而勸戒形矣其周之制乎讀其人物曰美哉浩乎其無窮也于是思古于是徵今然而筆削嚴矣其春秋之灋乎讀其選舉曰美哉颯颯乎鹿鳴棫樸之化也哉然而義利辨矣其文王之德乎讀其雜志曰廣哉覩乎贖而不可惡變而不可亂其善用易者也嗚呼旨哉乃言底可績是不可以徒尋也吾與父老子弟盍共圖之

修築海塘疏

朱衮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臣朱衡等謹題為阜民生重
國計以消彌災變事臣等看得南京戶科給事中
張應治題稱今歲雨澇風潮異常海寧海塩等處
衝壞海塘先年欽依專差郎中林文沛督修蘇松
等府各有協濟合無查照前議量派各府或多方
措處趁冬脩築如慮差官繁難就行巡塩衙門總
理併水利道專督及原任南京國子監助教仇俊
卿等遣生員仇原叟奏稱海塩縣石塘衝損要得
查照周忱事例選命才望之臣熟知海塘利病如
黃光昇者悉依樣塘創建并勅戶部多方計議或
留銀賦或借塩課容令督役之臣便宜支用各一
節為照海寧海塩等海塘實三吳外蔽而海塩石
塘為要害國家財賦之區百萬生民之命須此焉
係先該給事中戴鳳翔題稱衝決已經本部覆奉
欽依咨行脩築去後今該前因欲要請差官員照
得水利見有巡塩御史兼管及特設按察司憲臣
專督而撫按又一方利病攸賴同謀效力鮮不濟
事似難更議差官以滋煩擾但臣等切慮海塘工

貴浩大若當事者委諸錢糧空之不及時設處修築延至春汛水溢見塘盡衝將使蘇松杭嘉湖常諸郡膏腴盡為斥鹵國家鹽課田賦所損奚啻修築之費所擾措處錢糧及尅日鳩工一節相應題請恭候命下本部咨催巡撫都御史谷中虛及都察院轉行巡鹽及巡按御史作速會議勘估計日興工錢糧先儘本府歲派夫銀各府既利害相關果有前例相應查照往年修塘事規量派輸濟如或不敷必須多方設處查有何項銀兩堪以那借俱聽議擬停當奏下該部覆行支用一面嚴行水利道憲臣親督管工官員照依先年典史吳允隆樣塘如法修築期垂永久勒限春汛以前完報不得苟且了事貽延歲月以貽大患中間勤惰各官聽巡鹽御史分別題請以示懲勸仍將處用過錢糧及修築過海塘數目一併奏繳自後歲徵塘銀務照本部先題事理專貯聽候修築不得擅動如此則東南之海防益固而國家之財賦永賴矣等因奉

下一頁誤訂在

聖旨是

平夷頌 有序　　董穀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奄有九有

今上皇帝君臨萬邦太平二百年三代以下全盛之治無有過者乃今東夷兇黠狡戾至為反側我叛人逋竄沙嶼誘至亡命利動貪商始于辛壬延于癸甲東南幾省橫罹兵燹皇天厭亂默授哲人俾我本兵胡公文武全材代巡浙水出奇制勝克當聖心爰委重寄超遷中丞提督軍務陞總制大展經畧延攬獨斷與神為謀勦撫隨宜機變莫測丙辰徐海授首丁巳王直革面元惡就虜群醜咸歸乃肅清瀚海之風濤洗滌丘山之腥穢上以紓九重之宵旰下以措萬姓于衽席偉哉績乎是宜寵頒新命位絕留都以奏膚功惠此南服昔勒石燕然徒誇兵力樹碑淮蔡示侈武功豈若今不殺之威行于徼外折衝之妙荒彼大東頌聲曷可已乎其詞曰

茫茫巨海南國之紀際天蟠地浩無涯涘中有鬼
方嬴秦伊始是曰倭奴聚若蜂蟻殺敓天性颿檣
長技叛服靡常為患東鄙漢隋唐宋羈縻唇齒胡
元肆伐莫雪厥恥於赫
高皇中配玄黃華夏澄清玁狁于襄內治斯茂重
譯來王逖彼東南有此小邦萬里梯航界于扶桑
冊封攸頒朝貢是常爰命東甌增治金湯百八斯
年樂郊炎荒爝火燎原桃蟲維鳥勿謂何傷靡大
非小重辟逋逃潛伏洲島日深歲蕃轉相號召挾
彼有徒突如掠剽四明瓦解三吳雲擾淫毒蒸天
血流成潦大將偃旗疇能致討
皇帝曰吁亂其可養維諸廷臣慎擇以往代朕南
巡用昭罰賞桓桓胡公象簡惠文乘傳至止燁如
神人指揮顧盻秋肅春溫胷中兵甲數萬橫陳一
鼓大捷氣振三軍公方蒞止有命自天維卿獨任
閫外之權歲在甲辰火中成軍賊寇于垣我矢于
原萬夫用命一劍光寒我陳于野賊逸于渚鼓砲
雷轟矢石如雨元兇既殲百靈順序爰佚爰止勞

我多士露布霄蜚捷音晝駛公燕于堂鼉鼓逢逢笙磬雍雍吳儂戴公尸祝無窮男遂耰鋤婦安女紅伊誰之俾伊誰之功天心亦從歲復大豐公處名藩泰山巖巖海波既恬行道無艱嗟爾叛人尚遯海山鳩彼文身肆彼冥頑憬若有覺面縛扣關頓首輸誠惟乞平反公笑受之予以溫顏罪人斯得一矢不煩浙水安流吳山雄峙氛祲既消瑞應斯至兟兟仙獸不知其世皓逾鶴齡玄奪鳥翅虞獻于庭光照階砌屬僚仰賀奔走軍吏天子萬壽公亦千歲方歌九罭行躋三事萬方屬望蒼生攸暨

海陬上巳述　仇霦

祓禊所以浣宿垢徼新祉乃古之逸禮也古人於三月三日行之偶值上巳因以上巳為令節不知所始束晳以為周時洛邑既成因流汎酒或未然也摯虞所云益謬矣自魏以後止用三月三日不拘於上巳然讌飲詩帖相遺贈仍以上巳名之凡修禊必擇國中勝所與流水相臨者可以暢情滌

垢兩漢相沿六朝最盛大唐正元間韓昌黎與武少儀聽彈琴此上巳之懿榘至今可想見其春風浴沂氣象我明上巳北京在正陽門天壇邊御河為近南京在聚寶門外雨花臺由長干通道冠蓋相屬壺榼沓陳城中老稚士女傾市而出華飾異香歌管劇戲雜逞所長然在北京者甚都在南京者近雅吾塩修禊多在西郊寺中取泉清林茂可以濯可以風今戊午上巳徐東濱拉余同鍾西皐胡春崕三四杖履客有云連歲海警不暇春遊邇者蹋武飛觴賦詩追尋逸況亦一幸耶方燕未畢訛傳麻陽兵過邑搶船欲渡人情洶懼倉遽而歸因與諸老憶談三十年前為甲申上巳會燕于此景物豐殷人材礧砢今之世態一變此極而詩翁亦多凋謝不知長育至何時而可以比于甲申也余更曰此直據近所閱歷爾若追念　憲　孝之時阜康熙皞真有媲美於唐虞者嘉靖甲申或近似焉於今則成遐想矣因述之以俟後三十年當此日不知盛衰循環之運又當何如也

從吾道人說　　王守仁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嗚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相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直假道于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于詩而放浪于山水今吾聞夫子言忽若大寐之得醒吾非至于夫子之門則幾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學問者則閧然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

遂從之遊者遍于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載所傳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其氣質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為患不能屈下于人遂至自是自欺餘非長敖卒歸於亮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于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于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于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于雲門若耶鑑湖劒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或為詩而招之迓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揚鬐振羽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

孰能挺特奮發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吾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父慈子孝忠信篤敬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

賑族田記

錢琦

某幸賴皇上之德祖父之教叨與甲第歷官中外且四考食祿幾二十年德薄位隆道微享厚每以為懼因置常稔田百畝贍族人之貧而賢者婦之守節者夫族人乃吾祖之苗裔國之士與民也有田何必盡私已之子孫期族人之貧而勸其賢益勉其忠

孝于君親此其置田意也吾子孫其毋侵奪以成吾志柳以彰　君恩祖德云或曰此亦范希文之遺指與曰希文志大力亦大故其所賙者嫁者娶者生子者葬者具有條目又旁及于仕而家居者其出納書記具有司存約已裕族散利溥施今古一人而已其茲之舉聊盡吾敦睦之心焉耳子擬之希文過矣曰希文受知仁廟歷事三朝入柄大政出鎮西陲忠讜勳庸晦翁稱為有宋名臣第一然其事親孝賑族義乃其事功之本也語云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又曰親親仁民愛物子于希文力異而義同位異而心同夫其義與心同又何論其力與位也後之人光大而善成之禮義養心規度範族由宗黨之睦聯屬乎幅員自子姓之懽廣愛于含氣移孝作忠輯邇御遠履憲植操樹功覃澤咸自吾宗烏得之是亦希文而已矣古人不云乎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某再拜曰善乎稱希文之義以教某某不敢當亦不敢忘也援筆記之

焦竑憲修塘記

徐階

海鹽縣捍海塘東直秦駐白塔兩山之間閭歲怒潮挾風至山下東不得肆則益怒西激而塘實當其衝故其勢特見圮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汝陽張公按行海上觀視塘石岌爲下瞰大駭曰此塘不修且盡壞壞則民其魚乎遂以後謀諸分巡僉事宛陵焦君會有以費言者公曰有帑藏之積存爲夫成大事者不計費況取諸其贏乎又有以勞言者公曰有生之道存爲夫以生道殺民死猶不怨況後諸農之隙乎於是公主其議焦君贊其決伐石于山取材于林謹擇吏之良與民之好義者因能以授之事分地以程其工崇卑廣隘葺故益新疏爲陡門慱爲三堰凡用白金二千四百用民之力前後閱六旬而修石塘三百餘丈土塘二千七百餘丈迄父老以爲神相率抱孫携子往觀之歸具酒食召賓客晝夜劇飲相賀曰今而後無憂于墊溺矣其明年秋公既得代又相率肖公像爲生祠而介鄉紳方伯吳公昂葦謁階紀塘之成績碑諸廡下階每旦出諸父老者必左也乃仰而

嘆曰嗚呼何得人之深若此哉蓋嘗稽諸往牒自洪武迄弘治之初百二十年間塘允八修築景泰甲戌之役為金至三萬九千有奇為工至再閱歲亦甚勞費矣然而不可以已者何也其利害輕重之實有在也自弘治迄于今幾五十年地勢民隱非有異於昔而保障之謀塘弗及焉此又何也古之君子以天下為一身惻怛慈愛根于中而不能已是故憂未至則預為之備患已迫則亟為之防其又甚也排群議冒怨謗毅然必為之而後世卒蒙其利今之君子以官為傳舍憂民體國之志不能勝其自為之私是故苟可無事則自托于不擾以幸旦夕之安而訏謨至計動以為迂且拙維侍御公明敏英斷具高世之才而其心又不安于自為蓋慕後也任事之決可以謂勇計慮之遠區畫之詳費薄力省而功鉅且速可以謂智若乃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惻怛慈愛根于中而不能已則為仁至矣然則其得人之深也宜哉階顓蒙寡學文非所長獨以父老之請不能拒也因僭論公如此

下頁誤訂立末頁

公名景字光啟焦君名煜字伯昇其以吏之良獲受事者嘉興知府鄭鋼海塩知縣董珆平湖知縣黎循典嗚呼後世頌公之績者其尚有以得公之心

蛇戒

鄭曉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庾有蛇長且尋丈群鼠嚙之潰其腎腸竟死予曰嗟乎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沮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蛇蜒弗遂竟死于群鼠固宜先是孟冬之朏伏雷發聲氛氣三農冥雺苦霧不辨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房蛇之弗蟄雷授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啟不死即有雷蛇能坯墐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寒遄反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嗔性成蛇以故佚躁羨信厭屈蟄而雷即起起即不肯復蟄其死無足惟者嗟乎嗟乎君子其小懲大忍以平怒乎其掩身凝志以韜靈乎其齋戒退藏以儉德避難乎是故善用冬令者必厚自葆萃以待陰陽之所定

予於是乎深省

王侯去思碑記　　錢芹

海塩地僻東南民淳俗朴素稱易治自入嘉靖壬子來倭夷突寇繼以凶荒民頗不聊生又兵興衣食器械犒餉燕賞百需供億無一不助之於民民益騷然愁困矣海鹽遂稱難治嘉靖壬戌京山文池王公以名進士出宰海塩公既至問民所疾苦[illegible]刑薄稅施舍已責爬梳剔撥簡節而疏目民甚[illegible]優恤孤老以時給之衣糧疏通水利不使壅坻以病民僉審里甲徭役親自檢括丁產胥吏不得下上為奸當路知公廉能命公審僉平湖里役糧解兩縣士民有清淨寧一之謠修理海塘分地與里程督有方痛革包攬之弊禁捕私鹽疏鹽法禁諭刁風清理獄訟推斷曖昧疑獄一言輒服其心查革虛名兵士冒支糧餉脩理水操戰船以革冒破修理城池士民安堵設立保甲互相譏察監督收放軍儲肅清倉弊清理軍匠不使騷動表揚節孝振勵風俗政暇進諸士子于堂橫經講秇有師

生道義之教公之美政更僕未易悉數此其大都也乙丑秋天曹奉　上命檄召公盖將歷華階陟津要建彪炳赫奕之業揚聲光于九鼎楹令聞于八埏此其階也邑耆民感公之德請芹乞文遂不辭而為之記云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釣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尭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嘉興縣學生員孫光宗 王補衮 校正

藝文

平湖縣

明 當湖十韻 李東陽

春來鵜湖綠春去鵜湖深微波帶豐草幽鳥啼芳

林寧獨知春来與春去長在鵝湖湖上住鵝湖春色
遠山青青玉案氣漫漫来莫旦君不見樂遊原上
易黃昏夕陽雖好空魂斷紫山曉翠
朝鐘晴昏鐘雨朝鐘滿空山昏鐘遥遥不知處山
僧報客客不来又逐溪風過溪去山寺兩鐘
六橋東西南北水橋爲村水爲市昨日雨多今日
晴高樓翠幔分縱横搖湖船臥湖月歸来夢作杭
州客六橋晴市
日之出東田東鼓填填走社翁封肥羊擊壯氷舞
復歌社神喜但愿年年好風雨儂衣有桑食有黍
長迎社神擊社鼓東田社鼓
儂家住西浦兒童織罟晉岸闊秋水深湖上魚鰕
賤如土待我他時歸掛罟功成自買桴舟去西浦漁罟
南村屋書滿車南村書聲穀滿家讀書不作村學
冤身爲郎官印如斗如今祇令稱書鄉不讀書誰
在坂歌穀漸低人更遠山蒼茫水清淺北原牧笛
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兒唱歌牛繞歸兒家在原牛
人姓張南村書屋

霍將軍誰遣汝廟食吳山下揚靈旗曜靈馬神遊四方適余野霍將軍武且神驅逐厲鬼鞭風雲生能安邦死能福吾民壯哉將軍死猶存霍氏行祠荒荒高原麟麟古墓誰其塋之侯姓魯君看佩銅章繫青組有酒誰澆墓傍土彼獨何人民亦何心嗟哉魯侯名至今魯公古墓

當湖　張仁

平湖漾晴綠狎鷗自相逐歸艇小於盃輕帆晒蒲幅青萍恣漂流白魚跳尺玉柳線牽人衣香林雨新沐汀尾沙禽鳴人家映修竹步屧隨春風席地傾醽醁玩樂當何如田首炎威促

九日登陳山　沈琮

涼燠互遷易大化斯往還少壯能幾時華髮颯已班猗彼泉石人如脫紅塵裏僊節值良友丘壑同躋攀有酒與持飲有詩互評刪憲靜水不波心與雲俱閒炎炎憑勢徒棄德方嘗奸所以五代子自題作痴頑何如侶松菊不為世厚顏俛仰古今事一笑空秋山

九日登豐山　孫璽

層峰直上倚雲端水闊山空縱大觀海限華夷殊地脉山連吳越覺天寬煙橫雉堞參差見風淨峯巒繚繞翠攢俯仰乾坤幾今古百年身健且加飡

遊獨山　王梅

何處宜常往言尋獨有山浮雲將水逝幽鳥與人閒一徑通深谷經年掩舊關春風吹蕙帳高臥若為攀

水雲軒　馮汝弼

簾捲五湖陰影落湖光裏凭欄入蒼茫自謂煙波字興到一長嘯清商發幽渚借問往者誰和舷吾其許

常足窩吟　趙漢

小結湖邊常足窩數椽投老更無它舉頭只恐去天遠容膝何須問地多作隊戲魚便水石寄雛幽鳥自庭柯靜觀萬象歸真際曾有絲毫欠事麼

誰向乾坤寄此窩本來非我亦非它最憐凭檻溪山好不厭近床風雨多檐午有時飛燕雀庭春遶

意長條柯悠然相對無懷氏一笑平生識面麼

登湯山　趙伊

烟花山際傍孤城憶昨旌旗照眼明海氣似團雲鳥陣江潮猶帶鼓鼙幾家村落依荒戍連歲艨艟集幕兵此日登臨成感慨倚天長嘯暮雲橫

遊雅山　孫植

層巒萬疊削芙蓉東望滄溟渺未窮睥睨孤城橫海戍艨艟千艘壯軍容飛来一鶴平蕪下坐對三山烟雨中四十餘年違宦履故鄉尊酒此還同

遊雅山　孫璽

海畔古叢林松風萬壑吟嵐浮山欲動潮湧地疑沉濱海孤城戍沙村隱樹深振衣凌絶頂空翠浣塵襟

遊雅山　趙璧

青山杳何許遥望青雲隔湖人生長只湖鄉一片東湖烟水白清秋理棹戒親朋挈榼携壺動曉征話深已覺郊坰遠山近漸分岩樹明村墟一帶經過處黍稷離離被行跕展足坡陀未厭觀俄驚大

海心神寓偏側塵區渺一隅汪洋巨浸吞無數眉睫東南天地寬風帆朝夕華夷度登高舒嘯幾人同由来相接真稀遇慘淡長吹萬里風迷漫遍作南山霧霜鴈年年帰南田寒潮日日来荒戍撫景興懷感慨多踟躕更引前岡步峭壁高峰秋轉妍深崖古洞雲常護廿載心期此一遊山靈應咲来何暮日落下山循山走翅首蒼岩屢回顧鹿門始有龐公知天台誰繼孫興賦君不見江之南北山海窟勝地名區自天設人跡不至車馬絶榛莽未

夏日題松風臺

馬維銘

古寺松風臺清凉祛煩黷老僧能說法隻履来天竺分別禪乘三引入波羅六此土蓮花生彼岸善提熟龍女献寶珠無垢豈不速

明　舊志叙

法暟 冊徒人

平湖古為海鹽治地自宣德間始析壤而邑之夫既自為邑其間土疆物産風俗之宜城池牙署官師之設徭稅人物常變之故宜有所辟而不可以

莫之紀也然自析縣以來及今百餘年諸凡修舉雖已漸備而因仍草創者亦不能無是以記載之書猶為缺典暨叨禄茲邑時與諸生較藝之暇亦嘗追前哲之芳踪詢今時之積滯登陳山以望滄溟行沈氏故墟以訪昔人揮戈斬蹻處而思與上下謀議於旗鼓之間每嘆邑乘之不作使来者無所於稽以為信侖曰昔曾再輯而未竟今尚有草存在有司盍視諸故牘以時方專治舉子業未之及也癸亥歲八月邑侯顧直齋三年改成興利剔蠹舉廢飭新閎不悉備而語及文獻之缺尤悵然以為已責求諸故牘中得所謂志草者又蕪鄙不足以傳乃請諸上司亟加修輯而暨以流炀誤承檄委夫邑志即古外史也素乏三長豈敢妄與筆爲然紀載之事固司文藝者責也況承委命又惡可辭迺萃省府及各縣志有涉於平湖者而悉閱之稽諸案牘之舊咨諸耆舊之口摭拾於稗官家乘之筆爰命諸生即昔所嘗議論咨究者為之分類彙集竭晉窺之見以加序正凡三閱月而書成

分為八卷夫天下之事必其身所經嘗與生平所習聞見然後可得其要領是非之詳匪是而欲備徃昭来免於闊踈之陋固難矣唯是可以考查者如山川之委絡政迹之興廢徭稅之增損風俗物宜之循習變革既已畧舉其緊而人物之去取有不可以臆斷而泛及者則付之公論而取裁於本縣大要惟據事直書不惟其文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覈使湖邑析自海鹽而東程文物煥然與諸邑無所降下且或先焉者不至於遺亡後之欲究遐軌者得免於瞠向時無所稽信之嘆如斯而已矣若夫民隱士行論著其利弊之原流風之自而發揮其所以補偏救弊更化宜民之弘畧此則身所經嘗生平所習聞見者之事也庸鄙何能知哉

時同纂次者則訓導蔡倜丁玉川生員陸宓馬千里沈朝梓陸萬里徐學沈維鏊黃兆賢陸志忠屠鋒而陸宓馬千里其商訂考校用力尤加勤焉

明　聽雪齋記　胡儼

孫子讀書于顧泖之陽顏其齋曰聽雪怡然而樂

泊然而休客或咍之曰君子所其無逸必有高明之居燕息之箴以儆戒其怠惰荒寧之志故几杖盤盂戶牖觴豆履屨劍矛皆著之銘今子之齋何取於雪雪非恒有又何觀德焉無乃尚其名而浮其實者歟孫子曰噫夫人之衣其衣食其食安其居者豈無所庸心哉苟有所庸心奚必求其鑿鑿者乎不求其鑿鑿則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累子又惡知吾齋不可以名雪雪不可以觀德乎哉疇昔之夜時既昏玄陰積四郊雲同萬竅響畣吾方掩殘編攄木榻正襟危坐竦然而聽之蕭蕭颼颼如木葉之初脫也飄飄飀飀如輕沙之載揚也貪緣瑟縮瀰漫淅瀝如郭索之行暫息春蠶之嚙未休也既而風高木號林振竹折人寐鳥呼水凝澗咽森然而毛髮寒凜然而肌體慄杳不知其何聲顧乃為之眩惑於是收神攝慮付之無形返之無聲則夫所聞者皆無所聞矣唯吾寂然而感者始知其為雪之作也且雪於斯際均聲也人於雪均聽也膠膠擾擾者既不得其所聽

荒間寂寞之流又不知其所以聽苟聽之則必取其聲之清以悅其耳未必能研幾主靜以存聖功也吾于聽雪得靜之理以名吾齋奚為不可客嗒然笑曰子休矣不復敢言孫子以告予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孫子惕然曰命之矣吾嚮之所言其猶拊盆扣瓴者不知有黃鍾大呂之音乎予喜孫子一言而悟并記其說使告于客

儒學記

鄭曉

平湖縣首建廟學歷百餘年礎欹棟撓禮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侯謁奠既虔遄圖繕葺取賁於鼎去蠱於革樹表維隅籌約費務役書甫援鼛鼓弗勝於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隆儒豐堂麗齋足以闡猷陳教高墉曲衍包絡東西密室穹門內外閑整雍饎合爨名賢異祠習肄聯廬廩器殊鑰繩引鈎錯度法咸宜丹堊塗茨仍改並飾若前迫囂市衢道湫塵畫地懋廛增其式廓秩于右注則俯闞清冷滙波左縈則遙瞻沃蕩偪奧霽闢冲勝亟集

吉壤奇觀於是乎在雖新宮之軒正泮水之雄深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落成弗亟剗淫就正先說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量官無會財民無苛贖經正育材之功節用愛人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生履茲聖域脩息之際能無詮擇惟明興設教敦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齊非聖賢之書曠然放距循習既久論議漸滋宋儒蒙毀于支離經師負謗於訓詁游聲相扇附和日繁將有尼父異端之憂子輿聖徒之感剪拔奇袤嚮歸純正聖謨王制是守是廸撫壯自求崇此明德凡我友生責也慎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明有惠政

重修文廟記

劉士瑗

國家選士以文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教者絕其道勿進圭竇蓽門之子自其齠丱已能占一經吾伊章句操觚而為文爛然成章進而與郡邑之士角則文售進而與全省之士角則文售又進而與縣寓之士角則文售文胡可已也顧　國家所需於士者豈惟是牘上之窾言盖必有當於實用

者居平所熟習當官而弁髦之國家亦何賴焉聖人之道其脂腴慱美如庶羞之簇盤雖調於易牙而使陳平為張具九献而不飧則糠粃先之故加籩紫髯不如其下咽華調眇論不如其適用孔子自言文莫猶人比其却萊兵墮三都片言談笑重魯於九鼎而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誰謂文無用也且也孔子之文具在六藉學者試取其單辭驗之身心措之乎國家天下何試而弗効不然明經射策何為者誦法孔子萬世無獘哉三吳洵才藪而所稱為碩儒者宜莫如王文成子諸三老猶及耳濡目染者顧主上采輔臣禮官議詔躋之先臣薛子後而其　制曰守仁有用實學大哉王言豈直以崇論閎議足為文士嚆矢無亦唯是悟真詮探理窟折甫節之萌寢漠戍之蘖光明俊偉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者足以風厲學官而不詭孔氏之正印也爾諸慱士子衿生王子之鄉為後進而又生當熙明之朝綸綍一言千古學的有不思自奮振翻然以實學享嚮者非夫哉夫有用之學又

非必屏章縫離篇翰鄙夷賢科而以別業進也即爾諸博士子衿日所操觚而為之者內得於心而外見之行事當官涖職各就其所任與先資之言體若左券斯之謂華實相須司衡者且亟進之矣不佞竊自燥髮時從諸先正竊聞王子之餘緒嘗孽孽嚮慕蘄得一當乃今承匱六禩一切施措不無自愧其要言故於茲廟之成特陳華實相須之說與諸博士子衿共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博士子衿駿奔有廟誠悚然動惕然思由文成之學以上遡孔子之傳異時汪滃蒸蔚出其文章道德之實際仰佐縣官之用名顯當時聲施沒世令天下稱之曰平湖之士遊將與勾餘方駕而馳無論　國家收得士之明効即不佞尚亦有榮施哉

縣令題名碑記

沈懋孝

平湖令舊未有題名有之自今李侯始昔宣德四年建置邑治至於今百三十餘年邑令王召簡以下後先合三十六人盖前事之法戒具矣而紀乘

決略姓名爵理或磨滅弗傳況其遺規餘烈墜地無徵者乎宣德以前即長年三老弗能詳近在朝紳者未敢述迺若楊金鄉之廉潔無私劉襄陽之捍蔽大患周東阿之執直鄗福山之剛簡耰鋤之民迄今有餘思焉李侯考稽舊政修飭取衷懼夫法戒弗彰來者奚觀迺亦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於是列邑令姓名考次其爵里歲月之可稽者樹石治堂之左而屬懋孝為之記余惟名以表實實以信名侯既表其名而傳之盍亦傳其實用告之後君子可乎因從容問於侯曰自余有識以來吾邑置城守矣田賦徭役次第均矣蕪土漸闢民有固志矣以公廉明愷悌臨之而吾民常若病者之乍起尪然猶有瘵色者此何故也物力未完末皆凋敝其或繼侯而往導民何繇侯遜讓良久曰計今以往額派其日增田稅其日重東南之患意在斯乎平湖故海壖瘠土視諸邑又褊小昔以倭剽今以潮渰浚膏而求者又未已也均徭徭又加也均里甲里甲又加也均役役又加也均之所以

加之也其諸額外不時加派之數莫適為準或力爭而後止或爭之不得而始逭徵或不可逭而遂加焉余既歲刻折兌均徭均平三冊與民信守自誓惟一均寬省庶有少補而勢常抵牾者且十而五也每誦東南民力竭矣之言則余有深恫焉若夫無為而民正無欲而民朴立於堂廡而使人化甘食美俗而我莫知是在躬化君子哉非淺鮮所及也余聞而善之因記侯之語為題名記嗚呼憂民如有傷養民如不足述往事思來者是仁人之用心也後有君子倘同斯志其有感於此石也夫李君名實蜀之瀘人碑刻於萬曆四年十一月朔日

馮維良文集序　　王世貞

余十八為州諸生事故府主馮公與公之子今參政敏功生同歲公每試諸生經義時時甲乙因相得甚懽當是時公以名諫官舉職出外數更大州邑有循吏聲而姿貌偉秀談說慷慨即見者靡不以三事期公而公性特高朗不耐骫骳事上官僅

一再轉以去公之去歸其鄉平湖距余家不三百里而近余解鄖節過公公得叅政封然已病强出而執余手謂曰後會之不能再將柰我何意若有屬者而亡何公竟以壽考終既塟而始從叅政所得公所著集若干卷卒業焉歎曰世之不能知公若是哉毋論世不能知即余不佞知之然亦不能盡公而今而後乃為佹盡公也始余謝諸生學即喜為古文辭與一二友生信眉談說西京建安業以為後世亡當者今操觚之士亦往往能舉之大較有二端柔曼瑰靡之辭勝則見以為才情然其弊使人膚立而不振感慨惕厲之辭勝則見以為風骨然其弊使人氣溢而多競此二者驟而略讀之以為非治世音不可然所以為治世音不在也公之所撰著文若詩余得竊窺一二若觸邪之簡峭直深覈何異劉子正蔡中郎籌事諸劄晳幾中綮庶幾陸敬輿蘇眉山叙記志傳蘊藉疏暢得之廬陵為多詩古近體温厚爾雅渢渢錢左司劉隨州遺響要而歸之尼父之一言曰辭達而已矣今

識者讀而三復之而求其所謂非治世音不可得也日者大宗伯亟為上言欲大正文體而嶺表策士至甚口而詆訶操觚之徒以為鉤棘僻塞則胡為陽左而陰右之其身於鉤棘僻塞抑甚焉曷不取公集尊顓之布之功令其于田風而嚮治必有當也夫傴盡者幾得之而猶小有未竟之稱也公有計然策可以覇屈而僅以却疾吾故嘗聞之人卒卒不能叩公所以稱傴盡也公之卒其鄉人祠而記於鄉所

蒞州邑人祠而祀於州邑其子敏功敏效又不勝其思而為之標本而光大之非一茲集行世固有盡知公者亡所事余矣

城記

張時徹 鄞縣人 尚書

平湖故為當湖鎮海鹽所治地也宣德四年始析壤而邑之民以蚕稼魚鹽為業野無寇竊宵無吠警歛哺謳歌嘻嘻如也承平既久海防積弛乃嘉靖壬子夷寇蟻聚大掠於黃岩毒流海壖癸丑夏四月遂掠平湖穴南境患至劻勷莫可抵拒五月

又掠於東湖去縣治半里許剽貲偪焚蕩廬舍烟焰燭天時則郡守劉懋調兵轉餉極力捍禦推官殷廷蘭適署邑事挽舟飛控鼓勇當先寇乃稍稍引却四封騷然生聚失業遺黎凜凜乃始僉議事城而文學諸生張洽陳貫陸萬鍾馮敏功陸萬里陸萬埈輩寔倡之殷君以其事聞諸郡劉滯泣而言曰彊境之民吾赤子也父母之謂何而忍使橫噬於豺狼乎此不亟圖又何以面吾民矣迺請於撫按若藩臬諸司曰平湖東濱大海左為金山衛之皆吭右為海鹽縣之肘腋蓋賊所必犯之區也又北控嘉興實浙西之藩屏無　是無邑無邑郡且危矣守百身不能贖惟當道哀憐之諸司謂守言誠信次第報可請命於　朝守乃與殷君擇慶上方酌規景向蓋不踰旬而經畫條貫咸井井矣時乃因其井聚及水陸會通之便為水門五為旱門五為城樓為窩舖為外濠為內馬道為水閘週圍一千六十九丈有奇高二丈廣如之表裏以石覆以磚凡用官銀叁萬貳千捌百有奇區

畫既定人百其奮夜以繼晝刻日告成而知縣劉存義適来毅然肩之圖所未備於凡樓櫓門闕濠墓鎖鑰之類罔不畢具工啟於九月十二日訖於十二月二十日總九十九日城既成賊未洞其堅瑕也聚驍銳數千掩薄城下我乃閉門乘城扞以矢石賊環視仰睇噴咬指曰城如是雖百萬其能克乎遂踉蹌而走平湖之民蓋自是得喘息矣春秋城築必書重用民也然重門擊柝設險守固先聖蓋亟言之其在今日夷患孔棘爾姓皇皇莫必須臾之命是惡可已乎余因守令之請而為之碑記曰森森當湖濱於大瀆訖其邑之作鎮南服林林生齒以蚕以耕野無草竊靡不夜驚蠢爾東夷如蟻如蜂楊鈐鼓榜內地是宮劉我士女剽我糗粮火我廬舍汙我冠裳民曰無城曷居曷粒令曰無城曷郊曷邑守寔興悼盍其洒泣上議僉同爰究爰集乃測土方乃立表極百堵具興不戒而力崇墉巖巖樓櫓翼翼既繩既齊既匡既勩校夷匪茹張其辛螫我衆憑城一夫其百夷用震驍奔走

辟易室家胥慶我哺我息普也皇皇今也懌懌維彼愚人朝罔虞夕維此哲人謀議孔碩猗嗟諸賢功在社稷何以報之去思無射何以永之昭茲貞石

陳山記

沈琮

成化乙酉九月琮由廣抵家集社陳山為登高之會沈吏部拙菴朱郡博鹵菴賢常布士十有五人過琮而抵山之福興寺寺在山陰之平坡廢弛已久僧楚璣新建法堂後植稚松數百寺左有徑由松間而上下有龍神祠道松逕躡而上東行僅二里折而南上至石壁下探龍湫湫渚水一泓瀅潔澄渟雖大旱不涸掬飲之味極甘美去龍湫四十餘步大石危峙旁如仰盂形石眼泉出涓涓不絕由湫西南而上僅三百步許至絕頂始平曠東南則大海水天相涵一目無際直南則明越諸山如屏障隱隱羅列于百里之外東則金山西則秦駐峰如龍虎騰驤相輔翔然後則二大石相矗高皆踰二尋又有所謂龍毋塚飛來石仙人洞在別峰

弗遂究尋迺取道西岡復至寺中計以登山所得曰龍湫曰洗心泉建亭湫前者曰瑞泉亭絕頂曰涵空臺建閣臺上者曰一覽閣法堂曰靈覺松逕曰翠微海山勝槩茲為出色矣琮惟故邑諸山專一邦之美而陳山又專諸山之秀琮雖為邦人未嘗一躡足以發山之奇勝拙養自壬午歲角巾歸第不出戶庭者三年鹵亦不妄與人交今為茲山一行諸君皆佳士又為兩先生而集山固終有所遇耶百餘年隱秘不發者將闡幽吐靈以供覽者之吟詠而諸君於目領心解景融理會之時復於山而有得山固待夫人人亦資於山也人山兩得不可以不記

懷德祠記

王世貞

懷德祠者何祠故諫議平湖馮公者也公舉進士拜行人奉使便便有僑肹風尋入諫省論紀中貴大臣直聲動天下出而一領望州再寧巖邑所至號為神君而中尼於忌者竟挂冠歸公享壽七十有九其成進士迫捐館垂四十六年然為德於州

邑以歲數之不過十之一二而為德於其鄉則十且八九以故甫公歿之踰月而諸生沈維鏡等若而人請於令願祠公於鄉賢三老徐燮等若而人復相率請於令願特為祠以報公令劉君異之為再覆其事咸信乃下教特祠祠公命其祠曰懷德而屬不佞記其事不佞公門下士也不敢以稚不文辭竊讀三老等所上事大略云公居恒謂家居不習計倪不可饒不可以仲志夫人富而仁義附焉故自其罷官而且少奉羙即以牧棄田而治之皆成上腴又以其田入益斥置傍畝已又以其法教邑中耕者已又以其為州邑時賦三則及助徭法語守令行之云何邑田皆騶貴於是公喜曰吾可以為德矣其首施則伯仲子姓有四時衣帛廩饔之供謂習儒者教之農者田之賈者貲之稍次施則五服之親屬其衣帛廩饔之供遞殺而吉凶緩急靡不於我取贍其最後施則邑之老者疾者無子者不能緡者叩之即嚮應而又推其餘饒築城當睥睨者數十雉城成而島寇絕不復窺

修通都之土石堰十五石橋三十二浚陳塘為里二十七築義塚以叢討賊之殤骨而封之又以其賑奬節義贍孝友假典禮佐有司之權蓋環公居而家者可十萬户其大半食公惠其自罷官至捐館三十四年如一日矣吾聞之昔賢美前王之不忘而推其實第不過親賢樂利之被於君子小人而已今諫議公所為德雖僅僅一鄉邑然為之人日盡於前所云之二端而親賢樂利其被澤者迄今未已也夫安能遂忘公夫以奬君雲之工治生與賑贍不責報解訟焚券得公之近似而天之報之通侯者累世然未聞其仕宦善狀朱仲卿之殁思托祀於桐鄉而不敢望其鄉以鄉之所被德淺也公守吾太倉不再閱歲去而可三紀而士民今且議祠公公殆兼君雲仲卿而有之矣於乎賢哉公諱汝弼累官至揚州郡丞又以敏功貴封臬副而其大節著於諫議故特稱焉諫議云

放生湖悠然亭記　王世貞

悠然亭者其址據湖之最勝處湖故陸大夫公有

也當陸大夫公日與其子考功與繩職方與培輩舍而弗漁而時時以所遇之鱗介毋論巨細即贖而放之故其湖舊曰當湖今稱放生湖亭之北為鸚鵡洲其上有塔峙焉傍為塔院翼之陸大夫公所營也洲東北為放魚磯夷於水貴易也余嘗以通家子一再侍陸大夫公及公殁而游於與繩最後登茲亭而寓目焉其隅湖奠南而全湖枕于北粘天無岸日月得之澄鮮炯爛窒堵遏雲時吐光怪萬堞西映卅譙若霞園橋西南蜿蜒蚓虹憑欄放歌天籟和之意甚懌也既而叩與繩所以名亭之故則取子產之校人語夫校人不能得魚事而能得魚理其始舍之而圉圉焉縱之洋洋焉悠然而逝即古今善狀魚者莫茲語若也然而魚之所謂悠然者與人異方其失水而困於網罟也束縛之急鱗鬣盡挫弟能覺其苦而不知有砧盎之虞及其獲水而圉圉而洋洋而悠然者形也非心也益至於悠然而俄頃之所謂善者失之矣人之就網罟也疲紲攻其外而愁憂攻其內及其甫就解

而前念後念交戰之賢者內追咎而思改不賢者追咎而思報欲求所謂食息之悠然者竟不可得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易而人相忘於道術難也與繩曰不然吾之所以名在放生夫放生之名池久矣唐末之世州郡在在有之以祈人主福而責額數取期日其十五死餘而四飫於漁子之腹能止致者十之一耳環而堤之一旦人主之法廢而耐水者徒手而取盈是使仁術不究也故不取不放梁武之所以見屈于北使也今吾則不然遇而贖贖而放唯不聽戕賊之耳而不為限量我悠然而忘魚放也魚之悠然而忘為我放也是相忘也且我何知福余乃曰有是哉吾子之近道也請志之亭之楣

鹽運河記

陸參

平湖析於海鹽東去海塘僅五十里塘以外斥鹵內則為蕩荒茅無際業惟煮海在漢已然宋置權場於廣陳我　朝移置於蘆瀝故有鹽運河十二里瀕河之蕩漸治為田河日以淤田者恒屈鹺商

至儆牛輓舟艱甚予未第時聞商農歷乞疏導卒莫肯任者嘉靖戊申冬　巡鹽監察御史近淮童公部嘉禾會有商言河淤狀公喟然曰苟有利於商農奚不為也亟命郡倅陳君守義縣令李君僑相度脩復期以責成於是程工計費秉心仰贊集丁夫一千三百五十人官為給餉郭丞亨出舍其間而日省之東自蘆瀝西屆廣陳計里分工以次具舉廣三丈有奇深六尺有奇東西所訖加闊為灣周可五十丈便旋停舟也河壖積土亦盡遠徙防

傾圮也肇仲春畢孟夏夫以計工者二萬九千三百五十費出監察公贖金守倅令咸以粟繼秋毫不擾於民厥惟善矣趙守立石俞塘橋左屬余紀其略凡天下之利義所當興者惟果確則無難稍遲疑以遺後人卒無成矣是役也以百年堙淤之河而通於一日非監察公仁閔斯人斷之果確何以致是然淤而通通而淤理勢之恒也惟於通也而慮及其淤商農之利斯悠久也已

報功祠記

馮汝弼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秋九月二十有五日欽差總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梅林胡公殲海寇於平湖之南郊先是海寇徐海等挾倭夷數萬橫行浙直官軍莫敢誰何　朝廷命重臣督廣兗蒼處諸路兵擒勦數失利賊愈猖率衆趨嘉興諸將逡巡莫敢出公時為御史按兩浙奮然起曰諸君按兵不舉如宗社蒼生何挺身前進諸將從之鏖戰於王江涇斬首千餘級捷聞陞右僉都御史提督王師丙辰三月加兵部左侍郎總督軍務寺徐海大合賊黨及倭奴數萬攻乍浦兵備劉公燾禦之賊趨皂林巡撫阮公率游擊將軍宗禮禦之禮兵寡力戰而歿阮公遂保桐鄉賊百計攻圍踰月不解公知賊勢方熾我兵未集難與爭鋒陽為招撫之令賊退屯於華亭之吕巷六月復還乍浦公欲剪其羽翼計遣應襲管懋光贊畫朱尚禮等間携徐海執其渠魁麻葉胡四戴一等以獻適提督尚書趙公文華奉命視師以天兵至公與合議復遣辯士說海縛其巨酋陳東以獻公曰賊心離矣

機不可失時巡撫阮公議亦合遂行兵備劉公分布諸將刻期進兵犄角互發奮力齊擊賊大敗爭奔海船我兵乘勢追擊斬首七百餘級燒賊廠二十餘處焚溺死者不可勝計獨徐海擁精悍千餘人以歸順為名據平湖之沈家庄去縣治纔十里許公遣中書羅龍文義士蔡時宜等間其左右使自相疑忌以離其心復協謀於趙公而巡撫阮公巡按趙公謀俱協行即中郭公會兵備劉公為擣巢之舉公親履行陣偕阮公督戰而劉公率驍勇為前鋒時賊分二巢已各相疑無固志又以招撫之故不設備我軍攻西巢箭砲齊發賊敗入巢衆夜奔東巢我軍齊進奮擊勢如拉朽擒斬賊級一千四百餘顆焚溺死者不計其數於是元兇授首醜類盡殲數年積寇一旦掃除無孑遺矣振天朝之神武絕外夷之窺伺正亂賊之典刑洩萬民之積憤以舒我 皇上東南根本之憂豐功峻烈豈曰小補之哉向使招撫之令不行賊必肆毒無忌甚至定之功不繼賊必貽患無窮生民之禍將不忍

言而浙西瀕海之地亦未必若是之寧謐也吾邑士民懷公再造謀諸邑令陳君一謙建祠立碑以垂不朽屬余為記而系之以詩東海冥冥陰風怒狂妖氛塞空鯨鯢跳梁天威赫赫維公肅將肅將伊何神謀允臧始則餌之終焉在綱匪公幃幄曷展勛勷蕩滌妖氛海波不揚我家我室奠我封疆我衣我食樂我耕桑曷以報之新祠煌煌百千萬年令聞無疆

劉兵憲乍浦生祠記　馮汝弼

乍浦濱海在平湖東南乃嘉禾之門戶浙西之咽喉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城於此選將屯兵以備倭患慮甚遠也嘉靖癸丑倭奴數千人奄至城下時承平弗戒賊攻入之軍民遇害殆半乙卯秋公奉命備兵嘉禾乃飭理城塹督修戰守為不可攻之計明年三月閱兵乍浦巨寇徐海率倭萬人自柘林來陳東率倭萬人自新塲來合勢攻城公率衆防禦間出驍勇迎敵殺傷甚衆夜遣精銳刼賊營賊陽退夜則長梯援城而上公家丁率官兵擊

殺之賊擁衆環攻公命家丁之善射者發矢官兵之善熕者銃砲四發賊少却俄發大熕熕子穿公鬚左右皆驚公無怖色親發二矢斃二賊賊復却俄復前如是者九晝夜公衣不解帶手不釋矢誓與城存亡衆心益奮奪賊梯二百餘座斬獲賊首一百三十餘顆賊知不可攻遂解圍去時四月六日也賊犯崇德桐鄉總督胡公陽為招撫之令賊退屯呂巷六月復來乍浦時胡公與尚書趙公協議進兵率尹游擊等兵潛入乍浦乃間徐海率倭千人赴梁座降而督諸將各路進兵賊倉皇失措驚潰奔逃尹游擊率兵沿海而下賊爭奔海舟自相屠戮我兵乘勝追擊斬首七百餘顆因風縱火盡燒賊廠連燒賊船焚溺死者不可勝計餘賊遠遁自是不敢復向乍浦矣向使賊之來攻也非公捍禦則乍浦成虀粉賊之再至也非公擒勦則乍浦盡豺狼乍浦一失守西浙無寧日數年以來千里生靈得撫室家安田里者誰之賜乎乍浦軍民感公再造期報於不朽也相與建祠立像屬余為

記在湖州勦妖賊於烏鎮則記在湖州單騎殿軍而陶宅之積鬼霄遁則記在松江公諱肅字某號帶川山東滄川人辛丑進士

劉侯去思碑記　孫校

侯名存義字質卿號漢樓癸丑進士湖廣襄陽人其令湖也政不一也政不一不局於其政之謂也繼以海寇寇湖擐甲乘城奪椎跣之覩保泰亨屯各有徵權故其去雖改歲月其政與湖屹然並峙是故記之

重修城隍廟記　陸光祖

古稱恤民必自敬神始蓋一念虔則百事理其畏威守法濟人利物之心觸處斯興耳　國朝郡邑在在有城隍廟長貳蒞官初必肅祀舉官之貪忮當降罰惠愛當錫福者斤斤然對神以誓旱潦疾疫必禱於其所期以弭災沴迎休瑞此昭昭在今典有司者之當務哉我平湖由古鹽官析創于宋德間制興草昧廟僅棲神規制之未備者什九成化時邑侯

材購民地以闢神道規模稍啓爲萬曆戊子二尹儲君一敬又捐俸倡營儀門廊序而正殿卑隘歲久傾頹禮神惠民之典終未光顯歲壬辰邑侯商城黃公蒞命來如故事禋薦畢諦觀容嘆慨然以振興爲已責第歲祲民瘁時詘舉贏越明年癸巳夏旱蝗肆災侯步禱赫赫若有神應甘霖雨驟霪年稱大有一時士民咸頌侯之感格神之響應也侯稽祀典廟社有功於民者禮宜崇奉遂捐俸工鳩材以倡時邑博吳君錫德力贊其議群僚士矣黽勉不樂爲之助而守廟道士趙了然盡心供役焉暮月間宏址域巍棟宇撤腐蓁易輪奐二百年之曠典聿然惟新與門廡廊序規模丕稱禮神之盛典於斯備矣民籍神以安敬神如此民其安哉是役也順人情成義典報神貺於有徵祈景福於無窮侯之功誠可傳也經始於癸巳年臘月落成於甲午年清和月計廣四丈三尺高三丈八尺費用三百金人力三千工

劉平湖詞記

王世貞

劉平湖者蕐曆初循吏也嘗舉進士為平湖令而賢已入郎比部移南武選矣猶稱平湖者志績也記之者何平湖士民意也矣諱士瑗字允玉江西安福人父朝傑仕為郡別駕母曾安人生母曰鎦孺人其来令平湖也年尚少而貌頗清羸人頗異之矣賦性既頴絶而又能以勤勵自警策平湖寇為秀劇邑稅牘訟牒日以百數所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不可指屈其委諸移亦如之矣一覽輒不忘至於博采土風民俗與閭井困弊耳聽心計不測其所從入也尤能持見自信即上官有所

為動必得請而後已上官始雖難矣請久而竟心服焉以故矣益得發舒邑田災於水矣請蠲賦額若干明年蝨害稼矣復請改折以紓之已復發儲穀食饑氓皆得報可他邑有躪巨室庾而剽其穀者獨矣所泊晏然又明年旱矣蔬素降服徒行赤日中以禱雨立澍應時屢儉而驟得歲稻来頗贏然無所徵值侯謂漕可亟来也俾入于舟而緩責其折人謂其来貴先折賤則先来以是賦額足而

民不困矣亦自謂我非能為民減賦也能以時節縮之而已時賦長家名為劇而苦收解侯酌取田畝之奇以補之必使不病而後已仍著為絜令已平市司值黠猾不得低昂其價度民稍給矣乃以時按行邑庠進諸生與談說經術親為校閱文秇高下而激賞焉時文廟與學宮俱隳圮矣慨然一新之所費金逾二千而不以累民亦不大損公帑時執政者專下天下有司均田賦俾按其伏匿吏相戒惴惴計無所出謂必溢額而後當其意又懼貴勢有力之人見扼而不得伸且曰我姑以告成事而已矣獨不然曰上德意之謂何而忍負之且我何知執政蓋平湖自海塩割額田可六十一萬餘實田僅四十八萬而當六十一萬田之賦其大豪駔奸又陰匿其田而飛賦于孱弱者孱弱者再出賦不足以是益重困而破家至流亡比比侯矢于神召集三老正平帥區役之能者為分界植標竅石弓步鱗圩櫛號聽民自寔上之三老三老上之侯躬自稽之乃盡得實田之數使均其賦額賦

無所減損而孱弱者皆安大豪駔奸亦心服不敢
復有所乾沒矣當是時均田獨平湖以最稱于是
侯前後佹六載始得遷邑士大夫吏民皆涕雨泣
追送有至數百里外者歸相與立祠而記之且咏
歌之序之及侯卒而祠之宇益新歲時伏臘蒸祀
勿絕而士之賢者曰馮伯禋故太僕卿敏功猶子
也奮然謂必求天下之文可以不朽侯者得世貞
布幣請焉世貞義而許之侯他事行當必有葬之
志銘在弗能詳昔者余臥閭里時當大相之下均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銅重脩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嘉興縣學生員 高斗光 巢世元 校正

藝文

宗德縣

宋 初夏遊張園 戴式之

乳鳥池塘水淺深熟梅天氣半晴陰東園載酒西

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

秋日行舟詞　陳與義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病夫因病得來遊更值滿川微雨洗新秋　去年長恨拏舟晚空見殘荷滿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

青墩僧舍詞　陳與義

山人本合居巖嶺聊問支郎分半境殘年藜杖與綸巾八尺庭中時弄影　呼兒汲水添茶鼎甘勝吳山山下井一甌清露一爐雲偏覺平生今日永

廣福塔院詞　陳與義

矯矯千年鶴茫茫萬里風闌干三面看秋空背插浮屠千尺冷烟中　林塢村村暗溪流處處通卅間何似玉霄峰遥望蓬萊依約曉雲東

芙蓉洲　陳與義

白髮飄蓬一病翁暮年身世藥瓢中芙蓉墻外垂垂發九月凭闌未怯風

崇德道中望福嚴寺　楊萬里

一徑青松露三門白水烟殿横林外脊塔漏隙中

天地曠迎先見村移眺更妍客程坐行役不得泊

春船

椿桂堂詩　范成大

君不見衣冠盛事今猶昔前說燕山後崇德聯翩五組帶天香世上簪纓金賤如礫他年詩禮到雲来日日高堂稱壽杯桂長孫枝椿不老却比竇家應更好

元　皂林舟中　薩天錫

春溪野鳧肥可射幽樹深陰叫山鷓遠人三月酒船過柳絮飛時杏花謝行行水竹上雲林往往人家或僧舍小官便欲賦歸来何處買山錢可借

石門懷友夜坐

道人挂劍丹陽去欲入茅山恐未曾飛去難尋雲外鶴歸来獨禮斗前燈梦回洗鉢分秋水酒渴敲壺碎夜氷獨有江東未歸客西風詩骨瘦稜嶒

石門　黃庚

羸馬東山路駸駸抵石門落花春雨急流水暮烟村久客悲行役清愁攪夢魂勞生多感慨餘恨付

乾坤

題濮元帥別業　釋新仲銘

海國元戎鬢未班歸来拄笏看青山田園暮景烟塵外臺榭春風錦繡間桐影連溪鷗臥穩桂香吹月鶴飛還碧蓴絲鱠黃花酒時向尊前一解顏

題寂照院葡萄　鮮于樞

阿師已把書為畫俗客那知色是空却憶西湖酒醒處一棚涼影臥秋風

明　歲寒三友圖　鮑恂

友道日凋謝伐木久無詩詎謂草木間友道反不虧娟娟白玉英落落蒼龍枝後有青琅玕歲晏以為期相看水雪中節堅不暫移豈不念轗軻守真理所宜物性尚如爾人情良可悲嘗哉三友交吾當視為規

交史吟　貝瓊

神人夜割蓬萊股蒼然尚作青獅舞文基得道此飛騰烟火千家自成塢前年盜起官軍臨存者如星纔四五我来欲置讀書牀出入未愁穿猛虎山

寒月黑無人聲交道長松作風雨珮環何日歸公
主泉下銅棺閟千古石仆麒麟罷官守林宿鴟鴞
聞鬼語苦躭勝槩惜殘年共談當時悲老父錦繡
池臺已零落田翁八十鋤新土傷哉土俗尊巫覡
伏臘荒祠沸簫鼓祠旁鑿井深不枯雲氣隨龍有
時吐試上崔嵬望沃州直將培塿齊天姥春前野
柳渾欲放雪盡黃精亦堪煮興來起挾李長庚重
載琵琶雙玉女

貞毋阡　胡奎

石門山前箭如雨朝別良人暮為鬼石門山下百
尺泉一日身死名千年至今石門山下路烈婦人
稱禹家墓墓前斜日一僧歸即是當年十歲兒

洗馬池　程本立

房星下照天池水水光一碧淨如洗驊騮何來塵
滿身解去金羈濯清泚不識誰人樂少年春風柳
下魯揚鞭驊騮忽爾化龍去空餘池水凄寒烟我
聞渥洼在西極此水得名徒追憶却憐駿骨世間
稀竚立池邊三嘆息

支山隱居夏日　貝瓊

病客從来懶出村兩山一月雨昏昏野花作雪都難掃溪水如雲忽到門無復元戎喧鼓吹試從田父牧雞豚来青處士時相過猶是平原舊子孫

春遊支山　貝瓊

野曠天無際山青雨乍晴路從鸞背上人踏鳳毛行謾謾松風細輝輝竹月明浩歌遊未已新曲和流鶯

慧雲寺龍眼池　鮑恂

寶地多奇跡幻池鑿龍眼秋水涵遠空寒波應靈響陰雲翳或結夜月晴更朗對此長湛然心日以蕭爽

語溪舟次逢友入楚　沈明臣

以我浮吳日逢君作楚游平分江上雨添滿客中愁郢樹春如薺湘雲夜欲流早須田遠棹莫待鴈聲愁

歸田有感　呂烱

吾本語溪人稍閒農家務桑麻翁如林春深足蠶

布江田雖薄收料理免饑餓稚子候我還野老復相顧謂余干五斗誤此去鄉故南山空自青誰與對朝暮及今巾車歸嘯咏不相負

蔡烈婦哀詞　徐九皐

猗儒門之英媛兮性貞亮而淑郵溺關雎之徽則兮宜燕婉之是逑何天命之不純兮值籧篨之無賴然順命而靡悔兮庶相成于儆戒視衿褵而祗飭兮遵禮憲以自防采杜若而為佩兮搴蘅茝以為芳維狂童之佚蕩兮曾不束心而寤之結鄭甫之儕兮紛委珮而汚之抵白璧於糞壤兮涅紈素以為緇嘅沉濁而淫酗兮余一不知其所為蕭蕙固不同畝兮麟豈牛而同皂嗟若人之不淑兮焉能忍而與此偕老人生固有一死兮死或重于泰山孰非節而可祗兮孰非義而可安潔婦捐生于秋胡兮趙阿恥郁而自殞烈婦徇義以明節兮羌異世而齊軫惟周室之信誓兮又繁華之未央豈不遽傷夫離別兮畏行路之匪臧屈原湛身而尸諫兮心至今猶未忘繄烈婦之耿介兮砥貞節于

永世重曰桂摧兮蘭焚璧毀兮珠沉心憑噫兮紆軫天夢兮匪諶鵠何為兮可黔鳥何為兮可浴謂雉鳴兮求牡羌竊脂兮焉穀雲曀曀兮晝晦又虺虺兮以雷媾不可兮載得君今去兮安歸蹇翱翔兮以逝從女匽兮九疑折瑤華兮延竚思夫君兮莫知儵騰駕兮高驤與天孫兮扶天章笄六珈兮佩雙璜嗟若人兮日星與光

宋　新建文廟碑記　沈括

韓退之為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来未有如孔子者此其效與余嘗以謂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後世孔子何與焉使孔子無一豚肩之享於墟墻之間何損其為聖人以舜禹之巍巍不待有天下至孔子乃待祀事然後尊與其智足以知聖人孟子獨稱宰我子貢有若如子路親事孔子而師之然猶有所不說知孔子為難則譽孔子固宜難也治天下國家其上至於無以加下至於匹夫販婦得有

其四體髮膚者捨孔子之道不可此天下所共知者聖人之迹也至其卓然有所立雖顏子欲從之而有不能者故先王擇天下宿艾舒大之材以為公卿鄉老使率其屬以興四方之俊異禮樂法度秋陽江漢以曝濯之猶懼其不能進苟為不至于此而徒循其末跡則道幾乎熄矣吳越多山而湖澤漸其下其枝者涯渚之間不辨牛馬崇德居山澤之介孔道四出戰國之時闔閭句踐常大戰於檇李槜兒之間裂其地而守之至今墟壠綱絡稻

鱻之利轉徙數州元豐八年括蒼吳君伯舉為是邑也始為築宮廟以祀孔子聚學者擇經師而教之以義理行能不苟使之為文章誦習務中有司之程而以培高為堂燕有二室繚以環廬豐約稱事四方聞令賢皆來學惟恐在後崇德為遠邑縣令為小官興材賦工動觸吏禁非篤誠自信強有才者不能任也此其成就之難又未若持之之難也儐庳象失鴻鵠之器非深山大谷則無以養其材執規矩而求之者不視其材視其所養則瞧瞧

之室執規矩所視也養之以先王之所待以興者而不徒循其末迹則其為役也不為苟美矣

遊殳山記

貝瓊

吾邑土地四平無山其東南三十里有小山曰殳山由道士殳基得名庚戌春清明日鄉友陳君仲謀約予同遊是日天雨遂不果行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擾乃相與具酒殽率陳熊陳魯二生洎予子翱同往由桐溪南折而東渡至殳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塚在山半塚後得支徑上下松栢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傴僂而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山嶄然壁立者即殳道士尸解處其巔有小石突怒土中類迸筍者有盤互類大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踞石而坐松風吹人醉而復醒又行至東山曰史山者視殳山稍卑上建神祠禱者前後相屬予亦倦而休焉祠傍有古井而泉瑩可鑑或云學仙者嘗洗藥於此或云僧鑿石以濟三伏之

渴者人或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此矣日暮下山山下有湖青葭黛蓄與天一色錦帆往来可盡從者艤舟以待翱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予徒行而歸樂而述其事以為記

蛇錢戒

貝翱

禦兒之石門有人莫歸覩一物蛇然而黑偃于道左以為遺錢也俯拾之則蛇囓其手不勝痛歸至家而死吁人皆知蛇而非錢也不幸而誤拾故罹其毒而不知錢之為蛇也其毒尤甚小則殞身大則赤族然而知蛇而非錢猶知避之者知錢之為蛇而復爭趨之何哉

蔡侯去思碑

郭子直

隆慶壬申年閏二月九日閩南蔡侯奉除書来涖茲邑首進鄉士大夫及父老子弟于庭而詢之曰天下之治繫民民繫令令之設以安民也民有疾苦顧悉以告政在令當力修之政在監司當請得之務底于績爾其毋諱亦毋敝佥曰崇當南北孔道治地四距不三十里而賓使漕餉冠盖舳艫日

相啣也且輸征徭役猶如蝟毛民亟于鄉賈困于市者久矣矦曰有是哉不忍之色淫淫薄眉宇陶心研慮思有以拯之因策民之所以不安者獘在里胥廼令里胥曰若各以富者貧者雜疏之不實且治若里胥輙疏疏已侯手牘按之某誠某偽某富某貧不啻家矚戶歷弗爽秋毫諸胥伏地震懾稱神明焉又筴曰市廛之民便供應而不給其直則病賈畎畆之民便供賦而不恤其私則病農非政也邑有四廂間以洒掃供帳之役役之即計出受直不使其費一錢而里甲歲辦輿盖盤匜之屬往往必責其精美侯則五年之中不輕易一器雖輻脫紈敝自若也以故鄉民得免裹糧走伺縣門于是賈始安於市而民始甦于鄉矣民有言邑南有堰曰包角直捍海波阻塩盜元兵入寇堰決而滷艘縱恣莫禦二百餘年不能復時諸亡命出沒其間寔東南之隱亂也侯即決筴上請得報可將從事鍾畚有勢室陰沮之且欲危侯侯毅然任之不為動堰成由是滷艘不能直達而海波不能內

警矣適當路檄侯捕巨逆侯以閒諜授諸謀諸謀皆故逆狎友也逆果信謀伏甲就擒邑之民方慴慴不寧忽聞元惡授首咸呼曰自今可安釜焉矣然竟不知侯何以能此也崇俗尚訐喜以小忿持死律巧詆或搆虔搆殃亡破人產株連累逮至滿十百侯明決果斷置囚堂下片言竟案巧不能入殃不能侵百年遺風一旦剷革環境之民首香盆揭謠于竿扶老挈幼擁伏縣門侯呼老者毋拜幼者毋懼歡如家人民歸後戒曰汝持老行徐徐毋亟倘未即汝去尚冀見汝老也聞有泣下者侯之愛民類如此侯視學舍宇頹敝急新之復於明倫堂左搆閣曰尊經選弟子員日誦習其下出俸給食暇則正席陳經娓娓談說時于其文而殿最之以故兩鄉試一策試舉六人成進士一人而丙子復得解頭一人此百年所無侯以緒餘指授文學蔚興比屋弦誦謂侯今之文翁非耶侯性介潔氷玉凜然飯蔬而食席藁而臥入其官舍無異寠人居也且襟宇坦蕩絕不為操切鉤核之術凡目之

所接雖久不忘心之所注雖劇必副日束帶坐堂上羣載爰書而前成案山積侯一展即洞其隱竅奸胥猾吏膽落魂奪鰓鰓焉不敢以半牘支閣國賦十餘萬無慢令無苛征得用一緩二之法民自樂于輸司出納者少贏銖毫即隨手刑矣故民不知役而賦不後期縣庭之內寂如山林也嗟乎自秦疆畫天下而有郡縣秦吏大抵酷也漢良吏為盛班固氏傳循酷吏道備矣今讀其書大都樹威聲發奸伏莽莽如夏日麗天即稱良也至若愛民如子貧者陰受其福富者無齕齮之苦風學敦禮植本培化使民有恥且格者漢吏亦無幾焉侯在邑五年無論其廉以遠利明以讞獄公以平賦嚴以御下儉以制費惠以柔民善政之炳炳烺烺在人耳目即其單車就道之日有如姑臧吏民追送孔君魚者而侯謝絕之又奚啻昔賢四知已也因別樹亭以四知名之志感也使天下之令皆若侯則天下之郡縣皆若崇矣漢之良吏豈足多哉乃丙子之冬擢南地曹郎崇士民怏怏稱曰侯之眷

崇甚于民眷侯今為天子主計臣則東南民困藉以稍蘇一邑又何敢以私侯也矣行矣大夫聚于邑咸思之聞北来使車必造問侯無恙士聚于宮咸思之曰毋舍業以嬉而孤吾父之教也民聚于鄉咸思之曰不有蔡父吾何以生也去未幾何即相與謀片石以圖不朽鄉士大夫姚別駕汝吉范博士栻胡博士應棋呂太僕煥趙僉憲岩鄉進士胡岳太學生沈和封弟子員沈校耆淩頴數十輩因家君都運公委言于予直時予直吏大梁未有以報也頃来司馬署中瞢之益亟顧侯之德故非鴻筆不足以闡揚懿鑠子直何敢文然授簡之後少者任之因述士民之言以紀侯政併為他日傳循良者告也侯名貴易字爾通戊辰進士為福建之同安人肖魚其別號云

關王廟記

姚汝舟

王翼昭烈起微細抗羣兇幾存漢緒義甚高志甚鋭然竟為吳陋沮殉義以終百世而下吳中人追慕王義構祠棲神歲時伏臘水旱疾疫有求輒禱

王鎮綏此邦人應亦如響而說者曰吳本憎蜀偉
天下發難借交持首鼠心直蹈瑕候閒為操所為
王素憤操羞權奮欲擁蜀剪魏以次舉吳雖未遂
事然王心未嘗一日忘于吳也吳卒詐王連魏背
蜀議王之後代撓其謀意王讐吳人甚于讐魏奈
何敢吳祀姬汝舟曰否否不然吳故漢南服其人
故漢人黨魏掩荊權制其命蒙任其事邦人何能
為籍使王竟疾下吳江東之地可全而有漢人見
存王其殲之無亦綏之夫舉大功者不讐匹夫矧

吳人以義祀王王義綏吳人當亦如吳人之慕義
者說者又謂舉事不蹈後禍要之識微餌敵不嫌
卑辭要之成事王自策能北取操東取權宜併絕
權即不能然則專力圖操隱恐待權由竈上騷除
不知出此樊之役悉師而北七軍為俘禁德為虜
華夏震動漢鼎幾出當此之時吳人驚駭上下生
心兵事尚奇所宜餌吳收之于魏以為後圖乃更
驩使激吳一操尚存復開一操師毀身斃漢業更
殆夫定傾者先與人策勳者棄怨悁并魚者高詐

力事勢固然意王且有遺憾姚汝舟曰即如議者斯亦懷詐飾智權蒙儔耳豈古烈士意較然以身殉信義不欺其志者且王嘗困下邳陷陳寄迹何意虎口猶之對操披瀝出其素誓同死之言皭然不滓皎然與日月爭光曾不飾遜避紿辭以倖全權其雅所弗與顧陽與相聞陰蓄相噬移貳其生平夫夷吾不貪小利而信要盟貫高不侵然諾而死立義偉人奇節固將天下後世彰信明義乃更屈伸高下乎晉以還王慷慨勳名世既多王之烈置古弗論著著世俗所未悉者示吾邦人堅其扶義遂訊言之曰嗟乎異哉漢道下衰九土分裂此邦孫氏據有為墟傳歷數世專制百年曾不廟食而邦所祀乃昔孫氏之所深憎然是者深知王也義不義雖更百世人心向背章明廼爾權與蒙挾詐欺一時卒不能得之後之人雖幸圖荊曷益乎

贈邑侯陳定菴榮遷序　黃洪憲

今皇帝在宥綜核吏治嘉與寓內登於泰道滌繁文祛冗費厨傳遺財足已又興提繇下均畝之令

有司竭蹷奔命冀海內蒸富庶焉而閭閻疾苦齊民無藏盖三吳為天下財藪歲薦饑民食糠覈茹草木家苦逋負窶戶弗克餬口奉頭鼠竄者什二三羣不逞望屋而食甚則探丸穴阬屢犯干掫之禁識者以為隱憂而吾嘉猶有天幸賴明府仁恕七邑大夫皆才且賢殫心經理弥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故公無逋滯私猶未至跌鞶盖亦難矣愚嘗謂為令非難令嘉難令嘉非難令今日之嘉難國家方行久任如七大夫者即循漢故事晉秩賜金

異日超拜巍膴未足酬其勞勩而崇邑陳侯頃以遷去並得貳守姑蘇主爵者寧有意乎嘗觀漢元鳳間吏治頗尚嚴礉杜張減嚴之流立致要津而次公獨用寬和為名所在治辦然徘徊河南潁川間歷數歲不徙乃得力行教化振贍貧窮致戶口歲增蒸黎鄉化然後天子嘉其治行徵拜御史大夫擢為丞相盖重有意於斯民也侯初令下雋再令海陽政聲籍甚寂後令崇皆能破觚斲雕一切務從長厚鎮躁以靜養威以寬不為鷹擊毛摯而

政平訟理士民靡有慝志　上廉公豈弟長者又念吳民重困故遲公佐吳令一意司牧撫摩嘔休俾黎民又安閭閻樂業如故當且一歲九遷立至大府儻亦有次公之意乎不寧惟是公所轄在太倉太倉濱海其民負海煮多藏命作姦椎埋攻剽抱鼓數起國家設憲臣偏兵佐以府貳勢足安枕誠恐歲飢民貧流冗者衆易聲聚為姦有如萬分一杖棘矜呼庾癸奸闌出入以逆執事之顏行其偏安在剡民無宿舂野無青草何恃而無恐公老成長慮如治崇者足辦治吳第審時觀變撫民治旅廣方略耳目建威銷萌使三吳安堵傑兒之民蒙河潤東南幸甚不佞誠知過計慮設不然以修公然毋寧使人謂我為杞憂而謂我為處堂燕乎六大夫畢陬失容良久曰我屬公賀侯而公宴規侯是古人贈言義也第書之

陳侯去思碑記　呂希周

門人呂希周曰少嘗讀甘棠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初以為思德者爰及其樹亦藐

矣比長閭世見仕路樹德者人思之樹惡者人嫉之如持左券然迨從天官冢宰後分任統均務察人之思且嫉者以準人材之進退於是知召伯芟於甘棠詩人志以勿剪伐者信然也暨遞於荒墜不能徧閱而耳目所習則撫后虐譬理所必致未有循形而能却影者也是故今崇猶昔崇也明興以来治崇者無慮數十人間有達有不達有思有不思崇之習雖昔醇而今龐然民雖醇政亦有不達者即龐政亦有達者又有雖達于在官而去後不思者豈宜盡委於崇哉夫亦治崇者當求其源矣希周垂老避世世有毀譽不概於心時一由今遡昔則德厚而感深俗龐而治達去久而永思未有盛于陳公者公名相字君輔登正德丁丑進士起家縣令令崇時亦變淳為龐公来龐無能如之何蓋公爽朗之資剉明之操不事鉤鉅人奸餘自不能遁編里甲徭庸程其高下截然不惑定經制節泛冗無錙銖遺漏凡措之一時者可俾永永傳式至於今賴之而瞽御肅然無敢從間置一喙

正德末黔瑞憑陵縉紳率屈體下之嘉靖初尚沿舊習太監鎮守奉璽書許便宜行事郡縣束手無措有畢珍者鎮浙朝于京師而來經桐鄉索重賄桐令不豫待受其荼毒撻楚次當至崇公獨毅然曰賄我所無也楚毒我所不甘也選材幹百餘人自梭戚服臨之且命之曰我有令若皆噉應如雷即有挫梭之行義不受辱也候珍至迓之津口長揖即命趣常禮上衆皆雷噉鱗次以列珍度不能窘以非禮乃厚禮接之唐侍御按浙廉知之薦公有曰不畏強禦而旁邑舍羞公徵賦匪亟徐用一緩二然徵期一定無遽賦亦無羨餘以故長賦者咸德公無剝膚亦無割產先大夫嘗長賦親覩公水玉昭朗三年不取一介行當入覲諸長賦者共議以公不可干以私而德久不報相與裹舟尾數百里無閒可投至許墅日已暮推一善覘者以囊荼犒舟師公通料其中有他藏見其惡而前即叱之曰某爾欲何為哉亟去毋貨我也否則為我徐衆皆囅指遁避此其澉縣寧有苞苴可干者非

耶暇日課文學弟子員循循善誘者歲餘希周始束髮釋禫從諸生較秇公堂遂蒙首拔誤以鉛錯為龍泉指所獻蓺文曰此光芒射斗凡欲撥悶令左右展卷一讀之必撫掌為快維時督學使黃公臨郡選各邑諸生游庠序公止以希周及朱甫二生應郡試郡守徐公強公增額如六邑數備選取公謬許曰此子五經笥他非其偶竟不增一額其執法不阿類如此政成徵拜為監察御史是寧民龐而政有不達者耶寧能已于思者耶

蔡侯建尊經閣　姜寶

乙亥秋以赴友人悟齋吳中丞之約過崇德崇德尹蔡君貴易率其三學博石君鍾何君如貫洪君霽見余於郵亭以所建尊經閣請為記予惟尊經者在尊以其心而讀亦以其心讀而以其心也又在求得乎古人之心也非徒藏此經于閣虛有尊之之名束經而不讀與讀而漫然一無得于心之謂也莊周所稱斲輪之說予嘗疑之其說以為今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古之人其不可傳者與其

人俱往矣夫以亘古今而不可磨者惟心之神明
為然身可與人俱往心則千古猶存尒而古之人
每嘗以其心寄之于六經文義之發明故夫六經
之文古人之精蘊在焉非是曷以為傳心之典然
則心果不可傳其人即往心亦果與俱往歟今之
讀經者但吟諷其佔畢剽竊其辭章甚則節略經
文自為帖括以是為業舉子之捷徑足以中有司
之求而坐致通顯也往往借輪扁之說以自文不
知莊生大旨欲外糟粕而別求神明玅解今世經

生則併糟粕與神明玅解兩外之而多不求爾君
之建茲閣也亦將與其師生者求古人之心于六
經文義中而知所以尊經矣乎予聞崇德之先宦
于斯則有黃勉齋幹教于斯則有輔慶源廣生于
斯由斯而學且仕也則又有趙右相汝愚其人焉
勉齋慶源二公皆考亭高第弟子皆嘗讀濂洛諸
書而求以默契于心右相則學務有用嘗思得汗
青幅紙以不負此生矣是非真能讀經亦真能尊
經者歟君為邑令長于斯也其志與才當不愧勉

齋行履而學博三君者則皆有慶源之責任于身者也試舉予言以告諸生諸生中安知不有趙右相其人者以興起於將來也歟若仍蹈經生通弊徒為舉業子之捷徑不知所以用其心不知所以求古人之心而徒吟諷剽竊以節略經文為帖括也則無用尊經為亦無用建此閣為君為予言建此閣之後鳩諸生談經立會其中登臨瞻眺人人鼓舞若有以發抒其性靈者諸生于經予不患其不讀第患其讀而或蹈時弊為捷徑以取世資而君與洪君又予視學八閩時所取士也故為之說不以頌而以規焉若建閣之工費出自君及學博君之捐俸與諸生者之義助而未嘗取諸公帑材撤天神祠棲道流之所改而為又為黜邪以崇正皆不可不記

築城記

呂希周

呂子曰崇南百里為浙江省壯百里為嘉興府崇介於其間擬之前代尤為衝要嘉靖壬子倭夷犯我海徼深入內地蹂躪無忌當道以崇翊省控府

非城不可迺中丞王公下議城時崇城舊址悉為
民居洶洶稱不便郡守唐巖劉公親涖邑觀形勢
集士民而諭之曰築城衛民民居盡毀城成孰居
之自是恢廓城制凡里中要會之處環城而囊括
焉壯多幽曠迺城于舊址址遂定爰命邑大夫蔡
侯董其役城未及完乙卯正月初六日倭寇覘知
突如其来大罹憯酷蔡侯以罪去公臨城為之潛
然屢餘新廢乃屬事于二守張瀛峯公浹月而樓
櫓雉堞完且備矣丙辰歲立齋崔侯自長垣調崇
首務防禦凡城工創始樓雉有未齊一火器有未
鑄造者風募從事夏四月海寇擁衆從金山越乍
浦經海塩入園花抵長安欲循故道寇崇犯浙省
取道犯留都時總督司馬胡公設險制勝隨地為
備在嘉業已屬公築敵臺二座于南門三里橋以
防寇犯南路賊望見不敢近昏回長安走趨硤石
以圍桐鄉而崇城獨安堵如故崇民遡城伊始慶
城保終乃籲天而祝曰遐哉劉公之澤也今而後
福弗替矣

復堰碑記

陳善

役有妨於民者其利一其害一即舊迹所有吾罷議可也苟便於民其害一其利百即曠緒已邈若舊所無自可創建可也矧害不及毛髮而利垂百世上不糜公帑下不竭民財修復故壞以弭隱憂是役可已乎君于持議如握璧興役如救焚遄發力舉不能旦夕謂害一利百者耳議定而役竣而紀成即一堰之細可述已崇德縣與海昌接境海昌地斥鹵故多塩盜剽掠四出患首及崇宋時以

邑城之南有支河可達海上遂築堰塞河以遏盜衝堰名包角今縣志可考也及元兵入寇決堰直薄城下崇燬於兵而堰決不復者迄今垂三百年嘉靖乙卯島夷內訌突至浙西咸被其禍而崇邑尤酷總督軍門大司馬新安胡公相視地形於故堰建敵臺二以相守望屹然金湯則是堰不特為崇邑外護誠一阨塞也邇年海上雖幸無事而飢饉薦臻塩盜競起崇迫鹺鄉士民患苦之癸酉秋浚河通漕築堤障水堤當堰址士民望見喜曰此

天相我也益務增築用圖規復屬隣邑人有稱運道不便者陰阻成議然運道向自章婆堰橋出西安丘高橋至官塘初不由此特假此以伸其私耳於是闔邑士民謀自捐貲別濬新河亦可通漕仍伐石建聚秀橋以便水陸經行者議已定乃請於督撫謝公暨守巡諸公咸報曰以一堰而可以弭全邑寇患亦何愛而不為其如議事下有司隣邑人百計撼之郡大夫李公邑大夫蔡侯皆精練政理有幹局堅守成議不為動既而守巡諸公以事過崇邑親歷其地環視久之嘆曰是固當塞彼紛紛之說何為者自今役宜速舉敢異議者坐之已乃檄有司更高廣何家橋雖巨艘亦可直達無礙崇民感悅上德力畚築不踰時迄工始事于萬曆二年十月竣於三年正月堰高一丈四尺廣七丈長四十丈有奇新河廣六丈長一百二十丈橋高一丈六尺長七丈二尺廣一丈四尺凡廢金錢二百有奇內惟何家橋費出公家餘皆崇民自為之役成鄉大夫運長郭君封御史趙君太僕丞呂君

輩來徵予言記其事予惟包角一堰耳據得形便能為輕重若是即建堡立障可知已顧其議久不決非三四鉅公獨斷於上李公蔡侯協贊于下崇民奚享千百年之利哉夫堰以障水衆說之侵公議猶水之侵堰也能持石畫以敵羣喙即千仞可立就詩所謂衆心成城是已奚獨一堰哉乃斯堰非上德弗成予故樂為記之

劉侯德政序　茅坤

粵南劉公之令崇德多幹局又繩繩然喜為剔姦爬幽搔痾抒痛以專惠施於民一切米塩郵梁徭賦獄訟興革細大咸以殫畫而按行之矣及既擢為興化府丞且行而又悲所故畫次第其間有得專境以內而施行者有不得專境以內必請之郡二千石以上若藩若臬若御史若中丞沿他州邑利害相錯而後施行者於是口疏其事而告邑之吏民曰某某某予所得專境以內者已及施行而吏民相與喜其害之革而利之席也及然矣然吾獨懼夫他代者之至或為奸法者所龐而不得引

之十年二十年以久於其土也其某某子所不得專境以內者子既力薄不能以其議信之郡二千石及藩臬御史中丞見之施行而他代者來或其力既贍或所為吏民擘畫與吾之旨略相同則誌而存之亦他日採風者所不遺也吏民聞之於是相與咨嗟涕洟繕寫公所口次闔而鋟諸梓且托舅氏李君德初來屬予題其首予系之曰吾聞楚令尹子文書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嗟乎公篤於古之道者也茲錄也可以概見之矣然不知異日之繼子文而令者何如也公廣西貴縣人名宗武字以時

嘉興府志第三十二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釿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嚴可卿 馮登瀛 校正

藝文

桐鄉縣

皇明

九日遊鳳鳴寺

徐霖邵守

吳越東南一倚樓海天空濶不勝愁黃花古徑家
山夢紅葉幽庭野寺秋有室維摩資佛諦多情烏
帽慫人頭佳辰莫負菜萸約澤國西風亦勝遊

和前韻　姚綬

獨上西風百尺樓碧山紅樹散窮愁瀕臨流水如
無地平眺郊原却有秋竹在白雲深寺裡書来黃
鶴斷磯頭投簪自是歸與早羸得人間汗漫遊

過九里松　潘蕃

扁舟發車溪相將九里許不見舊時亭青松繞遺
址透迤皐林塘遥連青鎮寺行行難久留吊古吟
未已欲盡遊覽情殘陽下山尾

張氏園　常龍

乞歸泉石鬢將蒼獨樂園開緑野堂萬卉千花凋
謝後風流還剩舊時香

殳山仙蛻　陳良猷邑博

金鼎三年大藥成等閒騎鶴上蓬瀛惟餘舊日棲
真地一壑松陰月自明

過桐鄉　程敏政

東風吹日半晴陰不覺舡窓水氣侵三里人家春淡淡一江烟樹晚沉沉

題張貞節　王家屏大學士

霜月凄清寶瑟寒宵燈滴淚和熊丸髮因愁冗千絲白心與天盟一寸丹甲第崢嶸光閭閾綸褒燦爛映門闌而今節孝成雙美百代人從北斗看

又　陳與陛大學士

蕭史何年別蕙幃鴛鴦誰復繡羅衣丹心不改共姜誓白髮徒操孟母機松色歲寒憐獨秀鳳毛春暖羨高飛夜来寶婺祥輝絢知有恩褒降紫微

又詩餘　沈一貫大學士

女貞樹欝哉何蔥青嚴霜墮空白日冥寒枝半抱秋風生雲黯黯石齲齲雲夜愁[redacted]生為墓上木死為墓下土鬼車勿啼猛虎怒原上新條吾有主化為青虬帝閽去入帝閽緼繁絃一曲湘妃魂隨風落人間聞者唏噓再三歎欝哉女貞樹何如桃李顏

桐鄉縣儒學記　呂希周

桐鄉縣儒學圯弟子員無專業所即業亦罔群罔
摩機運弗昌以故士多困阨讀書明理道自淑而
止耳策名樹勳為憲當世身繫社稷重輕當世大
夫士望而裒焉者實鮮茲固士之所遭夫亦作人
者寡鼓舞之機焉耳余總角時嘗偕桐人士集業
督學府上下其議奇而偉者不下十數人及於今
往往不中第以老今制不由第終不得殫其道於
世豈桐人士不可殫道於世歟將機運尼之也比
余第經桐鄉謁夫子之廟而展禮焉廼蒿黎交交
豕羊儦儦堂欹而頹舍餗而摧餼庖之屬傾側離
披維廟貌僅存亦缺榮委級矣始喟然而嘆曰嗟
乎何至是哉盖機塞者運厄弗昌者弗興其勢然
也問其由曰縣官讋勞曰恇費又曰儕之者以為
利三說膠膠而學弗繕弗完矣夫學以養士士以
翼世世以士平士以學成是故古之人譽髦斯士
必學焉先群而居之觀而摩之而又區而規之而
程之從而殿最之失惟殿最行而志專志專而業
精業精而道凝道凝而奮庸其斯為體用之學學

士弗為之所士奚焉賴夫士弗士世弗世矣自創學以來未之能改也於戲悲夫縣官非自士奚以士人非命世又奚裨於世桐之學無惑乎繕完弗時也雖然機譬則射也彀而審固省括而後釋罔不中於度運猶水也平坎則盈盈則流浩浩然下也其誰能坎之桐人士持滿而既溢矣中度哉出坎哉於是有潘溪侯令桐鄉侯至縣首禮學閔然曰學宜爾爾也士宜爾爾也咎在縣官我實倡之於是學博士錢子陳子偕弟子員相顧而喜勃勃有生色廼相率而進曰是學也圮也故矣興在茲哉侯曰諾夫讋勞者已勞之恇費者已費之譽以為利者已利之夫苟皆已也其誰能與我能皆不自已其誰以為已且聞之鄉校毀僑麑裘誚孔民之不可慮始也道謀之不潰於成也廼毅然藏材庀功易新撤腐財靡帑捐役匪農妨凡閱月而迄工自廊而堂而舍而餼庖祀而恩堊而丹而垣而隅罔不秩秩迨閣以尊經舊所未備亦咼咼然立矣於是桐學弟子員咸樂有所又相顧而勵曰侯

學矣士自今不患不奮而患道弗凝業弗精志弗專其有不興於學者非夫也矧名以為士侯聞曰士殆知趨已也扳其俊良相群而靡焉異區而規焉日程其能月行殿最焉士果彬彬然起矣學博士乃諗諸弟子負曰桐學故殘而今奐桐之士故墜而今起今桐固故桐也而恢恢異觀匪侯疇有今日耶迺僉謀代石樹碑以志弗諼托不朽於呂子曰古稱樹德務滋侯滋於桐哉詩曰視爾不忱君子是則是傚學博士弟子員咸則傚矣夫則傚斯貽斯永滋斯碩碩斯彰永所以攷政彰所以考士弗永政靡弗彰士恥爾侯弗靡爾士弗恥斯永斯彰桐之學耿耿有丕光今侯在桐縻紲斧氷仁惠而德凝滋於桐者不啻若學所志嘉乃庸蹟大書者未艾余知足以徵永矣德彰維彰不恥入恥士也寱之哉於是學博士弟子員輯言於貞石以昭來者侯朱氏名尚質河間人

新語序

錢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

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師徒之官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忘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鄒魯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貌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

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之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

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慱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来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儒學新建文昌祠碑記　茅坤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為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名儒或置或廢大略並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為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之隋唐来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為文昌祠豈即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為靈者耶間按海内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箝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按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教以忠孝為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

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以文昌為靈而萬曆
己卯高公梅之令桐邑也既大修孔子之宮以共
諸生俎豆而弦歌之矣邑諭李公九標又以文昌
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教
以為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而
祀之於其宮之側其僚李君倫来請予文碑之於
石予特序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
以間笙簫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翱翔
神之至兮翩翩者鸞庭燎為光雲罍象犧挹以酒
漿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燦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
疆

重修儒學記

李樂

皇上踐祚三載首臨太學釋奠先師環雍而觀者
蓋幾千人焉於時內江高侯梅司職行人廬陵李
君九標典績廷尉咸以京秩親覿酬光臣樂備員
禮科獲襄厥事事竣相與仰嘆
皇上崇儒重道厚彝倫奬茂才以風天下者至矣

異日有官師之守何以奉行德意哉居無何高侯轉擢桐邑令李君尋補其邑學慱侯以儒術餙吏治推本
皇上育才厚倫之意三載政成會學宮儀門圮文廟敝櫺星兩廡俱毀先聖先賢諸木主狹小弗稱名宦鄉賢祠左右失序侯乃捐資鳩工圮者葺敝者葺毀者新弗稱者弘其制失序者正其位宮墻既闢師道益尊殿宇崇嚴對越有赫入廟者敬心生升堂者怠心息
皇上崇儒重道之美大被群邑是役也李君九標協經厥始松陵李君倫贊厥中金君階觀厥成焉樂自臨雍之會越兩載而餙戎閩南又兩載而分政江右雖職列承宣弼教愧未能奉行德意也值侍養家居而工適成李君偕學慱諸君以余疇昔是志也乞余記歲月余惟聖王廣建學校所以明人倫而毓人才其機在長民者振作之耳邑自宣德庚戌生侯用和開治建學天順庚辰張侯泰修之成化辛卯孟侯俊新其大成殿嘉靖戊戌朱侯

尚賢修之萬曆丁丑蔡侯時帛新其明倫堂越四載辛巳高侯乃大修之夫學校之興替人才之盛衰係焉

國朝自徐鮑貞程在未建學時薦辟稱賢厥後學建而舉於朝者景泰辛未得一人成化乙未得一人嘉靖癸丑壬戌得三人隆慶戊辰得一人舉於省者自建學迄今得二十人紀人才即今日之盛尚未足以當嘉郡士序之下陳然斯學建而教化日彰風俗日厚孝義貞節者代不乏書士大夫由斯學而出者或外二千石內列卿佐雖不甚通顯立朝以廉幹稱居鄉以仁讓著其隱德行誼者往往有古長者之風也以叙人倫即百五十餘年新造之邑視士序反不多讓焉況今

聖化累洽長令多賢士未仕而抱素絲之操女未行而守栢舟之貞巷絃歌而户詩書人才繼出而彬彬焉將起而與天下爭衡斯學之修有益於斯邑也甚大異日居官師者覩此學者睹此將以樂育人才為任去而列於名宦也肄學者睹此將以表率人倫

自勵沒而祀於鄉賢也俾萬世永賴
聖天子之德而賢侯修建之功不衰樂不敏雖簽
跡隣郡然幼而生於斯長而學於斯沐邑大夫之
澤而私淑鄉先生之風逡逡焉懼玷於斯學也因
記以自勗焉

邑令金公去思碑記　范言

金侯之去桐鄉而入諫垣也邑人思之建亭樹碑
理藩丘子嶽與其子監生思頗生科等請記於范
言曰子之邑大夫何施而得此也曰大夫操堅氷
蘗志存水蘆常祿外一介不取諸人召入無能為
道里費邑人出境贐百金輒辭不受言曰介哉嚴
於餒躬矣猶未及於政也曰大夫勤慎縝密事無
巨細必躬必親胥吏不敢窺伺而參伍賦役均獄
訟平允上悅而下服之言曰達哉裕於出治矣猶
未及於人也曰大夫容民畜衆尤推重士類朔望
進諸生而課其藝譽髦薈出科第不乏人瀕行帑
羡悉歸諸學以資師生之貲言曰作人哉文教揆
矣而未及武衛也曰大夫下車遽罹倭亟之擾慮

不可制請城之營城時構臺邑庭登之以察勤惰不三月而就緒寇至相持餘四旬外絕援兵內鮮禦卒竟以忠信激人心寇百計攻城亦百計拒之薪米鹽蔬矢石砲絞靡不夙儲而贍用寇知有備竟撤圍去人名其城曰金城云言曰壯哉優於禦敵矣惜試之一邑而未廣也比邑皆若而人又何必縻內帑而動天兵哉昔原憲為宰授粟九百曰憲治邑無狀夫子不以為罪而重得粟於公家非憲固窮持廉意也敢辭子產相鄭治田疇浚清洫辨章服鑄刑書修辭命人不敢欺卒以顯鄭子游為武城邑人以禮樂入境絃歌載道夫子聞而樂其大道之行也尹鐸治晉陽有惠政智伯之難不浸者三坂民無叛志卒成趙氏保障夫四者君子之善從政也有一於茲猶足以名當時傳後世夫夫兼之何民之弗思也他事吾不暇論禦戎却敵俾豕突狼狠不敢越境而流毒吾隣邑竊有賴焉況其邑之人乎金侯名燃皖之潛山人癸丑進士令為南京禮科給事中銘曰石為碑石可刓口

為碑口可轉屹哉金城孰與設險效死弗去竟免於難噫此民之銘心鏤骨以為碑而永矢不可諼也

邑令金公生祠碑記　茅坤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萬刼掠吳越內地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為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岸刼硤石道由皂林以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戰而

覆之於是提督阮公不得已収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合兵圍桐鄉城當是時海觀桐鄉等几上肉耳吳越人亦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劒畫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所以諉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捍一切楯櫓兵杖火藥薪燭糗粮之屬於該州縣最具聞其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填其中提督公為從中籍而収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遲而

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賊盛為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田恐一日以申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畧如督府所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為之捍也海之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蹴湖睥杭以瞰三吳者桐鄉為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有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與欷歔涕洟爭像而為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其有功於社稷可也獨桐鄉乎哉予奇督府之所以知公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卒不得如梁故事而踈録之　天子也因以其刻之於石之左而係之以詩凡五百字公名燃字尚賓潛山縣人登癸丑進士

邑令蔡公去思碑記　李樂

濮浦調吾蔡公諱時鵬字和甫以萬曆甲戌進士

出令我桐三年壤操茂政名滿全浙當途薦剡交
章公車距考最僅旬日而尊公環翁以疾卒於衙
舍調吾公徒跣扶櫬出邑門哀毀欲絶邑人傷公
以憂去而尤自傷其失公也老弱婦女莫不悲號
追送之哭聲殆震數里嗟乎即是可以觀公矣公
既去民思不置將勒石識不朽焉余謂不佞李子
宜次其事李子曰去思之繫於官常也其義重矣
為民父母者不得其職而以去思干其民其失也
誣已為子民者不果被其父母之澤而徒以去思
托之言也其罪也誣人蓋自淳樸既漓諛佞風熾
即不佞耳目所逮其不蹈二者之為幾何人哉故
名可以傾大吏之耳而不能服匹夫匹婦之心力
可以制大豪之吭而不能箝里居巷聚之口在在
而咈之亦在在而躬胃之無足怪已調吾公茂年
宰邑專精殫思三載之中嗽泉嚙蘗食無兼味寒
無重裘出無華御夙興夜寐形神不勞奸書猾吏
思言利以媚上者弗敢仰視其所承上而臨下無
眾寡大小無造次暇豫悉以敬慎將之而邑無不

理之事亦無失所之民矣而公之心退然常若弗勝其任者故當途許公者有曰責公以簿書揮霍公才無以甚異於人也責公以奉法循理則淡而有味質而不俚廉而不矯察而不苛剉不茹柔不吐公豈人之所易及者哉嗟乎斯言可以槩公之治行未足以盡公也先是公初至桐鄉郡伯某者良二千石也於公相得未深動見抵捂當其時使公主角少露不免為白璧之瑕矣乃能開誠委曲終以相歡相濟而彼此無纖芥之隙非識量宏遠語至此乎公去桐邑人亟欲識思不佞曰未也公歷元城拜侍御巡淮楊先後凡八年所矣邑人思愈切趣不佞序之不佞曰未也公聞其事走書不佞力言其治邑無補不足以當去思狀蓋公虛懷撫字不自知其澤在吾邑豈若近世心誠好名而姑為退讓以欺人者哉公之過人誠遠矣又二年公以直諫忤旨謫邊關下吏邑人思愈切詰不佞曰子老矣秉筆今其時矣故不佞感其言而序之嗟乎吏於人上者而皆侯其人焉則斯人斯石稱

而不朽其失必不為誣已不佞之言於公何足為
重亦何足以揚公之盛美而擾實陳詞或可逭於
誣人之罪焉此則不佞之深幸者也

重修儒學碑記

馮孜

今
上即位之二十有一年海虞陸侯来令桐鄉
暮而治行則之學堂廟傾圮黌舍蓁蕪輒喟焉咨
曰士者民之表也學者治之原也學敝而弗修其
何以作士乃捐俸倡施鳩工餙材自廟堂亭閣至
署舍祠廡若階陛門墻次第規葺之居無何諸廢
舉舉無弗煥焉新者於是陸任博士蔣君本盛令
任博士韓君士元偕同寀金君殿鄭君拭率諸子
弟顧生杰等稱幣踵廬乞余言以記余卻幣而謝
之曰余何言夫侯業已為而諸學士修之矣而諸
學士盍亦知所自修已乎且侯之所修者學之所
也而諸士之所自修者乃其所以學者也游於學
之所而胥弗修其所以學不有負於侯之修學意
耶國家稽古定制薄海郡邑建學立師歲掄四民
之秀者數十人入為弟子員而拔其風之尤者一

以貢諸廷歷三歲則大比諸郡邑士而各舉其尤之最者登進之天府而 皇上躬試之以布列乎朝野凡發之為文章顯之為節烈胥於學焉是基則學也者廼所以學為節烈文章而特居業於其所日游息藏修於德行道藝之中是則諸學士之所自修而寔侯之所為修學意也侯名枝其修學也經始於癸巳三月十日落成於甲午二月三日

重建便民倉碑記　馮孜

維天府之左藏寔赤縣之膏腴我桐溪之輸輓亦太倉之稊米遠稽往牒曾徵發於皂林通成縣市更改建於北門運無年而不繼粟靡歲而不登第章湮久矣厥室淺矣官不樹威而民且肩摩轂擊多擾嚷矣數宜新之而未暇也幸遇我謝侯下車覽建置之狹陋思與更始念出納之狼藉亟為剪新乃集鄉之耆老而詔之若曰粒我蒸民曷以役倡民固勞止汔可小康於是乎捐俸募義俠道使民經營而恢張之弗謂余實心勞也若曰乃積乃倉為國旁皇毋從庳隘以謹無良於是子崇宮廣

門容且不費斬薪而光大之弗謂余實形役也又若曰惟厥之貯府實是輸非薦陳而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以朽蠹賈罪也於是乎高臺厥址出入有司民操粟若入市而來往罔虞弗謂余實虞至公而門不容車以避私也蓋侯之政在平時惠威並舉如養苗然為之禮耕義種溫慈以效天之生我粟也為之去莠刈穫嚴斷以效天之歛我粟也民固已六氣調五性順化於不絲不桑之中一粟之纍纍然實矣茲復為便國便民計而特開積貯之規模廣哉熙熙乎崇而有度煩而不雜處而弗遷運而莫匱既庶且富之餘繩繩殷殷以粟之緒給官之正供而無寧菑患盖煥然為一邑之大觀儼然豎朝廷之外帑而頌謝侯功未艾也屬不佞紀其事侯諱諫字聖俞號盟吾徽州歙縣人

張節婦詩冊序

王世貞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寔手之曰而殉我身乎乃殉我心徵而就與代吾之為子若父也盖馮公訣而太夫人隕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